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9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九卷

白痴（上）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张　捷　郭奇格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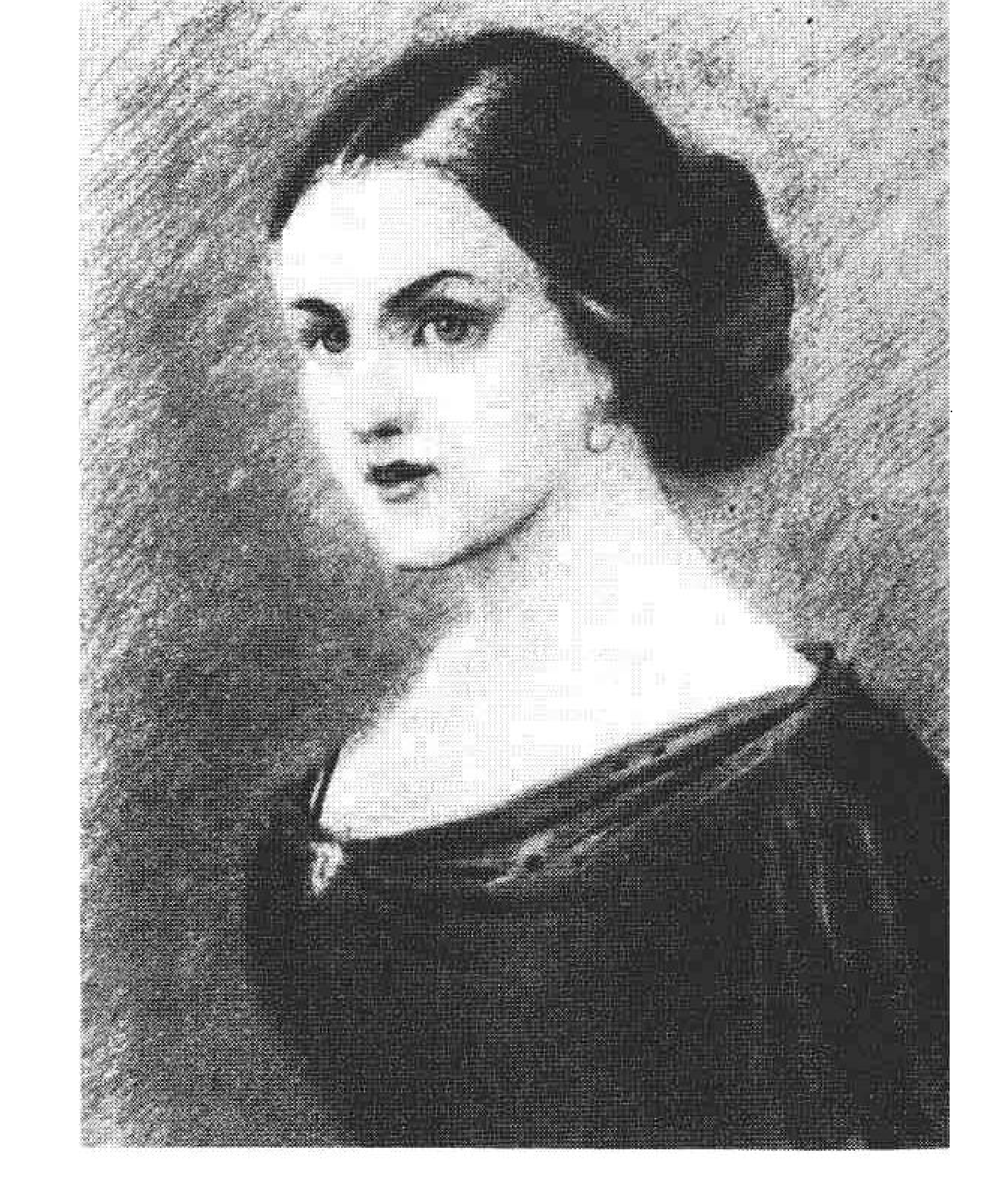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像

（Л.别尔恩施坦姆作　1881）



梅什金

(《白痴》插图　И.格拉祖诺夫作　1956)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白痴》插图　П.索科洛夫-斯卡利亚作　1953)

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因患有神经性疾病，被人称为“白痴”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巴拉什科娃——一个美貌少妇（未成年时为托茨基收养，后来一度与之同居）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一个玩弄女性的地主

帕尔芬·谢苗诺维奇·罗戈任——富商之子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将军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之妻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之长女

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之次女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叶潘钦娜——叶潘钦将军之幼女

Щ.公爵——阿杰莱达的未婚夫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沃尔金——退役将军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伊沃尔金娜——伊沃尔金将军之妻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加尼亚、加尼卡、加涅奇卡）——伊沃尔金将军之长子

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伊沃尔金娜（瓦里娅、瓦里卡）——伊沃尔金将军之女，加夫里拉之妹，后嫁给普季岑

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科利亚）——伊沃尔金将军之幼子

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高利贷者，后娶瓦尔瓦拉为妻

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列别杰夫——小官吏

薇拉·列别杰娃——列别杰夫之女

玛尔法·鲍里索芙娜·捷连季耶娃——捷连季耶夫大尉的遗孀，伊沃尔金将军的情妇

伊波利特·捷连季耶夫——捷连季耶夫大尉之子，肺病患者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年轻公爵，宫廷侍从武官

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一个自称是养育过梅什金公爵的地主帕夫利谢夫之子的年轻人

目　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一部

第一章

11月底的某一天，天气回暖，早晨九点左右，彼得堡——华沙铁路上的一列客车正以全速驶近彼得堡。空气潮湿，大雾弥漫，好不容易才微露晨光。从车窗向外眺望，铁路左右两侧十步以外，什么也看不清。旅客中也有一些人是从国外归来的；但是比较拥挤的还是三等车厢，这里都是些短途旅客，小商小贩，或出门办事的。他们照例都面带倦容，由于一夜未曾合眼，眼皮都沉得抬不起来了，大家都冻得够呛，面色灰黄，颜色跟浓雾一样。

在一节三等车厢里，从黎明时分起，就有两位旅客面对面地紧靠车窗坐着，——两人都很年轻，几乎都是轻装，穿着也都不讲究，相貌却有引人注目之处。此外，两人都有彼此交谈的愿望。假如他们两人彼此知道对方特别在此时此刻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对机缘如此奇怪地让他们俩在彼得堡——华沙铁路三等车厢里彼此面对面坐着而感到惊讶。他们当中有一位身材不高，约莫二十七岁，头发卷曲，近乎黑色，长着一对灰色的小眼睛，但是却炯炯有神。他的鼻子宽阔而扁平，颧骨高耸，两片薄薄的嘴唇不时露出一丝傲慢、嘲弄、甚至含有恶意的微笑；然而他额头很高，轮廓端正，这

就弥补了脸的下部显得比较粗俗的缺点。在这张脸上，特别惹人注目的是那死人般的惨白，尽管年轻人的体魄相当健壮，可是这面色却使得他的整个容貌显得十分憔悴。与此同时，他还流露出一种近乎痛苦的激情，这同他那狂妄而粗鲁的冷笑，同他那尖利而又自负的眼神很不协调。他穿得很暖和，穿的是一件肥大的、挂着黑色呢面的羊羔皮大氅，因而夜里没有挨冻。相形之下，坐在他对面的那位旅客，对于俄国潮湿的 11 月之夜显然缺乏准备，冻得浑身发抖，饱尝了它的滋味。他身披一件相当肥大而厚实的斗篷，斗篷上带着一顶大风帽，这酷似在那遥远的异国，在瑞士，或者，譬如说在意大利北部，旅客们冬季常穿的那种斗篷。当然喽，这些旅客并不打算长途跋涉，走从埃德库宁[1] 到彼得堡这样漫长的路程。可是适用于意大利并且令人十分满意的穿着，到了俄国就不完全适宜了。这件带风帽的斗篷的主人是一位年轻人，约有二十六七岁，中等偏高的身材，有一头浓密的淡黄色头发，双颊凹陷，稀稀落落的山羊胡子，几乎全白了。他的一双蓝眼睛很大，时常凝视不动，流露出一种文静而又沉重的神色，充满着奇怪的表情，使人一看就会猜出他患有癫痫症。不过，这个年轻人的脸倒是讨人喜欢的，清癯而又秀气，但是没有血色，而这时更是冻得发青了。他手里抱着一个用退色的旧绸子裹着的小包袱，看来，这就是他的全部行装了。他脚蹬一双厚底皮鞋，蒙着鞋罩，全然不像俄国人的装束。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穿着呢面大氅、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人，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多半由于闲得无聊，终于像看见他人遭难反而感到高兴的人那样，带着很不客气的讪笑，无礼而又漫不经心地问道：

---

① 普鲁士的一个火车站，在当时的普俄边境上。

“冷吗?”

问罢,耸了耸肩。

“冷极了,”坐在对面的人非常爽快地回答道,“您瞧,这还算比较暖和的天气哩。要是赶上大冷天,又会怎样呢?我真没料到,咱们这儿竟会这么冷,都不习惯了。”

“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吧?”

“是的,从瑞士来。”

“嘘!怪不得!……”

那个黑头发的人吹了声口哨,大笑起来。

两人攀谈起来。那位身披瑞士斗篷、头发淡黄的年轻人在回答那个皮肤黝黑的人[①] 的种种询问时显得异常爽快,对有些提得十分随便、不得体和无聊的问题丝毫也不计较。他在回答时顺便提到,他离开俄国确实很久了,已四年有余。他到国外去是为了治病,治一种奇怪的神经性疾病,类似癫痫症的舞蹈病[②],发病时浑身颤抖,抽搐。那个黑汉子在听他讲述时,冷笑了好几次;后来他问:“那么治好了没有呢?”当淡黄头发的人回答“没有,没治好”时,黑汉子更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嘿!大概白花了不少钱吧,可咱们俄国人偏信他们那一套。”黑汉子挖苦道。

“千真万确!”坐在旁边的一位先生插嘴说,他衣着寒碜,像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官吏,四十来岁,体格健壮,红鼻子,满脸粉刺。“千真万确,俄国人的钱财全让那些外国人白白弄走了!”

---

① 原文如此。上文说的是黑头发的人。

② 一种神经性疾病,发作时面部和全身抽搐。

“噢，就我的情况而言，您可就说错了，”从瑞士求医归来的人以平静而又和解的口吻接过话茬说道，“当然，我无意争辩，因为我不了解全部情况，不过，给我治病的大夫却拿出他仅有的一点钱给我做回国的路费，而且在那里，几乎有两年的时间我完全是靠他养活的。”

“怎么，难道没有人接济您？”黑汉子问道。

“是的，我在那里治病的费用本来是帕夫利谢夫先生供给的，可是他在两年前死了；后来，我写信给这里的叶潘钦将军夫人，她是我的一门远亲，可是没有接到回信。因此我就这样回来了。”

“那您来了，准备上哪儿去呢？”

“您是说我将在哪里落脚吗？……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是这样的……”

“还没有拿定主意？”

那两个听他讲话的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您的全部家当大概都在这个包袱里了吧？”黑汉子问道。

“我敢打赌，准是这样，”那位红鼻子小官吏带着异常得意的神气接茬道，“而且行李车上也没有您托运的其他东西。不过，贫穷并非罪过，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说明。”

原来事情就是这样，淡黄头发的年轻人立刻急急忙忙地承认了这一点。

“您的这个包袱毕竟还是有点意义的，”小官吏继续说道，这时他们已经笑够了（有意思的是，最后就连包袱的主人瞧着他们也笑了起来，这就使他们更加开心了），“虽然可以打赌，里面没有一包外国金币，既不会有拿破仑金币①，也不会有腓

① 法国金币，价值二十法郎。

特烈金币[1]，甚至连荷兰式金币[2]也不会有，只要瞧瞧您这双外国皮鞋上的鞋罩，就足以断定，不过……要是您的包袱添上一个像叶潘钦将军夫人那样的亲戚，那么这包袱的意义就有点不一样了；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叶潘钦将军夫人果真与您沾亲带故，而且您并没有因心不在焉而弄错的话……人往往有这样的毛病，或者哪怕是……由于想象力过于丰富，常常会弄错。”

“噢，您又猜对了，”头发淡黄的年轻人接茬说，“我的确差一点弄错了，也就是说，她几乎不是我的亲戚；他们没有给我回信，老实说，当时我甚至一点也不惊奇。我早就料到了。”

“您为那封信预付的保险费[3]算是白花了。嗯……至少，您这人还算老实和坦诚，这是值得称道的！嗯……至于叶潘钦将军嘛，我们倒是认识的，因为他是社会名流。给您提供在瑞士的生活费的那位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如果就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话，那么我们也认识。姓帕夫利谢夫的有两位，他们是堂兄弟。另一位至今还住在克里木。至于那位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倒是一位令人敬重的人，他交游广阔，当年曾拥有四千名农奴……”

“完全正确，他就是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年轻人答完话，把这位无所不知的先生仔仔细细地而又好奇地端详了一番。

在某个社会阶层里，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无所不知的先生，

---

① 普鲁士金币，价值十五银马克。

② 指俄国的一种金币，因外形像荷兰金币而得名，价值三卢布。

③ 旧时欧洲在寄信或寄邮件时需预付保险费，这相当于现在的挂号费或保价费。

这类人甚至相当常见。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绞尽脑汁，刨根问底，把聪明才智一股脑儿地都用在这上头。当然，当代的思想家会说，这是由于他们缺少更为重要的生活情趣和观点的缘故。其实，所谓“什么都知道”，指的仅仅是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某人在哪里供职，跟谁相识，他有多少财产，在哪里当过省长，娶谁为妻，拿到多少陪嫁，他的堂兄弟或表兄弟是谁，谁又是谁的远房亲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什么都知道的人大都衣着寒酸，每月拿十七卢布的薪水。而那些全部底细被他打听得一清二楚的人，当然猜不透他们这样做的动机何在。不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以拥有这些相当于整整一门学问的知识而深感欣慰，这使他们提高了自尊心，甚至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满足。而这门学问也确实令人神往。我遇到过一些学者、文学家、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在这门学问中孜孜以求，并且得到了最大的愉悦和达到了最高的目标，甚至全凭这一点而飞黄腾达。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那个黑汉子哈欠连连，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极不耐烦地盼望快些结束这次旅行。他好像心不在焉，可以说非常心不在焉，几乎是惊恐不安，甚至变得有点古怪：有时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发笑，可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也说不清他在笑什么。

“请问贵姓……”满脸粉刺的先生突然问那位手拿包袱、头发淡黄的年轻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对方立刻十分爽快地答道。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小官吏若有所思地答道，“我说的不是这姓氏，这姓

氏历史上有过，在卡拉姆津的《历史》[1] 里可以找到，也应该找得到，我是说具体的人，而且好像哪儿都找不到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甚至连一点音信也没有。”

“噢，那还用说！”公爵立刻答道，“除了我，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如今根本没有了，依我看，我是最后一个。至于说我的父辈和祖辈，他们过去都是独院小地主[2]。不过，家父当过陆军少尉，是士官生出身。可是我不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也成了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也可以说，她是本族中最后一个女人吧……”

“嘿嘿嘿！本族中最后一个女人！嘿嘿！您真会说话！”小官吏嘻嘻地笑起来。

那个黑汉子也跟着微微一笑。头发淡黄的年轻人对于自己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粗俗的双关语[3]，不禁感到有点儿吃惊。

“要知道，我说这话是完全无意的。”他终于吃惊地解释道。

“当然，当然，先生。”小官吏愉快地点头称是。

“公爵，您在国外跟教授学过不少科目吧？”那个黑汉子突然问道。

“是的……学过……”

“可我从来没有学过任何东西。”

---

①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他在其所著的《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中确实提到过梅什金家族。

② 多为俄国农奴制时代戍边的下级军官的后裔，土地不多，通常蓄有少量农奴。

③ 俄语“本族中”（“в своём роде”）也有“就某一点来说”的意思，而“最后的”（“последняя”）也可理解为“最坏的”，所以此处才有“粗俗的双关语”之说。

“我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胡乱学了一点儿罢了。”公爵几乎抱歉似的补充道，“因为我有病，他们认为不可能对我进行系统的教育。”

“您认识罗戈任一家吗？”那个黑汉子迅速问道。

“不，不认识，完全不认识。在俄国，我认识的人很少。莫非您就是罗戈任先生吗？”

“正是，鄙人就是罗戈任，名叫帕尔芬。”

“帕尔芬？您说的那个罗戈任家，是否就是……”小官吏神气十足地开口道。

“是的，就是那家，就是那家。”那个黑汉子无礼而又不耐烦地迅速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他压根儿就没有理睬过那个满脸粉刺的小官吏，一开始就只是对公爵一个人说话。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小官吏惊呆了，两只眼珠都差点儿瞪了出来，他的整个面孔立刻露出一种虔敬的、谄媚的、甚至诚惶诚恐的表情。“阁下就是那位世袭荣誉公民[①]谢苗·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的少爷吗？他不是在一个月以前去世，留下二百五十万资产吗？”

“你是从哪儿打听到他留下二百五十万净资产的？”黑汉子打断他的话道，就连这一次他对小官吏也不屑一顾。“您瞧！（他向公爵使了个眼色，指了指小官吏。）他们马上就献起殷勤来了，能捞到什么好处呢？一点儿不错，家父是死了，一个月后我才从普斯科夫赶回家奔丧，差点儿连脚上穿的靴子都没有。无论是我那混账哥哥，还是我那老娘，既不给我寄钱，也不通知我一声！简直把我当成了一条狗！我在普斯科夫发高

① 这是帝俄时期因功授予商人和其他非贵族出身的人的一种荣誉称号，可以世袭。

烧，整整躺了一个月！……”

“可您现在一下子就能拿到一百多万，这还是往少里说，噢，我的上帝！”小官吏举起双手一拍。

“这关他什么事，笑话！”罗戈任愤怒而又恶狠狠地用头指了指他，“你就是在我面前拿大顶，我也不会给你一个戈比。”

“一定，我一定拿大顶。”

“瞧着吧，你就是在我面前跳整整一星期的舞①，我也不给，就是不给！”

“不给就不给！我要的就是这样；不给就不给吧！可这舞我是要跳的。就是撇下老婆孩子，我也要在你面前跳舞。巴结你，讨你喜欢！”

“去你的吧！”黑汉子啐了一口唾沫，“五个星期以前，我也跟您一样，”他对公爵说，“拎着一个小包袱，离开父亲，逃到普斯科夫去找我姑妈；我在那儿得了热病，躺倒了。就是在我不在家的时候，老爷子去世了。他是中风死的。愿死者千古！想当初，他差点儿没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真是这样！当时我要是不逃走，他准会把我活活打死。”

“您准是有什么事惹他生气了吧？”公爵问，带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好奇心仔细打量着这位穿皮大氅的百万富翁。虽说百万家私和继承遗产本身确有值得注意之处，不过，使公爵感到惊奇和发生兴趣的还有别的缘由。再说，罗戈任不知怎么也特别乐意跟公爵交谈，虽说他要找人交谈，多半是不由自主的，而不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多半是由于精神恍惚，而不是由于为人厚道；由于心烦意乱，惴惴不安，他总想瞧着什么人，随便说点儿什么。仿佛他至今还害着热病，至少还在打摆子。至于

① 俄国成语，意为“谄媚，讨别人的欢心”。

说那个小官吏，他死死地盯着罗戈任，连大气都不敢出，抓住和反复掂量着罗戈任说的每一句话，仿佛在寻找钻石似的。

“他确实发了火，也许是有道理的，”罗戈任答道，“可是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哥哥。至于我老妈，没啥可说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妇道人家，整天读《每月念诵集》①，和老太婆们坐在一起，什么都是我哥哥先卡② 说了算。他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呢？这我心里明白！不错，我当时昏迷不醒。听说，打过电报。可是，那电报是打给我姑妈的。她在那儿守了三十年寡，从早到晚总是跟疯修士③ 混在一起。说修女不像修女，甚至比修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封电报把她吓坏了，没有拆封就交给了警察局，至今这电报还在那里撂着。只有科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帮了个大忙，他来信对我说明了一切。一天夜里，我哥哥从父亲的锦缎棺罩上把金缨络剪了下来，还说：‘这东西可值钱哩！’单凭这一点，他就该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只要我愿意告他，因为这是亵渎神器，大逆不道。喂，你这小丑！”他问小官吏，“按照法律，这是什么，不是亵渎神器吗？”

“亵渎神器！亵渎神器！”小官吏立即附和道。

“犯了这种罪，该不该发配西伯利亚？”

“发配西伯利亚！发配西伯利亚，立刻发配西伯利亚！”

“他们一直以为我还在生病，”罗戈任继续对公爵说，“而我呢，尽管有病在身，却一声不吭，悄悄地坐上火车，动身回

---

① 供东正教教徒每日阅读的书，逐日记载圣徒的言行、教诲以及宗教节日等。

② 罗戈任的哥哥名叫谢苗，先卡是谢苗的昵称。

③ 指那些据说能预知未来的狂热教徒，他们常常疯疯癫癫，以“先知”自居。

家了。我说哥哥，谢苗·谢苗诺维奇①，快开门哪！我知道，他对先父说了我不少坏话。不过，我当时的确为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惹恼了父亲，这是实情。这是我一人之过。我鬼迷心窍。”

“为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小官吏谄媚地说，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你知道什么！”罗戈任不耐烦地冲他喊道。

“我就是知道！”小官吏得意扬扬地回答道。

“去你的吧！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人多着呢！我告诉你，你简直是个死不要脸的东西！我早料到，准会有这么一个畜生马上跑来纠缠的！”他继续对公爵说。

“兴许我真知道呢！”小官吏急急忙忙地说，“我列别杰夫就是知道！少爷，您尽管刺儿我好了，要是我拿出证据来又怎么样呢？没错，就是为了那个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是为了她的缘故，令尊恨不得用荚蒾木手杖教训您一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姓巴拉什科娃，可以说，甚至是名门闺秀，也可算是一位公爵小姐，她只跟一位姓托茨基的相好，那人名叫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她只跟他一人相好，托茨基既是地主，又是大资本家，是许多公司和商号的股东，因此他跟叶潘钦将军很有交情……”

“嘿，真有你的！”罗戈任终于真的吃惊了，“呸，活见鬼，他果真知道。”

“全知道！我列别杰夫全知道！听我说，少爷，我给阿列克萨什卡·利哈乔夫当过两个月跟班，也在他家老太爷去世之后，我熟悉所有的大街小巷，如果没有我列别杰夫，他简直寸

① 罗戈任的哥哥的名字和父名。

步难行。现如今，他蹲在债户拘留所里。可那时，我却有缘认识了阿尔曼斯、科拉利娅、帕茨卡娅公爵夫人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而且还乘机了解到许多事情。”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难道她跟利哈乔夫在一起……”罗戈任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气得甚至嘴唇都发白了，浑身发起抖来。

“没——没什么！没——没——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小官吏发觉自己说走了嘴，急忙改口道，“利哈乔夫不论花多少钱也没门儿！不，她可不是阿尔曼斯那号女人。她只跟托茨基一个人相好。晚上，她时常去大剧院或法国剧院[①]，坐在自己的包厢里。那里的军官们私下里什么话不说呢，就连他们也抓不到任何把柄，只能说‘这就是那位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如此而已；再往下，就没话可说了！因为的确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嘛。”

“本来就是这样嘛，”罗戈任阴沉着脸，皱起眉头，肯定道，“当时扎廖热夫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公爵，当时，我穿着父亲穿了两年多的旧大衣，正横穿过涅瓦大街，她恰好从一家商店里出来，登上马车。我一下子像浑身着了火似的。我碰见了扎廖热夫，他跟我不同：他打扮得像个理发店的伙计，鼻梁上架着片单目眼镜，可我们在家父的管教下穿的是抹油的帆布靴，喝的是素菜汤。他说，这，你可高攀不上。他说，人家是一位公爵夫人，名叫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姓巴拉什科娃，跟托茨基同居。托茨基眼下正不知道怎样甩掉她才好，因为他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了——已经五十五岁了，想娶全彼得堡最

① 即当时的米哈伊洛夫剧院，因法国剧团经常来此演出，故俗称法国剧院。

最出色的美女为妻。他当时还对我说，今天你就可以在大剧院见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她准保坐在楼下一侧自己的包厢里看芭蕾舞。可是在我们家，在老爷子活着的时候，谁要是胆敢去看芭蕾舞，那准会受到惩罚，准会把你打死！不过，我还是偷偷去了一个钟头，又看见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弄得我当天夜里一宿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先父交给我两张年息五厘的债券，每张五千卢布；他说，去，把它卖掉，把七千五百卢布交给安德烈耶夫事务所结账，然后哪儿也别去，把一万卢布里剩下的钱拿回来交给我，我在家等你。我把债券卖了，拿到了钱，可是我并没去安德烈耶夫事务所，我不顾一切，径直走进一家英国商店，挑了一副耳坠，每只耳坠上各有一颗钻石，差不多有核桃那么大，我掏出所有的钱，还差四百卢布，我说了姓名，才答应赊账。我怀揣耳坠去找扎廖热夫，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一遍，然后对他说：‘伙计，咱们去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着我们就去了。当时，我脚下、眼前和左右两旁是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也记不得了。我们直接走进她的客厅，她亲自出来接见我们。我当时没有说自己姓甚名谁，没有说我就是某某人，全由扎廖热夫替我说：“这是帕尔芬·罗戈任送给您的，权当昨天的见面礼。敬请哂纳。’她打开一看，微微一笑，说道：‘请替我谢谢您的朋友罗戈任先生，谢谢他的美意。’接着就鞠躬告辞走了。唉，我当时干吗不死在那儿呢！我到那儿去，是因为我想：‘反正我不活着回家了！’最让我恼火的是：风光全让那个鬼东西扎廖热夫占去了。我个子矮小，穿得又像个跟班，因为害臊，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她。可是扎廖热夫那一身打扮非常时髦，头发烫了卷，打了发蜡，红光满面，系着带格的领带，花言巧语，竭尽恭维之能事。她当时准把他

当成我了！我们一出门，我就对他说：‘从今往后你休想从我这儿捡便宜，明白吗？’他笑着说：‘可你现在怎么向谢苗·帕尔芬诺维奇交账呢？’的确，我当时本想干脆不回家，跳河算了，可是转念一想：‘反正豁出去了。’于是我就像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似的回到了家。”

“哎呀！喔唷！”小官吏做了个鬼脸，甚至打起了哆嗦，“别说一万卢布，就是为了十个卢布，令尊也会把人打进阴曹地府的。”他朝公爵摆头示意，公爵好奇地打量着罗戈任。这时，罗戈任的脸色仿佛更加苍白了。

“‘打进阴曹地府！’”罗戈任重复道，“你知道什么？”他继续对公爵说，“先父马上就知道了一切，扎廖热夫更是逢人便说。父亲抓住我，锁在楼上，足足训了我一个钟头。他说：‘我只是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到晚上，我再来跟你告别。’你猜怎么着？老家伙竟跑去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朝她深深一鞠躬，苦苦哀求，痛哭流涕；她终于把那个盒子拿了出来，扔给他说：‘老家伙，把你的耳环还给你。这副耳环既然是帕尔芬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弄来的，那它的价值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增加了十倍。替我向帕尔芬·谢苗诺维奇问好，并且谢谢他。’就在这个当儿，我得到母亲的恩准，向谢廖日卡·普罗图申借了二十卢布，坐火车去了普斯科夫，刚到那里，我就得了寒热病。老太婆们连忙给我念教堂日历，而我却像喝醉似的呆坐着，后来我就进酒店，把仅有的一点钱都花在了那里，整夜迷迷糊糊地躺在街头。第二天早上我就发起烧来，狗还乘机咬了我一夜。我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

“好了，好了，现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咱们可要改变态度啦！”小官吏搓着手，笑嘻嘻地说，“现在呀，先生，耳坠又算得了什么！这回咱们可以再送给她一副这样的耳坠

嘛……”

“你要是再敢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个字，上帝作证，我非揍你一顿不可，别看你给利哈乔夫当过跟班！”罗戈任牢牢地抓住他的一只胳膊喝道。

“你要是揍我，那就是说，你不会不要我！揍吧！揍了，就盖了戳……瞧，咱们到了！”

列车果然进站了。虽然罗戈任说他是悄悄回来的，可是仍然有好几个人前来接他。他们又喊又叫，朝他挥着帽子。

“咦，扎廖热夫也来了！”罗戈任喃喃道，嘴上挂着扬扬得意的、甚至仿佛充满恶意的微笑，望着他们。接着，他忽然转身对公爵说：“公爵，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上你了。也许因为在这个当儿我遇见了你。可是，我也碰上了他呀（他指了指列别杰夫），但是我却不喜欢他。公爵，到我家来吧！我们会取下你脚上的这副鞋罩，给你穿上最好的貂皮大衣；再给你做一套最好的燕尾服，坎肩是白色的，或者别的什么颜色，给你口袋里塞满钱，随后……咱们一道去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你来不来？”

“领情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列别杰夫接过话茬，郑重其事地在一旁劝说，“哎呀，可别错过这机会呀！哎呀，可别错过这机会呀！……”

梅什金公爵欠起身子，礼貌地向罗戈任伸出手，客气地对他说道：

“非常高兴能到府上去拜访，承蒙厚爱，不胜感激。如果来得及，也许我今天就去。因为，我坦白地对您说，我也很喜欢您，特别是当您谈到钻石耳坠的时候。甚至在讲耳坠之前我就喜欢上您了，虽然您愁眉苦脸的。我还得谢谢您答应送给我衣服和皮大衣。因为我的确马上就需要衣服和皮大衣。至于钱

呢，我眼下几乎一个戈比也没有了。"

"钱会有的，傍晚前就会有的，你来吧！"

"会有的，会有的，"小官吏接茬道，"傍晚前，不到太阳落山，就会有的！"

"公爵，您对女人很感兴趣吗？要是很感兴趣，就请早说！"

"我，不，不！我……说实在的，您也许不知道，由于我先天有病，甚至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女人。"

"哦，要是这样，"罗戈任叫道，"公爵，那你可真成了一个疯修士，上帝就喜欢像你这样的人！"

"上帝就喜欢这样的人，"小官吏又接茬道。

"耍笔杆的①，你跟我走吧，"罗戈任对列别杰夫说，大家一起下了车。

列别杰夫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很快这群人吵吵嚷嚷地朝耶稣升天大街走去。公爵要拐到铸造街去。天气潮湿；公爵向行人问清了路——到他要去的地方大约有三俄里，于是他决定雇一辆马车。

---

① 原文为"строка"，是旧时对司书之类的小官吏的蔑称，作者在"西伯利亚笔记"里有类似的用法。

第 二 章

叶潘钦将军住在自己的私邸，离铸造街不远，挨着救主变容教堂。除去这栋非常豪华的宅邸以外（其中六分之五已租了出去），叶潘钦将军在花园街还有一座大宅，房租收入也非常可观。除了这两幢房子，他在彼得堡近郊还有一处收益很好的相当大的田庄，在彼得堡县还经营着一家工厂。众所周知，叶潘钦将军早先承包过税收。如今他是几家殷实的股份公司的股东，拥有很大的表决权。他是个出名的大富翁，办的都是大事，而且交游广阔，神通大。在某些地方（也包括他任职的部门），他很会装出一副凡事非我莫属的架势。然而，大家也都知道，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没受过教育，士兵家庭出身，后面这一点无疑只会给他增光。将军虽说是个聪明人，但也并非没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原谅的弱点，而且他也不喜欢听某些含沙射影的话。不过，他是个聪明而又机灵的人，——这点是无可争议的。比方说，他的处世之道就是：决不强出风头，该回避时就回避。好些人敬重他，就因为他和蔼可亲，就因为他从来都有自知之明。不过，假如这些评论家一旦得知，在这位颇有自知之明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些什么，那就不会这样认为了！他虽然在为人处世

方面阅历颇深，经验丰富，也具有一些颇为出色的才干，但是他总爱做出头脑中毫无主见、完全按照别人的意图行事的样子，装作是一个“忠诚不阿”① 的人，甚至是一个热心肠的俄罗斯人，——难道这不合时代潮流吗？在这方面，他甚至还闹出过几个非常有趣的笑话；不过，将军即使闹出了天大的笑话，也从不气馁，何况他吉星高照，连打牌也手气不错。他习惯于豪赌，而且他非但不想隐瞒自己爱玩牌这个小小的弱点，甚至还故意炫耀，而这种嗜好使他在许多场合着实获益匪浅。他结交很杂，各界都有，当然都是些“头面人物”。他前程似锦，来日方长；只要时间一到，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至于年纪嘛，叶潘钦将军也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年富力强，即五十六岁，决不会更多，怎么说也是正当盛年，真正的生活从这个年龄才真正开始。他身体健康，满面红光，牙齿虽然有点发黑，但还很结实，身材敦实矮壮，上午办公时那副专心致志的表情，晚上打牌或在王公大臣府上做客时的愉快的神态——这一切无不有助于他目前和未来获得成功，这一切也给这位将军大人的人生道路铺满了玫瑰花。

将军有一个鲜花盛开般兴旺发达的家庭。说实话，这里也不是处处开满了玫瑰花，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操心的；不过，将军大人早就开始认真而又殷切地把最主要的希望和目标集中在这些事情上面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人生目标，能比做父母的目标更重要，更神圣的呢？一个人不指望家庭，还能指望什么呢？将军的家庭由夫人和三位年已及笄的千金组成。将军结

---

① 这是沙皇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幸臣阿拉克切耶夫的纹章上一句铭文。参见普希金的诗《题阿拉克切耶夫》（1817—1820）。

婚很早，当时他还只是一名陆军中尉，新娘大概跟他同岁，既不漂亮，也没有受过教育，只给他带来了五十名农奴做陪嫁；不过，说实话，这份陪嫁却成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后来，将军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早婚，从来没有把这事看成是一个冒失青年的一时冲动，他对夫人十分敬重，有时还有点儿怕她，甚至可以说爱她。将军夫人出身于梅什金公爵家族，这一家族虽然并非名门望族，但是源远流长，她因出身贵族而自视甚高。当时有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一个做好事不费举手之劳的人，愿意关心一下这位年轻的公爵小姐的婚事。他给这位青年军官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把他推了进去；就是不推，只要向他使个眼色，他也不会坐失良机的！除了少数几次例外，他们夫妇俩长期以来一直和睦相处。将军夫人由于出身名门，而且是家族中最后一位公爵小姐，也许为个人素质所决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找到了几位地位很高的女保护人。后来，由于自己的丈夫发了财，升了官，她也就开始在这个上流社会里应付裕如占有一席之地了。

近几年来，将军的三位千金——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和阿格拉娅，全都长大成人了。虽说，三位小姐都姓叶潘钦娜，可是就母系来说却是公爵后代，又有数目不小的陪嫁，父亲今后又有可能爬到很高的地位，还有一点儿也相当重要：姐妹三人都长得很漂亮，就连已经年过二十五岁的大小姐亚历山德拉也不例外。二小姐二十三岁，最小的阿格拉娅刚满二十岁。这位小妹甚至可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大美人，在社交界已经开始十分引人注目。而且事情还不仅仅如此：三姐妹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颖慧，才华出众。大家都知道，她们彼此十分相亲相爱，而且互相支持。甚至有人谈到，为了小妹这个全家的共同偶像，两位姐姐都情愿做出某种牺牲。她们在社交界不仅不

爱出风头，甚至还过于谦逊。谁也不能指责她们傲慢骄矜，然而大家也都清楚，她们都很自尊，完全知道自己的身价。大小姐是位音乐家，二小姐是位出色的画家；但是多年来谁也不知道这事，只是最近才被人发现，而且是无意中发现的。总之，人们对三姐妹都赞不绝口。然而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一提起她们读书很多时，就大惊小怪。她们并不急于出嫁；她们虽然很重视一定的社会圈子，但也并不十分看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们都十分清楚父亲的志向、性格、目标和愿望。

当公爵拉响将军家的门铃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将军住在二楼，他的住房虽然相当简朴，但和他的地位还是相称的。一名穿号衣的仆人给公爵开了门，并且一开始就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和他所带的小包袱。于是公爵不得不大费唇舌，解释了一番。他三番五次地、而且明确无误地宣称，他确实是梅什金公爵，因有要事非见将军不可。这时，那个仆人才将信将疑地在一旁陪同他，把他领到书房旁边、接待室前面一个小小的前室里，把他亲手交给了另一名仆人，那人每天早晨在这个前室里值班，专门负责向将军通报来客姓名。这另一名仆人身穿燕尾服，年纪约四十开外，一副认真负责的样子，他是书房的专职听差，负责向将军大人通报，因此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价。

“请在接待室里稍候，把包袱放在这里，”他说着就从容不迫、大模大样地坐到自己的圈椅里，用严厉而惊奇的目光打量着公爵。公爵立刻手拿包袱在他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如果可以的话，”公爵说，“我最好还是同您一起在这里等候，我一个人待在那边有什么意思呢?”

“您不该待在前室里，因为您是来访者，换句话说，也就是客人。您是想见将军本人吧?”

看来，这个仆人不乐意让这样一个来访者进去，于是决定

再问他一遍。

“是的，我有事……”公爵刚要开口。

“我不是问您有什么事，——我的职责是替您通报，可是，我已经说过，不经秘书许可，我是不能进去给您通报的。”

看来，这人的疑心越来越重了；公爵跟常来拜访的人很不一样，虽说将军经常会客，几乎天天都在一定的时间接见来客，特别是因公上访的人，有时甚至接见各种各样的人，听差虽然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得到的指示也相当宽松，但还是满腹狐疑，觉得必须通过秘书才能向将军禀报。

“您当真是……从国外回来的吗?”他终于情不自禁地问道，——说罢又觉得欠妥，打住了；也许，他想问的是：“您当真是梅什金公爵吗?”

“是的，我刚下火车。我觉得您是想问：我当真是梅什金公爵吗？不过出于礼貌没有这样问罢了。”

“嗯……”仆人惊讶地哼了一声。

“请您相信，我没有对您撒谎，您不会因为我而承担责任的。至于我怎么会是这副模样，而且还提着个包袱，这也不足为怪：因为眼下我的境况不好。”

“唉。您要知道，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有责任禀报，秘书也会出来见您，除非您……是这么回事，除非您……假如可以的话，我想冒昧地问您一声：您不会是因为家里穷而来求助于将军的吧?”

“噢，不是的，这一点请您尽管放心。我有别的事。”

“请您见谅，我是看到您的这副模样才这样问的。您等一下秘书，将军眼下正跟上校商量事情，秘书一会儿就来，他是公司的秘书。”

“要是需要等很久的话，那么请问：能不能在这里找个地

方抽抽烟呢？我随身带着烟斗和烟丝。”

“抽——烟？”听差鄙夷而困惑地瞥了他一眼，仿佛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抽烟？不，这里您可不能抽烟，哪怕有这种念头您也应该感到害臊。嘿……真怪！”

“哦，我并不是请求在这间屋子里抽烟，这我知道，我只是想出去，到您指定的地方去，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已经有三个钟头没抽啦。不过，您看着办吧。要知道，俗话说：入境问俗嘛……”

“您这事叫我怎么通报好呢？”听差几乎情不自禁地嘟囔道，“第一，您不应该待在这里，应该坐到接待室去，因为您本人也算是一位来访者，换句话说，您是客人，上面会责怪我的……您怎么，打算在我们这里住下吗？”他又朝公爵的包袱瞟了一眼，添了一句。显然，这包袱使他很不放心。

“不，我没有这个想法。就算他们请我，我也不会留下来。我此来只是想跟他们认识一下，没有别的意思。”

“什么？认识一下？”听差惊讶地带着三倍的疑心问道，“可是您起初怎么说是有事呢？”

“噢，几乎没有什么事！要说有事，也算有点事，只不过是想请教一下。然而，主要的，我是想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是梅什金公爵，而叶潘钦将军夫人也是梅什金家族中最后一位公爵小姐。除了我和她，梅什金家族再也没有别人了。”

“那您还是亲戚喽？”仆人几乎完全吓坏了，警觉地问。

“几乎算不上是亲戚。不过，要是硬要续起家谱来，当然也可算是亲戚，不过关系很远，认真算起来，也谈不上是亲戚。我曾经在国外给将军夫人写过一封信，可是她没有回信。不过，我还是认为回国后应该建立点联系。我现在向您说明这一切，是想打消您的疑虑，因为我看您心里不踏实；您去禀报

一声，就说梅什金公爵求见，禀报本身就能说明我的来意。接见——固然好；不接见——也行，也许更好。不过，看来，他们不会不接见的，因为将军夫人肯定想见见本族中辈分较高的人和唯一的代表。我的确听人说过，她很看重自己的门第。”

公爵的这一席话显得极其朴实，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越朴实就越显得荒唐。因而这个老于世故的听差不能不感觉到，在人与人之间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出现在客人与下人之间就完全不合乎情理了。因为下人总是比他们的主人想的要聪明得多，所以这个听差也就想到，眼前的情况有两种可能：要么公爵是个浪荡公子，准是穷得前来求助的；要么公爵只不过是个傻瓜，没有自尊心；因为一个聪明而有自尊心的公爵决不会坐在前室里，跟仆人谈自己的私事。这样看来，无论哪种情况，恐怕都免不了要给自己带来麻烦。

“请您还是到接待室去吧。”他一再坚持道。

“要是坐在那里，就没法向您说明这一切了，”公爵快乐地笑起来，“那样一来，您瞧着我的斗篷和包袱一定会不放心。现在您也许用不着再等秘书，可以直接进去通报主人了吧。”

“像您这样的来访者，不经秘书同意，我可不敢去通报。何况主人刚才还特意吩咐，上校在那里的时候，无论是谁，都不得进去打扰，只有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去。”

“他是当官的？”

“您是说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不，他在公司任职。您把包袱就放在这里吧。”

“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只要您允许。您说，要不要把斗篷也脱掉呢？”

“当然，总不能穿着斗篷去见大人吧。”

于是公爵站起身来，急忙脱掉斗篷，里面露出一件相当体面，缝制得很考究，不过已经穿旧了的西装上衣。坎肩上挂着一条钢表链，链上拴着一块日内瓦制造的银怀表。

虽然仆人已经认定公爵是个傻瓜，但是他作为将军的听差最终还是觉得，继续跟来访者这样交谈下去，毕竟有失体统，尽管他不知怎的倒挺喜欢公爵，当然，这只是就某方面而言。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公爵又在他心中激起了一团强烈的怒火。

“那么将军夫人什么时候会客呢？”公爵问道，又坐到原来的位子上。

“这就不关我的事了，先生。夫人会客没有准谱，因人而异。时装设计师哪怕十一点钟来也让进去。要是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来了，总比别人先接见，甚至还请他共进早餐呢。”

“冬天，你们这儿室内要比国外暖和，”公爵说，“可是在那儿，室外却比咱们这儿暖和，然而在室内，到了冬天，由于俄国人没住惯，简直没法待。”

“他们不生火炉？”

“是的，而且房屋的结构也不同，也就是说，炉子和窗户都不一样。”

“嗯！您到国外去了很久吧？”

“有四年了。不过，我几乎老在一个地方待着，在乡下。”

“对咱们这儿的生活已经不习惯了？”

“这倒是实话。您信不信，我对自己都感到奇怪，居然没有把俄语给忘了。瞧，我现在跟您说话，心里却在想：‘我说得还不错嘛。’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说了这么多话。真的，从昨天起，我就老想说俄语。”

"嗯！嘿！您从前在彼得堡住过吗？"（仆人无论怎样克制自己，也不能对于人家这种很有礼貌、和颜悦色的谈话置之不理。）

"在彼得堡吗？差不多从来没住过，只是路过。而且从前对这里的情况也一无所知，而现在，听说出了许多新鲜事儿，据说，就是从前了解这里情况的人，也得从头学起，重新认识。这儿现在对司法制度议论颇多。①"

"嗯！……司法制度。司法制度嘛，倒的确是司法制度。国外怎么样，审判是不是公正些？"

"不知道。可是关于咱们的司法制度，我倒是听到过许多赞誉。咱们这儿又没有了死刑。②"

"外国有死刑吗？"

"有。我在法国见过，在里昂。③ 施奈德带我去的。"

"是绞刑吗？"

"不，在法国都是杀头。"

"怎么，犯人喊叫吗？"

"哪能啊！一眨眼的工夫。把犯人架上去，一把很大的刀

---

① 俄国于1864年进行司法改革后，原来不同等级各自设立的法庭被各阶层共同设立的司法机关所取代。案件改为公开审理，有陪审员和律师参加，庭审情况也公诸报端。

② 俄国曾于1753—1754年正式废除死刑，但不久又恢复了，作为对"叛国、触犯军法以及其他一些罪行"最严厉的惩罚。19世纪60年代，为了镇压蓬勃发展的解放运动，死刑的使用尤为频繁。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前不久，即1866年9月3日，沙俄政府在彼得堡绞决了曾于当年4月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的青年学生卡拉科佐夫。作者本人也曾于1849年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被判死刑，想必为了使公爵谈自己对死刑的看法的一些段落在书报检查时不遇到麻烦，才故意说俄国"没有死刑"。

③ 19世纪末叶以前，法国对刑事犯的死刑是公开执行的。

就落下来了，用的是机器，叫做断头机，又重，又有力……还没来得及眨眼，脑袋就掉下来了。准备阶段最叫人受不了。宣判后给犯人穿上死囚服，用绳子捆牢，押上断头台，真可怕！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连女人也来了，虽然那儿并不喜欢女人去看热闹。”

“这不是女人家的事。”

“当然！当然！哪能让她们看这样的痛苦呢！这犯人是个聪明人，无所畏惧，很壮实，已上了年纪，他姓勒格罗。可是，我告诉您，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他上断头台时却哭了，脸色白得像纸一样。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这不是恐惧吗？可是谁会因为害怕而哭泣呢？我没有料到，一个四十五岁的人，又不是孩子，从来没有哭过，居然会吓得哭出声来。那时候他是什么心情，心灵受到多大的震撼啊？这是对心灵的侮辱，不可能是别的！圣经上说：‘不可杀人！’① 难道因为他杀了人，就应该把他也杀死吗？不，不能这样。我是一个月前目睹这件事的，可是至今还像在眼前一样。我做梦还梦见过四五次呢。”

公爵越说越起劲，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虽然他的语调依然很平静。听差同情地、饶有兴味地注视着他，好像完全被他吸引住了；大概，他也是个颇有想象力并且乐于思考的人。

“还好，”他说，“掉脑袋的时候不太痛苦。”

“您知道吗？”公爵热烈地接过话茬，“您想到了这一点，大家也完全跟您一样想到了这一点，这才发明了断头机这种机器。而当时我头脑里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要是这样更糟糕，那该怎么办呢？您会觉得这话可笑，您会觉得这话奇怪吧，然

① 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

而，只要稍加思索，这种想法就会油然而生。您想想：比如说拷打吧，它会使人痛苦、受伤，使人的肉体受到折磨，而这一切反而能分散你精神上的痛苦，你所需要忍受的只是伤口引起的疼痛，直到死去。其实，最主要、最剧烈的疼痛也许不在伤口，而在于你明明白白地知道：再过一小时，然后再过十分钟，然后再过半分钟，然后就是现在，马上——你的灵魂就将飞离肉体，你将不再是一个人，而且这是肯定无疑的；主要是，这是肯定无疑的。当你把脑袋放在刀下，听见刀从头顶上哧溜一声滑下来时，这四分之一秒钟才是最可怕的。您知道吗？这可不是我的臆测，而是许多人都这么说过。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才坦率地把我的看法告诉您。因为一个人杀人而处死他，是比犯罪本身大得无可比拟的一种惩罚。根据判决杀人，这比强盗杀人可怕得多，无可比拟地可怕。被强盗夜里在树林里杀死，或者用别的法子杀死的人，直到最后关头，一定还抱有能够得救的希望。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人的喉咙都被割断了，可他并不死心，还想着要么逃跑，要么求饶。可是，对于一个要被处决的人来说，这最后一线希望却肯定无疑地被剥夺了；而怀着这点希望死去会轻松十倍；在判决已经做出时，肯定逃脱不了死亡，可怕的痛苦就在于此，世上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作战时，您拉来一个士兵，把他放在一门大炮前面，然后朝他开炮，他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可是，如果对这名士兵宣读判决书，说他肯定无疑地将被处死，他要么会发疯，要么会痛哭。谁说过人类的天性能够承受这种痛苦而不会发疯呢？干吗非要有这种丑恶的、不必要的、徒劳无益的凌辱呢？也许，有这样的人，对他宣读了判决书，让他受一番折磨，然后说：'走吧，你被赦免了。'这样的人也许会说出自己

的切身感受。[1] 基督也曾讲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2]。不，对人可不能这样做！”

听差虽然不能像公爵那样表述所有这些见解，他虽然没有全懂，但主要的意思还是懂得了，这从他那深受感动的面部表情上就看得出来。

“要是您很想抽烟，”他说，“那也行，不过得快点。因为要是忽然有请，而您又不在，那就糟啦。您瞧，那边楼梯下面有一扇门，开门进去，右边有个小房间，那儿可以抽烟，不过您得把气窗打开，因为这不符合规矩……”

但是公爵没来得及出去抽烟。忽然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公文走进了前室，听差上前帮他脱去皮大衣。年轻人瞟了公爵一眼。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听差开始悄悄地、几乎是亲昵地说，“这一位据说是梅什金公爵，是太太的亲戚，乘火车刚从国外回来，手里还拎着个包袱，不过……”

下面的话公爵就听不清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注意地听着，并十分好奇地不时打量着公爵；末了，他不再听下去，急忙走到公爵面前。

“您就是梅什金公爵？”他非常和蔼而又彬彬有礼地问道。这是一位十分英俊的年轻人，年龄也在二十八岁上下，体态匀称，身材比中等略高，头发淡黄，蓄着拿破仑[3] 式的颔须，

① 作者在这里谈的首先是他自己以及曾和他一起被判死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成员的遭遇。在宣读判决之后并准备执行枪决时，才向他们宣布取消死刑。大概作者从报纸上获悉，其他犯人也经受过类似的残酷折磨。

②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6 章和《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22 章。

③ 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1808—1873），即路易·波拿巴。

脸庞显得颖慧而清秀。不过，他的笑容尽管十分亲切，但显得有点莫测高深；他微笑时露出的牙齿，像珍珠一样，显得过于整齐；他的目光虽然流露着愉快和显而易见的诚恳，但总觉得有点儿过于专注和咄咄逼人。

“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想必不会是这种神态，也许他从来不笑。”公爵不知怎么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

公爵尽可能用三言两语说明了来意，和方才对听差、以及早先对罗戈任说明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然而这时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却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

“是不是您，”他问道，“一年前，也许还不到一年，似乎从瑞士寄来了一封信，寄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

“正是鄙人。”

“要是这样的话，这里的人是知道您的，肯定还记得您。您想见将军大人吗？我马上去禀报……过一会儿他就有空。不过还是请您……请您暂且到接待室去……怎么能让客人待在这里呢？”他严厉地问听差。

“我说了，是他自己不肯……”

这时候，书房的门突然开了，一位军人手提公文包，一面大声说话，一面鞠躬告辞，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来啦，加尼亚[①]？”书房里有人喊道，“请到这儿来一下！”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向公爵点了点头儿，急忙走进了书房。

约莫过了两分钟，门又开了，传来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响亮而亲切的声音：

“公爵，请进！”

---

① 加夫里拉的昵称。

第　三　章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将军站在自己的书房中央，非常好奇地打量着走进来的公爵，甚至向他迎上去两步。公爵走到他跟前，作了自我介绍。

“很好，先生，”将军答道，“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我没有什么要紧事；我的目的只是想跟您见见面，认识一下。我无意来打扰您，因为我既不知道您会客的日子，也不知道您的时间安排……可是，我刚下火车……从瑞士来……”

将军本想微微一笑，但是转念一想，又收起了笑容；接着他又想了想，眯起眼睛，从头到脚把客人打量了一番，然后向他迅速地指了指椅子，自己也稍微偏着身子坐了下来，随即朝公爵转过身来，不耐烦地等着。加尼亚站在书房一角的写字台旁整理文件。

“一般说，我很少有时间来跟别人见见面，认识认识，”将军说，“不过，因为您肯定另有目的，所以……”

“这我早就料到啦，”公爵截住对方的话头，“您肯定认为我前来拜访您怀有某种特殊的目的；但是，我敢向上帝起誓，除了有幸认识您一下之外，我没有任何个人目的。”

“当然，我也感到非常荣幸；但是，人生在世，总不能老

是优哉游哉吧，要知道，有时也得干点正事……何况，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你我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也可以说，有什么因由……”

“没有因由，这是无可争辩的，当然，共同点也不多。因为单就我是梅什金公爵，而尊夫人又和我同宗来说，这当然算不上是什么因由。这一点我完全明白。但是，这却是我来访的全部理由。我离开俄国已经四年多了，而且我是这样出国的：几乎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而如今还要糟糕。我需要好人指点；我甚至有件事要办，可是不知道该去求谁。还在柏林的时候，我就想：‘既然差不多是亲戚，那就从他们开始吧；也许我们彼此都有用，他们对我有用，我对他们也有用，——如果他们是好人的话。’而我听说，你们都是好人。”

“非常感谢，先生，”将军惊讶地说，“请问，您在哪里下榻？”

“我还没有住处呢。”

“这么说，您一下火车就到我这儿来啦？而且……带着行李？”

“我的行李只不过是一小包换洗衣服，别的什么也没有；我通常总是把它带在身边，到晚上再去找旅馆也来得及。”

“这么说，您还打算住旅馆？”

“嗯，是的，当然。”

“听您的口气，我还以为您直接来投奔我的呢。”

“这也是可能的；不过，除非您邀请我。老实说，就是您邀请我，我也不见得会留下来，倒不是由于其他什么缘故，而是……生性如此。”

“嗯，这么说，正好我没有邀请您，现在也不打算邀请您。

再说，公爵，让我把话彻底挑明吧：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清楚了，我们之间说不上有什么亲戚关系，虽然我，当然喽，感到不胜荣幸，——那么，这就……”

“那么，我就该起身告辞喽？”公爵欠起身来，显而易见，他的处境十分尴尬，但他还是爽朗地笑起来，“将军，我敢向上帝起誓，虽然我对这里的风俗实际上一无所知，而且也不知道这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但我已经料到我们之间准会出现眼前这种局面。那有什么呢，也许，就该是这样……当初不是也没有给我回信嘛……好了，再见。打搅了，请多包涵。”

这时，公爵的眼神十分和蔼，他的微笑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隐蔽的不快，这反倒使将军忽然愣住了，不知为什么忽然用另一种眼光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客人；霎时间，整个神态完全变了。

“是这么回事，公爵，”他几乎完全换了一副腔调说，“我毕竟还不了解您，再说，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也许想见见自己的本家……如果您愿意，而且也有时间的话，那就请您稍候片刻。”

“噢，我有的是时间，我的时间完全由我支配（公爵随即把他那顶宽边软礼帽放到桌上）。不瞒您说，我曾经这样估计，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也许会想起我给她写过信。刚才我在那边等候您的时候，您的仆人怀疑我是来求您周济的；我注意到了这点，您大概对这类事有严格的训示。但是，我的确不是为此而来，的确只是想和人们多多交往，我只是有点担心打扰了你们，对此我深感不安。”

“我说，公爵，”将军带着愉快的笑容说，“如果您真像您说的那样，那同您结识将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不过您瞧，我是一个大忙人，马上又要坐下来披阅公文和签署文件了，然后

还得去见王公大臣，还得去上班，所以，虽然我乐于会客……也就是说，与好人交往……可是……话又说回来，我深信，您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公爵，请问您多大年纪了？"

"二十六。"

"嗬，我还以为要年轻得多呢。"

"是啊，人家说我的长相很年轻。至于怎样才能不打扰您，我能学会，并且也能很快明白这道理，因为我自己就很不喜欢打扰别人……最后，我觉得，我们看来是很不一样的人……从许多方面看，也许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并不太多，不过，要知道，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想法，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只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共同点，而实际上却很多……这只是由于人们懒惰，才从表面上把人加以分类，从而找不到任何共同点……不过，我也许开始叫您厌烦了？您好像……"

"有两句话，先生：您是不是多少有些财产呢？或许，您打算干点什么事？请恕我冒昧……"

"哪里哪里，我十分重视也很理解您的问题。眼下我还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任何职业，当然这也是暂时的，不过应该找点事情做，阁下。现在我身边的钱是别人给的，是施奈德给我的路费，他是我的教授，我在瑞士时就在他那里治病和学习。他给我的钱刚够路费，所以现在我剩下的钱总共只有几个戈比了。说实在的，我是有件事儿想找人商量商量，可是……"

"请问，眼下您准备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您有什么打算？"将军打断了他的话。

"我想找点活干。"

"噢，您真是个想入非非的人；不过……您是否清楚您有

什么才能和本领呢？哪怕是某些维持生计的本领也行。请再次恕我冒昧……”

“噢，不必道歉，我没有，阁下。我想，我不但没有什么才能，而且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甚至恰恰相反，因为我是个病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至于说维持生计嘛，我觉得……”

将军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开始盘问。公爵把刚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原来，将军不但听说过已故的帕夫利谢夫，而且甚至还认识他本人。帕夫利谢夫为什么关心对公爵的教育，连公爵自己也说不清，——不过，也许只是因为和他已故的父亲是世交。父母去世时，公爵还是个很小的孩子，他一直生活在乡下，并在乡下长大，因为他的身体需要乡下的新鲜空气。帕夫利谢夫把他托付给自己的亲戚——两位年迈的女地主；起初给他请了一位家庭女教师，后来又请了一位男教师；虽然公爵声称什么事都记得，可是很少有几件事他能够说清楚，因为许多事他自己也弄不清。他常常犯病，病魔把他折磨得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白痴（公爵就是这样说的：白痴）。最后，他谈到：有一次，帕夫利谢夫在柏林遇见了施奈德教授，他是瑞士人。施奈德专治这类疾病，并且在瑞士的瓦莱州开了一家诊所，用自己独创的冷水疗法和体操疗法治病，既治白痴病，也治癫狂症，同时还对病人进行教育，以提高病人的精神素质。大约在五年前，帕夫利谢夫把公爵送往瑞士，请施奈德医治，可是他自己却在两年前去世了，是突然去世的，来不及做任何安排。施奈德把公爵留了下来，又治了约莫两年。他虽然没能治好公爵的病，却使他的病情大有好转。最后遵照公爵自己的意愿，还因为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医生才打发他回俄国来。

将军感到十分惊奇。

“您在俄国没有任何人吗？一个也没有？”他问。

“眼下还没有，但是我希望……并且我还收到了一封信……”

“至少，”将军还没听完信的事就打断了他的话，“您总学过点什么吧？您的病不会影响您，比如说，在某个机关干一点不费力的工作吧？”

“噢，大概不会有影响的。至于工作嘛，我倒很想找一个，因为我自己也想看看，我究竟能干什么。四年来我一直在学习，虽然不太正规，是按照医生的一套特殊方法学习的，而且还读了许多俄文书。”

“俄文书？这么说，您识字，能够正确无误地书写？”

“噢，完全能够。”

“好极了，先生；书法怎么样？”

“书法也属上乘。在这方面我也许有些才能；在这方面，我也算得上是个书法家。请让我马上给您写点什么试一试。”公爵热烈地说。

“那就劳您驾了。这甚至是必要的……公爵，我喜欢您的这种爽快的态度，您的确很可爱。”

“您的文具十分考究，您有这么多铅笔，这么多鹅毛笔，还有这么厚实而精美的纸……您的书房多么雅致啊！这幅风景画我知道，这是瑞士的风景。我相信，这位画家是实地写生画下来的，而且我相信，这个地方我见过：这是在乌里州……”

“很可能，虽然画是在这里买的。加尼亚，给公爵拿张纸；这是笔和纸，请到这张小桌子上来写。这是什么？”将军问加尼亚，加尼亚这时刚从自己的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大照片，递给将军。“嗬！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是她……她本人送给

你的？是她本人送的吗？”他十分兴奋而又极其好奇地问加尼亚。

“刚才我去祝贺的时候，她送的。我早就向她要过。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一种暗示，说我在这样的日子竟然两手空空，不带礼物去。”加尼亚苦笑着添了一句。

“不，不，”将军信心十足地打断他的话，“你真会胡思乱想！怎么会是暗示呢……她根本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女人。再说，你能送什么礼品？那可得花好几千卢布呢！难道也送照片？顺便问问，她还没向你要照片吧？”

“没有，她还没要；兴许，永远也不会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您不会忘记今天的晚会吧？您可是特邀的嘉宾哪。”

“没忘，怎么能忘呢，我一定去。这是她二十五岁的生日，哪能不去呢！嗯……听着，加尼亚，也好，干脆对你明说了吧，你要做好准备。她答应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我，今天晚上她将在自己家里宣布她的最后决定：行或者不行！你要当心哪。”

加尼亚突然发起窘来，脸色都有点儿发白了。

“她当真是这么说的吗？”他问。他的声音似乎颤抖了一下。

“她是前天做出保证的。我们俩死死地缠住她，硬逼出来的。可是她请我们先别告诉你。”

将军凝神注视着加尼亚。加尼亚的窘态显然使他感到不快。

“您想想，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加尼亚忧心忡忡、犹豫不决地说，“在她自己拿定主意之前，她给我充分的自由来做出决定，就是她拿定主意以后，我还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难道你……难道你……”将军忽然惊慌起来。

“我倒没什么。”

“得了吧，你到底想跟我们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拒绝呀。也许我没把话说清楚……”

“你还能拒绝吗!”将军懊恼地说，甚至都不想克制一下自己的懊恼。“老弟，现在问题可不是你不拒绝就行了，而是需要你心甘情愿地、心满意足地、高高兴兴地接受她的决定……你家里情况怎么样?”

“家里又怎么啦?家里一切都由我做主，只是父亲还是那样疯疯癫癫的，简直是胡闹；我已经不理他了，但是还是要对他严加管束；要不是看在母亲的分上，我早就把他赶出家门了。当然，母亲老是哭哭啼啼；妹妹也常常发火。不过我终于直截了当地说，我自己的命运我自己做主，而且在家里希望大家都……听我的。至少我当着母亲的面把这一切都向妹妹挑明了。”

“不过，老弟，我还是弄不明白，”将军微微耸了耸肩，轻轻摊开双手，若有所思地说，“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前些日子来过，那是哪一天，你还记得吗?她也唉声叹气。我问她：‘您怎么啦?’原来，她们觉得这事好像不光彩似的。请问，这有什么不光彩的呢?谁敢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三道四，说她有什么地方不对呢?难道就因为她跟托茨基同居过吗?而这不过是胡说八道，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如此!她说：‘您不是也不让她跟您的女儿接近吗?’哼!瞧她说的!这个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还真有她的!她怎么就不明白，怎么就不明白……”

“就不明白自己的身份吗?”加尼亚给一时找不到适当措辞的将军提醒道，“她是明白的。您别生她的气。不过，我当时

就把她狠狠地骂了一顿，叫她少管闲事。虽然，我们家至今还风平浪静，那只是因为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而暴风雨马上就会来的。如果今天这事定下来了，那就会总爆发的。”

公爵坐在一角做书法试笔的时候，听到了全部谈话。他写完后，走到桌子跟前，把写好的纸递了过去。

“这就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吗?”他凝神而又好奇地瞧了瞧那张照片说，“美极了!”他随即又热情地补充道。照片上的女人的确非常美丽。她在拍照时穿着一件黑的绸连衣裙，款式非常朴素大方而且十分优雅；头发看来是深褐色的，梳理得很素净，一副家常打扮；眼睛又黑又深，前额似蹙非蹙，若有所思；面部表情既热情又似乎有些高傲。她的面庞稍显清癯，也许还有点苍白……加尼亚和将军诧异地看了看公爵……

“怎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难道您连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已经知道啦?”将军问。

“是的；虽然我回到俄国只有一昼夜，却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位绝色美女了，”公爵答道。接着便把他同罗戈任邂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还把罗戈任讲的故事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

“瞧，又出新闻了!”将军全神贯注地听完公爵的话之后又惊慌起来，并以探究的目光看了看加尼亚。

“也许，只不过是胡闹罢了，”加尼亚嘟囔道，他也有点慌张，“一个商人的儿子在拈花惹草。我已经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

“我也听说了，老弟，”将军接茬说，“在发生了耳环那件事以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把这个笑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可是，要知道，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也许他真有了百万家产……再加上他有那么一股劲儿，就算不成体统吧，那也毕竟是一股蛮劲。大家都知道，这帮先生喝醉了，什么事干

不出来！……哼！……可别闹出什么笑话来！”将军满腹狐疑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您担心他那百万家产吧？”加尼亚咧着嘴笑道。

“您当然不怕喽？”

“公爵，”加尼亚忽然转过身来问公爵，“您觉得怎么样，这是个正派人，还是一个胡作非为的人，您有何高见？”

加尼亚提出这个问题时，心里起了不寻常的变化。似乎在他的脑海里忽然冒出了那么一个奇特的想法，而且迫不及待地在他的眼神里闪现出来。这时，将军倒是实实在在地打心里感到不安，他也斜眼瞅着公爵，但是他对公爵的回答似乎并没有抱过多的希望。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们说，”公爵答道，“只是我觉得他热情洋溢，甚至有点病态。而且他本人也完全像个病人。回到彼得堡后没过几天他很可能再度病倒，要是他开始酗酒的话，那就尤其难免。”

“是这样吗？您以为是这样吗？”将军抓住这个想法不放。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

“不过，这一类笑话可能不是在几天之内发生，而是就在今天，就在傍晚前，兴许就会闹出什么花样来。”加尼亚对将军苦笑了一下。

“嗯！……当然……也许，到时候就全看她脑子里怎么想了。”将军说。

“她有时候会怎样，难道您还不知道？”

“你说她会怎样呢？”将军心烦意乱到极点，恶狠狠地顶了一句，“你听着，加尼亚，今天你别太跟她怄气，要尽量……尽量那样……你知道吗……总而言之，要尽量顺着她点儿……嗯！……你撇什么嘴？你听着，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

这正是时候，现在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我们这样忙忙碌碌为的是什么呢？你明白，我自己在这方面的个人利益早就有了保障；不管怎样，我干事总得对自己有利。托茨基已经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因而，我也完全放心。那么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得到好处。你自己琢磨琢磨吧；难道你不相信我吗？再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总的说来，你这人挺聪明，我本来指望你……而这，在眼下这种情况，这……这……”

“这才是主要的。”加尼亚又帮助一时难以找到合适字眼的将军把话说完。他的嘴唇撇了撇，恶毒地冷笑着，甚至都不想掩饰。他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将军的眼睛，仿佛想让将军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他的全部心思似的。将军涨红了脸，怒气冲冲。

“是啊，放聪明点儿，这才是主要的！”他点头同意，两眼严厉地望着加尼亚，“你这人真可笑，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看起来，你对这个商人的出现反而很高兴，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条出路。不过这件事打一开头就应该动动脑子，见机行事；应该通情达理……双方都应该坦率而真诚，要不然……事先打个招呼，免得坏了人家的名声，何况这样做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就是现在剩下的时间也是够用的（将军意味深长地扬起了眉毛），虽然总共只有几个钟头了……你明白吗？明白吗？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呀？要是不愿意，你就直说，——请吧。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谁也没有拦着你，谁也没有硬拉你上圈套，如果你认为这是圈套的话。”

“我愿意。”加尼亚低声地、但是坚定地说道。接着他垂下了眼睛，阴郁地闭上了嘴。

将军满意了。刚才将军发了火，但是显然后悔自己做得太

过分了。他突然朝公爵转过身来，脸上似乎闪过一种不安的表情：要知道，公爵就在旁边，他毕竟都听见了。但是，他马上又放下心来：只要向公爵瞅上一眼，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嗬！”将军看着公爵递给他的书法字样，高声赞叹道，“这简直是法帖呀！而且是少见的法帖！加尼亚，你瞧，写得多有才气！”

公爵在一张质地密实而光亮的厚纸上用中世纪的俄文字体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卑职帕夫努季[①] 修道院长亲书。

“这字体，”公爵非常得意而兴奋地解释道，“本是帕夫努季院长的亲笔签名，我是照14世纪的摹本摹写的。咱们这些老修道院长和都主教的签字都非常出色，有时还写得颇具风格，笔力遒劲！将军，难道您这儿连波戈金的范本[②] 也没有吗？下面我又用另一种字体写了几个字：这是上世纪粗圆型的法国字体，有些字母甚至连写法也不一样，这是一种粗俗字体，市井手稿抄录者的字体。我是依照他们的字帖摹写的（我有一本字帖），——您本人也会同意，这种字体也不无优点。您瞧这些圆圆的 д 和 a。我把法文写法运用到俄文字母上，这很难，结果却成功了。这儿还有一种优美而别致的字体，就是这句：‘勤奋能够战胜一切。’这是俄国字体，文书字体，如果

① 14世纪俄国东正教会的著名僧侣，曾在科斯特罗马省楚赫洛姆县维加河上游创办了一座修道院。

② 这里指的是1840—1841年由俄国历史学家波戈金在莫斯科出版的两册《斯拉夫-俄罗斯古书法范本》，其中收有美术家特罗莫宁石印的四十四种古俄文手稿。

愿意，也可说是军界文书体。呈送给重要人物的公文都是这样写的，也是圆形字体，优美的黑体字，要写得笔粗字浓，别具一格。书法家不允许写这种花笔道，或者，说得确切些，不允许玩这种花笔道，不允许这些没有写完的半截尾巴，——您注意到了吧，——而总的说来，您瞧，这毕竟构成一种风格，的确，军界文书的灵魂跃然纸上：既想洒脱，又想显才气；无奈军服领子扣得太紧，从字体也能看出纪律的约束；太美了！不久前，有一本法帖使我惊叹不已，是我偶然发现的，您猜在哪儿？在瑞士！您瞧，这是一种朴素、平常而又非常纯正的英国字体：十分高雅，无与伦比，字字珠玑，完善无缺；然而还有一种变体，也是法国的，我是从一位法国推销员那里学来的：也和英国字体相像，不过，黑笔道比英国字体稍微黑一点儿、浓一点儿，这就破坏了明暗对比；您再瞧：卵形变得稍许圆了些，还加上了花笔道，而花笔道是最危险的东西！花笔道得有一种不寻常的风格。要是写得得法，匀称，这种字体就会是无与伦比的，甚至使人爱不释手。”

“嗬！您研究得真是细致入微了，”将军笑道，“老弟，您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而且还是位高手哇！加尼亚，对吗？”

“太棒了，”加尼亚说，“甚至意识到了自己往后能干什么事。”他嘲笑着添了一句。

“你笑吧，笑吧，可这确实是一个进身的阶梯呀，”将军说，“公爵，您知道我们现在要让您给什么人抄写公文吗？一开始，就能给您三十五卢布月薪。可是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他看了看表，最后说，“公爵，说正事吧，因为我急着要出去办事，也许咱们今天就见不着了！请稍坐片刻，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不能常常接见您，但我真心诚意愿意帮您一点儿忙，当然，只是一点儿小忙，也就是最必要的、非帮不可的忙。以后

嘛，就悉听尊便了。我可以在办事处给您找个小小的差事，难倒不难，只是需要认真。现在，再说另一件事：房子的事，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是我的一位忘年交，请您跟他认识一下，在一座房子里，也就是在他家里，他的妈妈和妹妹在自己的住宅里腾出了两三间带家具的房屋，打算租给由可靠的人介绍的房客，兼包伙食和家务照料。我相信，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会接受我的推荐的。公爵，对于您来说，这是再宝贵不过了，因为，首先，您就不再孤单，可以说是置身于家庭氛围之中，依我看，您决不能初来乍到就在彼得堡这样的京城里独自居住。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母亲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他的妹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女士。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丈夫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退役将军，是我初进军界时的同事，不过，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跟他中断了交往，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仍然怀有某种敬意。公爵，我向您说明这一切，是让您明白：可以说，是我亲自介绍您去的，因而也就是替您做了保。房租很低，但愿您的薪俸很快就能够足以绰绰有余地应付这一切。当然，一个人总需要有点儿零花钱，哪怕只有不多一点儿也好，但是请不要见怪，公爵，我劝您最好还是免去一切零花，索性兜里不带钱。我是根据我对您的看法才这么说的。不过，现在由于您囊中羞涩，作为见面礼，请允许我先借给您二十五卢布吧。当然，我们以后再算账。如果您真像您在言谈话语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是一个真挚而诚恳的人的话，那么你我之间在这方面就不会出现什么麻烦。我这样关心您，是因为我对您抱有希望；这一点您以后就会知道的。您瞧，我对您十分坦率；加尼亚，把公爵安顿在你们家，你不会反对吧？”

“噢，恰恰相反！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加尼亚殷勤

而有礼貌地同意道。

“你们家好像还只有一间屋子租了出去，这人叫什么来着，费尔德……费尔……”

“费尔德先科。”

“嗯，对了；我不喜欢你们的这位费尔德先科：一个卑鄙的小丑。我不明白，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怎么那样纵容他？难道他果真是她的亲戚吗？”

“噢，不，纯粹是开玩笑！没有一点儿亲戚关系。”

“哼，让他见鬼去吧！喂，公爵，您觉得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谢谢您，将军，您对我实在太好了，何况我连提都没有提，您就安排得这么周到；我说这话并非出于自尊；我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栖身呢。的确，刚才罗戈任曾叫我到他那儿去住。”

“罗戈任？不行不行；我要像慈父那样，或者用您更爱听的说法，像朋友那样，奉劝您忘掉这位罗戈任先生。总之，我劝您跟您即将去的这一家处好关系，做到亲如一家。”

“承蒙您如此厚爱，”公爵开口道，“我倒有一事相求。我接到一个通知……”

“哦，请原谅，”将军打断了他的话，“可是现在我一点儿空也没有了。我这就去把有关您的事告诉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如果她愿意马上见您（我要竭力推荐您），那我建议您抓住机会，赢得好感，因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很可能对您大有用处，况且你们又是本家。要是她不愿意见您，也请您不要见怪，那就以后再说吧。你呢，加尼亚，先看看这些账，刚才我跟费多谢耶夫费了好大劲才算出来的。别忘了把这几笔账加进去……”

将军走了出去，公爵先后有三四次开口想要说的那件事始终未能说出。加尼亚点了一支香烟，并且也敬了公爵一支；公爵接过香烟，但是他不想打扰加尼亚办公，所以没有开口说话，于是开始仔细观察书房；然而加尼亚只是略微瞥了一眼将军要他过目的那张写满数字的纸。他心不在焉；当书房里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公爵发现，加尼亚的微笑、眼神和若有所思的表情变得更加沉重了。他突然走到公爵面前；这时，公爵又站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照片跟前，仔细端详着。

“公爵，您很喜欢这样的女人吧？”加尼亚以犀利的目光审视着公爵，突然问道。他似乎怀有某种特别的用意。

“多么奇妙的面孔啊！”公爵答道，“我相信，她的命运很不一般。脸色是欢快的，可是她遭遇过很大的痛苦，是不是？她的眼睛说明了这一点，还有这副颧骨，以及面颊上端、眼睛下面这两个点儿。这是一张高傲的脸，非常高傲，但不知道她是否善良？唉，要是善良就好啦！一切就有救啦！”

“您愿意娶这样的女人吗？”加尼亚继续问道，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我不能跟任何人结婚，我有病。”公爵说。

“罗戈任会娶她吗？您以为怎样？”

“那还用说，会娶的，我想，明天就会娶；不过，娶了以后，过一个星期兴许就会杀了她。”

公爵话音刚落，加尼亚猛地打了个寒战，公爵见状吓得几乎惊叫起来。

“您怎么啦？”公爵抓住他的手说。

“公爵大人！将军大人请您去见将军夫人。”一个仆人出现在门口，禀报道。于是公爵便跟那仆人走了出去。

第 四 章

叶潘钦家的三位千金个个都很健康，如同盛开的鲜花，高高的个儿，肩膀异常优美，胸脯丰满，手臂几乎像男人一般强健有力；当然，由于她们身强力壮，有时难免贪嘴，而且对此完全不想掩饰。对于她们如此公开地放纵食欲，她们的妈妈——将军夫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虽然屡加白眼，女儿们对于她的有些意见虽然表面上也表示尊重，而实际上这些意见在她们中间早已失去原先那种无可争议的权威，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三位小姐事事处处协调一致地联合行动往往占了上风，因而，将军夫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认为倒不如不去争辩，处处忍让为好。当然，人的性格不好改变，往往并不顺从理智的决定；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年比一年更加任性，更加焦躁，甚至变成了一个怪人。不过事情还好，她手下还有一个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丈夫，因而她一肚子无处发泄的怨气通常也就发泄到他头上了，事后家里又重新恢复了祥和的气氛，一切又都好得不能再好了。

其实，将军夫人自己也并没有丧失食欲，通常在十二点半，跟女儿们一道享用几乎和午餐不相上下的丰盛的早餐。在此之前，十点整，小姐们刚刚醒来，每人就在床上先喝一杯咖

啡。她们喜欢这样，于是就相因成习，成了一条规矩。十二点半，在靠近妈妈房间的小餐室里开饭；假如时间允许，将军本人有时也来享用这顿温馨的家庭早餐。除了茶、咖啡、干酪、蜂蜜、黄油、将军夫人爱吃的一种特制的油炸馅饼以及肉饼等等之外，甚至还有浓浓的热的肉汤或鸡汤。在我们故事开始的那天上午，全家人都聚集在餐室里等候将军，他答应十二点半以前来用餐。哪怕他耽搁一分钟，也会马上派下人去催请；可是他准时来了。他走到夫人跟前，向她问好，吻了吻她的手，这一回，他发现她的脸上有一种十分异样的表情。虽然他在头天晚上就预感到，根据某种“传闻”（照他本人惯用的说法）今天准会出事，因此昨天临睡前，他就心神不宁，而现在不免有些胆怯。女儿们过来同他亲吻；这时，她们虽然并没有生他的气，可是她们的神态似乎也有点儿异样。的确，由于某些情况，将军变得过于多疑；但是由于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做事老到的父亲和丈夫，因而及时采取了自己的对策。

如果我们在这儿暂时打住，回过头来做一些说明，直接而准确地讲清在这部小说开始时我们看到的叶潘钦将军一家所处的各种关系和环境，也许我们还不至于对我们的故事的生动性造成多大损害。我们方才已经说过，将军本人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然而如同他自我表白的那样，他是个“自学成才者”），但他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丈夫和做事老到的父亲。比方说，他采取了一套办法，并不催促自己的女儿们出嫁，也就是说，“不惹她们心烦”，不以父母对她们幸福的过分操心而引起她们的不安，而那些家有待字闺中的女儿的最聪明的人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自然而然地急于给女儿们找个婆家。在他的诱导下，就连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也赞许他的这套做法；虽然总的说来，事情挺费劲，之所以费劲，是因为这不合乎常

情；但将军的理由非常有力，而且每一条理由都以显而易见的事实为依据。既然让待字闺中的女儿们完全自己做主、自己决定，那么她们自然不得不自己动脑筋，到那时事情就好办了，因为这事出于她们自愿，也就不会太任性和过分挑剔了；做父母的只要比较警觉而又尽可能不动声色地加以注意，以免她们做出某种奇怪的选择或者出现不自然的偏差，然后抓住适当的时机，一鼓作气，全力相助，并施加自己的全部影响，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最后，别的不说，单单就他们的财产和社会地位正在按几何级数一年年增加而言，时间拖得越长，待字闺中的女儿们的身价就越高。

可是，在所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又出现了一个事实：长女亚历山德拉突然而且几乎完全出人意料地（这种事从来如此）过了二十五岁。几乎与此同时，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这位结交权贵又十分富有的上流社会人物，再次表露了他想成亲的夙愿。他约有五十五岁，气质高雅，趣味超然脱俗。他想结一门好亲；他是一位品位极高的审美行家。由于他从某个时候起就和叶潘钦将军成了莫逆之交，由于他们都参加某些金融事业，这交情就更深了，因而他才向将军吐露了自己的心曲，就是说，征求友好的忠告和教导：探询他有没有可能跟将军的某个女儿结婚？于是叶潘钦将军平静而美满的家庭生活便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时期。

前边已经说过，小妹阿格拉娅是家中无可争议的大美人。然而，就连托茨基这样极端自私的人也明白，不能做此非分之想，因为阿格拉娅这块天鹅肉他是吃不到的。也许是一种多少有点盲目的爱和一种过分热烈的姐妹之情把事情夸大了，两位姐姐早已极其真诚地认定，阿格拉娅的命运非同一般，她有可能达到人间天堂的理想境界。阿格拉娅未来的夫君必须各方面

都完美无缺，事业上青云直上，财富自不必说。两位姐姐心照不宣，暗自认定在必要时，为了阿格拉娅的利益，她们情愿做出牺牲：预定给阿格拉娅一份十分丰厚的、令人咋舌的嫁妆。父母知道两个大女儿达成的这一默契，因此当托茨基前来讨教的时候，几乎毫无疑问地认定：他们当中的一个想必不会拒绝满足他们的愿望，何况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绝不会在陪嫁问题上斤斤计较。将军对人生具有高超的见解，因此他本人对托茨基的求婚当即做出极高的评价。托茨基自己碍于某些特殊情况，暂且稳扎稳打，谨慎从事，仅做一般试探，所以做父母的也只能隐隐约约、旁敲侧击地把这事透露给两个大女儿。这两个女儿的回答虽然含糊其辞，但至少是令人宽慰的：大姐亚历山德拉大概不会拒绝。这姑娘虽然性格倔强，但是心地善良，明白事理，容易与人相处；她甚至会很乐意嫁给托茨基。要是她一旦答应了，她就决不会食言。她不尚浮夸，不仅不会惹是生非和兴风作浪，甚至会把生活安排得甜蜜而宁静。她虽然谈不上外表十分动人，但长相还是不错的。对于托茨基来说，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然而，此事依然处于试探阶段。托茨基和将军彼此友好地商定：暂且不要过早采取任何正式的、无可挽回的步骤；甚至做父母的至今也还没有跟女儿们把事情完全公开挑明；仿佛还开始出现了某种不谐和音：身为母亲的叶潘钦将军夫人，不知为什么逐渐变得不太满意了，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时出现了一种足以妨碍一切顺利进行的情况，发生了一件既微妙又麻烦的事，这件事会使整个事情无可挽回地化成泡影。

这个微妙而又麻烦的“事由”（如托茨基所说），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约莫在十八年前。在俄国中部某省，在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一个极其富有的领地近旁，住着一位家道中落、

极其贫困的小地主。此人以屡遭不幸、命途多舛而著名。他是一名退伍军官，出身望族，甚至在这点上比托茨基还略胜一筹。他名叫菲利普·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拉什科夫。他债台高筑，财产都抵押出去了。他几乎像农民一样拼死拼活，苦苦挣扎，惨淡经营，终于勉勉强强地置起了一份小小的产业。只要稍有起色，他就兴奋不已。有一次，他就是在精神振奋、满怀希望的情况下，动身到小县城去，在那里盘桓数日，打算会一会自己最主要的债主之一，如果可能的话，就把事情彻底谈妥。在他进城的第三天，他那个小村庄的村长骑马赶来。村长的面颊一侧被火烧伤了，胡子也被烧焦了。他禀告说，头天正午时分“领地失火”，而且“太太也被烧死了，孩子们幸免于难”。对于“命运女神把他揍得鼻青脸肿”，巴拉什科夫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也禁不住这场飞来横祸；他疯了，过了一个月就害热病死了。被烧毁的庄园，连同沦为乞丐的农奴，统统变卖出去抵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慈悲为怀，把巴拉什科夫的两个小女孩，一个六岁，一个七岁，收留了下来，加以抚养和教育。于是她俩便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管家的孩子们一起受教育。这管家是个退职小官吏，家里人口很多，而且是个德国人。不久，只剩下一个女孩儿纳斯佳[1]，她的那个小妹妹得百日咳死了；托茨基当时住在国外，很快就把两个女孩的事全忘了。过了五年，有一次，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路过那里，想顺便去看看自己的庄园；他忽然在他乡下的宅子里，在那个德国人家中发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孩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她活泼可爱，聪明伶俐，长大后一定美貌非凡；在这方面，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是一个行家，他的判断

① 纳斯塔西娅的小名。

通常是万无一失的。这一回，他在庄园里虽然只待了几天，但是却做好了安排；在小女孩的教育问题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请来一位可敬的、上了岁数的家庭女教师，她对培养少女、让她们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很有经验，是个瑞士人，很有学问，除了教授法语外，还教她其他各门学科。她在乡间宅院里住了下来，从此，小纳斯塔西娅便开始接受非常广泛的教育。整整过了四年，这教育便大功告成，家庭女教师离去，纳斯佳也被一位太太接走。这位太太是位女地主，她的庄园跟托茨基先生的庄园毗邻，不过那是在另一个很远的省份。她是受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嘱托来领纳斯佳的。在这座不大的庄园里，也有一幢不大的、刚刚建成的木头房子；这房子布置得特别雅致，而且这个小村庄仿佛故意凑趣似的，叫做“快活村”。女地主把纳斯佳直接领到这座幽静的小屋里，由于她自己是个没儿没女的寡妇，住得又不远，离这小木屋只有一俄里，因此便搬来和纳斯佳同住。纳斯佳身边出现了一位年迈的女管家和一个年轻的、有经验的女仆。屋内备有各种乐器、一套精美的少女丛书、油画、版画、铅笔、画笔、颜料、一只模样怪可爱的哈巴狗；过了两周，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亲自光临了……从那时起，他不知怎的特别爱上了自己的这个偏僻的草原小村庄，每年夏季都要来这里，一住就是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约莫四年光景，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既富有情趣，又十分优雅。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初冬，在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夏天到快活村小憩（这次他只住了两周）之后的四个月左右，忽然风闻，或者不如说，有个流言不知怎么传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耳朵里，说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要在彼得堡娶一位既美丽又富有的名媛为妻——总之，他要攀一门很有

名望的美亲。后来才知道，这个流言并不是在所有细节上都是准确的：当时，这门亲事还只是在拟议中，一切尚未定局，但是，从那时起，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命运中，毕竟还是发生了极其重大的转折。她突然表现出异常的果断，而且显露出完全出人意料的性格。她没有多加考虑，就离开那座乡村小屋，只身一人突然出现在彼得堡，直接去找托茨基。托茨基大吃一惊，可是他刚要开口说话就发现，必须完全改变说话的节奏、腔调，改变迄今为止一直运用得如此成熟的妙趣横生的、文雅的话题以及说话的逻辑，——凡此种种都必须改变！坐在他面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女人了，与他在此之前所认识的、7月份在快活村刚刚撇下的那个女人完全判若两人了。

首先他发现，这个新女人知道和明白的事情异乎寻常地多，——多得使他感到十分吃惊，她究竟能从哪儿学到这些知识呢？她究竟能从哪儿获得这些精确的概念呢？（难道是从她那套少女丛书中学到的？）不仅如此，她对法律也很熟悉，虽然谈不上事事通晓，至少对于世上某些事情的发展趋势还是有所了解的；其次，她的性格完全变了，跟从前大不一样：从前那种腼腆的、像女学生般捉摸不定的神态（有时由于生性活泼、天真而显得迷人，有时却忧郁、沉思、惊讶、多疑、爱哭和不安），如今已无影无踪了。

满不是那么回事了：她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和出人意料的女人。她在托茨基面前哈哈大笑，用极其尖刻的语言讽刺他、挖苦他，公然向他表示，除去深深的、令人作呕的蔑视以外，她在自己心里对他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别的感情；这种蔑视在她初次感到吃惊之后就立即产生了。这个新女人声称，哪怕他现在马上就随便同什么女人结婚，她也毫不在乎；她所以前来阻挠这门婚事，不是出于愤恨加以阻挠，只不过是因为她想这么

干，因而也必须这么干，——“哪怕只是痛痛快快地把你嘲笑一番也是好的，因为现在终于也想笑一笑了。”

至少她是这么说的；也许她还没有把心里想的全部说出来。然而，在面目全新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面纵情大笑，一面陈述这一切的当儿，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却在暗暗合计这件事，尽可能理一理自己那些有点纷乱的思绪。这番思考花了不少时间；他反复斟酌，直到最后做出决断，几乎用了两周时间；两周之后，他做出了决定。问题在于，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当时已经五十上下，又是一个极有名望和性格已经定型的人。他在上流社会和社会各界早已为自己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他钟爱和珍惜自己、自身的安宁和舒适，胜过爱惜世上的一切；一个极其体面的人就应该这样。他用毕生精力建立起来的、并且看起来如此美好的一切，决不容许遭到丝毫的破坏，发生丝毫的动摇。而另一方面，托茨基由于经验丰富和老于世故，因而很快就正确无误地认识到，眼下他所要对付的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女人；这个人不仅仅口头威胁一下就算了，而且一定会说到做到，主要是，她在任何障碍面前决不会止步不前，何况她对世上的一切都满不在乎，毫不珍惜，因而甚至都无法引诱她。显然，这里还有别的成分，有一种精神上和心灵上的骚乱，——这类似某种浪漫主义的愤懑，可是天知道她恨的是谁，为什么恨；也类似某种无法满足、失去分寸的轻蔑感，总之，是一种在上流社会看来极端可笑而又绝不容许的感情，对任何一个正派人来说，遇上这种事，无异于遭到上帝的惩罚。不言而喻，凭着托茨基的财富和关系，完全可以当机立断，略施小计，做点完全无伤大雅的事以摆脱麻烦。从另一方面讲，显而易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本人几乎完全没有能力做出有害于他的事情，比方说，哪怕在法律意义上对他有

所损害；她甚至都不可能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因为随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制服。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有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像常人在类似情况下那样行事而不太越轨时才有可能。但是，托茨基准确的眼光在这件事情上也起了作用：他猜得出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自己也十分清楚，她在法律上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在她的心里却有着完全另一种打算，她那炯炯发光的眼睛就表明了这一点。既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爱惜任何东西，而且最不爱惜她自己（需要有非凡的聪明和洞察力，才能在这时看出她早已不再珍惜她自己了，才能使他这样一个怀疑派和上流社会的无耻之徒相信这种感情的严重性），她就有可能无可挽回地和不顾体面地毁掉她自己，哪怕去西伯利亚服苦役也在所不惜，只要能够把她深恶痛绝的那个人羞辱一番就成。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从不掩饰他做事谨小慎微，或者不如说他非常保守。如果他知道，比方说，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有人要杀死他，或者发生诸如此类有伤体面的、荒唐可笑的和不愉快的事，他当然是会害怕的；不过，他害怕的并不是他会被杀害，会受伤流血或者会当众被人啐一脸唾沫等等，而是害怕这种事以这样乖戾矫情的方式出现，会使他难堪。要知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虽然没有明说，但却透露过这个意思。他知道，她对他一目了然，把他看透了，因而也就知道用什么手段来打击他。由于婚事的确还仅仅是一种设想，因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只得委曲求全，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让步。

还有一个情况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难以想象，这个新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容貌上和从前简直判若两人。从前，她只不过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可现在……托茨基久久不能原谅自己，他看了四年，居然没有把她看清楚。的确，双方在

内心里都在发生急剧的转折，这也有很大关系。不过，他回忆起以前也有过一些短暂的瞬间，例如在他瞅着她那双眼睛的时候，也闪现过一些奇怪的念头：似乎预感到在这双眼睛里，含有一种深邃而神秘的忧郁。这眼神在看人的时候，就好像给人猜哑谜似的。近两年来，他时常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脸色的变化感到惊讶：她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可是说也奇怪，这反而使她显得更加美丽了。跟所有那些一生惯于寻花问柳的绅士一样，托茨基当初根本就不把这个轻易到手的没有生命的灵魂放在眼里，可是近来他却有点怀疑自己的看法了。早在去年春天，他就拿定主意，不管怎样，要尽快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嫁出去，让她带着丰厚的嫁妆，体面地嫁给一位在另一个省里供职的、正派的、通情达理的先生。（啊，如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多么可怕而又凶狠地嘲笑这件事啊！）可如今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却有了一个令他神往的新主意，他甚至认为可以重新利用这个女人。他决定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到彼得堡来居住，让她过上奢华优裕的生活。这样做，有得也有失：可以在一定的圈子里利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炫耀一番，甚至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是十分看重他在这方面的名声的。

彼得堡的生活已经过去了五年，不用说，在这段时间里许多事情已经明朗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处境很难令人感到宽慰；最糟糕的是，他有过一次怯懦以后，就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他害怕——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怕什么，——反正他就是怕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有一段时间，那是在起初的两年，他开始怀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自己有意同他结婚，只是由于太爱面子而没有开口，执意要等他来求婚。这种奢望令人奇怪；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紧锁双眉，陷入沉思。可是

使他大为吃惊而且略感不快（人心向来如此！）的是，他根据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忽然确信，即使他提出求婚，她也不会接受。他很长时间都迷惑不解。他认为这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受过凌辱而又富于幻想的女人”的自尊心已经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以致她宁愿用拒绝来表示自己的轻蔑，也不肯从此一劳永逸地确定自己的地位，从而获得不易得到的荣华富贵。最糟糕的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很大程度上占了上风。她不受金钱引诱，哪怕数目很大也不能使她动心；她虽然接受了为她安排的舒适的生活条件，但是她过得十分俭朴，五年来几乎一点积蓄也没有。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为了砸碎捆在自己身上的锁链，曾经不惜冒险，采取了十分狡猾的手段：借助于别人巧妙的帮助，用各种最理想的诱惑物，企图悄悄地、手段高明地引她上钩；然而那些理想的化身，诸如公爵、骠骑兵、使馆秘书、诗人、小说家，甚至社会主义者等等，居然没有一个能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动心；她心如铁石，已经完全心灰意冷了。她大部分时间离群索居，读书，甚至还学习，也喜欢音乐。她很少与人交往：她结交的只是几个既贫穷又可笑的小官吏的妻子，她还结识了两个女演员和几个老太婆；她很喜欢一位可敬的子女众多的教师的家庭，这家人也很喜欢她，乐意接待她。晚上常来找她的熟人，最多也不过五六个。托茨基常常准时前来。最近，叶潘钦将军经过一番周折，也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结识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官吏，竟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认识了她。这人叫费尔德先科，是个很没有礼貌和厚颜无耻的小丑，总装出快活的样子，还爱喝酒。她还结识了一个年轻而古怪的人，姓普季岑，他为人谦虚，办事认真，讲究衣着，出身贫寒，而今却成了一个高利贷者。最后跟她认识的就是那位加夫里拉·阿尔

达利翁诺维奇了……结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博得了一种奇怪的名声：大家都承认她很美，但仅此而已；谁也无法吹嘘自己受到她的青睐，谁也没法说占了她什么便宜。这样的名声，她的教养，优雅的风度，机智风趣的谈吐，所有这一切都促使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正是在这当儿，叶潘钦将军本人开始那样起劲地、异常积极地参与了这件事。

托茨基在十分恳切地请求将军，要将军就能否娶他的一个女儿为妻一事给予友善的忠告时，当即以最高尚的方式向将军做了最彻底而坦率的自供。他表示已下定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获得自由；即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亲口对他许诺，今后丝毫不再打扰他，他也放心不下；他认为空口无凭，需要有最可靠的保证。他们谈妥之后，决定共同行动。决定首先采取最温和的手段，试图触动一下她那所谓“高尚的心弦”。两人一同去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托茨基开门见山，先从自己处境的尴尬和狼狈谈起；他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他坦率地说，他对自己最初的所作所为谈不上后悔，因为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好色之徒，无法控制自己，但是现在他想结婚，而这门十分体面和门当户对的婚事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她；总之，他寄希望于她那颗高尚的心，希望她能大发慈悲。接着，叶潘钦将军又以父辈的口吻开始劝说，说得合情合理，不伤感情，仅仅提到他完全承认，她有权决定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命运，并且巧妙地表现出一副谦恭的态度，说他的一个女儿的命运，也许还有另外两个女儿的命运，也都在她的掌握之中。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问道：“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这时托茨基又像从前一样，用坦率的口吻开门见山地向她承认：早在五年前他就胆战心惊，直到如今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除非纳斯塔

西娅·菲利波芙娜自己嫁了人。他随即又补充道，他提出的这个请求，就他个人而言，当然十分荒唐，但是从另一面看，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十分清楚地看到，而且确确实实地了解到，有一位出身于颇受尊敬的名门望族的年轻人，就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熟识并且时常接待的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他早就十分热烈地爱上了她，只要有希望获得她的垂青，他一定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半生命。由于友情，再加上年轻人的纯洁心灵，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早就对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亲口表白过，这个年轻人的恩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早已知道这事。最后，要是他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没有弄错的话，那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本人也早已察觉这位年轻人的爱慕之心，他甚至觉得，她对这种爱还是宽容的。当然，开口谈起这件事，他比任何人都难以启齿。但是，假如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愿意承认，他托茨基除了自私自利和打算安排自己的命运之外，总还对她怀有良好的愿望，那么她就该明白，他瞧着她孤身独处，早就感到奇怪，甚至心里很难受。这种孤独只不过是一种迷迷茫茫的忧郁和对建立新的生活完全失去信心的表现；其实，只要有了爱情和家庭，她的生活就会重新变得很美好，从而获得新的目标。要是照这样孤独下来，只能断送才能，甚至是出色的才能；这是对自己的忧郁孤芳自赏，总之，这甚至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它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清醒的理智和崇高的心灵是很不相称的。接着，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这件事他比任何人都更难于启齿，最后他说，他不能放弃这样一个希望：假如他真心实意地想保障她未来的生活，并向她提供一笔七万五千卢布巨款，也许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会用蔑视来回答他吧。在解释中他又加了一句，反正他已经在遗嘱中指定把这笔款子遗赠给

她了；总之，这根本不是什么补偿……最后，他说，他想以某种方式来减轻自己良心的不安，怎么就不能允许他身上也有这么一点符合人性的愿望存在，怎么就不能原谅呢，等等，等等。全是人们通常在类似情况下就此类话题常说的那些套话。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说了很久，也很动听，而且还顺便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这七万五千卢布是他方才第一次说出口的，连眼下在座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以前也不知道；总之，无人知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回答使两位朋友大为惊讶。

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从前的嘲笑，从前的敌意和仇恨，也没有像过去那样纵声狂笑（托茨基一想起她的这种狂笑，至今仍不寒而栗），恰恰相反，她似乎对于自己终于能够跟什么人开诚布公地、友好地谈话而感到高兴。她承认，她自己早就想听到善意的忠告了，只是由于自尊心作怪，难以启齿，可是现在坚冰已被打破，这就再好不过了。她先是面带苦笑，随后便欢快地大笑起来，她承认，过去那种急风暴雨式的发作是决不会再有了；她早已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虽然她的心并没有变，但是对于既成事实毕竟还是要多多宽容；木已成舟，覆水难收，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所以她对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直到现在还那样胆战心惊，甚至感到奇怪。说到这里，她朝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转过身去，极其尊敬地声称，关于他的几位千金的许多事情，她早已有所耳闻，早就习惯于对她们怀着深深的、真挚的敬意。如果她能为她们做点有益的事，单是这个想法本身，就使她似乎很幸福，很自豪。的确，她现在心情沉重，感到烦闷，十分烦闷；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猜到了她的幻想；她希望即便谈不上爱情，也能在家庭生活里获得新生，树立新的目标。至于谈到加夫里

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她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也许当真在爱她；不过，如果他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值得信赖，她认为她自己也会爱上他的；然而，即使他真心实意，毕竟还太年轻，所以她也很难遽下决心。不过，她最喜欢的是，他工作，劳动，独自一人维持全家的生活。她听说，他颇有毅力，而且还有自尊心，他想飞黄腾达，想出人头地。她还听说，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母亲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伊沃尔金娜是一位出色的、令人敬佩的女人；他的妹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是一位出类拔萃、性格刚强的姑娘，关于这位姑娘，她从普季岑那里听到了许多传闻。她听说，她们母女俩勇敢地承受着自己的不幸；她很想跟她们认识认识，但是她们是否乐意接受她为家庭成员——倒还是个问题。总之，她丝毫没有说这桩婚事不可能成功，但是这事还得仔细斟酌；她希望不要催她。至于那七万五千卢布，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大可不必这样难于启齿。她懂得这笔钱的价值，当然会接受下来。她感谢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如此细心周到，不但没有向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提及此事，甚至也没有向将军透露过。然而，为什么不可以让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预先知道这件事呢？她就是带着这笔钱嫁进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她无论如何都不想为任何事情请求任何人宽恕，而且希望大家都了解这一点。在她还没有确信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和他的一家人对她不暗怀任何成见之前，她是不会嫁给他的。无论如何，她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最好让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知道，这五年来她在彼得堡是按照什么原则生活的，她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到底有什么关系，是否积攒了许多财产。最后，如果她现在接受这笔钱，那决不能看做是她出卖处女贞操的代价，因为她在这方面并没有错，

而只能把它看做是对于被摧残的命运的补偿。

她在讲述这一切讲到最后时，甚至情绪激昂，非常气愤(不过，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使叶潘钦将军感到十分满意，认为这事已经了结。但是托茨基这只惊弓之鸟，直到这时也还不敢完全相信，老是担心花丛下面是否隐藏着毒蛇。[①] 然而，谈判总算开始了；两位朋友所要的全部手腕的立足点，就是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能够对加尼亚倾心，这一点开始逐渐变得明朗而肯定，甚至连托茨基有时也开始相信成功有望了。与此同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和加尼亚进行了一次倾心的交谈，她话说得很少，仿佛说多了她的贞洁会受到损害似的。不过她同意而且接受了他的爱，但是她坚决表示，她不愿因此而受到任何约束；在举行婚礼之前（如果能够成婚的话），她要保留说“不”的权利，直到最后一刻；她也给予加尼亚完全同等的权利。不久，加尼亚通过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确切地了解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十分详细地知道他全家对这桩婚事以及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本人持不赞成态度(这是在家庭争吵中暴露出来的)；她本人并没有向他提及此事，尽管他每天都在等待着她开口。其实，围绕这次说合和谈判所发生的种种故事和情况，要说起来，还是大有可说的，不过我们已经离题太远了，何况某些情况还是极不肯定的传闻。例如，托茨基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跟叶潘钦家的女儿们发生了某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对外人严守秘密的往来，——这是一个完全不可信的谣传。然而，他对另一个传闻却不能不信，而且它像噩梦一般使他害怕得要命：他听说，而且深信不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似乎非常清楚，

① 典出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 3 幕，第 8 场。

加尼亚只是为了钱才娶她的，加尼亚的心很黑、很贪，喜怒无常而又妒忌成性，而且死要面子，简直到了极其荒唐的程度；加尼亚以前的确曾经热衷于赢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芳心，但是，及至两位朋友为了自身的利益，企图利用双方都已萌发的这种热情，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出卖给他做合法的妻子，从而收买他时，他就像恨自己做的噩梦一样恨她了。在他心中，爱和恨似乎很奇怪地交织在一起，尽管他经过痛苦的犹豫不定之后终于同意娶这个“坏女人”为妻，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定要狠狠地报复她，他本人似乎也这么说过，以后再“给她苦头吃”。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似乎对此已有察觉，并且私下里有所准备。托茨基老是心惊肉跳，甚至都不敢再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叶潘钦；作为一个懦弱的人，有时候他也会重新振作精神，很快地恢复勇气。例如，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终于向两位朋友许诺，在她生日那天的晚上将宣布她的最后决定的时候，他就精神大振。然而，有关极可敬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本人的一个流言，虽然极其离奇而又荒唐，说来可叹，居然变得越来越真实可信了。

乍一看，这一切似乎纯粹是无稽之谈。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年高德劭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聪明过人，深谙世故，有着如此等等的优点，居然也迷上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虽说不过似乎如此，但是看来迷得很深，以至于这种怪癖行为几乎与情欲相类似。在这种情况下他能指望什么呢，叫人难以想象；也许，他指望加尼亚本人助他一臂之力。至少，托茨基有这种怀疑，怀疑在将军与加尼亚之间存在着某种几乎是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不过，众所周知，一个沉湎于情欲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会变成十足的瞎子，到毫无希望的地方去寻找希望。不仅如此，即便他过去绝顶聪明，也会失去理智，

也会像不懂事的孩子那样干傻事。听说，将军已备好了一份用自己的名义送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生日礼物——一串价格昂贵的上好的珍珠，虽然他明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个不贪财的女人，但他对这一馈赠仍很上心。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生日的前一天，他就像害了寒热病似的，尽管他百般掩饰自己。叶潘钦将军夫人听到的正是关于这串珍珠的事。诚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很久以前已经开始感觉到丈夫作风轻浮，甚至对此多少有些习惯了；不过这件事却不能轻易放过：她非常关心有关珍珠的谣言。将军预先就探听到了这一情况；头天晚上就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他预感到免不了要做一番颇费唇舌的解释，心里直打鼓。在我们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那天上午，他之所以很不愿意过去同家人共进早餐，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还在公爵到来之前，他就决定借口有事，避免露面。对于将军来说，所谓避免，有时干脆就意味着溜之大吉。他希望平平安安挨过这一天，主要是挨过今晚，不要惹出什么麻烦来。恰巧这时，公爵突然到来。“简直像是上帝打发来似的！”将军进去见他夫人时暗自寻思。

第五章

将军夫人一向很看重自己的家世。当她突如其来、毫无思想准备地听说，这个本族中最后一位公爵梅什金（关于他已略有所闻）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白痴，跟乞丐差不多，穷得要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时她的心情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将军要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效果，这可以骤然引起夫人的兴趣，从而转移她的全部注意力。

在遇到非常情况的时候，将军夫人通常总是把身体略向后仰，眼睛瞪得圆圆的，呆呆地望着前方，一句话也不说。她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年龄和丈夫不相上下，深色的头发夹杂有不少白发，但依然很浓密，鼻子隆起，略带钩状，体形清瘦，面色发黄，两颊深陷，薄薄的嘴唇勾出一张瘪嘴。她的前额虽高，但是很窄；那双灰色的、相当大的眼睛，有时会流露出某种使人意想不到的神态。她曾经有个弱点：相信自己的秋波特别迷人；这一信念在她心中一直没有消除。

“接见？您说接见他，现在，立刻？”将军夫人竭力瞪大眼睛，瞪着在她面前手忙脚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噢，这事可用不着任何客套，只要你，我亲爱的，愿意见他就行，”将军急忙解释道，“他完全是个孩子，甚至怪可怜

的；他常常会发一种什么病；他刚从瑞士回来，刚下火车，穿得挺怪，有点像德国人的打扮，而且真的是身无分文；差点儿没哭出来。我送给他二十五卢布，我想在我们的写字间给他谋个抄抄写写的差事。Mesdames[①]，我请你们款待他一下，因为他似乎是饿了……”

“您这话叫我吃惊，”将军夫人用原先那种神态接着说道，“他又饿，又爱发病！发什么病？”

“噢，他这病并不常犯，何况他几乎还是个孩子，而且挺有教养。Mesdames，”他又转身对女儿们说，“我想请你们考考他，了解一下他到底能干什么，这样总好些。”

“考——考？”将军夫人拉长语调说，极其惊讶地再次瞪起眼睛，把目光从女儿们转向丈夫，又从丈夫转向女儿们。

“唉，我亲爱的，你别把这看得太重了……不过，随你便吧；我的意思是对他客气点儿，让他成为我们家的朋友，因为这也算做了件好事嘛。”

“让他成为我们家的朋友？从瑞士来的朋友？!”

“这跟瑞士不相干；不过，我再说一遍，随你便。我这么说，第一，是因为他和你同宗，也许还是亲戚；第二，他连个安身之地也没有。我甚至认为你或多或少会感兴趣，因为他毕竟跟咱们是同宗嘛。”

“还用说吗，maman，[②] 既然跟他不必客套，干吗不见呢？何况，他远道而来，一定饿了，又没有别的去处，为什么不可以让他饱饱地吃一顿呢？”大女儿亚历山德拉说。

“再说，他完全是个孩子，还可以跟他捉迷藏玩呢。”

---

① 法文：女士们。
② 法文：妈妈。

“捉迷藏？怎么个捉法？”

“哎呀，maman，请您别再装模作样啦。”阿格拉娅懊恼地打断了她的话。

二女儿阿杰莱达爱笑，憋不住劲儿，哈哈大笑起来。

“Papa①，您去叫他吧，maman同意了。”阿格拉娅断然说道。将军摇铃，吩咐仆人去请公爵。

“不过，有个条件，他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在他脖子上围上餐巾，”将军夫人坚持道，“把费奥多尔叫来，要不就让玛夫拉……在他吃饭的时候站在他背后，看着他点儿。他在犯病的时候至少是安静的吧？不会手脚乱动吧？”

“恰恰相反，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非常文雅。只是有时太老实了点儿……瞧，他来了！来，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族中最后一位公爵梅什金，与夫人同宗，也许还是亲戚，请你们好好招待他。马上就要开饭了，公爵，请赏光……对不起，我已经耽搁了，我得赶紧走……”

“我们知道您忙着上哪儿去。”将军夫人板着面孔说。

“我得赶紧走，赶紧走，我亲爱的，我耽搁了！Mesdames，把你们的纪念册拿给他，让他在上面给你们题几个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简直少有！是天才；他在我那儿写了几个古体字：‘帕夫努季修道院长亲书’……好，再见。”

“帕夫努季？修道院长？等一下，等一下，您上哪儿？帕夫努季又是怎么回事？”将军夫人气急败坏地、几乎是惊慌不安地对溜走的丈夫喊道。

“是的，是的，我亲爱的，古时候有这么一位修道院长……我要上伯爵那儿去，他等我很久了，要紧的是他亲自约

---

① 法文：爸爸。

见……公爵，再见！”

将军快步离去。

“我知道他要上哪位伯爵那儿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厉声说道，接着，气呼呼地把目光转移到公爵身上，“刚才说什么来着？”她厌恶而又烦闷地回想着，同时开口说道，“说什么来着？哦，对了：嗯，说的是哪个修道院长？”

“Maman，”亚历山德拉刚要开口，阿格拉娅甚至跺了跺脚。

“别打岔，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将军夫人一字一顿地对她说，“我也想知道嘛。您坐到这儿来，公爵，就坐在这把圈椅上，坐在我对面，不对，坐这儿；请您稍微朝有阳光的地方，朝有亮光的地方挪一挪，好让我瞧得见您。请问，是哪个修道院长？”

“帕夫努季修道院长。”公爵殷勤地、庄重地回答道。

“帕夫努季？这挺有意思，嗯，他是怎么回事？”

将军夫人发问时显得很不耐烦，说话快而急躁，同时目不转睛地瞧着公爵；而当公爵回答的时候，她又随着对方的每一句话频频点头。

“帕夫努季修道院长是14世纪的人物，”公爵开口道，“他在伏尔加河畔，在我们现在的科斯特罗马省主持过一座小修道院。他圣洁而高尚，因此颇为世人所称道。他时常去金帐汗国[1]，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当时的事务，并且在一份文件上签过字，我曾经见过这一签名的摹本。我很欣赏这种字体，于是就学会了。刚才将军想看看我的书法，以便帮我找个差事，我就

① 又称钦察汗国，由成吉思汗之子拔都建立，首都设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拉巴图（旧译旧萨莱或萨莱）。

用各种不同的字体写了几个句子，其中‘帕夫努季修道院长亲书’一句是仿照帕夫努季修道院长本人的字体写成的。将军看了挺喜欢，所以他方才提起了这事。”

“阿格拉娅，”将军夫人说，“记住：帕夫努季，最好写下来，不然的话，我老忘。不过，我原以为会比这更有趣一些。那么，这签名在哪儿呢？”

“好像还留在将军书房的桌子上。”

“马上叫人给我拿来。”

“要是您愿意，我不妨给您重写一遍。”

“当然可以，maman，”亚历山德拉说，“可是现在最好还是先吃早饭，我们都饿了。”

“倒也是，”将军夫人决定道，“咱们走吧，公爵，您很想吃点儿东西吧？”

“是的，我现在很想吃点儿东西，十分感谢。”

“您很有礼貌，这非常好。我看得出来，您一点儿也不像别人介绍的那样……古怪。咱们走吧。您就坐这儿，坐在我对面。”大家走进餐室以后，她就张罗起来，让公爵坐下，“我想瞧瞧您。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你们来招待公爵。他全然不是那么一个……病人，对不对？大概连餐巾也用不着……公爵，您吃饭的时候要围餐巾吗？”

“早先，在我七岁左右的时候，似乎围过餐巾，不过现在，我吃饭时通常把餐巾放在膝盖上。”

“应该这样。您还常犯病吗？”

“犯病？”公爵有点诧异，“我现在很少犯病。不过，也难说；听人家说，这里的气候对我不大合适。”

“他说得挺好嘛，”将军夫人对女儿们说，同时继续随着公爵的每一句话频频点头，“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么说来，

全是些废话和胡说八道；瞎说惯了。公爵，您一边吃一边说：您在哪儿出生的？在哪儿长大的？我全想知道，您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公爵道了谢，一面津津有味地吃着，一面把当天上午不止一次地说过的故事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将军夫人越来越满意了。姑娘们也相当注意地听着。他们叙起宗亲来；原来公爵对自己的家谱相当熟悉；但是不管怎么生拉硬扯，他和将军夫人之间还是拉不上任何亲戚关系。他俩的祖辈还算得上是远亲。这类话题虽然很枯燥，但将军夫人却挺感兴趣，尽管她非常乐意谈论自己的家世，然而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会，她显得十分激动，不由得从桌旁站了起来。

“一起到我们的花厅去吧，”她说，“让他们把咖啡也送到那儿去。我们有这么一间公用的屋子，”她领公爵出去时对他说，“其实不过是我的一间小客厅，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聚会，各干各的事：亚历山德拉，就是这一位，我的长女，不是弹钢琴，就是读书，或者做针线活；阿杰莱达画风景画和肖像画（可是没有一幅画完过），只有阿格拉娅闲待着，什么事都不干。我也没心思干活：什么事也做不成。好，我们到了。公爵，请坐这边，靠近壁炉，再讲点什么。我想知道您是怎样讲的。我要了解得十分确切，等下次见到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那个老太婆的时候，我要把您的事原原本本地讲给她听。我要让他们大家都对您产生兴趣。好了，您说吧。”

“Maman，就这样叫人家说多奇怪呀，”阿杰莱达说。这时她刚整理好自己的画架，拿起画笔和调色板，着手从一张版画上临摹早就开始画的风景画。亚历山德拉和阿格拉娅一起坐在一张小沙发上，抱着胳膊，准备听这场谈话；公爵发现，大家从四面八方都全神贯注地望着他。

“要是有人叫我这么讲，我是什么也讲不出来的。”阿格拉娅说。

“为什么？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怎么就讲不出来呢？他也长着舌头。我想知道他的口才究竟怎么样。讲吧，随便讲点什么。讲一讲您在瑞士喜欢什么，谈谈您最初的印象。你们瞧，他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一开口准很精彩。”

“印象挺深……”公爵开口道。

“你们瞧，”沉不住气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转身对女儿们说，“这不是开始了。”

“Maman，您至少也得让人家把话说下去呀，”亚历山德拉阻止她道，“这位公爵也许是个大骗子，根本不是白痴。”她向阿格拉娅悄声说道。

“准是这样，我早就看出来了，”阿格拉娅答道，“他装腔作势，真可恶。他这样做想捞到什么好处吧？”

“最初的印象挺深，”公爵又说了一遍，“人家带我离开俄国，路过一座座德国城市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望着，我记得，当时我什么也没问。这是在我的病经过多次剧烈而痛苦的发作之后。当我的病情加剧，连续发作几次之后，我总要陷入彻底麻木的状态，记忆力完全丧失，脑子虽然还能活动，但是思维的逻辑脉络好像被扯断了似的。我没法把两三个以上的想法条理清晰地联系起来。我是这么觉得的。可是在发作平息之后，我又变得强健如故。就像现在这样。我记得：我心中的忧伤简直无法忍受；我甚至想哭；我老是感到迷惑和不安。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我很清楚。陌生的环境使我感到压抑。我记得，我从这种阴郁

中完全清醒过来是在一天晚上，在进入瑞士到了巴塞尔[①]的时候，当时城里集市上的一声驴叫把我惊醒了。这头驴使我吃了一惊，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它，随着这声驴叫，我头脑里的一切便豁然开朗了。”

“驴叫？这倒奇怪了，”将军夫人说，“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中间有人还会爱上驴呢，”姑娘们笑了起来，她愠怒地瞪了她们一眼，“神话里就有这种事。[②]说下去，公爵。”

“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喜欢驴。我心中对它甚至很有好感。我开始向别人询问有关驴的情况，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驴，而且我立刻相信，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动物，能干活，有气力，能吃苦耐劳，价钱又便宜；通过这头驴，我忽然对整个瑞士都有了好感，先前的忧郁竟一扫而光。”

“这一切都很稀奇，不过关于驴的事可以略而不谈；咱们换个话题吧。阿格拉娅，你怎么老笑？还有你，阿杰莱达，笑什么？关于驴的事，公爵谈得很好嘛。他亲眼见过驴，而你见过什么？你没有到过国外吧？”

“我见过驴，maman。”阿杰莱达说。

“我还听过驴叫呢。”阿格拉娅接茬说道。姐妹仨又笑开了。公爵也跟着她们一起笑。

“你们这样很不像样，”将军夫人责备道，“您得原谅她们，公爵，其实她们心地不坏。我跟她们老是斗嘴，但我还是爱她

① 瑞士北部城市，位于莱茵河畔。

② 这里大概说的是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的《变形记》（一称《金驴记》），小说取材于希腊民间传说，描写一个希腊青年误服魔药，由人变驴，历尽艰辛，经历了不少坎坷，最后经埃及女神伊西斯营救，复为人形。

们。她们举止轻浮，头脑简单，疯疯癫癫。”

“为什么呢？”公爵笑道，“我要是她们，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不过，我还是赞成驴：驴是善良而有用的人。①”

“那您善良吗，公爵，我这样问是出于好奇。”将军夫人问道。

大家又笑起来。

“这该死的驴又冒了出来；我可没有想到驴！”将军夫人喊道，“请相信我，公爵，我并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指桑骂槐的意思？我相信，毫无疑问！”

公爵仍不停地笑着。

“您在笑，这太好了。我看，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将军夫人说。

“有时候也不善良。”公爵回答。

“我可是善良的，”将军夫人突然插进来说，“不妨对您说，我一向为人善良，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因为一个人不应该总是善良。我常常发脾气，对她们，尤其是常常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发脾气；然而糟糕的是：我在发脾气的时候反而最善良。刚才您来以前，我正在发火，故意装作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没法明白的样子。我常常这样，像个孩子似的。阿格拉娅给我上了一课；谢谢你，阿格拉娅。不过，这一切全是胡扯。我还没有像表面看去那么笨，也不像女儿们想把我形容的那样糊涂。我个性强，也不大怕难为情。不过，我说这话并无恶意。你过来，阿格拉娅，亲我一下，行了……亲热一下就够了，”

① 这是作者的自我模拟，他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的主人公莫兹格利亚科夫曾这样说过：“我要向您证明，连驴都能成为高尚的人！”

等阿格拉娅动情地吻了吻她的嘴唇和手以后，她说，“您接着说，公爵。也许您会想起比驴更有意思的故事来。”

“我又不明白了，怎么能让人家张口就来呢，”阿杰莱达又说，“换了我，肯定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可是公爵行，因为公爵非常聪明，比你至少聪明十倍，也许十二倍。但愿你以后能意识到这一点。公爵，您就向她们证明这一点吧；您接着说。驴的事的确可以先略而不谈。那么，除了驴，您在国外还见到过什么呢？”

“关于驴的事，还是说得挺聪明的，”亚历山德拉说，“公爵把他发病时的状况，把他怎样通过一次外力的推动而对周围一切产生好感的经过，讲得十分有趣。对于人们怎样会精神失常，后来又怎样康复，我从来很感兴趣。要是这是突如其来的，我尤其感兴趣。”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将军夫人立刻兴奋起来，“我看得出，你有时候也挺聪明；好了，别笑啦！您好像正说到瑞士的自然风光，公爵，接着说吧！”

“我们来到卢塞恩①，有人带我去游湖。我感到湖上景色很美，可这时我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公爵说。

“怎么回事？”亚历山德拉问。

“我也不清楚。每当我初次看到这样的自然风光，心里总是感到沉重和不安，既高兴，又不安；不过，这一切都还是病中的情形。”

“不，我倒挺想去看看，”阿杰莱达说，“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动身去国外。我已经有两年找不到画画的题材了：

---

① 瑞士中部城市，位于四森林州湖（卢塞恩湖）畔。

东方与南国，早被描绘……①

公爵，请您给我找点画画的题材吧。”

“我对绘画一窍不通。我还以为看一眼就能画呢。”

“可我就是不会看。”

“你们在打什么哑谜？我一点也不懂！”将军夫人打断他们的话说，“不会看？这话怎么讲？长着眼睛，就能看嘛。你要是在国内都不会看，到了国外也学不会。公爵，您最好谈谈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这就好了，”阿杰莱达添了一句，“要知道，公爵正是在国外学会怎么看的。”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在国外恢复了健康；我也不知道我学会了看没有。不过，我在那里几乎一直感到挺幸福。”

“幸福！您还会感到幸福？”阿格拉娅喊道，“那您怎么还说没有学会看呢？您还得教教我们呢。”

“请教教我们吧。”阿杰莱达笑道。

“我什么也教不了，”公爵也笑了，“在国外的时候，我差不多一直住在瑞士的一个乡村里；我很少出门，就是出门也不远；我能教你们什么呢？开头我只不过不感到那么寂寞罢了；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以后，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宝贵，日子越久，越觉得宝贵，于是我也就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我躺下睡觉时感到很满意，起床的时候就更加幸福了。至于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要说清楚相当困难。”

---

① 引自莱蒙托夫的《编辑、读者和作家》（1840），引文不全，也不大确切。

“于是，您就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吸引不了您啦？”亚历山德拉问。

“开头，在刚开始的时候，倒也吸引过我。我心里感到很烦躁。老在想我将来怎样生活呢；想去试试自己的命运，有些时候觉得特别烦躁。你们知道，这种时刻是有的，特别在孤独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处瀑布，并不大，像一条细长的线，几乎是垂直地从山上高高地倾泻下来的——白白的一条，响声不断，水花四溅；它从高处倾泻下来，看起来却显得很低，站在半俄里外，就好像离它只有五十步似的。每到夜晚，我总爱听它那喧哗声；就是在这种时刻，我时常感到十分烦躁，有时候在中午也有这样的情形，我爬上山去，一个人站在半山腰里，周围是一片古老、高大、苍劲油亮的松树；悬崖上有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堡，断壁残垣，一片废墟；我们的小村庄在很远的山下，看上去隐隐约约；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周围静极了。就在这时刻，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到某个地方去。我总觉得，如果一直往前走，不停地走，走过天地相接的那条线，整个谜底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能看到新的生活，比我们的生活丰富一千倍、热闹一千倍的生活；我老是幻想着一座像那不勒斯那样的大城市，城里到处是宫殿，人声嘈杂，车声隆隆，生活沸腾……是啊，我梦想的东西可多啦！可是后来我又觉得，就是在监狱里，也可以过一种很有意义的生活。①”

“最后这个值得赞赏的想法，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在《文选》里读到过了。”阿格拉娅说。

“这都是哲理，”阿杰莱达说，“您是一位哲学家，是来开导我们的吧。”

① 这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源出拜伦的《锡隆的囚徒》(1816)。

“您的话也许是对的，”公爵微微一笑，“我也许的确是个崇尚哲理的人，谁知道呢？我也许的确有开导的意思……也许是这样，真的，也许是的。”

“您的哲理跟叶夫兰皮娅·尼古拉芙娜一样，”阿格拉娅又接过话茬说道，“她是个小官吏的遗孀，常到我们家来，像一个女食客。她生活的唯一宗旨就是少花钱；过日子怎么节省就怎么过，说起话来总是斤斤计较几个戈比的事。可是请注意，她有的是钱，她是个骗子。就跟您说的很有意义的狱中生活一样，也许还跟您在乡村里度过的四年幸福生活一样，为了这种生活，您把您的那不勒斯城都出卖了，虽然只卖了几个戈比，觉得像是赚了一大笔钱似的。”

“关于狱中生活，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公爵说，“我听一个蹲过十二三年监狱的人讲过一个故事；这个人是我那位教授的一个病人，当时也在接受治疗。他的病常常发作，有时烦躁不安，痛哭流涕，有一回甚至企图自杀。请你们相信，他在狱中的生活是很苦闷的，但是，当然也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与他为伴的只有一只蜘蛛和长在窗下的一株小树……不过，我最好还是给你们谈谈我去年遇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吧。这里有个情况非常奇怪，——说实在的，奇怪就奇怪在这样的事十分罕见。有一次，这人跟别的几个人一起被押上断头台，当时对他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因犯政治罪，判处枪决。① 约莫二十分钟后，又宣读了赦免令，改判另一种刑罚；然而，在两次宣判之间的那二十分钟里，或者至少也有一刻钟吧，他深信不疑，再过几分钟他就会突然死去。我特别喜欢听他偶尔追述的当时他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实际上说的是 1849 年 12 月 22 日他和其他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在等候处决时的切身感受。

自己的感受，有好几次我还旧事重提向他打听详情细节。他对当时的一切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几分钟所经历的一切。断头台旁边站着一群人和士兵，在离断头台二十来步远的地方，埋了三根柱子，因为犯人有好几个。他们把第一批三名犯人带到柱子跟前，把他们捆上，给他们穿上死囚服（白色长袍），又把尖顶的白头罩拉下来，蒙住他们的眼睛，不让他们看见枪；随后，面对每根柱子站好一排士兵（由几名士兵组成）。我的朋友排在第八名，那就是说，他是第三批被拉到柱子跟前的。神父手持十字架挨个儿走过所有的犯人。事情很清楚，顶多只能再活五分钟。他说，他觉得这五分钟竟像是无穷无尽似的，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觉得他将在这五分钟内度过好几辈子，以至他现在大可不必去想那临终前的最后一刹那，因此他做了种种安排：他算好时间，用两分钟和伙伴们告别，用两分钟做最后一次自我反省，然后最后一次环视一下周围。他记得很清楚，他正好做完这三件事，而且时间也计算得分秒不差。他才二十七岁①，年轻力壮，却要死去；他记得，他跟伙伴们告别的时候，还向一个朋友提了一个很不相干的问题，甚至还对怎样回答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他跟伙伴们告别以后，他算计好的做自我反省的那两分钟也就到了；他早就知道他会想些什么。他总希望能够尽可能快和尽可能清楚地想象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现在还存在着，还活着，可是再过三分钟，他就要成为某种东西、某人或某物，——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又究竟在哪里呢？他想在这两分钟内把所有这一切弄个水落石出！不远处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圆顶在灿烂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 年被判死刑时才二十八岁，年龄与此相仿。

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记得，他紧紧地盯着那屋顶和屋顶反射出来的光芒。他无法让目光离开这光芒：他觉得那些光芒是他的新的本体，再过三分钟，他就将以某种方式和它们融为一体了……他对即将来临的新的状态茫然无知，感到嫌恶，这使他惊恐不安。但是他说，这时对他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想法：'要是不死该有多好哇！要是能够挽回生命，——那将是无穷无尽的岁月！而这一切都将属于我！那时候，我将把每分钟变成整整一个世纪，一点儿也不浪费，每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他说，这个想法终于变成愤怒，以致他宁愿快点把他枪毙掉算了。"

说到这儿，公爵突然沉默了。大家都在等他继续说下去，并且引出结论来。

"您说完了？"阿格拉娅问。

"什么？哦，说完了。"公爵从片刻的沉思中清醒过来，说道。

"您讲这个故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

"无非是……想起来了……随便说说……"

"您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亚历山德拉指出，"公爵，您准是想引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一个瞬间都不可等闲视之，有时候，五分钟比一座宝藏还珍贵。这一切都值得称道，不过请问，向您讲述这段痛苦经历的那位朋友……他的刑罚不是改判了吗，也就是说，已把这'无穷无尽的生命'送给了他。那么，他后来是怎么处理这笔财富的呢？是不是每分钟都'精打细算'着过呢？"

"噢，没有，他亲口告诉我，——这事我曾经问过他，——他根本没有这样生活，他浪费了许许多多光阴。"

"嗯，因此这对于您也是一个经验之谈。可见，的确不能

‘精打细算’着过日子。不管为什么，反正这样是没法过的。”

“是的，不管为什么，反正这样是没法过的，”公爵也跟着说，“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不过，总有点儿不信……”

“那么，您是不是认为，您会活得比谁都聪明些？”阿格拉娅问。

“是的，有时候我曾有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还这样想吗？”

“现在……还这样想，”公爵答道。他仍像先前那样，面带文静甚至有些羞怯的微笑，望着阿格拉娅；但是立刻又爽朗地笑了起来，并且快活地瞧了她一眼。

“您倒是挺谦虚的！”阿格拉娅几乎生气地说。

“不过，你们可真勇敢，瞧，你们还在笑；可我听了他所讲的这一切，却感到十分震惊，后来做梦都梦见它，我梦见的正是这五分钟……”

他用探究而严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他的这几位听众。

“你们不会由于某种缘故而生我的气吧？”他忽然问道，似乎有点忸怩不安，不过依旧直视着大家。

“那又为什么呀？”三位姑娘都惊讶地喊道。

“就因为我好像一直在说教……”

大家都笑了。

“如果你们生气了，就请你们息怒，”他说，“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生活经历比谁都少，我对生活的了解也比别人差。也许，有时候，我说话很怪……”

他显得很不好意思。

“既然您说您过去很幸福，可见您的生活经历并不比别人少，而是比别人多；您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表示歉意呢？”阿格拉娅板着面孔揪住不放说，“请您不必为了向我们说教而感

到不安，您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凭着您这种清净无为的思想，满可以坐享一百年清福。不管让您看死刑，还是让您看一个小指头，您都能从这两件事上得出同样值得称道的想法，还能感到心满意足。可以这样过一辈子嘛。”

“我不明白，你干吗这样凶，”将军夫人接着说，她早在观察这两人说话时的脸色了，“我也弄不清你们在谈什么。什么小指头？胡扯些什么？公爵讲得挺好，只是有点儿伤感。你干吗要扫人家的兴呢？刚开始时他有说有笑，可现在完全蔫了。”

“没什么，maman。公爵，可惜您没有看见过执行死刑，要不，我倒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看见过执行死刑。”公爵答道。

“您见过？”阿格拉娅喊了起来，“其实我应该猜到！这就齐了。既然您见过，怎么能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呢？嗯，我这话说得不对吗？”

“难道你们那村子里也处决犯人？”阿杰莱达问。

“我是在里昂看见的，我是跟施奈德到那里去的，是他带我去的。刚到就赶上了。”

“怎么样？您看得津津有味？深受教育？获益匪浅？”阿格拉娅问。

“我根本没有看得津津有味，事后我还得了一场小病，不过说实在的，当时我都看呆了，连眼珠也不转一下。”

“要是我，我也会眼珠不转一下的。”阿格拉娅说。

“那里很不喜欢女人去看，后来连报纸上都谈论过那些去看的女人。”

“这么说，既然他们认为这不是女人的事，那就以此表明（因而也就是辩白）这是男人的事。对他们有这种逻辑，我谨表示祝贺。您当然也是这种看法喽？”

“请您谈谈执行死刑的情况吧。”阿杰莱达插嘴道。

“我现在很不愿意谈……”公爵显得有些为难，几乎皱起了眉头。

“您好像舍不得讲给我们听似的。”阿格拉娅刺了他一句。

“不，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这次执行死刑的情况了。”

“给谁讲过？”

“给你们的听差，当时我在等候……”

“哪个听差？”从四面传来问话。

“就是坐在前室里的那个，头发花白，红红的脸；我当时坐在前室里等着谒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这倒是怪事。”将军夫人道。

“公爵是民主派，”阿格拉娅抢白道，“既然您能讲给阿列克谢听，那就不能拒绝讲喽。”

“我一定要听。”阿杰莱达再次请求。

“刚才，”公爵对她说，又有点儿兴奋起来（他似乎兴奋得很快，而且很轻易），“在您向我要绘画题材的时候，我倒的确有个想法，想提供您一个题材：画一个被处决的人在断头刀落下前一分钟的脸，当时他还站在断头台上，还没有躺到刀下的木板上去。”

“脸怎么画呢？单画脸？”阿杰莱达问，“这题材够怪的，这算什么画呢？”

“不知道，怎么就不行呢？”公爵激动地坚持道，“前不久我在巴塞尔就看见过这样一幅画[①]。我很想给你们讲讲……不

① 1867 年 8 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到过瑞士的巴塞尔。这里他指的想必是巴塞尔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德国画家汉斯·弗里斯（1450—1520）的画《施洗约翰被斩首》，这幅画描绘的是在剑已举起的一刹那约翰的面部表情。

过，以后有机会再讲吧……这幅画使我……”

“关于巴塞尔的那幅画，您以后一定要讲，”阿杰莱达说，“现在您先给我讲解一下您叫我画的这幅行刑图吧。您能把您想象中的意境告诉我吗？这脸怎么画呢？只画脸？这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就在临死前那一分钟，”公爵谈兴正浓，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显然霎时忘却了其余的一切。“就在他登上扶梯，刚刚走上断头台的那一刹那。当时他冲我这边看了一眼；我瞧了瞧他的脸，就全明白了……不过，这又怎么讲得清楚呢！我非常、非常希望您或别人把这一情景画出来！最好是您画！我当时就想，这幅画将是有益的。您要知道，在作画之前，必须将以前发生的种种情况都想象到，一切，一切都想象到。他蹲在监狱里，估计离行刑的日子至少还有一周；他指望还需履行一般的手续，指望判决书还要送到什么地方去审批，一周后才能批下来。可是突然由于某种原因，手续简化了。早晨五点，他还在睡梦中。那是在10月底；五点钟，天还很冷、很黑。典狱长带着一名看守悄悄地走了进来，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欠起身来，用胳膊肘支起上身，——看见了灯光便问：‘怎么回事？’‘九点后处决。’他起初由于睡意尚未全消，还不相信，开始争辩说，判决书一周后才能批下来；可是当他完全清醒过来以后，便停止了争辩，沉默下来（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后来他说：‘这样突然，毕竟叫人受不了……’接着又是沉默，什么都不想再说了。以后的三四个钟头，都用在人所共知的那些事情上：见神父，吃早餐；早餐时，还给了他葡萄酒、咖啡和牛肉（这岂不是一种讽刺吗？你想，这是多么残酷啊！可是从另一方面讲，那些天真的人这样做却是出于真心，相信这是一种仁爱精神）；然后就是梳洗打扮（你们可知道，

犯人梳洗打扮是怎么回事吗)；最后押上囚车去游街，送上断头台……我想，他在被押着游街的时候依然觉得还可以永远活下去。我觉得，他一路上大概在想：‘时间还长着呢，还有三条街可活呢；走完这条街，还有另一条街，然后还剩下右边有家面包店的那条街……离面包店还远着哩!’周围人山人海，叫喊声和喧闹声响成一片，成千上万张脸，成千上万双眼睛，——这一切都必须忍受，而主要的是必须忍受这样一个念头：‘瞧这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要杀头，而我却要被处决!’嗯，这一切只不过是开场。有一把小梯子通往断头台；他在小梯子前突然哭了起来；而他是个身强力壮、胆大包天的大汉；据说，他是个作恶多端的恶棍。一路上，神父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和他坐在同一辆囚车上，一路上对他说个不停，——可他未必听得进，即使开头听上两句，到了第三句也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准是这样。终于，他开始登上梯子；他的双腿被捆绑着，只能小步移动。看来，神父是个聪明人，他不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让他亲吻十字架。在梯子下面他的面孔就很苍白，登上梯子，站到断头台上，他的脸刷地一下竟变得像纸一样惨白，完全像一张书写用的白纸。大概，他的腿发软，并且麻木了，他还有些恶心，喉咙里好像堵着什么东西似的，一阵阵发痒。当你们感到害怕的时候，或者在惊恐万状的时刻，当神智还十分清醒、但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呢？我觉得，比如说，在必死无疑、房子在向你们身上塌下来的时候，会特别想坐下来，闭上眼睛等着，——听天由命！……就在这个时候，在罪犯的软弱性刚一露头的时候，神父连忙以敏捷的动作，默默地把十字架送到他的嘴唇边，——这是一个小小的、银质的、有四个尖端的十字架，——接着就频频向他伸过去。十字架一碰到他的嘴唇，他

就睁开眼睛，又能振作几秒钟，腿脚也能挪动了。他贪婪地吻着十字架，急切地吻着，好像生怕匆忙间忘记带走什么备用的东西似的，但是，要说这时他心中有什么宗教意识的话，倒也未必。就这样直到躺在木板上……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最后几秒钟，竟很少有人昏倒！相反，这时脑子特别灵活，想必活动得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像一台运转中的机器；我想象，这时各种各样的念头都会涌上他的心头，杂乱无章，有头无尾，或许还是可笑的和毫不相干的：'瞧这人在东张西望，他脑门上长着颗疣子；瞧刽子手衣服下面的一枚纽扣都生锈了'……这时候他反而很清醒，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有这么一个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他也不会昏厥，一切都围绕着它，围绕着这个点运行和旋转。请想一想，就这样一直到最后四分之一秒钟，那时候他的脑袋已经横放在断头墩上，等待着，而且……他知道，会猛然听到头上的铁索刺溜一声向下滑落的声音！这准能听见！要是我躺在那儿，我一定会特意去听，而且准听得见！也许，那只有一刹那的十分之一，然而，准能听见！请想象一下，直到如今还有人在争论：当人头落地后，就在这一秒钟，它也许知道它已落地，——这真是想入非非！要是有五秒钟，那又会怎样呢！……您画断头台的时候，要把小梯子的最后一级画近一点儿，让观众只能清楚地看见这一级；犯人已经踏上这级梯子：脑袋，面孔像纸一样白，神父把十字架伸过去，犯人贪婪地伸出发青的嘴唇，望着，——他全知道。十字架和脑袋——就是这么一幅画。神父、刽子手和两名助手的脸，还有向上仰视的几个脑袋和几双眼睛，——可以把这一切画成背景，色调要模糊些，作为点缀……就画这样一幅画。”

公爵沉默下来，望了望大家。

“这当然不同于寂静主义①。”亚历山德拉自言自语地说。

“那么，现在请您谈谈您是怎样坠入爱河的。”阿杰莱达说。

公爵诧异地瞧了瞧她。

“您听我说，”阿杰莱达似乎有点着急地说道，“您还欠我们一段关于巴塞尔那幅画的故事哩，可现在我想听听您是怎样坠入爱河的；不要抵赖，您肯定恋爱过。何况，只要您一开口讲故事，那股讲大道理的味儿就没有了。”

“您讲完故事，马上就为您所讲的故事感到害羞，”阿格拉娅突然指出，“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样说话，真浑。”将军夫人断然指出，并且生气地望着阿格拉娅。

“不聪明。”亚历山德拉附和道。

“公爵，您别信她的话，”将军夫人对公爵说，“她这是存心气您；其实，她所受的教育完全不是那么愚蠢；她们这样烦您，您可别介意。她们准是有什么鬼心思，但是她们已经爱上您了。我看她们的脸就知道。”

“我看她们的脸也知道。”公爵特意加重语气地说。

“这话怎讲?”阿杰莱达好奇地问。

“您从我们脸上发现了什么?”其他两位姑娘也兴致勃勃地问道。

然而公爵却沉默不语，而且神情严肃；大家都在等着他回答。

---

① 一种宗教学说，其宗旨是：消极地服从上帝意旨是自己的理想，并要求对于自己的“灵魂得救”与否毫不介意。17 世纪出现于天主教内部，曾受到各级教会组织的谴责。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他低声而又严肃地说。

“您存心想吊我们的胃口，”阿格拉娅喊道，“瞧他那副得意样儿！”

“那好吧，”阿杰莱达又急忙说，“您既然是一位相面的能手，那您肯定恋爱过；可见，我猜对了。您就说说吧。”

“我没恋爱过，”公爵依然低声而严肃地答道，“我……得到过另一种幸福。”

“什么样的，怎么个幸福法？”

“好吧，我就讲给你们听听。”公爵说着，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第六章

“你们现在，”公爵开口道，“都那么好奇地望着我，要是我不满足你们的好奇心，你们大概会生气的。不，我是在开玩笑。”他急忙含笑地找补了一句，“那里……那里全是孩子，我在那里总跟孩子们在一起，也只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都是那个村子里的孩子，有一大帮，都在学校里读书。我并不教他们读书；噢，不，学校里有一位老师教他们，他叫儒尔·蒂伯；我也算教过他们吧，可是我多半只是和他们待在一起，整整四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我什么都对他们讲，什么事都不隐瞒。他们的父亲和亲属全都生我的气，因为到后来，孩子们都离不开我了，老围着我转，到最后连那位小学老师也成了我的死对头。我在那里树敌很多，全都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就连施奈德也责备我。他们究竟怕什么呢？对孩子有什么不能说的，什么都可以说。我老是感到惊讶，大人对孩子怎么这样缺乏了解，甚至父母都不大了解自己的孩子。对孩子什么也不该隐瞒，不该以他们年纪小、知道这些为时尚早做借口。以此做借口的想法是多么可悲和不幸啊！其实孩子们自己也清楚地觉察到，做父亲的认为他们年纪太小，什么都不懂，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懂。大人们不知道，即使遇到最困难的

事情，孩子们也能提出很有价值的意见。噢，上帝！当一只美丽的小鸟信任而又幸福地望着您的时候，您要是欺骗这只小鸟，该是多么可耻啊！我之所以管他们叫小鸟，是因为世上再也没有比小鸟更好的了。不过，村里的人生我的气，多半是因为一件事……至于蒂伯，他纯粹是由于忌妒我；起初，他总是摇头，感到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们在我身边什么都懂，而到了他那儿就几乎什么都不明白了；后来我对他说，咱们俩教不会他们任何东西，他们反而能教会我们许多事情，于是他开始取笑我。既然他自己也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他怎么能忌妒我，诽谤我呢？跟孩子们在一起能够医治心灵……在那里施奈德的诊疗所里有一个病人，一个非常不幸的人。这是可怕的不幸，恐怕未必有比这更大的不幸了。他是被送到这里来治疗神经错乱的；依我看，他并不是神经错乱，他只是非常痛苦罢了，——这就是他的全部病根。如果你们知道我们这些孩子最后对他起了什么作用，那就好啦……不过，关于这个病人的事，我还是以后再告诉你们吧；我现在先谈谈这些事是怎么引起的。起先，孩子们并不喜欢我；我是那么大，又老那么笨手笨脚；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再说，我又是个外国人。最初，孩子们老是取笑我，后来瞧见我吻玛丽，甚至朝我扔石子。我总共才吻过她一回……不，你们别笑，”公爵急忙阻止他的女听众的嘲笑，“这跟爱情毫无关系。假如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你们自己也会像我一样十分可怜她的。她是我们村里的人，她母亲是个老太婆。她们那座小屋破烂不堪，有两扇窗户，经村长许可，隔出了一扇窗户；允许老太婆从这个窗口出售丝带、针线、烟丝、肥皂；这些东西都不值几个钱，她就靠这维持生活。她有病，两腿浮肿，所以老是坐在一个地方。玛丽是她女儿，二十来岁，身体瘦弱；她早就得了

肺痨，但她还总是到各家去打零工，干重活——擦地板、洗衣服、扫院子、打扫牲口棚。一个过路的法国推销员诱奸了她，把她拐走了，可是一周以后竟把她一个人扔在半道上，自己悄悄地溜走了。她一路要饭，回到家来，满身泥污，衣衫褴褛，鞋也破烂不堪；她足足步行了一周，晚上睡在旷野，得了重伤风，腿脚伤痕累累，双手浮肿，全是裂纹；其实，她本来就长得不漂亮，只有那双眼睛长得文静、善良而又天真无邪。她平常沉默寡言。有一回，那还是以前的事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忽然唱起歌来；我记得，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不由得笑道：'玛丽唱歌了！这是怎么回事呀？玛丽唱歌了！'她羞得无地自容，从此再也不唱了。那时候，大家还对她很好，可是自从她生了病、受尽折磨回来，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同情她了！他们在这方面是多么残酷啊！他们对这种事的观念是多么难以理解啊！母亲第一个用怨恨和轻蔑的态度对待她：'你现在可把我的老脸丢尽了。'她第一个让玛丽任人羞辱。村里人听说玛丽回来了，纷纷跑来看她，几乎全村人都跑进了老太婆的小木屋：老人、小孩、小媳妇、大姑娘，都争先恐后地来看热闹。玛丽躺在老太婆脚边的地板上，又累又饿，衣衫褴褛，伤心痛哭。当大家全都跑来的时候，她用披散的头发遮住自己的脸，脸朝下趴在地板上。大家围着她看，像看一个坏蛋似的。老人们斥责她，辱骂她，年轻人甚至耻笑她，女人们骂她，责备她，像看一只毒蜘蛛似的鄙夷地看着她。母亲任凭大家羞辱，自己坐在那里，连连点头表示赞许。那时候母亲病得很重，几乎快要死了；两个月以后，她果然死了；虽然她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可是直到她咽气都不肯跟女儿和好，连一句话都不肯跟她说，把她撵到过道屋里去睡，甚至几乎不让她吃饭。母亲需要时常把两只病脚泡在温水里；玛丽每天给她洗脚，服侍她；

母亲不声不响地接受女儿的照料，可是没有对她说一句亲热的话；玛丽只好百般忍耐。后来，在我认识她以后，发现她自己也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罪有应得，认为自己卑鄙下贱。当母亲卧床不起的时候，按照当地的风俗，村里的老太婆都轮流来照看她。那时玛丽吃饭的事就根本没人管了；村里的人都撵她走，甚至没有人再像先前那样给她活干。人人都唾弃她，男人们简直都不再把她当做女人，老是冲她说些非常难听的脏话。有时候，不过很少有这样的时候，星期天酒鬼们喝醉了酒，为了取乐，扔给她几枚铜子儿，就这样直接扔到地上。玛丽默默地一个个捡起来。当时她已经开始咯血了。到后来，她的破衣衫完全成了碎布片，因此她也就不好意思在村里露面了；她自从回来以后就一直光着脚；就在这时候，特别是孩子们，成群结伙地（约有四十多个小学生）戏弄她，甚至往她身上扔泥巴。她恳求牧人让她去放牛，可是牧人把她赶走了。于是她只好跟着牛群整天离家在外。由于她给牧人帮了不少忙，牧人看在眼里，也就不再撵她走了，有时还把自己午餐剩下的干酪和面包之类的东西送给她。他认为这样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玛丽的母亲死后，牧师居然厚颜无耻地在教堂里当众羞辱玛丽。玛丽还像先前那样，衣衫褴褛，站在棺材后面痛哭。许多人都跑来看她怎么哭，怎么给母亲送葬；当时，这位牧师（他还是个年轻人，他的全部抱负就是做一个大传教士）指着玛丽对大家说：‘你们瞧，就是她把这位可敬的女人活活害死的（这说得不对，因为她母亲已经病了两年），现在她就站在你们面前，不敢抬头看你们，因为上帝正在伸手指责她呢；瞧，她光着脚，衣衫褴褛，——这就是那些道德败坏者的下场！她是什么人？她就是死者的女儿！’诸如此类的话讲了一大堆。你们想想，这种卑劣的做法居然得到了他们几乎所有人的欢迎。可是……就在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孩子们出来打抱不平了，因为这时候孩子们已经全都站在我这一边，开始爱玛丽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想为玛丽做点什么；她很需要有人周济她，可是在那儿我身上从来没有一文钱。我有一枚小小的钻石别针，我把它卖给了一个收旧货的商贩；这商贩走村串巷，买卖旧衣服。他给了我八个瑞士法郎，其实那别针足足值四十个瑞士法郎。我老想找个机会跟玛丽单独见上一面；后来，我们终于在村外的篱笆旁，在一条进山小道的大树后面相遇了。我立刻把这八个法郎给了她，叫她收好，别弄丢了，因为我再也没有钱了；然后我吻了她一下，并且说，希望她不要以为我有什么坏心眼，我吻她不是因为我爱上了她，而是因为我非常可怜她；从一开始我就丝毫不认为她有罪，只认为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我当时很想安慰她一番，让她相信，她不应该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但她似乎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这点我立刻就看出来了，虽然她几乎始终默默地站在我的面前，低下了眼睛，无限羞愧。我说完以后，她吻了吻我的手，我也马上抓起她的手，想吻一下，可是她急忙把手缩了回去。就在这当儿，忽然有一大群孩子偷偷地瞧见了我们。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早就在窥探我的行踪了。他们开始吹口哨，拍巴掌，起哄；玛丽撒腿就跑。我本想说话，可是他们开始朝我扔石子。当天，大家都知道了，全村人都知道了；一切责骂又落到了玛丽的头上：大家更不喜欢她了。我甚至听说，有人打算判她有罪，惩罚她，可是，谢天谢地，终于不了了之了。可是孩子们却对她不依不饶，戏弄她，闹得比从前更凶了，朝她身上扔烂泥；他们追她，她就逃跑；她的肺很弱，一跑就喘不上气来，而孩子们却跟在她的后面喊叫、辱骂。有一次，我甚至冲上去跟他们打架。后来我开始对他们讲道理，只要可能，天天都讲。他们虽

然还在骂骂咧咧，但有时候也停下来听。我告诉他们，玛丽是多么不幸；他们很快就不再骂她了，开始默默地走开。我们渐渐攀谈起来，我什么也不瞒他们，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听着，很快就可怜起玛丽来了。有的孩子遇见玛丽，开始亲切地跟她打招呼，按照那里的风俗，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相遇，总要互相鞠躬，说声：'您好。'我想象得出，玛丽该有多么惊讶呀。有一回，两个女孩弄到了一点儿食物，拿去送给她，回来还告诉了我。她们说，玛丽当时哭了，她们现在非常喜欢她。很快，所有的孩子也都开始喜欢她了，与此同时，也忽然喜欢起我来了。他们开始常常来找我，老是要我给他们讲故事；我觉得我讲得挺好，因为他们很爱听我讲故事。以后我无论是学习还是读书，都是为了事后好讲给他们听；就这样我足足给他们讲了三年故事。后来，所有大人都责怪我，连施奈德也责怪我，说我为什么对孩子们说话像跟大人说话一样，什么也不隐瞒；我回答他们说，对孩子们撒谎是可耻的，无论你对他们怎么隐瞒，他们也会全都知道的，大概会听到一些下流的东西，而从我的嘴里他们是听不到这种下流话的。每个人只要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的情景就不言自明了。他们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吻玛丽是在她母亲去世以前两个星期；当那位牧师布道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全都站到我这一边来了。我立刻把牧师的行为告诉了他们，并且作了说明；大家对他都很气愤，有几个孩子甚至用石头砸碎了他家的玻璃窗。我阻止了他们，因为这样做不好；但是村里的人立刻全都知道了，马上开始责怪我，说我把孩子们教坏了。后来大家得知，孩子们都爱玛丽，就非常害怕；但是玛丽却感到很幸福。村里的人甚至不许孩子们跟玛丽见面，可是他们却偷偷地跑到她放牛的地方去

找她，那地方相当远，离村子约有半俄里①；他们给她带去糖果、甜食，有些孩子跑去只是为了拥抱她，亲吻她，对她说一声：‘Je vous aime，Marie！’② ——然后就撒腿往回跑。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使玛丽几乎乐得发狂；她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这种事，她又害羞又高兴。主要是，那些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们，总想跑去告诉她，说我爱她，而且说我给他们讲了许多关于她的事。他们对她说，是我把一切告诉他们的，还说他们现在都爱她，可怜她，而且将永远这样。接着他们又跑到我这里来，一张张小脸上都流露出喜悦的神情，并且兴冲冲地告诉我，他们刚才去看玛丽了，她向我问好。每到傍晚，我都要去看瀑布；那里有块地方，周围长满白杨，从村里根本看不见；傍晚他们就跑到那里去找我，有些孩子甚至是偷偷地跑来的。我觉得，我对玛丽的爱，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莫大的快乐；在我住在那里的整个时期，唯独在这一点上我欺骗了他们。我没有对他们说明，我根本不爱玛丽，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对她产生爱情，我只是非常可怜她罢了；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他们更希望事情就像他们自己想象和认定的那样，因此我只好默认，并且装出一副似乎被他们猜到了的样子。这些幼小的心灵是多么温柔体贴啊！顺便说说，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好Léon③ 这么爱玛丽，而玛丽穿得这么破，连双鞋都没有，这太不像话了。你们想想，他们居然给她弄到了鞋、袜子、内衣，甚至还找来了一身连衣裙；他们究竟用什么巧妙的办法弄到这些东西的呢，我很纳闷；反正是他们大伙一起干的。当我

① 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千米。
② 法文：我爱您，玛丽。
③ 梅什金公爵的名字是列夫，法语叫 Léon（莱昂）。

盘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开心地笑着，女孩子们还拍着小手，吻我。我有时也悄悄地跑去看玛丽。她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连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她不能再帮牧人干活了，但每天早晨仍旧跟着牛群出去。她坐在一边；在那里，一座几乎直上直下的陡峭的悬崖旁有一个突出部；那里有一个隐蔽的角落，谁也看不见，她就坐在那里的一块石头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几乎一动不动，从大清早直到牛群离去时为止。由于肺痨缠身，她变得很虚弱，所以越来越多的时间都闭着眼睛，把头靠在岩壁上坐着，打着盹，吃力地喘着气。她的脸瘦得像骷髅，前额和鬓角冒着虚汗。每次我遇到她，总是这样。我去那里，也只待一会儿，不愿让人家看见我。我刚一露面，玛丽就立刻哆嗦起来，睁开眼睛，扑上前来吻我的双手。我已经不再把手缩回来了，因为吻我的手对于她是一种幸福；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她一直在哆嗦和哭泣；的确，有好几次，她打算开口说点什么，可是她的话很难听懂。她时常像疯子一样，极度兴奋和激动。有时候，孩子们跟我一起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站在不远的地方替我们放哨，以免有什么事或什么人打扰我们，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我们走后，玛丽又剩下一个人，仍旧一动不动，闭上眼睛，把头靠在岩壁上。她也许在做梦，梦见了什么。一天早晨，她已经不能出去找牛群了，只好待在自己空荡荡的家里。孩子们马上就知道了，当天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跑到她家里去探望她。她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床上。头两天只有孩子们轮流跑来照看她，后来村里人听说玛丽真的快要死了，老太婆们也从村里来到她家，坐在她床头，轮流看护她。村里人似乎开始可怜玛丽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阻止、责骂孩子们了。玛丽一直昏昏沉沉，由于咳得很厉害，睡得总不踏实。老太婆们把孩子们撵走，可是他们还是

跑到窗下，有时候只待一会儿，只是为了说一声：‘Bonjour，notre bonne Marie!’① 她只要一看见孩子们，或者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兴奋起来，也不顾老太婆们的劝阻，立刻挣扎着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向他们点头、道谢。他们仍然给她送糖果、甜食，可是她几乎什么都吃不下了。请你们相信，多亏这些孩子，她死得几乎很幸福；多亏这些孩子，她忘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仿佛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宽恕，因为她至死都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孩子们像小鸟一样在她窗前拍打着翅膀，敲着窗户，每天早晨朝她呼唤：‘Nous t’aimons，Marie。’②她很快就死了。我原以为她会活得更长些。在她去世的头天晚上，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去看她，她好像认出了我，我最后一次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多么枯瘦憔悴呀！第二天早晨，忽然有人来告诉我，说玛丽死了。这时候，孩子们拦也拦不住了：他们把她的棺材整个儿用鲜花装饰起来，还给她头上戴上花冠。牧师在教堂里已不再羞辱死者，可是参加葬礼的人却很少，只有几个人出于好奇才顺便进来看看。到了抬棺材的时候，孩子们一拥而上，抢着要抬。因为他们自己抬不动，只好在一旁帮忙，所有的孩子都跟着棺材跑，所有的孩子都在哭。打那以后，玛丽那座小小的坟头就经常有孩子前来祭扫：他们每年都用鲜花把坟头装饰一番，并在周围种上玫瑰；但是，安葬玛丽以后，全村人都因为孩子的缘故对我发动了进攻。主谋就是牧师和那个小学教师。他们严禁孩子们跟我见面，甚至叫施奈德进行监督。可是我们还是见面了，远远地打个手势，表示彼此的思念之情。他们常常给我捎来一张张小纸条。后来，

① 法文：你好，我们的好玛丽！
② 法文：我们爱你，玛丽。

这一切渐渐平息了，而且反倒更好了：通过这番围攻，我和孩子们甚至更接近了。最后一年，我甚至跟蒂伯和牧师也几乎和好了。而施奈德对我说了许多话，跟我争论，说我对孩子们采取了有害的‘方法’。其实我哪里有什么方法呢！末了，施奈德对我说出了他的一个十分奇怪的想法，——这已是在我即将离开那里之前的事了，——他对我说，他确信，我自己完全是个孩子，也就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只不过我的身材和面容长得像个大人罢了；至于在成熟程度、心灵和性格上，也许甚至在智力上，我都不是个成年人，哪怕我活到六十岁，也会是这样。我大笑不止：他这话当然不对，因为我怎么会是个小孩呢？不过有一点他是对的，我的确不喜欢和成年人、和大人在一起，——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我不喜欢，是因为我不善于跟他们交往。不管他们对我说什么，也不管他们对我多么好，不知道为什么，跟他们在一起，我总是感到不舒服；只要我能尽快离开他们，到同伴那里去，我就非常高兴；而我的同伴总是孩子们，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孩子，只不过是因为孩子们对我具有吸引力罢了。还在我刚刚在这个村庄住下来的时候，——也就是我时常到山里去独自闷闷不乐的那个时期，——每当我独自徘徊，有时，特别是在中午，正逢学校放学，就会遇到一大群孩子，他们吵吵嚷嚷，背着书包和拿着石板奔跑，边叫边笑边玩耍，我的整个心就一下子向他们飞去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每当我和他们相遇，我就产生一种非常强烈、非常幸福的感觉。我往往停下脚步，瞧着他们那些小小的、前后晃动的老在奔跑的小腿；瞧着在一起奔跑的男孩和女孩；瞧着他们笑，瞧着他们哭（因为从学校跑回家的这段路上，许多孩子已经打过架，哭过鼻子，又言归于好，还玩了一会儿了），我就幸福地笑起来；这时，我就把自

己的种种烦恼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在以后的整整三年内，我简直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烦恼呢，干吗要烦恼呢？我的整个心都扑到他们身上了。我从来没有打算离开这村子，我甚至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要回到这里来，回到俄国来。我觉得我将一直待在那里，可是我终于看到施奈德再也没法养活我了，恰好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看来这件事挺重要，就连施奈德都亲自催我动身，还替我给这里写了回信。我回来就是想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且找人商量商量。也许，我的命运将要彻底改变。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都无关紧要。主要的是，我的整个生活已经变了。我在那里留下了许多东西，留下的实在太多了。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我坐在车厢里，心想：‘现在我正向人们走去；我也许一无所知，但是新生活终于到来了。’我决心真诚而坚定地去完成我的事业。与人们相处我也许会感到无聊和难受。首先，我决定对所有的人都谦恭有礼和以诚相待；恐怕不会有人对我苛求。也许，在这里人们也会认为我是孩子，——那就随他们说去吧！不知为什么大家还认为我是白痴，我从前的确生过病，那时候也的确像白痴；而现在，既然我自己明白人家认为我是白痴，那我怎么会是白痴呢？我一边进门一边在想：‘人家认为我是白痴，其实我很聪明，只不过他们看不出来罢了……’我常常有这种想法。我在柏林的时候，收到孩子们从瑞士写来的几封短信，他们这么快就给我写信了，这时我才明白我是多么爱他们哪。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心里真难受！他们送我的时候是多么伤心哪！他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为我送行：‘Léon s'en va, Léon s'en va pour toujours!’[1]我们每晚照旧在瀑布旁聚会，总是谈我们将要分别的

[1] 法文：莱昂要走了，莱昂再也不回来了！

事。有时还和从前一样快活；只是在各自回家睡觉之前，他们才紧紧地、热烈地拥抱我，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有的孩子瞒着大家，偷偷跑到我这里来，只是为了能够单独地、而不是当着大家的面拥抱我，吻我。到了我动身上路的时候，所有的孩子成群结队地送我到火车站。火车站离我们村子约有一俄里。他们竭力忍住不掉眼泪，可是许多孩子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特别是女孩子。我们走得很急，生怕赶不上火车，可是总有孩子半道上突然从人群中向我冲过来，用小手拥抱我，吻我，使得一大群人只好停下来。我们虽然急着赶路，可是大家还是停了下来，等候他和我道别。当我坐进车厢，火车开动以后，他们齐声向我高呼：'乌拉！'他们久久地伫立在那里，直到火车完全开走为止。我也一直望着他们……请听我说，刚才我进来以后，看到你们可爱的面孔（我现在非常注意端详人们的脸），听到你们最初的谈话，我心里才感到好受些；这是从那之后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刚才我已经这么想，也许我这人真的是个幸运者，因为我知道，让人家一见面就喜欢上的人是不多见的，而我刚下火车，就见到了你们。我很清楚，人们通常羞于当众倾诉自己的感情，可我向你们倾诉了，跟你们在一起，我并不感到不好意思。我生性孤僻，今后也许很久都不会到府上来。但愿你们不要以为我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说这话并不是说我不敬重你们；你们也不要以为有什么事惹我生气了。你们问过我对你们相貌的看法，问我从你们的脸上看到了什么。我十分乐意向你们说说我的看法：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您满脸喜气，就你们三位的面相而言，您最招人喜欢。您除了长得很美以外，人家瞧着您还会说：'她有一张慈善的脸。'您平易近人，乐观开朗，但也善于很快洞察别人的心。这就是我对您的相貌的看法。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您的脸也很美，很可爱，

但是内心里也许有什么隐隐的忧伤；您的心地无疑是极其善良的，但是您并不愉快。您脸上有一种特殊的神情，就像收藏在德累斯顿的霍尔拜因画的那幅圣母像[1]。这就是我对您的面相的看法。我相得准吗？您自己都把我当做相面的了。现在谈谈您的面相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他忽然对将军夫人说道，“对于您的面相，我不仅仅是感觉，我简直深信不疑，您完完全全是个孩子，而且在各方面，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您都是孩子，尽管您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我这么说，您不会生我的气吧？您不是知道孩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吗？我刚才这样坦诚地向你们谈了对你们面相的看法，你们可别以为这是无心的；噢不，完全不是的！说不定我另有用意呢！”

---

① 指德国肖像画家小荷尔拜因（1497—1543）的作品《与市长梅耶尔一家在一起的圣母像》。德累斯顿所藏的是仿制品，原作藏达姆施塔特博物馆。

第七章

公爵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大家都高兴地望着他，连阿格拉娅也是这样，但特别高兴的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

“终于考完啦！”她叫起来，“怎么样，诸位好心的小姐，你们以为你们将像照顾穷人一样照顾他，可他几乎是赏脸才瞧上你们，而且还提出了附带条件，说他今后也只能偶尔来一两趟。而我们却成了傻瓜；不过我很高兴；最可笑的要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了。好哇，公爵，刚才他还让我们考考您哩。您关于我的面相所说的话一点不错：我是个孩子，这我也知道。我比您知道得还早呢；我的心思被您一语道破了，我认为您的性格跟我十分相似，简直像两滴水一样，我很高兴。只不过您是男人，我是女人，并且也没有去过瑞士；这就是全部差别。”

“别急，maman，”阿格拉娅喊道，“公爵说，他刚才的那番自白有着特殊的用意，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对，对。”另外两位姑娘也笑着说。

“你们别逗了，亲爱的小姐，兴许他比你们仨合在一起还鬼呢。你们瞧着吧。不过，公爵，关于阿格拉娅您怎么一句话也没说呢？阿格拉娅在等着，我也在等着。”

“眼下我什么都不能说。以后再说吧。”

“为什么？她似乎还引人注目吧？”

“噢对，很引人注目；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您是一位绝色美女。您长得那么美，简直叫人不敢仰视。”

“就这些？禀性呢？”将军夫人追问道。

“对于美是很难下评语的；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美是一个谜。①”

“这么说，您是给阿格拉娅出哑谜猜，”阿杰莱达说，“阿格拉娅，那你猜呀。她美不美，公爵，美不美？”

“美极了！”公爵着迷地瞧了阿格拉娅一眼，兴冲冲地答道，“几乎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样，虽然容貌完全不同！……”

母女们惊讶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跟——谁——一样？”将军夫人拉长了声调问道，“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样？您在哪儿见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哪一个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刚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了一张照片。”

“怎么，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拿来了照片？”

“是给他看看的。今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他就拿来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看。”

“我也要看！”将军夫人气势汹汹地喊道，“那张照片在哪儿？既然是送给他的，那就应该在他那儿，而他当然还在书房

① 作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其中米佳对阿廖沙说：“美不仅是可怕的，而且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东西。在这里，魔鬼跟上帝搏斗，战场就是人心。”

里。他每逢星期三都到这里来工作，四点钟以前是决不会走的。马上把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叫来！不，我并不是非见到他不可。劳您驾，公爵，亲爱的，请您到书房去走一趟，向他要那张照片，把它拿到这儿来。就说要看看。劳驾了。"

"人倒是不错，就是头脑太简单了点儿。"公爵出去后，阿杰莱达说。

"是啊，是有点太那个了，"亚历山德拉同意道，"因此甚至显得有点可笑。"

她们俩似乎都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全说出来。

"不过，他给我们相面，耍了一个巧计脱身了，"阿格拉娅说，"他把大家都恭维了一番，连 maman 也在内。"

"请你别耍贫嘴！"将军夫人喊道，"不是他恭维了我，而是我受到了抬举。"

"你以为他刚才是想脱身吗？"阿杰莱达问。

"我觉得他的头脑并不那么简单。"

"哼，又来了！"将军夫人生气地说，"依我看呀，你们比他更可笑。他虽然头脑简单，可是有心计，当然，这是从最好的方面说的。跟我一模一样。"

"关于相片的事我说漏了嘴，当然，这很糟糕，"公爵一边朝书房走去，一边暗自寻思，心中感到有些内疚，"不过……我说漏了嘴，也许反倒做对了……"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奇怪的想法，虽然这想法还不十分明朗。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坐在书房里，正在埋头处理文件。看来，他确实没有白拿公司的薪俸。当公爵向他要照片，并且告诉他那边是怎么知道照片的事以后，他完全慌了神。

“唉！您干吗这么多嘴呀！”他又气又急地喊道，“您什么也不懂……白痴！”他暗自嘀咕道。

“对不起，我根本没动脑筋；只是话到嘴边顺口说了出来。我说阿格拉娅几乎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长得一样美。”

加尼亚要他讲得更详细点；公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加尼亚又用嘲笑的目光瞅了他一眼。

“您倒总是惦记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嘀咕道，但还没说完就陷入了沉思。

他显然心神不宁。公爵又提醒他照片的事。

“听我说，公爵，”加尼亚猛然说道，他好像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我想请您帮一个大忙……不过，我实在不知道……”

他有些发窘，说到半截就打住了；他犹豫不决，好像在进行思想斗争。公爵默默地等待着。加尼亚再次用审视而专注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番。

“公爵，”他又开口说道，“现在，那边对我……由于一桩非常奇怪的事……而且十分可笑……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总之，这没有必要，——那边似乎有点生我的气，所以有一段时间，她们不叫我，我就不想到她们那里去。我现在迫切需要跟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谈谈。我事先写好了几句话（他手里出现了一张折叠好的小纸条），可是不知道怎么交给她。公爵，能不能麻烦您把它转交给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立刻交给她，不过只能交给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本人，也就是说，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您明白吗？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里边没有任何那种……不过……您能做到吗？”

“让我做这种事，不是非常愉快的。”公爵回答。

“唉，公爵，我急切需要您帮忙！”加尼亚开始恳求，“她也许会给答复的……请您相信，我只是在万不得已、束手无策

的情况下才求您……我还能求谁送去呢？……这事很重要……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加尼亚生怕公爵不答应，便以一种胆怯的恳求的神态注视着他的眼睛。

“好吧，我交给她。”

“不过，绝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加尼亚又喜出望外地恳求道，“那么，公爵，我能希望您说话算数吗？”

“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公爵说。

“这短信没有加封，不过……”加尼亚过于慌张，不禁脱口而出，接着又不好意思地打住了。

“哦，我不会看的。”公爵落落大方地回答道，拿起照片走出了书房。

加尼亚在独自一人留下的时候，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只要她给一句话，我就……我就，说真的，我也许会一刀两断的！……”

由于激动和期待，他已经无法坐下来处理文件了，便开始在书房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踱来踱去。

公爵一边走一边沉思；加尼亚托办的事使他惊讶和不快，想到加尼亚给阿格拉娅写信，也使他惊讶和不快。但是当他走到离客厅还有两间屋子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仿佛想起了什么事，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走到窗前，凑近亮光，看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照片来。

他仿佛想要看透隐藏在这张脸上、刚才使他感到吃惊的某种东西。刚才的印象几乎一直萦回不去，而现在他仿佛急于要把什么东西重新检验一遍似的。这张非常美丽而且就某方面来说异乎寻常的脸，现在使他更为惊讶了。这张脸仿佛蕴含着无比的高傲和轻蔑，几乎是仇恨，同时又有某种轻信的、异常天

真的神情；这些特征的强烈反差甚至似乎会激起一种怜悯之情。这种令人目眩的艳丽简直叫人受不了；苍白的脸色，近乎凹陷的双颊，一双目光似火的眼睛，都是那么美，一种奇特的美！公爵端详了一分钟左右，忽然醒悟过来，环视了一下四周，匆匆把照片凑到唇边吻了吻。过了一会儿，在他走进客厅时，从他脸上看，他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

但是，他跨进餐室时（与客厅还隔着一间屋子），阿格拉娅恰好从里面走出来，几乎在门口跟他撞了个满怀。就她一个人。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让我交给您。”公爵说着把信递给了她。

阿格拉娅停下来，接过短信，有点奇怪地瞅了公爵一眼。她的眼神里没有一丝窘态，只是略微流露出一点诧异，而这点诧异似乎也仅仅是由公爵引起的。阿格拉娅的目光似乎在要求他说明：他是怎么跟加尼亚一起卷进这件事情中去的呢？她以平静而高傲的姿态提出这个要求。他们面对面地站了片刻；最后，她脸上微微露出一丝嘲弄；她淡淡一笑，走了过去。

将军夫人默默地、以略带轻蔑的神情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照片端详了片刻，看时她把照片拿在向前伸出的一只手上，故意放到离眼睛很远的地方。

“是的，很漂亮，”她终于说道，“甚至非常漂亮。我见过她两次，不过离得很远。看来您是欣赏这种美的喽？”她突然问公爵。

“是的……是这种……”公爵有点吃力地答道。

“就是这种美吗？”

“就是这种美。”

“为什么？”

“这张脸上……有许多痛苦……”公爵似乎情不自禁地说道，好像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在自言自语。

“不过，您也许是在说胡话吧。”将军夫人说，接着用不屑一顾的姿势把照片撂到桌上。

亚历山德拉拿起照片，阿杰莱达也凑到她身边，两人开始观看。这时，阿格拉娅又回到客厅里来了。

“真有力量！”阿杰莱达从姐姐的肩膀后面贪婪地盯着照片，突然喊道。

“在哪儿？什么力量？”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厉声问。

“这样的美就是力量，”阿杰莱达热烈地说，“一个人有这样的美，就可以把世界翻转过来！”

她若有所思地退到自己的画架旁。阿格拉娅只是匆匆地朝照片瞥了一眼，眯起眼睛，撅起下嘴唇，随即走开，交叉着双臂，坐到一旁。

将军夫人摇了摇铃。

“叫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到这里来一趟，他在书房里。”她吩咐进来的仆人。

“Maman！”亚历山德拉意味深长地喊了一声。

“我只要对他说两句话就够了！”将军夫人急忙不顾女儿的反对，断然道，她显然很恼火。“公爵，您瞧，现在我们这儿全是秘密，全是秘密！说什么按照礼节必须这样，真愚蠢。而且是在最需要坦率、明确和诚实的事情上这样做。现在正在说合几门亲事，这几门亲事我都不喜欢……”

“Maman，您这是怎么啦？”亚历山德拉又急忙阻止她。

“你怎么啦，好闺女？难道你自己就喜欢吗？公爵听见又怎么啦，我们是朋友嘛，起码我跟他是。上帝找人当然是找好人，坏人和反复无常的人他是不要的；尤其不要那些今天决定

这样、明天又说那样的反复无常的人。您懂吗，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他们说我是怪物，公爵，可我分得出好坏。因为心是主要的，其余的全是扯淡。头脑当然也需要……也许，头脑还是最主要的。阿格拉娅，你别笑，我并不自相矛盾：一个有心无脑的傻瓜跟一个有脑无心的傻瓜一样，都是可怜的傻瓜，这是很有道理的老话。我就是个有心无脑的傻瓜，而你却是个有脑无心的傻瓜；咱们俩都不幸，咱们俩都在受苦。"

"什么事使您那样不幸呢，maman?"阿杰莱达忍不住问道。在这伙人当中唯独她还保持着愉快的心情。

"首先因为有你们这些有学问的闺女，"将军夫人断然答道，"单凭这一条就够人受的了，其余的就不用细说了。已经费过不少口舌。我们走着瞧，看你们俩（我没把阿格拉娅算在内），凭着你们这点智力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怎么摆脱困境？尊敬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您和您那位可敬的先生会幸福吗？……啊？……"她瞧见加尼亚走进来，不禁喊道："又来了一个新郎官。您好！"她朝向她问候的加尼亚答礼，却没有请他坐下。"您快成亲了吧？"

"成亲？……怎么成亲？……成什么亲？……"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被问得目瞪口呆，喃喃地说。他简直不知所措。

"您要娶老婆了吧？如果您更喜欢这种说法的话，那我就这么问。"

"不——不……我……不——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撒谎道。他羞得满面通红。他向坐在一旁的阿格拉娅匆匆地瞥了一眼，又急忙把目光移开。阿格拉娅却漠然地、专注而平静地望着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他的窘态。

"不？您说不？"铁面无情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

股劲儿地追问道，“行了，我要记住，今天，星期三上午，您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了‘不’。今天星期几？星期三吗？”

“好像是星期三，maman。”阿杰莱达回答。

“她们从来不知道日子。今天是几号？”

“27号。”加尼亚回答道。

“27号？按照某种算法，这可是个好日子。再见吧，您大概很忙，我也该更衣出门了。把您的照片拿走，代我向不幸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问好。再见，公爵，亲爱的！你要常来呀。我要特地到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那里去说说你的事。听我说，亲爱的：我相信，上帝正是为了我才把您从瑞士带到彼得堡来的。您也许还有别的事情，但主要是为了我。上帝正是这样考虑的。再见了，亲爱的孩子们。亚历山德拉，我亲爱的，到我屋里来一趟。”

将军夫人走了出去。加尼亚垂头丧气，惘然若失，恶狠狠地从桌上拿起照片，苦笑着对公爵说：

“公爵，我马上就回家。如果您没有改变到舍下去住的打算，我可以带您去，不然的话，您连地址也不知道。”

“等一等，公爵，”阿格拉娅忽然从圈椅上站起来说，“您还得给我在纪念册上写几个字呢。爸爸说您是书法家。我这就给您拿来……”

说着她就走了出去。

“再见，公爵，我也要走了。”阿杰莱达说。

她紧紧地握了握公爵的手，亲切而温柔地对他微微一笑，走了出去。她没有朝加尼亚看一眼。

“都是您，”大家刚一出去，加尼亚就猛然朝公爵咬牙切齿地说，“都是您向她们搬弄是非，说我要结婚了！”他低声而急促地埋怨道，面色狂怒，眼睛闪着凶光，“您是个搬弄是非的

无耻小人!”

“请您相信，您搞错了,”公爵平静而有礼貌地回答道，“我根本不知道您要结婚。”

“您刚才听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今晚将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决定一切，您就连这事也捅了出去！您在撒谎！要不，她们哪会知道？活见鬼！除了您，还有谁会告诉她们？老太婆不是向我暗示了吗?”

“如果您觉得向您暗示了，那您一定更清楚是谁告诉她们的，关于这事，我只字未提。”

“信转交了没有？回信呢?”加尼亚急不可耐地打断了他的话。但是就在这时候，阿格拉娅回来了，于是公爵什么话也没来得及回答。

“给，公爵,”阿格拉娅把自己那本纪念册放到小桌子上说，“您挑选一页，给我写点儿什么。这是笔，还是新的。是钢笔，不碍事吧？我听说，书法家是不用钢笔的。”

在跟公爵说话时，她似乎完全没注意到加尼亚也在场。但是，当公爵矫正笔尖，寻找空页，准备落笔的时候，加尼亚走到壁炉跟前，走到站在公爵右侧的阿格拉娅身边，用发抖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几乎在向她耳语：

“一句话，只要您给我一句话，我就得救了。”

公爵突然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们俩。加尼亚的脸显出一种真正绝望的表情；看起来，他似乎是不假思索、不顾一切地说出这句话的。阿格拉娅瞧了他几秒钟，神态既平静又诧异，跟刚才看公爵时完全一样；她这种既平静而又诧异的神态，这种似乎完全不明白别人在跟她说什么而表现出的疑惑，此刻对于加尼亚来说，比最厉害的蔑视还要可怕。

“让我写什么好呢?”公爵问。

“我来向您口述，”阿格拉娅转身对他说道，“准备好了吗？您就写：‘我不做交易。’现在请写上几月几日。让我瞧瞧。”

公爵把纪念册递给她。

“好极了！您写得很好；您的书法真是太妙了！谢谢您。再见，公爵……请等一等，”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添了一句，“请跟我来，我想送点东西给您留作纪念。”

公爵跟在她后面；但是，走进餐室，阿格拉娅站住了。

“您看看这个。”她说着把加尼亚的信递给他。

公爵接过信，困惑不解地瞅了瞅阿格拉娅。

“我知道您没看过这封信，也不可能成为这个人的亲信。请看吧，我希望您读一读。”

这封信显然是匆忙写成的：

今天将决定我的命运，您知道将以何种方式决定。今天我必须做出*无法翻悔*的表态。我没有任何权利企求您的同情，也不敢抱任何奢望；但是，您从前说过一句话，只有一句话，而这句话却照亮了我生活的整个黑夜，成了我的灯塔。现在请您再说一遍同样的话，您就能使我免于毁灭！只要您对我说：*同一切决裂*，那我今天就*同一切决裂*。噢，说这句话对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只是想从这句话里求得您对我怜悯和同情的一点点表示，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别无他求，*别无他求*！我不敢抱任何奢望，因为我不配。但是，只要您给我一句话，我将愿意重新安贫乐道，我将甘心忍受我的绝望的境遇。我要迎接战斗，我将乐意斗争，我将以新的力量在这场斗争中获得新生！

请捎给我这句表示同情的话吧。（我向您发誓，*只要*同情！）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即将淹死的人，为了免遭灭顶之灾，敢于做最后

的挣扎，请您可别因他的冒失而发怒。

加·伊

“这个人要叫我相信，”公爵读完信后，阿格拉娅不客气地说道，“‘同一切决裂’这句话既不会损害我的名誉，也不会要我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您瞧，他还写了这封信作为他自己在这方面给我的书面保证。请注意，他是多么天真地急忙强调出某几句话啊，但是他包藏的祸心却昭然若揭。其实他知道，假如他同一切决裂，而且是他独自一人去干，不等我说话，甚至不向我谈及此事，对我不抱任何希望，我反倒有可能改变我对他的感情，兴许还会成为他的朋友呢。他明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的灵魂是肮脏的：他明明知道，却不敢下决心；他明明知道，却还要求保证。他不敢凭信念下决心。他要我给他一个能把我搞到手的希望，以补偿那十万卢布。至于他在信中提到，似乎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照亮了他的生活，那是他在恬不知耻地撒谎。我只不过有一次可怜过他罢了。可是他既狂妄而又无耻：他立刻就闪出一个念头，认为事情十拿九稳了；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从此就开始追我；而且现在还在追。不过已经够了；请您把这封信拿去还给他，您一出我们家，立刻还给他，当然，也不要提前给他。”

“怎么给他回话呢？”

“当然，什么话也不用说。这就是最好的回答。那么，您打算住到他家去吗？”

“刚才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亲自向我推荐的。”公爵说。

“我要关照您，可得提防着他点儿；您把信还给他，这回他决不会轻饶您。”

阿格拉娅轻轻地握了握公爵的手，走了出去。她面容严肃，双眉紧锁。在和公爵点头告别时，她甚至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我马上来，只是去拿上我的包袱，”公爵对加尼亚说，“拿了就走。”

加尼亚不耐烦地跺了跺脚。他的脸因狂怒而变得铁青。最后两人总算来到街上，公爵手里提着他的那个小包袱。

“回信呢？回信呢？”加尼亚急切地冲他喊道，“她对您说了什么？把信转交她了吗？”

公爵默默地把他的信还给了他。加尼亚惊呆了。

“怎么？我的信！”他惊叫起来，“您居然没有交给她！啊，我本该料到这一点的！哼，该——死——的……怪不得她刚才什么也不明白！您怎么，怎么，怎么会没交给她呢，啊，该——死——的……”

“很抱歉，恰恰相反，您刚把信交给我，我马上就交给了她，而且完全是按照您的要求做的。信又到了我手里，那是因为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刚才又把它退给了我。”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我刚在纪念册上写完字，她就请我跟她出去。（您不是听见了吗？）我们走进餐室后，她把信递给我，要我读一读，并且要我退给您。”

“让——您——读！”加尼亚几乎扯开嗓门大叫起来，“让您读！您读了吗？”

他又呆呆地在人行道上站住了，惊讶得张大了嘴。

“是的，我读了，刚读过。”

“是她自己，是她自己让您读的？是她自己吗？”

“是她自己，请您相信，要不是她请我读，我是不会读

的。”

加尼亚沉默了片刻，痛苦地思索了一阵，随后忽然喊道：

“这不可能！她不可能叫您读信。您撒谎！是您偷看的。”

“我说的是实话，”公爵仍旧十分心平气和地答道，“请您相信：这件事给您留下这么不愉快的印象，我感到十分遗憾。”

“但是，倒霉鬼，当时，她好歹总对您说了点什么吧？她总该有什么话答复我吧？”

“是的，当然有。”

“那您说呀，快说呀，唉，活见鬼！……”

加尼亚把他那只穿着套鞋的右脚在人行道上跺了两下。

“我刚读完信，她就对我说，您在追她；说您想损害她的名誉，以便从她身上得到希望，然后再依靠这个希望，毫发无损地放弃另一个可以得到十万卢布的希望。她还说，假如您不跟她讲条件就这样做，假如您不事先向她要什么保证就主动跟一切决裂，她也许会成为您的朋友。好像就说这些。对了，还有：我收下信后，问她有什么回话？于是她说，没有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好像就是这样。要是我没有记清她的原话，请您原谅，我只是照我的理解转告您。”

万丈怒火从加尼亚胸中升起，这团怒火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

“啊，原来是这样！”他咬牙切齿地说，“竟把我的信扔出了窗外！哼！她不做交易，——我做！咱们走着瞧！……我有的是办法……咱们就走着瞧吧！……我非制服她不可！……”

他的嘴都气歪了，脸色苍白，口吐白沫；他挥起拳头威胁着。他们这样走了几步。他对公爵毫无顾忌，就像独自待在自己屋里似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把公爵放在眼里。但是，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清醒过来。

“这究竟凭什么，”他忽然对公爵说，“您（白痴！——他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究竟凭什么，您跟她认识刚两个钟头，她忽然就这么信任您！怎么会这样？”

在他所有的痛苦中只差妒忌了。现在妒忌突然咬住了他的心。

“这事我可没法向您解释清楚。”公爵答道。

加尼亚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

“她叫您到餐室去，莫非就是为了送给您她的这份信任吗？她不是打算送给您点儿东西吗？”

“正是这样，否则我就没法理解了。”

“究竟为了什么呢，活见鬼！您在那里究竟干了些什么？您究竟凭什么博得了她的欢心？听我说，”他心慌意乱达到了极点（此刻他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来回翻滚，没法把思想理出个头绪来），“听我说，您能不能好好想想，按顺序理一理，您在那儿究竟说了些什么，把所有的话从头到尾都想出来？您没发现什么吗？您还想得起来吗？”

“噢，完全想得起来，”公爵回答，“一开始，我走进去，和她们寒暄以后，我们就谈起了瑞士。”

“好啦，让瑞士见鬼去吧！”

“然后就谈到死刑……”

“死刑？”

“是的；那是由一件事情引起的……后来我就给他们讲我在瑞士生活了三年的情况，还讲了一个可怜的乡下姑娘的故事……”

“哼，让可怜的乡下姑娘见鬼去吧！往下说！”加尼亚急不可耐地催促道。

“后来谈到施奈德就我的性格说了自己的看法，硬要

我……”

“让施奈德滚远点，他的看法关我屁事！往下说！”

“接着，由于某件事，我就谈起面相来了，也就是说人的面部表情，我说阿格拉娅几乎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样美。就是在这时候我说漏了嘴，提到了照片……”

“您没有，确实没有把刚才在书房里听到的话告诉她们吧？没有吧？没有吧？”

“我向您再说一遍：没有。”

“那么究竟是从哪儿……活见鬼……哎呀！阿格拉娅没有把信给老太婆看吗？”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向您保证，没有给她看。我一直在那里；况且，她也没有时间这样做。”

“兴许您自己没留神……噢！该——死——的白痴！”他全然忘乎所以地骂道，“简直什么也说不清楚！”

跟某些人常犯的毛病一样，加尼亚既然骂开了，又没有遇到反抗，就由着性子骂下去。再过一会儿，他也许就要朝人家啐唾沫，因为他已经气疯了。然而，正是这种狂怒蒙住了他的眼睛；不然的话，他早就该注意到，他所鄙视的这个所谓“白痴”，有时却能极其迅速、极其细致地洞察一切，并能头头是道地转述一切。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应该向您指出，”公爵忽然说，“我从前的确不那么健康，的确跟白痴差不多；而现在我早已康复了，因此有人当面叫我白痴，我是有些不愉快的。虽然考虑到您遭遇到挫折，情有可原，但是您在气头上竟然骂了我两次。我很不喜欢这样，特别是像您这样，初次见面就出言不逊。既然现在我们正好站在十字路口，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为好：您向右，回家去，我往左。我有二十五个卢布，

我肯定能找到一处带家具的出租房的。”

加尼亚窘极了，甚至羞得满面通红。

“对不起，公爵，”他热烈地喊道，一下子改变了口吻，收起骂人的腔调，变得非常彬彬有礼。“请看在上帝分上，原谅我吧！您也看到了，我是多么倒霉！您还几乎一无所知，如果您知道了整个来龙去脉，一定会多多少少原谅我的；虽然，毫无疑问，我是不可原谅的……”

“噢，我并不需要这样郑重其事的道歉，”公爵急忙答道，“我也明白，您心里很不痛快，所以才骂人。好吧，咱们就到府上去吧。我很高兴……”

“不行，现在不能就这样放他走，”加尼亚一路上不时恶狠狠地望着公爵，暗自寻思，“这个骗子把我的底细全摸去了，将来突然摘下面具……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好，咱们走着瞧！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一切，一切！而且就在今天！”

说话之间他们便来到一幢房屋前面。

第八章

从十分清洁、明亮、宽敞的楼梯登上三楼，便是加涅奇卡[1] 的住房，这套住房由大小六七间屋子组成。房间虽然极其普通，但是一个拉家带口的小官吏，即使年薪两千卢布，也未必住得起。这套住房原打算分租给几家房客，并提供包伙和家务照料，加尼亚和家人租下来还不到两个月。加尼亚本人极不乐意再转租出去，但是在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一再坚持和请求下也就这么办了，因为她们也想做点有益的事，多多少少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加尼亚皱起眉头，把招揽房客说成是不成体统；她们这样做以后，他似乎觉得在社会上丢了面子，因为他一向都以年轻有为、前程远大的面貌出现在社交界的。所有这些对命运做出的让步，整个这种恼人的窘迫，都在他心头留下深深的伤痕。从某个时候起，他变得动不动就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火，如果说他暂时还同意忍让，那只不过是因为他已下定决心要在最短时间内改变和改造这一切。然而这种改变本身，他决定采取的办法本身，就是一道不小的难题，解决这道难题要比处理过去的一切

---

① 即加尼亚，这也是加夫里拉的昵称。

更麻烦，更痛苦。

从外屋直接延伸进来的一条走廊把整套住房一分为二。在走廊的一侧，有三间屋子准备租赁给“经人特别介绍的”房客；此外，走廊这一侧的尽头，厨房旁边，还有一个小屋，比其他房间都狭窄，这里住着退伍将军伊沃尔金这位一家之主；他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睡，出入房间都必须穿过厨房，走后楼梯。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还住着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十三岁的弟弟，中学生科利亚；他也得挤在这里做功课，睡的是另一张破旧不堪、又窄又短的小沙发，沙发上铺着一块满是破洞的床单；把他安排在这里，主要是让他照看父亲，因为老爷子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别人的照料了。公爵被安置在三间屋子的当中一间，靠右边的第一间住的是费尔德先科，靠左边的第三间还空着。但是，加尼亚首先把公爵领到自己一家住的那一半房间里。他家住的那一半共三间：一间起坐间（必要时可用做餐室），一间客厅（不过它只是在上午才算是客厅，一到晚上就变成加尼亚的书房和卧室了），最后还有一个窄小的房间，门老是关着，这是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卧室。总之，这套住房里的一切都很拥挤，显得很局促；加尼亚只好暗暗地咬牙忍受着。他虽然尊敬母亲，也愿意孝顺她，但一踏进他们的家门，您就会发现，他是这家的暴君。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不是独自一人待在客厅里，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陪着她；她们俩一边在编织着什么，一边跟客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聊天。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看起来在五十岁上下，面孔瘦削，双颊凹陷，眼睛下面有一圈很重的黑晕。她面带病容，略显忧郁，但她的相貌和眼神却相当讨人喜欢；刚一开口说话就显出她性格严肃，充满自尊。

她虽然神情忧郁，却令人感到她很坚强，甚至很果断。她穿得十分朴素，穿的是深色的、完全是老太太式的衣服，但是她的谈吐、举止和整个风度都显出她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女人。

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是一位二十三岁上下的姑娘，中等身材，相当瘦，容貌虽不算十分漂亮，但蕴涵着一种并不以美色取悦于人而能使人着迷的神秘风度。她长得很像母亲，由于完全不爱打扮，连衣着也几乎跟母亲一样。她那双灰色眼睛虽然偶尔也能流露出十分愉快而又亲切的神色，但可惜的是，通常总是显得那么严肃而且心事重重，有时甚至过于严肃，特别在最近。她的脸上也表现出一种刚毅和果断的神情，但令人预感到，她甚至可能比母亲更加刚毅和精明强干。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的脾气相当暴躁，连她哥哥有时也怕她的这种火爆脾气。还有那位现在正坐在她们家里的客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同样惧怕她三分。普季岑还相当年轻，不到三十岁，衣着朴素，但颇雅致，举止文静，但似乎有点过于庄重。他留着深褐色的颔须，这表明他不是在政府机关里供职①。他说话机智而又风趣，不过经常保持沉默。总的说来，他给人的印象还是挺愉快的。他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显然并不是无动于衷，而且他也并不掩饰自己的感情。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对他很友好，但对他所提的某些问题却拖延着不作答复，甚至有些反感；不过，普季岑并不因此而气馁。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对他挺亲切，最近甚至把许多体己话也告诉了他。不过，大家都知道，他专门靠收取比较可靠的抵押品放高利贷牟利。他和加尼亚是知交。

---

① 沙皇尼古拉一世（1796—1855）于 1837 年 4 月 7 日做出规定，政府官员不得蓄须。

加尼亚十分冷淡地向母亲问了好，根本没和妹妹打招呼；他详细地、但断断续续地把公爵介绍了一番之后，随即把普季岑从客厅里叫了出去。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听了加尼亚的介绍，对公爵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吩咐向门里窥视的科利亚把公爵领到当中那间屋子去。科利亚这孩子生着一张愉快的、相当可爱的脸，显得坦诚和忠厚。

“您的行李在哪？”他领公爵到房间去时问道。

“我有个小包袱；我把它留外屋了。”

“我这就给您拿来。我们家的全部用人只有厨娘和马特廖娜两个，所以我也帮点忙。瓦里娅[①] 是总管，爱发脾气。加尼亚说，您今天刚从瑞士回来，是吗？”

“是的。”

“瑞士好吗？”

“很好。”

“有山吗？”

“有山。”

“我这就去把您的那些包袱拿来。”

这时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进来了。

“马特廖娜这就给您铺床。您有箱子吗？”

“没有，就一个小包袱。令弟去取了；在外屋。”

“那儿除了这个小包袱，再也没有别的包袱了。您放哪儿啦？”科利亚又回到屋里问。

“除了这个，再没有别的了。”公爵接过自己的小包袱，郑重地答道。

“啊——啊！我还以为让费尔德先科偷走了呢。”

---

① 瓦尔瓦拉的小名。

“别胡说。”瓦里娅厉声喝道。她跟公爵说话也很冷淡，不过稍微客气点儿。

“Chère Babette[1]，跟我说话不妨温和一点儿，要知道，我不是普季岑。”

“你就欠揍，科利亚，你真蠢得可以。需要什么，可以向马特廖娜要；四点半开饭。可以跟我们一起吃，也可以在自己房间里吃，随您便。走吧，科利亚，别打扰人家。”

“走，好倔的脾气！”

他们出来时碰见了加尼亚。

“父亲在家吗？”加尼亚问科利亚，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向科利亚附耳说了些什么。科利亚点点头，就跟着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出去了。

“公爵，有两句话我忘了告诉您，都是让这些……事儿给搅的。我求您一件事：请帮个忙，——如果您不觉得太为难的话，——既不要在这里乱讲刚才我跟阿格拉娅的事，也不要在那里乱讲您在这儿看到的情形；因为这儿也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事。让它见鬼去吧，不过……至少今天您得忍住不说。”

“请您相信，刚才我说的话要比您想象的少好多呢。”公爵说。他对加尼亚的指责有点儿生气。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变得越来越坏了。

“哼，您今天可让我够受的。总之，我求您了。”

“还有一点请您注意，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我刚才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为什么我就不能提照片的事呢？您事先并没有向我打过招呼哇。”

---

① 法文：亲爱的巴比特。“巴比特”是“瓦尔瓦拉”法语化的昵称。

“唉，多糟糕的房间，”加尼亚轻蔑地环视着周围说，“这么暗，窗户还朝着院子。无论从哪方面看，您到舍下来得不是时候……嗯，不过这与我无关，房间又不是我要出租的。”

普季岑探了一下头，叫了加尼亚一声；加尼亚急忙撇下公爵，走了出去，尽管他还有话要说，但看来有些犹豫，似乎不好意思开口；他骂房子的时候，也似乎有羞惭之意。

公爵刚洗完脸，稍微梳理了一下，这时门又开了，一个陌生人探进头来。

这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先生，个头不小，肩膀宽阔，脑袋挺大，一头浅棕红色的鬈发。他满脸横肉，面颊红润，嘴唇很厚，鼻子又宽又扁，一对小小的肉泡眼似乎老在眨动，暗藏着嘲弄。总的说来，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厚颜无耻的感觉。他的衣服很脏。

他先把门推开一道缝，刚够伸进脑袋。这颗伸进门来的脑袋朝屋内打量了大约五秒钟，然后门慢慢地被推开，整个身躯出现在门口，但是客人还不进来，依旧站在门口眯着眼睛仔细端详着公爵。最后，他随手把门带上了，走上前来，坐到椅子上，紧紧抓住公爵的一只手，让他坐到沙发上，斜对着自己。

“在下费尔德先科。”他说，同时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公爵的脸。

“有何见教？”公爵问道，差点儿笑出声来。

“我是这里的房客。”费尔德先科又说，依然注视着公爵。

“您想跟我认识一下？”

“唉——唉！”来客把头发搔得蓬松凌乱，叹了口气说，接着就望着对面的墙角，“您有钱吗？”他朝公爵转过脸来，突然问道。

“不多。”

“究竟有多少?”

“二十五卢布。”

“让我瞧瞧。”

公爵从背心的衣兜里掏出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递给费尔德先科。费尔德先科把钞票展开，看了看，然后翻到另一面，凑近亮光又看了看。

“真奇怪,”他若有所思地说道，“这票子的褐色怎么这么重？这种二十五卢布的钞票有的褐色很深，有的又相反，全退了色。给您。”

公爵收回了自己的钞票。费尔德先科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是来提醒您的：首先，不要借钱给我，因为我一定会来向您借钱的。”

“好。”

“您住这儿打算付房钱吗?”

“打算付。”

“我可不打算付，谢谢。我住在右边第一扇门里，看见了吗？请您尽量不要常光临寒舍；我会来看您的，请放心。您见过将军没有?”

“没有。”

“也没听说过?”

“当然没有。”

“嗯，那您会见到他，也会听到他的情况的；何况，他甚至还常常向我借钱呢！Avis au lecteur[1]，再见。一个姓费尔德先科的人难道能活得下去吗？啊?”

“怎么不能呢?”

---

① 法文：预先通知（原义是“告读者”）。

“再见。”

说完，他朝门口走去。事后公爵才了解到，这位先生似乎承担了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以古怪的行为和乐天的性格使大家惊叹，但不知怎么回事，他从来没有做到过这点。有些人甚至对他的印象挺不好，这真叫他伤心，但他仍旧没有放弃这个任务。在门口，他跟一位正往里走的先生撞了个满怀，这才似乎清醒了过来；他闪身让公爵所不认识的这位新客人进屋，从客人身后向公爵眨了几次眼睛表示警告，这才大摇大摆地走了。

新来的这位先生身材高大，五十五岁上下，也许还多些，相当肥胖，一张皮松肉弛的脸红得发紫，脸上长着浓密的灰白色的络腮胡子，蓄着唇髭，一双大眼睛相当暴突。要不是那一副穷愁潦倒的寒酸肮脏相，倒也够得上是仪表堂堂。他身穿一件很旧的常礼服，肘部几乎就要磨破了，内衣沾满油渍，总而言之，一副家常打扮。靠近他的身边，可以闻到少许伏特加气味；但是他的举止相当气派，有点装模作样，显然竭力想炫耀自己的身份。这位先生走到公爵面前，态度从容，面带亲切的微笑，默默地抓住他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对他的脸端详了一番，仿佛在辨认熟悉的面孔似的。

“是他！是他！”他轻声地、但很郑重其事地说，“真像他还活着！我听他们一再提到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姓氏，不禁想起那一去不复返的往事……您就是梅什金公爵吧？”

“正是在下。”

“鄙人是伊沃尔金将军，一个退役的落魄将军。敢问您的大名和父名？”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对，对！您就是我的朋友、可以说是总角之交尼古拉·彼

得罗维奇的公子吧?”

·“先父叫尼古拉·利沃维奇。”

“是利沃维奇,”将军改正过来,但不慌不忙,充满自信,仿佛他丝毫没有忘记,只是无意中说错罢了。他坐下来,又拉着公爵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我还抱过您哩。”

“真的吗?”公爵问,“先父已经去世二十年了。”

“是的,二十年了;二十年零三个月。我们一起上过学;我直接进入了军界。”

“是的,先父也在军界待过,曾在瓦西里科夫斯基团当过少尉。”

“是在别洛米尔斯基团。他差不多是在临死前不久才调到别洛米尔斯基团去的。当时我守在他身边并祝他永远安息。令堂……”

说到这里,将军仿佛因回忆起了辛酸的往事而停顿了一下。

“半年后她也因着凉而去世了。”公爵说。

“不是因为着凉。不是因为着凉,请您相信我这老头儿的话。当时我也在她身旁,是我给她下的葬。她是因为公爵去世后不胜悲痛,而不是因为着凉而死。是啊,公爵夫人也是令我怀念的!那时年轻气盛!我和公爵本是总角之交,为了她,差点儿没有互相残杀。”

公爵开始以将信将疑的态度听着。

“我曾经热恋过您的母亲,当时她还没过门,不过已与我的朋友,也就是与令尊订了亲。令尊发觉后,大为震惊。一天早晨,还不到七点,他跑来找我,把我叫醒。我诧异地穿上衣服;双方都没有说话。我全明白了。他从兜里掏出两支手枪。

说定相隔一块手帕[1]。不要证人。反正五分钟以后我们彼此就要把对方送上西天，何必要证人呢？我们装好子弹，铺好手帕，站好位置，互相用枪瞄准对方的心口，彼此瞧着对方的脸。突然，我们俩泪如泉涌，手也哆嗦了一下。两个人，两个人不约而同！嗯，接着自然是拥抱，争相谦让。公爵喊道：她是你的！我也喊道：她是你的！总而言之……总而言之……您是到舍下来……住的吧？”

“是的，也许要住一个时期。”公爵说这话时好像有点结巴。

“公爵，我妈请您过去一趟。”科利亚把头伸进门里喊了一声。公爵起身想走，但是将军把右手掌放在他的肩上，友好地让他重新坐到沙发上。

“作为令尊的至交，我想事先告诉您，”将军说，“您自己也看得出来，由于一场飞来横祸，我吃尽了苦头；所幸没有吃官司！没有吃官司！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个难得的好女人，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我的女儿，是个难得的好姑娘！由于家境不好，我们才出租房屋，真是家道中落，令人长叹！我本来是要当总督的！……但是，我们永远欢迎您。不过，舍下正在发生一场悲剧！”

公爵疑惑而又十分好奇地望着他。

“正在张罗一门婚事，一门罕见的婚事。女方是个行为放荡的女人，男方是个可能荣升御前侍从的青年。他们要把这个女人嫁到我家来，而这里有我的女儿和妻子！但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她就休想踏进家门！我要躺在门槛上，让她从我身

---

① 这一情节是将军杜撰的，源出席勒：《阴谋与爱情》，第 4 幕，第 3 场。

上跨过去！……我现在和加尼亚几乎不说话，我甚至避免同他见面。我要特意关照您；既然您要住在舍下，反正会亲眼看见的。但是，您是我朋友的儿子，我有权指望……”

“公爵，劳您驾，请到我客厅里来一下。”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亲自到门口来请。

“你想想看，亲爱的，”将军喊道，“原来公爵小时候我还抱过他呢！”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责备地瞪了将军一眼，又以探究的目光瞧了瞧公爵，但是一句话也没说。公爵跟着她走了出去；可是，他俩刚在客厅里落座，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刚开始十分急切而又低声地告诉公爵什么事情，这时将军也突然枉驾来到客厅。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立刻闭上了嘴，并带着明显的懊恼低下头去编织什么东西。将军大概也瞧出了这种懊恼，但依然兴致勃勃。

“原来是我朋友的儿子！”他朝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喊道，“真是巧遇！我早就不再想了。但是，亲爱的，难道已故的尼古拉·利沃维奇你都不记得了吗？你不是还见过他吗……好像在特维尔。”

“我不记得尼古拉·利沃维奇了。他是令尊？”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问公爵。

“正是家父；不过，他好像不是死在特维尔，而是死在伊丽莎白格勒，”公爵怯生生地对将军说，“我是听帕夫利谢夫说的……”

“是在特维尔，”将军肯定道，“他是在临死之前调到特维尔的，甚至还是在病情恶化之前调去的，您那时候还小，不记得调动和搬迁的事；帕夫利谢夫可能记错了，虽然他是个极好的人。”

"您也认识帕夫利谢夫？"

"是个难得的好人，不过，我是亲眼看着令尊去世的。在他弥留之际，我曾为他祝福过……"

"先父是在受审时死去的，"公爵又说，"虽然我始终未能打听清楚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是死在医院里的。"

"噢，那是因为列兵科尔帕科夫一案，毫无疑问，公爵本来可以被判无罪的。"

"是吗？您能肯定是这样吗？"公爵非常感兴趣地问。

"那还用说！"将军叫道，"法庭未做任何裁决就撤消了。这是一桩不可思议的案件！甚至可以说是一桩神秘的案件。连长拉里奥诺夫上尉病危，公爵奉命暂时代理他的职务；好。列兵科尔帕科夫犯了盗窃罪，——偷了一名弟兄补鞋用的皮子，拿去换酒喝了；好。公爵把科尔帕科夫训了一通，——请注意，是当着上士和军曹的面，——并且威胁他说要用树条抽他。很好。科尔帕科夫走进营房，躺在铺位上，一刻钟以后就死了。好极了。但这事也太出人意外了，简直不可思议。不管怎么说，先把科尔帕科夫埋了再说吧；公爵打了报告，然后就把科尔帕科夫从花名册上除了名。似乎这事处理得再好不过了，是不是？可是，过了整整半年，在全旅阅兵的时候，列兵科尔帕科夫竟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同师同旅的新泽姆良斯基步兵团[①]第二营第三连！"

"怎么！"公爵惊讶得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不是这么回事，弄错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蓦地对

① 这个团的名称是从格里鲍耶多夫的名剧《智慧的痛苦》中借用的，作者以此强调将军讲的故事是瞎编的。

公爵说，几乎是用一种苦恼的神情瞧着他。“Mon mari se trompe.”①

“但是，亲爱的，说 se trompe 倒挺容易，要是你遇到这种事，怎么解决呢！大家都没有办法。我第一个就会说qu'on se trompe②。然而不幸的是，是我亲眼所见，而且亲自参加了调查组。所有出面对质的人都证明，这人就是那个列兵科尔帕科夫，完全是同一个人，就是半年前按照常规列队鸣鼓下葬的那个列兵科尔帕科夫。这事的确少有，简直不可思议，这我同意，但是……”

“爸爸，午饭给您准备好了。”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走进屋来说道。

“啊，好极了，太好了！我真饿坏了……不过，这件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汤又要凉了。”瓦里娅不耐烦地催促道。

“就来，就来，”将军走出房间时嘴里还在唠唠叨叨，从走廊里传来了他的唠叨声：“而且，不管怎样调查……”

“您要是住在我们这儿，请对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多包涵，”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对公爵说，“不过，他也不会过分打扰您；他连饭也是单独吃的。想必您也会同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自己的……特点，有些人也许比他们惯于指责的那些人缺点还多。我有一事相求：要是我丈夫向您要房租，您就对他说，已经交给我了。当然，即使您交给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也算是您交了，我只是为了避免出错，这才请求您……这是什么，瓦里娅？”

---

① 法文：我丈夫弄错了。
② 法文：他们弄错了。

瓦里娅回到屋里，默默地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照片递给母亲。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打了个寒战，起先似乎有点愕然，然后又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把照片端详了一会儿。最后，她用疑问的目光望了望瓦里娅。

“这是她今天亲自送给他的礼物，”瓦里娅说，“晚上他们就要把一切都定下来。”

“今天晚上！”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似乎绝望地低声重复道，“怎么办？这事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也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了：她用这张照片表明了一切……是不是他亲自拿给你看的？”她诧异地补问了一句。

“您知道，我们已经整整一个月几乎没说过一句话了。这一切都是普季岑告诉我的，而照片就撂在那里桌旁的地板上，我捡了起来。”

“公爵，”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忽然对他说道，“我想问您（说实在的，我请您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事），您早就认识我儿子了吗？他好像说，您今天才从什么地方回来的，是这样吗？”

公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略掉了一大半内容。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里娅听他讲完。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问您，并不是想探听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什么事，”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对这一点，请您千万不要误会。要是他有什么事不肯亲自对我说，我也不愿背着他去打听。我所以这样问您，说实在的，是因为刚才加尼亚当着您的面以及在您走后我问到您的情况时，他总是回答我说：‘他全知道，不必见外！’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想知道，您究竟知道到什么程度……”

这时，加尼亚和普季岑忽然走了进来，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马上闭上了嘴。公爵仍旧坐在她身边的椅子上，瓦里娅则

退到一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照片就放在十分显眼的地方，放在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面前做活的小桌上。加尼亚一看见照片，就皱起眉头，恼火地从桌上拿起来，扔到房间另一头他自己的写字台上了。

“加尼亚，就在今天吗？”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突然问。

“什么今天？”加尼亚先是一愣，接着一股脑儿地把气撒在公爵头上，“啊，我明白啦，您又在这儿兴风作浪了！……您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犯的是什么病？您就不能忍着点儿吗？您总得明白点儿道理吧，公爵大人……”

“这是我的错，加尼亚，不能怪别人。”普季岑打断他的话道。

加尼亚疑惑地望了望他。

“这样也好，加尼亚，何况，从一方面说，事情总算了结了。”普季岑嘟囔道，然后退到一边，坐在桌旁，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满了铅笔字，开始用心观看。加尼亚愁眉苦脸地站在那儿，心神不定地等待着一场家庭争吵。至于向公爵道歉，他连想都没想到。

“要是一切都已经了结了，那么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做法不用说是对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说，“请你不要皱眉头，也别生气，加尼亚，凡是你自己不想说的事，我一概不问，请你相信，我已经完全认命了。求求你，别再担心了。”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一直没有停下手上的活儿，看来的确很镇静。加尼亚十分吃惊，但还是小心谨慎地保持沉默，只是望着母亲，等待她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家庭的争吵已经使他苦不堪言。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看出了他的这种小心谨慎，便苦笑着补充道：

“你还在那里疑神疑鬼，不相信我；放心吧，再也不会像

从前那样眼泪汪汪，苦苦哀求了，至少我不会这样。我一心只希望你得到幸福，这你也知道；我认命了，不管我们今后是一起住，还是单过，我的心总和你在一起。当然，我只能保证我自己；你不能要求你妹妹也这样……”

“啊，又是她！”加尼亚喊道，同时用嘲讽和憎恨的目光望着妹妹，“妈妈！我再一次向您发誓，我一定信守我曾经对您许下的诺言：只要我在这里，只要我还活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敢不尊重您。不管这人是谁，也不管是谁跨进咱家的门槛，我都坚决要求他对您绝对尊敬。”

加尼亚是那样高兴，以至几乎用一种和解而亲切的目光瞧着母亲。

“加尼亚，你要知道，我丝毫也不为自己担心。这些日子，我不安，我难过，都不是为我自己。听说，你们今天就要了结一切？究竟了结什么呢？”

“她答应今天晚上在自己家里宣布：她同意还是不同意。”加尼亚答道。

“我们差不多有三个星期避免谈这件事了，这样比较好。现在，当一切即将了结的时候，我只想冒昧问你一句：你既然并不爱她，她怎么会向你表示同意，甚至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你呢？难道你真想娶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情场老手，是不是？”

“我并不想这么说。难道你这样高明，能蒙住她的眼睛？”

在这句问话里突然流露出一种激愤。加尼亚站了一会儿，沉思片刻，接着就以一种毫不掩饰的讽刺口吻说道：

“妈妈，您操心得过了头了，忍不住了。咱们总是这样吵起来的，而且越吵越凶。您不是说过：不再盘问，也不再责备，可是现在您又来了！咱们还是不谈为妙，真的，别谈了。

至少您曾经打算……我任何时候，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撇下您的；要是别人有这样一个妹妹，至少也会逃跑的，——瞧她现在用什么样的目光看着我！咱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吧！我本来倒是挺高兴的……您凭什么说我是在欺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至于瓦里娅，那就随她的便吧，够了。哼，现在已经完全够了！”

加尼亚越说火气越大，毫无目的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这样的谈话立刻触到了全家人的痛处。

“我说过，要是她进这儿的门，我就从这儿出去，我也说话算数！”瓦里娅说。

“那是因为固执！”加尼亚喊道，“你不肯出嫁，也是因为固执！你干吗对我嗤之以鼻？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我才不在乎呢，随你便，哪怕你现在就把你的意图付诸实施。你让我讨厌极了。怎么！公爵，您终于决定要回避了！”他看见公爵从座位上站起来，便朝他喊道。

从加尼亚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一股强烈的愤怒，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步，几乎会为这种愤怒而欣喜若狂，并且听其自然，任其发作，甚至感到越发作就越痛快，不管它达到什么程度。公爵在门口转过身来，本想回敬他几句，但是从这个恶语伤人的家伙脸上病态的表情看出，不能再火上浇油，于是转身默默地走了出去。过了几分钟，他从客厅里传出的声音听出，他走后，谈话变得更激烈，更肆无忌惮了。

他穿过起坐间走向前厅，以便进入走廊，再从那里回到自己房间。当他从对着楼梯的前门近旁经过时，听见并发现门外有人在使劲拉铃；但是这铃大概什么地方坏了：只是微微颤动，却不出声。公爵拔开门闩，把门打开，突然惊讶得向后倒退，甚至浑身哆嗦了一下：站在他面前的竟是纳斯塔西娅·菲

利波芙娜。他因为见过照片，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她看见他时，眼睛里闪出恼怒的火花；她快步走进前厅，用肩膀撞了他一下，叫他让路，一边甩去身上的皮大衣，一边气愤地说：

“要是懒得修理门铃，至少也该坐在前厅等着，好给敲门的人开门哪。瞧，这会儿又把皮大衣掉地上了，蠢货！”

皮大衣果然掉在地板上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等公爵帮她脱皮大衣，自己连瞧也不瞧就从后面把皮大衣往他手上一扔，不料公爵没来得及接住。

“应该把你开除。快去通报。”

公爵本想说点什么，可是由于心慌意乱，什么也说不出来，居然捧着从地上捡起的皮大衣，朝客厅走去。

“瞧，这会儿又捧着皮大衣走了！干吗把皮大衣拿走哇？哈哈哈！难道你是疯子？”

公爵转过身来，像个木头人似的，呆呆地望着她；她笑了起来，他也莞尔一笑，但舌头还是动弹不了。在他给她开门的最初一刹那，他脸色苍白，这会儿又突然满脸通红。

“真是个白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愤怒地喊道，还朝他跺了跺脚。“喂，你上哪儿？喂，你去通报时说谁来了？”

“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来了。”公爵喃喃道。

“你怎么认识我的？”她急忙问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去通报吧……里边在嚷嚷什么？”

“在吵架。”公爵回答后就向客厅走去。

他走进去正好赶上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几乎完全忘记她已经“一切认命”了；不过，她在护着瓦里娅。普季岑已经撇下他那张写满铅笔字的纸片，也站在瓦里娅身边。瓦里娅自己也并不胆怯，她本来就不是个胆小怕事的姑娘；但是，哥哥的粗话越来越放肆，越来越叫人难以忍

受。在这种情况下，她通常不再说话，只是用嘲弄的目光默默地、死死地盯着哥哥。她知道，这种策略能够使他越出最后的界线。就在这当口，公爵跨进了房间宣布：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到！”

第九章

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望着公爵，好像不明白他说什么似的，而且也不愿意明白。加尼亚吓得目瞪口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来访，尤其在此时此刻光临，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奇怪和十分棘手的意外事。仅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第一次光临这一点而言，就够奇怪和棘手的了；在这以前，她的态度一直十分傲慢，在跟加尼亚交谈时甚至没有表示过她有意同他的亲人认识一下的愿望，而在最近，甚至对他们压根儿连提也不提，好像世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人似的。虽然对于加尼亚来说，能把这样棘手的谈话推迟，也多少有点高兴，可是他对她的这种傲慢仍很在意，一直记在心上。无论如何，他从她那里所能期待的只不过是对他的家庭的嘲笑和挖苦，而决不会是专程拜访。他确切知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十分清楚，由于他的求婚，他家里出现了什么样的局面，他的亲人现在用什么眼光来看她。现在，在赠送照片之后，又是在她的生日，在她答应决定他命运的这一天，她的来访与这一决定本身几乎具有同样的意义。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望着公爵，不过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本人随即出现在客厅门口，

她进客厅时，又把公爵轻轻地推到一边。

“总算进来了……你们干吗把门铃系住?”她高兴地说，向急忙迎上前来的加尼亚伸出一只手，“您干吗把脸拉得老长?请给我介绍一下……”

完全慌了神的加尼亚首先把她介绍给瓦里娅；这两个女人在互相伸出手来之前，都先用奇怪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对方。不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还是笑了笑，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但是瓦里娅不愿做假，板着脸凝视着对方，脸上就连起码的礼貌所要求的一丝笑意都没有。加尼亚傻了；劝说她已经无用，而且也来不及了，于是他向瓦里娅投去一道威胁的目光，这一瞥的分量使她明白了，此时此刻对于她的哥哥意味着什么。这时，她似乎决定向哥哥作出让步，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微微一笑（他们全家人彼此还是相爱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稍微扭转了一下局面，而完全昏了头的加尼亚在向瓦里娅作了介绍之后，竟然不顾礼数把母亲领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面前。[①] 但是，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刚刚开口说“十分荣幸”，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等她说完，也不等主人让座，就坐到墙角靠窗的一张小沙发上，急忙朝加尼亚嚷道：

“您的书房在哪儿?还有……房客在哪儿?你们不是出租房屋吗?”

加尼亚霎时满脸通红，他结结巴巴地想回答什么，可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立刻又补充道：

“这里房客住在什么地方呀?您连书房都没有。这样做有

---

① 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长辈，在介绍时，按照礼节应当把小辈领到长辈面前，而不是相反。

收益吧?”她忽然转过头去问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

“就是麻烦点儿,”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答道，“自然也有点收益。不过，我们刚刚……”

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又不往下听了，她望着加尼亚，笑着，并向他喊道：

“您的脸怎么这样？啊，我的上帝，这会儿您的脸可真够难看的!”

这一阵子笑声过去后，加尼亚的确神色大变：他那目瞪口呆的模样，他那既可笑又胆怯的狼狈相一下子都不见了；但是他的脸忽地变得煞白，嘴唇因抽搐而歪斜着；他用一种令人不快的目光全神贯注地、目不转睛地、默默地盯着这位仍在笑个不停的女客人的脸。

在场的还有一位旁观者，他一见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几乎也惊呆了，这时他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虽然像“木桩”似的站在客厅门口自己原来站的地方，但他已经注意到加尼亚煞白的脸和脸上难看的变化。这位旁观者就是公爵。他几乎吃惊不小，忽然机械地迈步向前。

“喝点儿水吧,”他悄悄对加尼亚说,“别这样看着人家……”

显然，他说这话并无任何打算，也没有任何特别的用意，只不过是一时的冲动而已；可是他的话所起的作用却异乎寻常。加尼亚的满腔怒火似乎全都发泄到公爵身上了：他抓住公爵的肩膀，默默地望着他，摆出一副要报仇雪恨的架势，看样子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家都慌了神：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轻轻地喊了一声，普季岑不安地朝前跨了一步，科利亚和费尔德先科在门口刚一露面就呆呆地站住了，只有瓦里娅依然皱紧眉头，但却在留神观察着。她没有坐下，而是把双臂

抱在胸前站在母亲身旁。

不过，加尼亚几乎在刚一摆出这副架势的那一瞬间就立刻醒悟过来，接着就神经质地纵声大笑，他完全清醒了。

“怎么，公爵，难道您是大夫？”他尽可能显出愉快和忠厚的样子喊道，“简直把我吓了一跳，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妨向您介绍一下：这可是一位极其珍贵的人物，虽然我自己也是今天上午才认识他的。”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困惑不解地望着公爵。

“公爵？他是公爵？您瞧，我刚才在前厅里竟把他当用人了，还差他进来通报呢！哈哈哈！”

“不要紧，不要紧！”费尔德先科急忙走上前来接口说，他高兴地看到大家都开始笑了，“不要紧：se non è vero① ……”

“我还差一点没骂您哩，公爵。请您原谅。费尔德先科，您怎么在这儿，而且在这时候？我还以为至少不会在这里碰见您。他是谁？什么公爵？梅什金公爵？”她又问加尼亚，这时加尼亚还抓住公爵的肩膀没有松手，就这样介绍了他。

“我们的房客。”加尼亚又说了一遍。

显然，大家把公爵当做某种珍稀动物（正好用他来打破僵局)，几乎把他硬塞给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甚至清楚地听到有人在他背后低声说“白痴”这个词，好像是费尔德先科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明他是何许人时说的。

“请问，我刚才出了那么大的差错，把您当成……您怎么不纠正我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接着说道，同时毫不客

---

① 意大利文：虽然不是真的。按：原是意大利成语的前半句，全句应是：“虽然不是真的，装得可真像。”此处是双关语，意指加尼亚本来是想动手打公爵的。

气地把公爵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她急切地等待着回答，似乎深信，公爵的回答肯定十分愚蠢，不能不让人发笑。

“我冷不防见到您，感到十分吃惊……”公爵喃喃地说。

“您怎么认出是我呢？您从前在哪儿见过我吗？这是怎么回事？说真的，我倒好像在哪儿见过您似的。请问，您刚才干吗站在那儿发呆？难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会叫人发呆吗？”

“说呀，说呀！”费尔德先科继续挤眉弄眼说，“快说呀！噢，我的天哪，要是让我回答这个问题，那我该有多少话好说呀！快说吧……公爵，要是这样下去，往后你可就成了傻瓜啦！”

“我要是您，也能说上一大串，”公爵对费尔德先科笑了笑，“前不久，我看到了您的照片，使我非常吃惊，”他继续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后来，我跟叶潘钦家的人谈到过您……而今天一大早，还在火车进入彼得堡之前，在火车上，帕尔芬·罗戈任对我讲过许多关于您的事……就是在我给您开门的那会儿，我也在想着您，不料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您怎么会认出是我呢？”

“根据照片，还有……”

“还有什么？”

“还因为我想象中的您正是这样的……我好像也在哪儿见过您似的。”

“在哪儿？哪儿？”

“您的这双眼睛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也许是做梦……”

“真有你的，公爵！”费尔德先科喊道，“不行，我得把我刚才说的 se non è vero 这句话收回。不过……不过，他说这些

完全是出于天真！”他惋惜地加了一句。

公爵在说这番话时，声音很不平静，时断时续，还常常喘不过气来。这一切都表明他心里十分激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好奇地望着他，但是已经不笑了。就在这时，从紧紧围着公爵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一群人后面，突然传来一个新的洪亮的声音，可以说它把这一群人劈开，分成了两半，一家之主伊沃尔金将军本人出现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面前。他身穿燕尾服和干净的胸衣①，他的唇髭抹着染须膏……

这下可叫加尼亚再也无法忍受了。

他爱面子、好虚荣到了神经过敏和多疑的地步；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让他显得体面些和有身份些的支撑点；他觉得在所选定的这条路上他还是个新手，也许还站不稳脚跟；他在家里一向独断专行，由于绝望，他终于横下一条心，决定采取蛮横的态度，但是他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面前又不敢造次，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都叫他捉摸不透，并无情地占了他的上风。有人告诉他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把他说成是一个“没有耐心的穷要饭的”；他一再赌咒发誓，有朝一日定要跟她算这笔账，让她吃点苦头；与此同时，他有时又稚气十足地暗暗梦想能应付过去，化解一切矛盾，——可是现在，他还得喝下这杯可怕的苦酒，尤其是此时此刻！还有一件事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但对于一个好虚荣的人来说却是最最可怕的折磨——在自己家里为自己的亲人脸红这份痛苦落在了他的头上。在这一瞬间，在加尼亚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到头来我得到的报酬值不值

① 穿在西服或礼服里面用做装饰的衬衣。

我付出的代价呢?”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他这两个月来夜间做噩梦时才梦见过的使他毛骨悚然、羞愧难当的事：他父亲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终于在家里相遇了。有时，他为了自我嘲弄，自找刺激，试着想象将军参加将来婚礼时的模样，但是他从来不能把这一令人痛苦的情景想到底，总是急忙把它抛开。也许，他过分夸大了自己的不幸，但是好虚荣的人总是这样。这两个月来，他反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并对自己保证，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约束一下自己的父亲，哪怕暂时把他管住也好。如果可能，甚至让他暂时离开彼得堡，不管母亲同意还是不同意。十分钟前，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刚进来的时候，他一下子惊呆了，竟全然忘记了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可能出场这件事，因此没有做任何安排。现在将军竟出现在大家面前，还郑重其事地做了准备，穿上了燕尾服，而且偏偏是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心想找个机会恣意嘲弄他和他的家属”的时候（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而实际上，眼下她的来访，不是为了奚落他还能为了什么呢？她来是想同他母亲和他妹妹亲近亲近呢，还是打算在他家里把她们羞辱一番呢？但是从双方摆出的阵势来看，已经毫无疑问：他的母亲和妹妹坐在一旁，仿佛遭到了侮辱，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简直就像忘记了她们和她同在一间屋子里似的……既然她摆出这副姿态，当然她有自己的目的！

费尔德先科搀扶着将军，把他领到大家跟前。

“鄙人是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沃尔金，”将军欠了欠身，面带微笑，郑重其事地说，“一个不幸的老兵和一家之主，有幸接纳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

他没有把话说完；费尔德先科急忙在他身后放了一把椅

子，将军在这饭后时刻两腿有些发软，于是咕咚一声坐下，或者不如说，跌坐在椅子上，不过，这并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他端坐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对面，显出一副愉快的神情，慢条斯理而又装腔作势地把她的手指拿到自己的唇边。一般说来，要使将军难堪，那是相当困难的。他的外表，除了有些邋遢以外，还是相当体面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从前，他也曾跻身于上流社会，他被彻底排挤出上流社会只不过是两三年以前的事。从那时起，他才过分放纵自己的某些弱点；但是那种洒脱而优雅的风度却依然如故。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于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出现似乎感到异常高兴，关于此公，她事先当然已有耳闻。

“我听说，犬子……”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刚要开口。

“是的，令郎！您这当爸爸的倒好！您怎么从来不上我家去呢？是您自己躲起来了，还是令郎把您藏起来了？您尽可以去找我嘛，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名誉的。”

“19 世纪的儿女及其双亲……”将军又开口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请您让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去一会儿，有人找他。”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高声说。

“让他走！哪能呢，我久闻将军大名，早就想见见！他有什么事？他不是退役了吗？将军，您不会撇下我，您不会走吧？”

“我向您保证，他一定会亲自到府上拜访的，但是现在他需要休息。”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人说您需要休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道。她活像一个被抢走玩具的任性的

傻丫头似的，做出一副扫兴和讨厌的鬼脸。将军却偏偏竭力把自己的处境搞得更加可笑。

"亲爱的！亲爱的！"他把一只手按在心口，用责备的口吻庄重地对妻子说。

"妈妈，您不想离开这儿吗？"瓦里娅高声问。

"不，瓦里娅，我要坐到底。"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会听不见这一问一答，但是她的心情仿佛因此而更加快活了。她立刻又向将军提出一连串问题，五分钟以后，将军就兴高采烈地大发宏论，使得在座的人发出一阵阵响亮的笑声。

科利亚扯了一下公爵的后襟。

"您想个法子把他弄走吧！行吗？我求您了！"可怜的男孩眼眶里甚至都闪现出悲愤的泪花，"唉，该死的甘卡[①]！"他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

"我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的确交情深厚，"将军滔滔不绝地回答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问话，"我，他，还有已故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②]（今天，在阔别二十年之后，我又拥抱了他的公子），我们三人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三骑士：就像阿托斯、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③]一样。但是，可惜，一个被诽谤和子弹所伤害，长眠在坟墓里，另一个就在您面前，还在同诽谤和子弹搏斗……"

---

① 加尼亚的蔑称。

② 前面，伊沃尔金将军曾把已故公爵的父名弄错。现在，再次弄错。其实，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本书主人公梅什金公爵的名字和父名。而不是他父亲的。

③ 阿托斯、波尔托斯和阿拉密斯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三个重要人物。

"和子弹搏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惊叫道。

"子弹就在这里，在我胸膛里，我是在卡尔斯①城下负的伤，每逢阴雨天就能感觉到。至于别的方面，我过着像哲学家一样的生活，散步，出游，在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馆里，像个摆脱事务、坐享清福的资产者一样，玩玩跳棋，看看'Indépendance'②。至于我们那位波尔托斯，也就是叶潘钦，自从前年在火车上发生那桩哈巴狗事件以后，我就同他彻底绝交了。"

"哈巴狗！这是怎么回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非常好奇地问道，"哈巴狗事件？怎么，还是在火车上……"她仿佛在回想什么似的。

"唉，那是一件无聊的事，不值得再提：全是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家庭教师施密特太太惹的祸，但是……不值得再提它了。"

"您一定得讲！"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高兴地喊道。

"我也没有听过！"费尔德先科说，"C'est du nouveau。③"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又响起了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恳求的声音。

"爸爸，有人找您！"科利亚喊道。

"一件无聊的事，两句话就说完了，"将军扬扬自得地开始说道，"两年前，对！差不多有两年了，一条新铁路刚刚通车，我（已经穿上了便服）正忙于料理一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移

---

① 土耳其东北部的一座城市。1855年，在克里木战争中，俄军曾围困此城达数月之久。伊沃尔金指在此受的伤。

② 法文：《独立报》，指的是1830—1937年在布鲁塞尔发行的法文《比利时独立报》。

③ 法文：这可是件新闻。

交的事，我买了一张头等车的车票：走进车厢，坐下来抽烟。就是说，接着抽烟，因为我早就点上了烟。包厢里就我一个人。当时车上既不禁止吸烟，也不允许吸烟；通常是模棱两可；就看你是什么人了。车窗开着。忽然，就在拉响汽笛之前，两位太太带着一只哈巴狗走了进来，正好坐在我对面；她们来晚了；其中一位衣着十分华丽，穿一身浅蓝色服装；另一位比较朴素，穿的是带披肩的黑绸外衣。两人长得都不难看，神气十足，满口英语。当然，我满不在乎：照旧抽我的烟。就是说，我想了想，但还是接着抽我的烟，因为车窗是开着的，我对着窗口。那只哈巴狗躺在穿浅蓝色衣裳的太太的膝盖上，它很小，整个身子只有我的拳头那么大，黑毛白爪，倒真是挺稀罕的动物。项圈是银的，上面刻着铭文。我毫不理会。我只注意到，两位太太好像在生气，当然是因为我在抽雪茄。其中一位举起玳瑁边的带柄眼镜盯着我。我还是不予理会：因为她们什么话也没说呀！要是她们发了话，提醒我，请求我，倒也罢了，因为她们毕竟是长着舌头的人嘛！可是她们却一声不吭……突然，——我对您说，连一个招呼也不打，完全像发了疯似的，——那个穿浅蓝色衣服的女人一把夺走我手中的雪茄就往窗外扔。火车在飞奔，我气疯了，两眼盯着她，那女人真野蛮；简直是个野蛮女人，完全处于野蛮状态；不过，她身体粗壮，又胖又高，淡黄色的头发，红通通的脸庞（甚至红得过头了），怒目圆睁地瞪着我。我一声不吭，非常客气地、彬彬有礼地，甚至可以说，非常文雅地朝那条哈巴狗伸出两个手指，温文尔雅地捏住它的后脖颈，把它猛地一扔，让它跟着那支雪茄飞出了窗外。只听见它一声尖叫！火车在继续飞奔……”

“您可真够恶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道，像个小

姑娘似的拍着手，哈哈大笑。

“妙极了，妙极了!”费尔德先科喊道。普季岑也微微一笑，尽管他对于将军的出现也颇感不快；就连科利亚也笑了，他也喊道：“妙极了!”

“可我这样做是对的，对的，非常对!”扬扬得意的将军继续兴奋地说，“因为车厢里既然禁止抽烟，那就更不让带狗了。”

“干得好，爸爸!”科利亚非常高兴地叫道，“好极了！要是我，我也一定，一定这么做!”

“可是那位夫人怎样了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迫不及待地追问。

“她吗？唉，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就打这儿开始了，”将军皱起眉头接着说道，“她一声不吭，事先一点儿招呼也不打，挥手就打了我一记耳光！真是个野蛮女人；完全处于野蛮状态!”

“那您呢?”

将军垂下眼睛，扬起眉毛，耸耸肩膀，闭紧嘴唇，摊开双手，沉默了片刻，随后突然说道：

“我愣住了!”

“打得疼吗？疼吗?”

“说真的，并不疼！丢了脸，但并不疼。我只是挥了一下手，只不过挥了一下。可是活见鬼：原来那个淡黄头发的女人是个英国人，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的家庭女教师，甚至可以说是她家的朋友，那个穿黑绸衣服的是别洛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的长女，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老姑娘。大家都知道，叶潘钦将军夫人和别洛孔斯卡娅一家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公爵小姐们全都晕了过去，眼泪汪汪，为她们的宠物——哈巴狗举哀，六位公爵小姐和一个英国女人的尖声哭叫，——简直像到了世

界末日！当然喽，我只好登门道歉，请求原谅，还写了封信；可是她们既不肯接见我，也不肯收下我的这封信；从此叶潘钦就跟我闹翻，和我断交，把我拒之门外！"

"可是，对不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忽然问道，"我经常读'Indépendance'，五六天前，我在这家报纸上读到一则完全相同的故事！简直一模一样！这事发生在莱茵河畔的一条铁路上，在火车车厢里，发生在一个法国男人和一个英国女人之间：也是这样被抢走雪茄，也是这样把一只哈巴狗扔出窗外，最后，故事结局也和您说的一样。甚至衣服也是浅蓝色的！"

将军的脸涨得通红；科利亚的脸也红了，他用双手紧紧抱住脑袋。普季岑急忙转过身去。只有费尔德先科一人还在哈哈大笑。至于加尼亚，就更不用说了：他一直站在那里，硬着头皮忍受着无言的、令人难堪的痛苦。

"请相信我，"将军喃喃地说，"我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爸爸的确跟别洛孔斯卡娅家的家庭女教师施密特太太发生过一桩不愉快的事，"科利亚喊道，"我记得"。

"怎么！一模一样？同一个故事发生在欧洲的两端，而且连所有的细节也一样，甚至还包括那件浅蓝色的衣服！"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毫不留情地坚持道，"我可以把'Indépendance Belge'① 送来给你们看看！"

"但是请注意，"将军仍然坚持道，"我这件事是在两年前发生的……"

"啊，也许就只有这点区别吧！"

---

① 法文：《比利时独立报》。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像歇斯底里发作似的哈哈大笑。

“爸爸，请您出来一下，我有两句话要跟您说，”加尼亚不由自主地一把抓住父亲的肩膀，用发抖的、痛苦的声音说道。他的目光里充满无限的憎恨。

就在这一刹那，从前厅传来了非常响的门铃声。这样使劲拉门铃，会把它拉下来的。这预示着一次不寻常的拜访。科利亚跑去开门。

第十章

前厅里顿时人声鼎沸，变得异常热闹；从客厅里听到，似乎从院子里进来了好几个人，而且还有几个人正在往里走。有好几个声音在同时说话，一齐嚷嚷；楼梯上也有人在说话和嚷嚷，听得出来，由前厅通往楼梯的那扇门没有关上。这次拜访非常奇怪，大家面面相觑；加尼亚急忙跑进大厅，可是大厅里也已经进来了好几个人。

“啊，他在这儿，犹大[①]！”一个让公爵听来觉得耳熟的声音叫道，“你好，甘卡，你这浑蛋！”

“就是他，就是他！”另一个声音在帮腔。

公爵已经不可能再怀疑了：一个声音是罗戈任的，另一个声音则是列别杰夫的。

加尼亚站在客厅门口，目瞪口呆，默默地眼看着大约十个或十二个人跟在帕尔芬·罗戈任后面，一个接一个走进大厅，没有阻拦。这一伙人十分混杂，不仅混杂，而且不懂规矩。有几个人进门后连大衣和皮袄也不脱，就像在大街上一样。不

---

① 圣经中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为了得三十枚银币而出卖耶稣，后来他的名字成为见利忘义的叛徒的代名词。

过，完全喝醉了的倒也没有；然而好像个个都有点醉醺醺的。似乎他们都需要互相壮胆才敢进来；谁也没有足够的胆量单独闯进来，大家似乎都在你推我我推你地相互鼓劲。就连领头的罗戈任也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但是他似乎别有打算，显得阴沉、愠怒，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其余的人只是帮腔的或者说是来助威的。除了列别杰夫之外，烫了发的扎廖热夫也来了。他把自己的皮大衣脱在前厅里，大模大样、神气活现地走了进来。还有两三位和他类似的先生，显然都是年轻商人。有一个人穿着军便两用大衣；有一个人身材矮小，但胖得出奇，老是笑个不停；有一个人身材高大，高达两俄尺十二俄寸[①]，也非常胖，他板着脸，而且沉默寡言，显然十分信赖自己的拳头的力量。有一个是学医的大学生；还有一个老是跟在他们背后的波兰人。两位女士从楼梯上朝前厅里张望，但是不敢进来；科利亚冲着她们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挂上了门钩。

“你好哇，甘卡，你这浑蛋！怎么，没料到帕尔芬·罗戈任会来吧?”罗戈任走到客厅门口，面对加尼亚站住，又说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但是就在这时，他忽然看清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正面对着他坐在客厅里。显然，他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见她，因为她的模样给他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他的脸色变得那么苍白，连嘴唇都发紫了。“这么说，是真的啦!”他仿佛自言自语地低声道，显出一副惘然若失的神态。“完了！……哼……你现在就得给我一个回答!”他突然恶狠狠地瞪着加尼亚，咬牙切齿地说，“哼……哎呀！……”

他甚至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连说话都很吃力。他下意识地

① 一俄尺等于零点七一米，一俄寸等于四点四厘米，此人身高约一点九五米。

朝客厅的方向挪动着身躯，但是刚跨过门槛，忽然看见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里娅，尽管他很激动，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地停住了脚步。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列别杰夫，他和罗戈任形影不离，而且已经醉得很厉害了。随后是大学生，那位紧握双拳的先生，向左右两边连连鞠躬的扎廖热夫，最后挤进来的是那个矮胖子。由于有好几位女士在场，他们多少有所顾忌，显然这使他们感到十分拘束；当然，只是在开始行动之前，只是在找到借口，大喝一声，开始行动之前……等到行动起来，无论什么女士也拦不住他们了。

“怎么？公爵，你也在这儿？”罗戈任心不在焉地说道，在这儿遇见公爵，他多少有点诧异。“还蒙着那副鞋罩，唉！”他叹了口气就把公爵置诸脑后，接着又把目光转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子像被磁铁吸住一般渐渐向她移动，靠近。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不安和好奇地望着这帮不速之客。

加尼亚终于定下神来。

“但是对不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严厉地扫视了一下进来的这伙人，大声说道，但主要是对罗戈任说的，“诸位，你们进来的地方并不是马厩，这里有我的母亲和妹妹……”

“我们看见了你的母亲和妹妹。”罗戈任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

“看得出来是母亲和妹妹。”列别杰夫为了虚张声势，在一旁帮腔道。

那位紧握双拳的先生，大概以为时机已到，嘴里嘟囔起来。

“但是，不管怎样，”加尼亚突然不适当地提高了嗓门，像炸雷似的说道，“首先，请大家离开这里，到大厅里去；其次，

请问诸位是谁……”

“瞧，他装作不认识呢，”罗戈任站在原地不动，恶狠狠地龇牙咧嘴地说，“你连罗戈任也不认识了？”

“就算我在什么地方跟您见过面，但是……”

“瞧，还说在什么地方见过！总共才过了三个月。我把父亲的二百卢布输给了你，老头子还没有来得及打听清楚就死了；是你把我拉下水的，而克尼夫做了手脚。你不认识我啦？普季岑可以作证！只要我现在从兜里掏出三个卢布，亮给你看，你就会跟在它后面四肢着地一直爬到瓦西里岛[①]——你就是这种货色！你的灵魂就是这样！我这次来就是要用钱把你整个人买下来。你别瞧我穿着这样的靴子进来，老弟，老子有的是钱，多得可以把你整个人买下来，连同你家的所有大活人统统买下来……只要我愿意，我就能把你们全买下来！把所有的东西全买下来！”罗戈任愈来愈激动，愈来愈像撒酒疯，“喂！”他喊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请不要撵我走，只要您说一句话：您是否要跟他结婚？”

罗戈任就像一个六神无主的人似的向某个神明提出这个问题，然而又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那样有一股无所顾忌的蛮勇。他怀着等死的痛苦等待回答。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用嘲笑而傲慢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番，又瞧了瞧瓦里娅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接着又看了看加尼亚，忽然改变了腔调。

“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您怎么啦？您怎么竟想起提这种问题？”她低声而又严肃地答道，仿佛有点惊讶。

“没有那回事？没有那回事！！”罗戈任叫了起来，他高兴

① 涅瓦河三角洲的最大岛屿。

得几乎发狂，“当真没那回事?！可是他们告诉我……唉！您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们说，您跟甘卡订婚了！跟他？这怎么可能呢?（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我花一百卢布就能把他整个人买下来，我给他一千，好吧，三千吧，让他滚蛋，他就会在婚礼前夜逃跑，把新娘完全留给我。就是这样，甘卡，你这浑蛋！你肯定会收下三千卢布的！瞧，这是钱，钱就在这儿！我到这儿来就是要你给我立这么一张字据；我说买就一定买!”

“从这里滚出去，你喝醉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加尼亚喊道。

在他喊叫之后，突然爆发了几个人的叫喊声。罗戈任的全班人马早就在等待着寻衅的机会。列别杰夫非常巴结地在罗戈任耳边嘀咕着什么。

“对，你这个小官吏!”罗戈任答道，“对，你这个醉鬼！哼，一不做，二不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像个疯子似的瞧着她叫道，开头有点胆怯，接着忽然壮起胆来，把一切完全置之度外。“这是一万八!”他说罢，刷的一声把用绳子十字交叉捆好的一个白纸包扔在了她面前的小桌上，“给！而且……而且还有!”

他没敢把他想说的话全抖落出来。

“不不不!”列别杰夫大惊失色地又向他嘀咕了几句。猜得出来，这么大的数目把他吓坏了，他建议先说个较小的数目试试。

“不，老兄，在这方面你是个傻瓜，不知道深浅……看来，我和你都是傻瓜!”罗戈任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下忽然醒悟过来，而且打了个寒战，“唉，我听了你的话，瞎说了一通。”他非常懊悔地补充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注意地看了一下罗戈任沮丧的面孔，忽然笑了起来。

“给我一万八？乡巴佬的嘴脸一下子就暴露无遗！”她突然放肆而又无礼地补充道，并且从沙发上站起来，像要走的样子。加尼亚提心吊胆地观察着这整个场面。

“那就四万吧，四万，而不是一万八！”罗戈任喊道，“万卡[1]·普季岑和比斯库普答应七点以前送四万来。四万！当面付清。”

这场戏愈演愈不像话了，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仍在笑，并没有走，仿佛存心要把这场戏拉长似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瓦里娅也从各自的座位上站起来，惊恐地、默默地等着，看这场戏怎样收场；瓦里娅的眼睛在闪闪发光，然而这一切却使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十分痛苦；她浑身发抖，好像马上要晕过去似的。

“既然这样，那就十万吧！今天我就送上十万卢布！普季岑，帮个忙，这样你也可发一笔大财[2]！”

“你疯啦！”普季岑突然低声说，急忙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你喝醉了，人家会去叫警察的，你也不瞧瞧你待在什么地方？”

“他是喝醉了酒，在吹牛。”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仿佛故意逗他似的。

“我可不是吹牛，说有就有！天黑前就会有。普季岑，帮兄弟一把，你这个放高利贷的家伙，要多大利息随你，天黑前给我送十万卢布来；我要证明，我决不吝惜！”罗戈任一下子

---

① 伊万的昵称。

② 上面说过，普季岑以放高利贷为生。

兴奋到了狂喜的程度。

“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怒气冲冲地朝罗戈任走去，突然气势汹汹地大喝一声。在此之前一直一言不发的老头子突然来了这么一招，给这场戏增添了不少滑稽色彩。引起了一阵哄笑。

“这又是打哪儿冒出来的?”罗戈任笑道，“走吧，老头儿，让你喝个够!”

“真卑鄙!”科利亚喊道，由于羞愧和愤怒，竟放声大哭起来。

“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拖出去吗?”瓦里娅气得浑身发抖，忽然喊道。

“竟叫我不要脸的女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轻蔑而愉快地回敬道，“我倒像个傻瓜似的跑来请她们到我家去参加晚会! 瞧，令妹是怎样作践我的，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

在妹妹的怪脾气发作的时候，加尼亚像被闪电击中那样站着，半晌不能动弹；但是他看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这回真的要走了，就发疯似的冲到瓦里娅跟前，怒不可遏地抓住她的胳膊。

“你干的好事!”他瞪着她喊道，仿佛想要把她立刻化为灰烬似的。他简直慌了神，已经没有了主意。

“我干什么啦? 你要把我拽到哪儿去? 莫非要我向她赔礼道歉，就因为她侮辱了你的母亲，就因为她特地来出你一家人的丑? 你这下流东西!”瓦里娅喊叫起来，扬扬得意地、挑战似的望着哥哥。

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对峙了片刻。加尼亚仍然用手抓住她的胳膊。瓦里娅竭尽全力挣扎了一下、两下，但是终于

忍不住，突然忘乎所以地朝哥哥脸上啐了一口唾沫。

“这姑娘还真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道，“好，普季岑，我祝贺您！”

加尼亚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他完全按捺不住了，使出全身力气挥手朝妹妹打去。这一拳本来准会打到她的脸上，但是，突然有一只手在半道上挡住了加尼亚的手。

站在他和他妹妹之间的是公爵。

“得了，够了！”他坚决地说，但他浑身也在发抖，像受到极其强烈的震撼似的。

“怎么，你要永远挡我的道哇！”加尼亚咆哮起来。他甩开瓦里娅的胳膊，用腾出来的那只手，极其疯狂地使劲一抡，打了公爵一记耳光。

“哎呀！”科利亚举起双手一拍，喊道，“哎呀，我的上帝！”

从四面八方传来了一片惊呼声。公爵面色苍白。他用奇怪和责备的目光逼视着加尼亚的眼睛；他的嘴唇在抖动，竭力想说什么，结果却扭曲成一丝奇怪的、极不恰当的微笑。

“好，打我吧……可是打她……就是不让！……”他终于轻声说道；但是他忽然忍不住了，撇下加尼亚，用双手捂住脸，退到墙角，面对墙壁，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噢，您将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的！”

加尼亚果真无地自容地站在那里。科利亚急忙跑过去拥抱和亲吻公爵；罗戈任、瓦里娅、普季岑、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所有的人，甚至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老头儿，也都跟着他朝公爵跟前挤去。

“没什么，没什么！”公爵对周围的人喃喃道，那一丝极不恰当的微笑仍挂在嘴边。

“他会后悔的！”罗戈任喊道，“甘卡，你侮辱了这样的……一只绵羊（他找不到别的字眼），准会害臊的！公爵，我亲爱的，别理他们，冲他们啐口唾沫，咱们走！你会知道我罗戈任多么爱你！”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于加尼亚的行为和公爵的回答也感到十分震惊。她那张通常是苍白的、若有所思的脸，跟她刚才那种似乎做作出来的笑容一直不协调，而现在却被一种新的感情所激动；不过她似乎仍不愿让这种感情表露出来，所以竭力让嘲弄的表情留在脸上。

“的确，我在哪儿见过他的脸！”她蓦地又想起刚才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突然郑重其事地说。

“您也不觉得羞耻！难道您真的是您现在所扮演的那种女人吗？这怎么可能呢！”公爵忽然以一种深沉而又激烈的口吻责备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感到惊讶，淡然一笑，但在这一笑中似乎隐藏着什么，她有点发窘，朝加尼亚望了一眼，便走出了客厅。但是，她还没走到前厅，就突然转了回来，快步走到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面前，拿起她的一只手，举到自己唇边。

“他猜对了，我的确不是那种女人，”她迅速而又热烈地低语道，脸一下子涨得通红。随后，她转身走了出去，这回她走得那么快，谁也来不及弄明白她刚才究竟为什么去而复返。大家只看见她对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小声说了点什么，好像还吻了吻她的手。但是瓦里娅全都看到和听见了，并且惊讶地目送她出去。

加尼亚清醒过来，急忙跑去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但是她已经出去了。加尼亚一直跑到楼梯上才追上了她。

“别送了!”她向他喊道，“再见，晚上见！一定要来，听见没有?”

他惶惑不安、若有所思地回到了房间；沉重的疑虑紧压在他的心头，而且比原先还要沉重。公爵的身影也在他眼前晃动……他神思恍惚，几乎没有看清罗戈任那帮人如何从他身边蜂拥而过，甚至在门口还把他推来推去，紧跟在罗戈任之后匆匆离开了他家。他们扯着嗓门异口同声地谈论着什么。罗戈任本人和普季岑一起走着，反复强调着一件重要的、显然还是十分紧急的事。

“你输了，甘卡!”罗戈任从加尼亚身边走过时冲他喊道。

加尼亚惊恐地望了望他们的背影。

第十一章

公爵离开客厅，回到了自己房间，关上了门。科利亚立刻跑来安慰他。看来，这可怜的孩子现在已经离不开他了。

“您走了倒好，”他说，“现在那边会比刚才吵得更凶，我们家天天这样，全都为了那个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科利亚，你们家各种令人头疼的事可真积累得不少。”公爵说。

“是的，令人头痛的事真不少。我们家的事没什么可说的。全都怪我们自己。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人更不幸。我想把他介绍给您，愿意吗?”

“很愿意，是您的同学吗?”

“是的，差不多是同学。我以后再向您详细说明这一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长得很漂亮，您说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可是很想见到她。她简直叫人眼花缭乱。要是加尼卡真心爱她，我倒可以完全原谅他；可他干吗要拿人家的钱呢，真糟糕!”

“是的，我不太喜欢您哥哥。”

“那还用说!发生了这种事以后，您怎么能……不过，您要知道，我最讨厌各种各样的世俗之见。只要有什么疯子，或

者浑蛋，或者是一个发了疯的恶棍，打了某人一记耳光，这人便再也抬不起头来，怎么也洗不清污点，除非用血[①]，或者是让别人跪在他面前请求他饶恕。依我看，这很荒唐，也很霸道。莱蒙托夫的剧本《假面舞会》写的就是这种事，我看哪，这很愚蠢。不，我是想说，这不自然。但是，要知道，这个剧本他几乎是在童年时代写的[②]。”

“我很喜欢您的姐姐。”

“她啐甘卡的脸时有多来劲啊！瓦里卡[③]有胆量！您虽然没有啐，可我相信，这并不是由于您缺乏胆量。瞧，提到她，她就来了。我知道她会来的；她品德高尚，虽然也有缺点。”

“这儿没你的事，”瓦里娅一进来就冲他吼道，“上爸爸那儿去。公爵，他让您讨厌了吧？”

“正好相反，一点儿也不。”

“姐姐，你又来了！她就是这点叫人讨厌。哦，顺便说说，我料想爸爸准会跟罗戈任一起走。这会儿他准在后悔。得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科利亚一边往外走，一边补充道。

“谢天谢地，我把妈妈搀走，安顿她躺下了，总算没有再惹起什么新的麻烦。加尼亚很难为情，心事很重。他也该好好想想了。这可真是一次教训哪！……我来是为了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谢，公爵，并且问您：在这以前您是不是认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不，不认识。”

“那您怎么会当面对她说，她‘不是那种女人’呢？而且，

① 指决斗。

② 莱蒙托夫的剧本《假面舞会》写于1835年，那时他已二十一岁。科利亚说的是其中阿尔别宁侮辱兹维兹季奇公爵的事。

③ 瓦尔瓦拉的昵称。

好像让您猜对了。看来，也许她的确不是那种人。不过，她叫我捉摸不透！当然，她是存心来侮辱人的；这很清楚。以前，我也听说过有关她的许多怪事儿。但是，她既然是来邀请我们的，那怎么能一来就那样对待妈妈呢？普季岑非常了解她，他说，他也猜不透她刚才是怎么回事。她又为什么这样对待罗戈任的？要是一个人懂得自尊，在自己未来的……婆家，总不能那样说话吧。妈妈也为您深感不安。"

"没什么！"公爵说，挥了一下手。

"她怎么会听您的话呢……"

"她听我什么啦？"

"您对她说，她应该感到羞耻，她忽然整个人都变了。您对她有影响力，公爵。"瓦里娅微微一笑，添了一句。

门开了，加尼亚完全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

他甚至看到瓦里娅在场，也没有犹豫；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突然毅然决然地走到公爵面前。

"公爵，我的行为很卑鄙，亲爱的，请原谅我吧。"他忽然十分动情地说，他的神情显得十分痛苦。公爵诧异地望着他，没有立刻回答。"唔，请原谅，请原谅我吧！"加尼亚急切地一再恳求，"唔，只要您愿意，我马上就吻您的手！"

公爵深感吃惊，默默地用双手拥抱加尼亚。两人真诚地相互亲吻。

"我怎么，怎么也没想到您是这样的人，"公爵吃力地喘着气，终于说道，"我原以为您……不会。"

"不会认错吗？……我刚才不知是怎么回事，竟说您是白痴！您能看出别人永远看不出的事。跟您是可以好好谈谈的，不过……还是不谈为好！"

"您还得向这一位认个错。"公爵指着瓦里娅说。

“不，她们总是与我为敌。公爵，请您相信，我多次领教了；这里的人是不会真心原谅别人的！”加尼亚愤激地脱口而出，说罢，便扭过身去，不理瓦里娅。

“不，我会原谅你的！”瓦里娅突然说道。

“今天晚上你也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吗？”

“你要我去，我就去，不过你自己还是先斟酌一下：我现在有没有一点儿可能上那儿去？”

“她不是那种人。你瞧，她是存心让我们猜哑谜！这是在耍花招！”说罢，加尼亚冷笑了一下。

“我也知道她不是那种人，是在耍花招，可这耍的是什么花招呢？还有，你瞧，加尼亚，她把你看成什么人啦？尽管她吻了妈妈的手。尽管这是在耍花招，但她毕竟嘲笑了你！这可不是七万五千卢布所能弥补的，真的，哥哥！因为你还能表现出高尚的情操，所以我才对你这么说。唉，你自己也别去啦！唉，要当心哪！这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瓦里娅很激动，说完这话就匆匆走出了房间……

“她们老是这样！”加尼亚冷笑道，“难道她们以为我就不清楚这一点吗？其实，我比她们清楚得多。”

说罢，加尼亚坐到沙发上，显然是不想就此结束这次拜访。

“既然您也知道，”公爵怯生生地问道，“既然您明明知道，为了这七万五千卢布去受这种罪实在不值得，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我说的不是这事，”加尼亚喃喃道，“不过，既然话说到这里，那就顺便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想的，我正是想听听您的意见：为了七万五千卢布去受这种‘罪’，值得不值得？”

“我看，不值得。”

“嗯，不说也清楚。我娶她不光彩吗？”

“很不光彩。”

“那么，我告诉您，我决定娶她，而且一定这样做。方才我还犹豫不决，现在已经不再犹豫了！您不必说了！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我不是要说您所想的事。您这种异乎寻常的自信倒使我十分吃惊……”

“自信什么？什么自信？”

“您自信，第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肯定会嫁给您，深信这一切已成定局；第二，您深信她一嫁给您，那七万五千卢布就会稳稳当当地落入您的腰包。不过，其中有许多情况我当然还不知道。”

加尼亚使劲扭动了一下身子，向公爵这边靠了靠。

“当然，您并不了解全部情况，”他说，“您知道我干吗要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吗？”

“我觉得，这种事是常有的：有人为了钱而结婚，可是钱却捏在妻子手里。”

“不，我们不会这样……这里……这里还有一些情况……”加尼亚焦虑不安地沉思起来，嘴里喃喃道，“至于她的答复，那是毫无疑问的，”他急忙加了一句，“您凭什么说她会拒绝我呢？”

“除了我所见到的以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刚才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也说……”

“唉！她们就是这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刚才是在取笑罗戈任，请您相信我，这点我看得很清楚。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刚才也有点儿害怕，可现在看清楚了。或许，您是说她对母亲、父亲和瓦里娅的态度吧？”

"还有对您的态度。"

"也许是的。但这无非是女人进行报复的老一套办法而已。她是一个火气很大、生性多疑、自尊心很强的女人，就像一个仕途失意的小官吏！她想表现自己，想显示自己压根儿就不把他们……还有我放在眼里；的确这样，我不否认……可是她还是会嫁给我的。您简直想不到，自尊心会驱使一个人要出什么样的花招来。比方说，她认为我卑鄙下流，就因为她是别人的情妇，而我竟公然为了她的钱而娶她，可是她不知道，换了别人，欺骗她的手段会更卑鄙、更下流：那种人会缠住她，天花乱坠地向她乱吹一通自由主义的进步观点，还会搬出各种妇女问题来引诱她，结果她就会像一根线似的整个儿穿进那人的针眼里去。他会使这个自尊心很强的傻女人相信，（而且轻而易举！）他娶她纯粹是因为她'心地高尚而命途多舛'，其实还不是为了钱才娶她。在这里我不招人喜欢，是因为我不愿意耍花招；尽管必须这样。而她自己又在干什么呢？还不是这一套吗？既然这样，她凭什么瞧不起我，还要玩这些花样呢？无非是因为我不买她的账，并且显示出我是有自尊心的。哼，咱们走着瞧吧！"

"难道在这之前您爱过她吗？"

"起初爱过。得了，不提它了……有的女人只配做情妇，除此之外，毫无用处。我并不是说她做过我的情妇。如果她愿意规规矩矩过日子，那我就跟她一起过；而如果她不安分守己，那我就马上甩了她，把钱拿走。我不愿被人耻笑，最要紧的是我不愿成为笑柄。"

"我总觉得，"公爵小心翼翼地指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很聪明。既然她预感到会遭受这种痛苦，何必自投罗网呢？她不是也可以嫁给别人吗？我就是对这点感到奇怪。"

“算盘就打在这儿了！您不知道全部情况，公爵……其中……此外，她满以为我疯狂地爱着她，我敢向您发誓，您可知道，我猜想她也在爱着我，也就是说，她用她自己的方式爱着我。您知道有句俗话：‘打是亲来骂是爱。’她会一辈子把我当做红方块杰克①（也许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但她仍然会用她自己的方式爱我。她就准备这样干，她就是这种性格。我告诉您，她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女人；哼，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刚才跟瓦里娅的那场冲突，虽说是无意的，但是对我有利：她现在看到了并且确信我的一片赤诚，为了她，我可以六亲不认。这就是说，咱们也不是傻瓜，您就放心吧。顺便问一句，您不会认为我嘴碎吧？亲爱的公爵，我把什么都告诉了您，这样做也许很不好。然而正因为您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我才向您扑了过去，但是您可不要把‘扑’字当做双关语。您没有为刚才的事生气吧？这大概是我整整两年来头一回说心里话。这里老实人实在太少了；没有比普季岑更老实的人了。怎么，您好像在笑，是不是？卑鄙小人喜欢正人君子，——您不知道个中奥妙吗？而我就是个……不过，您凭良心对我说，我哪一点卑鄙？他们为什么都跟着她说我卑鄙？您知道吗，我学他们和她的样儿，也开始骂自己卑鄙了！哼，卑鄙就卑鄙吧！”

“现在我再也不会认为您是卑鄙小人了，”公爵说，“刚才我已经完全把您当做恶棍，可您忽然使我喜出望外。这就是教训：不多看看，就不要妄下断语。现在我看到，非但不能把您看做恶棍，而且也不能把您看做很坏的坏人。依我看，您无非

---

① 法国成语“valet de carreau”的直译，意为“骗子手、卑鄙小人、坏蛋、微不足道的人、居心不良的人”等。

是一个通常所能见到的极其平常的人，只不过太软弱，毫无独特之处。”

加尼亚暗地里冷笑了一下，但没有吱声。公爵看到他的评价不受欢迎，有些不好意思，也就不说话了。

“家父向您借过钱吗?”加尼亚突然问道。

“没有。”

“会借的，别借给他。我记得，他从前甚至是个很体面的人。时常和有身份的人来往。可是，所有这些上了年纪的体面人物，很快就完蛋了！一旦情况稍有变化，过去的一切便烟消云散，就像火药似的烧得一干二净。请您相信，他从前并不这么胡说八道。他从前只不过是一个好冲动的人，可现在——竟变成这样！当然，酒是祸根。您可知道，他还养着个姘头？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爱说谎的老天真了。我真不明白我妈怎么能这么长时间忍气吞声。他对您讲过围困卡尔斯的故事吗？或者讲过他那匹拉边套的灰马居然开口说人话吗？他甚至落到了这种地步。”

加尼亚忽然纵声大笑起来。

“您干吗这样看着我?”他问公爵。

“我感到奇怪，您怎么竟会笑得这样真诚。说真的，您还能发出孩子般的笑声。刚才您进来跟我和好的时候说：‘只要您愿意，我马上就吻您的手。’——这跟孩子们讲和一样。看来，您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举动。可是您又会突然长篇大论地谈起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和那七万五千卢布来。说真的，这一切实在有点儿荒唐，而且不可思议。”

“您想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的结论是：您的行为是否过于轻率了，您是否应该三思而行呢？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也许说得对。”

“啊，又讲大道理了！至于说我还是个毛孩子，这我也知道，”加尼亚急躁地打断他的话，说道，“单凭我能跟您做这样的谈话，就说明问题了。公爵，我干这种肮脏事并不是因为贪财，”他接着说道，就像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年轻人一样脱口而出，“要是为了钱，那我肯定打错了算盘，因为我的头脑还不够灵活，性格也不够坚强。我是出于激情，出于爱好才这么干的，因为我有一个大目标。您大概以为，这七万五千到手以后，我一定会马上去买一辆轿式马车。不，先生，到那时我还要把前年做的旧上衣继续穿下去，把我在俱乐部里结识的朋友统统甩掉。我们这里虽然都是些放高利贷的，但是有耐性的人却很少，而我要做到有耐性。最要紧的是坚持到底——关键全在于此！普季岑十七岁的时候露宿街头，卖削笔刀，从一个戈比起家；现在他已经有六万卢布了，可这是经过千辛万苦之后才得到的！我可要一下子跳过这番苦苦的煎熬，直接用一大笔钱来开始创业；十五年以后，人们会说：‘这就是犹太人的王伊沃尔金！’[①] 您对我说，我这人毫无独特之处。请注意，亲爱的公爵，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类人来说，最让人生气的莫过于对他说，他毫无独特之处，性格软弱，缺乏特殊才能，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人。您甚至不肯赏给我一个能干的无赖这样的雅号，要知道，刚才就是为了这一点，我恨不得把您一口吃了！您侮辱我比叶潘钦侮辱我还厉害，他认为（请注意，不用多费口舌，不用利诱，就凭他一厢情愿）我会把老婆卖给他！这事早就把我气得发疯，因此我需要钱。等我有了

① 源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7 章，第 37 节）：在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上方钉了一块牌子，上面写道：“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但这里隐喻“交易所之王”或“金融寡头”。

钱，您瞧着吧，我就会成为一个最最独特的人。金钱之所以最可鄙、最可恨，就因为它甚至能造就有才干的人。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永远是这样。您会说，这话未免太天真了，或者说，太富于诗意了，——那有什么，反正这样我会更加快乐，而且事业终归会成功的。我要坚持到底，我要有耐性。Rira bien qui rira le dernier![1] 叶潘钦为什么这样欺侮我？是出于恨吗？绝对不是，先生。无非因为我太微不足道了。哼，到那时……不过，够了，我该走啦。科利亚已经两次探头进来：他是来叫您去吃饭的。我要出门。有时候我会来看看您的。您在我们家会过得挺舒服的；现在他们准会把您当成自家人对待。不过我得提醒您，可别泄露我的秘密。我觉得，咱们俩不是朋友就是仇人。您说呢，公爵，如果我刚才吻了您的手（我是发自内心自愿这么做的），今后我会成为您的仇人吗？”

“一定会，但不会老是这样，以后您会忍不住原谅我的。”公爵想了想，笑起来，断言道。

“嘿！跟您打交道可真得留点神。鬼知道，您这话里就掺有毒药。说不定，您就是我的仇人？随便说说，哈哈哈！我忘了问您：我觉得，您似乎很喜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吗？”

“是的……很喜欢。”

“爱上她啦？”

“没有。”

“可是却满脸通红，像害了相思病一样。好啦，没关系，没关系，我不会笑话您的；再见。要知道，她是个品行端正的女人，您能相信这点吗？您以为她现在还跟那个——托茨

---

① 法文：最后笑的人才笑得最好。

基——同居吗？不！不！早就不啦。她自己也非常尴尬，刚才有好几秒钟显得很不好意思，您注意到没有？真的。这种人就喜欢控制别人。好了，再见！”

加涅奇卡出去时比进来时轻松多了，情绪挺好。公爵有十来分钟一动不动地坐着，想着什么事。

科利亚又向门里探进头来。

“我不想吃饭，科利亚；我刚才在叶潘钦家吃了早饭，吃得很饱。”

科利亚完全走进门来，递给公爵一张便条。便条是将军写的，折叠起来并加了封印。从科利亚的脸色可以看出，他实在不愿意传递。公爵看完后，站起身来，拿起了帽子。

“那地方很近，就两步路，”科利亚不好意思地说，“这会儿，他正坐在那儿喝酒呢。我真不明白，他用什么法子在那儿赊账的？公爵，亲爱的，过后请您别告诉我们家的人，说我给您递了条子！我发过一千遍誓，决不再传递这种便条，可是我又可怜他。不过，请您千万别跟他客气：给他几个零钱，事情就结了。”

“科利亚，我自己本来就有这想法；我想见见您爸爸……因为有件事……咱们走吧……”

第十二章

科利亚领着公爵没走多远，就来到铸造街，进了一家临街的底层附设有弹子房的咖啡店。那里靠右手的角落里有一个单间，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俨然以老主顾的姿态坐在里面，他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一瓶酒，手里果真拿着一份“Indépendance Belge”。他在等候公爵；一见公爵进来，就立刻放下报纸，开始热烈地和啰啰嗦嗦地解释起来。不过，公爵几乎什么也没有听懂，因为将军几乎已经醉了。

“我没有十个卢布的票子，”公爵打断他的话，“就这么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您把它破开，还给我十五卢布，因为我自己也身无分文了。”

“噢，这毫无疑问，请放心，我这就……”

“另外，将军，我有一事相求。您从来没有去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家吧？”

“我？我没去过？您这是在问我吗？我去过几次，我亲爱的，好几次啦！”将军突然显得沾沾自喜和扬扬自得，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喊道，“但是我终于主动跟她断绝了来往，因为我不愿促成这门不光彩的婚事。您自己也看到了，您今天上午亲眼目睹了：我做了一个父亲所能做的一切，——但这是一个慈

爱、宽容的父亲；接下来要登场的将是另一个父亲，咱们等着瞧吧：究竟是一个战功卓著的老军人粉碎一场阴谋呢，还是一个无耻的风流娘儿们走进一个十分高贵的人家。”

“我正是想请求您，今晚您能不能以熟人的身份引荐一下，带我去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今天一定要去，我有事；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进去。刚才虽然把我介绍给了她，但毕竟没有得到邀请：而将要参加今天那里的晚会的都是一些接到邀请的人。不过，我准备超越某些礼节，哪怕受到人家笑话，我也不在乎，只要能进去就行。”

“我的年轻朋友，您的话完全合乎我的想法，”将军十分高兴地喊道，“我叫您来并不是为了向您要这点零碎钱，”他接着说道，不过还是急忙把钱接过来，放进兜里。“我叫您来，就是为了请您跟我结伴同行，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进军，或者不如说，去讨伐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给她点颜色看看！我呢，以祝贺生日为名，最后将表明自己的态度——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但是会跟直接一样。那时候，就让加尼亚自己去决定他该怎么办吧：是要战功卓著的父亲……可以说是……或者是要……不过该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吧！您的主意太妙了！九点钟咱们动身，现在还有的是时间。”

“她住哪儿?”

“离这儿很远：靠近大剧院，梅托夫佐娃公寓，差不多就在广场边上，她住二楼……虽说她今天过生日，但去的人不会太多，而且散得也早……”

夜幕早已降临。公爵仍旧坐在那儿等着，听将军滔滔不绝地讲着数不尽的奇闻逸事，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讲完。公爵来了以后，将军又要了一瓶酒，过了一个钟头才把它喝完，接着又

要了一瓶，也把它喝完了。想必这工夫将军已经把他的毕生经历几乎都讲完了。最后，公爵站起身来，说他不能再等了。将军喝完瓶底的几滴残酒，也站了起来，摇摇晃晃走了出去。公爵大失所望。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这样愚蠢地轻信别人。其实他从来没有轻信过；他只是指望借助于将军之力得以进门去见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而已，甚至出点小乱子也无所谓，可是没有料到出这么大的乱子：将军已经酩酊大醉，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感情冲动，心中悲伤。他不停地说，由于他一家老小品行不端，一切都毁了，现在这种局面该结束了。他们终于来到了铸造街。仍是初寒回暖的天气；凄凉的、温暖的、潮湿的风在满街呼啸，马车在泥泞中噼噼啪啪地行驶着，走马和驽马用马蹄铁叩击着路面，发出清脆的声音。成群的湿漉漉的行人垂头丧气地走在人行道上。其中也常常遇到一些醉汉。

“您瞧见那灯火通明的二楼了吗？”将军说，“我的那些同僚全住在那里。我，我，我是他们当中服役的年头最长、受的苦也最多的人，可我现在却吃力地徒步朝大剧院走去，到一个不清不白的女人家里去！我是一个胸膛里有十三颗子弹的人……您不信？当年皮罗戈夫[1]曾特地为我向巴黎发了电报，并且暂时离开了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而巴黎的御医内拉通[2]为了科学事业，设法搞到一张自由通行证，来到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给我检查身体。这事连最高当局也知道：‘啊，

---

① 尼·伊·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著名外科医生，1854—1855年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负责治疗伤员的组织工作。

② 奥古斯特·内拉通（1807—1873），法国著名外科医生，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但是他从未到过俄罗斯。

这就是那位身上中了十三颗子弹的伊沃尔金！……’人们一提起我都这么说！公爵，您看到这座房子了吗？这里的二楼上住着我的老朋友索科洛维奇将军，他家人口众多，品德都很高尚。这一家和涅瓦大街的三家以及海洋街[1]上的两家——这就是我现在的整个熟人圈子，我指的是我个人的熟人圈子。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早就向环境屈服了。而我仍旧怀念着过去……可以说，仍旧还到我过去的朋友和部下的有教养的圈子里去休息休息，而且他们直到现在还十分敬重我。这位索科洛维奇将军（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他们家，也没有见过安娜·费奥多罗芙娜了）……要知道，亲爱的公爵，一个人要是自己不接待客人，他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再去拜访别人。然而……嗯……您好像不信……不过，我为什么不能把我最好的朋友兼总角之交的公子领到这个可敬可爱的人家去呢？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您会看到一位令人惊叹的姑娘，而且不是一位，而是两位、三位，她们是京都和上流社会之花：既漂亮，又有教养，还很合乎潮流……她们关心妇女问题[2]，会写诗，——所有这一切融为一体就成了绚丽多彩的幸福的化身，还不算每人至少有八万卢布现金的陪嫁，不管是什么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钱是永远不会嫌多的……总而言之，我一定要，而且有义务带您去见她们。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

“现在？马上？但是您忘了。”公爵开口说道。

“我什么也没忘，什么也没忘，咱们走！到这儿来，走上这座富丽堂皇的楼梯。奇怪，怎么没看门的呢，但是……今天

---

① 大概指大海洋街，今称赫尔岑街。

② 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保守派和自由派曾就此发表过许多文章，进行过争论。

过节，看门的放假。他们还没把这个酒鬼撵走。这个索科洛维奇一生官运亨通，享尽荣华富贵，全靠我一个人的提携，跟别人都不相干，可是……我们到了。”

公爵已经不再反对这次拜访了，为了不惹将军生气，就顺从地跟在将军后面，他满心希望索科洛维奇将军和他的全家像海市蜃楼一样渐渐消失，化为乌有，于是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转身下楼了。但是，公爵惊恐地发现这个希望正在破灭：将军居然领着他上了楼梯，就像这里真有他的熟人似的，还不时穿插介绍一些有关主人的生平和他家地理位置的细节，而且数字精确。最后，他们登上了二楼，停在右边一套豪华的寓所门前，当将军伸手去拉门铃的时候，公爵才决定逃之夭夭；但是，一个奇怪的情况使他暂时停住了。

“您弄错了，将军，”他说，“门上写的是库拉科夫，而您要找的是索科洛维奇。”

“库拉科夫……库拉科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是索科洛维奇家，因此我拉门铃找索科洛维奇；我才不管什么库拉科夫不库拉科夫呢……瞧，这不是有人开门来了。”

门果然开了。一个仆人探出头来，回了一声：“主人不在家。”

“真遗憾，真遗憾，太不巧了！”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失所望地重复了好几遍，“我亲爱的，回头请您禀报一下，就说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特来拜访以表示敬意，来得不巧，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这时又有一个面孔从屋里朝敞开的门外张望了一下，看来是个女管家，甚至可能是家庭女教师；这位四十上下的女士，穿着一件深色的连衣裙。她听到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的名字后，不禁好奇而又不信任地走上前来。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不在家，”她说，一边特别仔细地打量着将军。“她领着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小姐去外婆家了。”

“连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也跟夫人一起去了，噢，上帝，真倒霉！您想想，太太，我老是这么倒霉！恳请您转达我的问候，并请转告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请她想起……总而言之，请转达我对她的衷心祝愿，祝愿她星期四晚上在听肖邦的叙事曲时所表示的心愿能够实现；她会记得的……我衷心祝愿！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

“我不会忘记的，先生。”那位女士有点相信了，向他鞠躬道别。

下楼时，将军余兴未减，还在为这次来访未遇，为公爵失去了这么一次令人神往的交友机会而不胜惋惜。

“您知道吗，我亲爱的，我有几分诗人的气质，您看出来了吗？不过……不过，咱们好像走错了地方，”他忽然完全出人意料地说道，“我现在想起来了，索科洛维奇家住在另一幢楼里，甚至，眼下好像在莫斯科。对，我有点弄错了，但是……这不要紧。”

“我只想知道一点，”公爵沮丧地说，“我是不是应该完全不再指望您，干脆让我一个人去得了？”

“不再指望？就一个人去？这又从何说起呢？要知道，对于我，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它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我全家的命运！但是，我的年轻朋友，您太不了解我伊沃尔金了。谁要是说‘伊沃尔金’，就等于说‘一座大山’。一开始，我在骑兵连服役，那时人们就说：依靠伊沃尔金吧，他就像大山一样可靠。我只是想顺路到一户人家去看看，自从遭遇惊涛

骇浪和种种磨难之后，已经好多年了，我的心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憩息……”

“您想回家？”

“不！我想……去看一位大尉太太捷连季耶娃，她是捷连季耶夫大尉的遗孀，她那已故的丈夫曾经是我的部下……甚至是朋友……在这里，在大尉太太家里，我能重新打起精神来，我时常把我生活中和家庭里的种种苦恼带到这里……因为我今天正好肩负着很大的精神重担，所以我……”

“我觉得，我刚才惊动大驾，”公爵喃喃道，“本来就是做了件极大的蠢事。何况您现在……再见！”

“可是我不能，我不能放您走，我的年轻朋友！”将军急得跳了起来，“一位寡妇，一家之母，她拨动的根根心弦在我全身都引起共鸣。拜访她只要五分钟，在这家人家我用不着客气，我差不多就住在这里。等我洗把脸，稍微修饰一下，咱们就雇辆马车直奔大剧院。请您相信，整个晚上我都需要您……就在这幢楼里，咱们已经到了……啊，科利亚，你已经来啦？怎么，玛尔法·鲍里索芙娜在家吗？还是你也刚到？”

“噢，不，”正好在大门口碰上他们的科利亚答道，“我早就来了，陪着伊波利特，他的病情加重了，今天早晨就躺倒了。我现在下来是到小铺里去买纸牌。玛尔法·鲍里索芙娜在等您。不过，爸爸，您怎么成了这模样！……”科利亚仔细看着将军走路和站立的姿态，最后说道，“唉，那咱们上去吧！”

跟科利亚的相遇，促使公爵陪同将军去见见玛尔法·鲍里索芙娜，但只能待一会儿。公爵需要科利亚。他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把将军甩掉，并且无法原谅自己方才怎么会想到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们顺着后楼梯爬了很久，才登上四楼。

“您想给公爵介绍一下?”科利亚边走边问。

“是的，我亲爱的，就这样介绍：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但是……玛尔法·鲍里索芙娜……怎么啦……”

“听我说，爸爸，您最好别去！她会吃掉您的！您有三天没露面，可她正急着等钱用。您干吗答应给她钱呢？您老是这样！现在您就想办法应付吧。”

上到四楼，他们在一扇低矮的房门前站住。将军显然有点发憷，便把公爵推到前面。

“我就待在这儿，”他喃喃地说，“我想给她来一个惊喜……”

科利亚头一个走了进去。一位浓妆艳抹的女士从门里朝外看了一眼，将军的“惊喜”也就出其不意地破灭了。这位女士四十岁上下，穿着便鞋，身着一件小棉袄，头发编成一条条小辫子；她一见到他，立刻就嚷嚷起来：

“真是他，这个卑鄙阴险的家伙来了！我心里正念叨着他，等他来呢！”

“咱们进去吧，没事儿。”将军对公爵喃喃道，依然天真地讪笑着。

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他们穿过又暗又矮的前厅，刚刚走进一间摆着六把藤椅和两张绿呢面小牌桌的狭窄客厅，女主人马上就用一种惯有的、训练有素的哭诉声继续说道：

“不要脸，你真不要脸，你这个野蛮人，我家的暴君，既野蛮又狠心！你把我抢了个精光，吸干了我的汁儿，还不满足。要我对你忍受到几时，你这个没羞没臊、死不要脸的家伙！”

“玛尔法·鲍里索芙娜，玛尔法·鲍里索芙娜！这位是……梅什金公爵。伊沃尔金将军和梅什金公爵。”将军哆哆嗦嗦、

张皇失措地喃喃道。

“您信不信，”大尉夫人忽然对公爵说，“您信不信，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连我的几个没爹的孩子也不放过！他抢光了一切，搬走了一切，卖的卖，当的当，什么都没留下。我拿着你的借据有什么用啊？你这个狡猾的、没良心的家伙！你说话呀，老滑头，回答我呀，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叫我拿什么，拿什么养活我这几个孤儿呀？你瞧他来了，醉成这个模样，站也站不稳……我哪一点触怒了上帝？你说话呀，你这个卑鄙无耻、岂有此理的老滑头！”

但是将军顾不上这些。

“玛尔法·鲍里索芙娜，这是二十五卢布……我只能拿出这些，这还多亏一位无比高尚的朋友相助。公爵！我真是大错特错了！人生……就是这样……可是现在……对不起，我浑身发软，”将军继续说着，他站在房间中央，朝四周连连鞠躬，“我浑身发软，对不起！列诺奇卡！拿只枕头来……亲爱的！”

列诺奇卡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她立即跑去拿枕头，拿来以后就把它放到一张又硬又破的漆布面沙发上。将军坐在了沙发上，他本打算还要说许多话，可是刚一碰到沙发，马上就侧身倒下，脸朝墙转过去，睡着了。玛尔法·鲍里索芙娜客气而又愁苦地向公爵指了指绿呢面小牌桌旁的一把椅子，自己在他对面坐下，一只手托着右腮，望着公爵，默默地叹息起来。三个小孩（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其中列诺奇卡最大）走到桌子跟前，三个孩子都把双手放在桌上，凝神注视着公爵。科利亚从另一间屋子里走了出来。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遇见您，科利亚，”公爵对他说，“您能不能帮帮我？我一定要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去。

我刚才请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带我去，可是他睡着了。您送我去吧，因为我不认得路，街道也不熟。不过，地址我有：大剧院旁，梅托夫佐娃公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她从来就没在大剧院旁住过，父亲从来也没去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既然您想知道，我就只能实话实说了。奇怪的是，您怎么能指望他替您办什么事呢。她住在弗拉基米尔街一带，靠近五角口，从这儿去要近得多。您这就要去吗？现在是九点半。好吧，我带您去。”

公爵和科利亚立刻走了出去。唉！公爵连叫马车的钱也没有，只好步行了。

“我本想给您介绍一下伊波利特，”科利亚说，“他是那个穿小棉袄的大尉夫人的长子，住在另一间屋里，他身体不好，今天躺了一整天。可是他这人很怪，自尊心很强；依我看，他见到您会不好意思的，因为您在这个时候来……我可不像他那样不好意思，因为一个是我的父亲，而另一个是他的母亲，这里毕竟有差别，因为男人干这种事并不丢脸。不过，这也许是男尊女卑的偏见。伊波利特是个非常好的青年，但他又是某些偏见的奴隶。”

“您说他得了痨病？”

“是的，看来还不如早点死了好。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我一定希望早死。他很可怜弟弟妹妹，就是那几个小的。要是能够办得到，要是有钱的话，我愿意跟他另租一套房子住，离开我们各自的家。这是我俩的幻想。您可知道，刚才我把您碰到的事讲给他听，他竟发起火来，说挨了耳光却忍气吞声而不要求决斗的人是卑鄙小人。不过，他正在气头上，我也就不再跟他争辩了。这么说，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立刻邀请您

到她家去的喽?"

"问题在于事情并不是这样。"

"那您怎么能去呢?"科利亚惊叫道，甚至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况且……还穿着这么一身衣服，您不知道那里举行晚会客人都是特意邀请的吗?"

"说真的，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进去。要是让进去，那当然好；要是不让进去，也只好拉倒了。至于衣服，那有什么办法呢?"

"您有事？还是您只不过想在'上流社会'里 pour passer le temps①?"

"不，其实我……说实在的，我是有事……我很难把这事说清楚，但是……"

"好吧，究竟有什么事我不管，随您便，对我来说主要是，您别死气白赖地去参加晚会，硬往风流女子、将军和放高利贷者纸醉金迷的圈子里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不起，公爵，我就会嘲笑您，瞧不起您。这种地方正直的人实在太少了，简直没有什么人值得尊敬。人们不由自主地瞧不起他们，而他们却要求别人尊敬他们；瓦里娅第一个瞧不起这帮人。公爵，您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是冒险家！尤其是在咱们俄国，在咱们这个亲爱的祖国。我不明白，怎么竟会弄成这样。看来，过去一切还是稳稳当当的，可现在呢？大家都这么说，到处都这么写，在揭露。我们这儿人人都在揭露。做父母的首先翻悔，对自己以前的道德观念感到羞愧。比方说，在莫斯科，就有那么一个做父亲的怂恿儿子，要他不择手段地去弄

① 法文：消磨消磨时光。

钱[1]；这事都登报了。您再瞧瞧我们家的那位将军。唉，他变成什么啦？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家的将军还是个老实人。的确是这样！这全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和酒害了他。的确是这样！甚至挺可怜的；只是我不敢说，因为大家会笑话我；可的确是挺可怜的。而那些聪明人，他们又怎样呢？全都是些放高利贷的主儿，一个也不例外！伊波利特认为放高利贷是正当的，说这是必要的，是经济动荡嘛，有涨有落，真见鬼。我最讨厌听他这一套了，可是他却很生气。您想想，他的母亲，就是那个大尉夫人，从将军那儿弄到钱，转手又放高利贷给他，这太可耻了！要知道，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将军夫人，时常周济伊波利特，给他钱、衣服、内衣和其他一切，甚至还通过伊波利特多少周济一下那几个孩子，因为他们的妈妈不管他们。瓦里娅也一样。”

“您瞧，您说没有正直而坚强的人，人人都唯利是图；您母亲和瓦里娅不就是坚强的人嘛。在这里，在这样的处境下周济别人，难道这不是道德力量的表现吗？”

“瓦里卡这样做是出于要强，表现自己，不甘落在妈妈后面；嗯，而妈妈可是真心实意……让我敬佩。是的，我敬佩并

---

① 作者在此通过科利亚之口讲述了19世纪60年代轰动一时的达尼洛夫案件中的一个情节。1866年1月，十九岁的大学生达尼洛夫，为了抢劫财物而杀害了放高利贷者波波夫及其女仆诺德曼，被判处九年苦役。在狱中，他企图说服同狱犯人格拉兹科夫把杀害波波夫的罪名揽在自己身上。同年11月，格拉兹科夫在口供中说：据达尼洛夫自述，他并非一人作案，而是在他父亲同意和参与下干的。父亲曾教唆儿子：“为了自己的幸福（指结婚），要不择手段地弄钱，哪怕为此犯罪也在所不惜。”科利亚所说的即格拉兹科夫就达尼洛夫案件所作的供述。这一案件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大的兴趣。同时代人指出，达尼洛夫的罪行与《罪与罚》的情节相似。

赞同这种行为。就连伊波利特也有所触动，而他几乎是铁石心肠。起初他嘲笑，说妈妈这样做很卑鄙；可是现在他有时也开始有所触动。嗯，您把这叫做力量？我会注意这点的。加尼亚不知道，要不然，他会说这是纵容姑息。”

“加尼亚不知道吗？看来，有好些事加尼亚并不知道。”公爵若有所思地脱口而出。

“说实话，公爵，我挺喜欢您。前不久您碰到的那件事老在我脑海里转悠。”

“我也挺喜欢您，科利亚。”

“请问，您打算在这儿怎样过日子呢？我很快就要找些活干，好挣点儿钱；我，您，还有伊波利特，咱们仨在一起，租一套房子，在一起过；让将军常到咱们那儿走走。”

“我非常乐意。不过，我们还是看看再说吧。我现在心里很……很乱。怎么？已经到啦？就在这幢楼里……大门好气派啊！还有看门的。唉，科利亚，不知道这事的结局会怎样。”

公爵心慌意乱地站着。

“请您明天告诉我！别太胆怯！愿上帝保佑您成功，因为我自己在各方面跟您的看法一致！再见吧。我还要回去告诉伊波利特。您会受到接待的，这毫无疑问，不必担心！她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女人。从一楼的这座楼梯上去，看门的会给您指路的！”

第十三章

公爵上楼的时候，心中忐忑不安，但又竭力给自己壮胆。他想："大不了吃'闭门羹'，让他们认为我有不好的想法；要么也许让我进去，当面嘲笑我一番……唉，那也没有什么！"的确，这还不太可怕。但是对于"究竟到那里去干什么，为什么而去?"这个问题，他怎么也找不到一个令他宽心的答案。即便好歹能找到机会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您可别嫁给这个人，可别毁了您自己；他并不爱您，他是爱您的钱，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阿格拉娅·叶潘钦娜也对我说过，我是来转告您的。"即便这样，从各方面看也未必妥当。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可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公爵甚至怕去想它，简直不能也不敢存这个念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只要一动这个念头，脸就红，而且浑身打颤。然而，尽管心神不安，疑虑重重，最后他还是进去求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住在一个虽然不太大、但确实十分豪华的寓所里。她在彼得堡生活的这五年，起初有一个时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特别舍得在她身上花钱；当时他还指望博得她的欢心，还想诱惑她，主要是用舒适和奢侈做钓饵；他知道奢侈的习惯是很容易染上的，一旦奢侈渐渐成为必

不可少的东西，想要摆脱它那就难了。在这方面，托茨基永远忠实奉行优良的古训，丝毫未加改变，无限看重声色犬马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并不拒绝奢侈，甚至喜欢它，但是，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她决不受其束缚，好像任何时候没有它也可以过得去；她甚至三番五次地竭力表明这一点，弄得托茨基很不痛快。而且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还有好些地方使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感到不快，后来甚至到了鄙视的地步。她有时接近而且乐意接近一些粗俗的人，这已经用不着说了。此外，她还不时流露出某些十分奇怪的倾向：两种迥然不同的情趣极为协调地混合在一起，有些事物和手段简直是体面而高雅的人所不能容忍的，她却能处之泰然，甚至还感到满意。的确如此，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假如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忽然显露出某种娇憨可爱的无知，比方说，她不知道农妇不能穿她所穿的那种麻纱内衣，那么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也许会非常得意。按照托茨基的计划（他在这方面可是行家里手），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全部教育从一开始就打算取得这样的结果；但是，很可惜！结果却很奇怪。尽管如此，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上毕竟还保留着某种气质，这种气质的那种异乎寻常的、令人心醉的独特风韵和魅力，有时甚至会使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本人也感到惊奇，即使到现在，虽然他原先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上打的种种主意现在已经完全落空了，有时还让他着迷。

开门迎接公爵的是个姑娘（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里的仆人从来都是女的），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当姑娘听完他请求通报自己的姓名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疑惑。他那肮脏的皮靴、宽边的呢帽、御寒的斗篷和发窘的神态，都没有引起姑娘半点儿犹豫。她帮他脱下斗篷，请他在接待室里稍候，就立即

进去通报了。

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聚会的都是些跟她经常来往的熟人和朋友。要是和过去一年一度的生日聚会相比，甚至可以说客人相当少。首先，主要的来宾是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两人都和蔼可亲，但两人都心怀鬼胎，掩饰不住焦急的心情——急切地想知道女主人是否同意嫁给加尼亚（这是她事先答应要在今天宣布的）。当然，除了他俩，加尼亚也在场，他也是神情阴郁，心事重重，甚至几乎是“毫不热情”，大部分时间远远地站在一旁，而且沉默不语。他没敢把瓦里娅带来，不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没问起她；可是她刚跟加尼亚打过招呼之后，就马上提到刚才他和公爵之间的那场冲突。叶潘钦将军还没有听说过这事，便询问起来。于是加尼亚便轻描淡写地、冷静地、然而却十分坦率地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还说他已经向公爵道过歉了。与此同时，他还热烈地说了自己的看法，说天晓得为什么竟有人莫名其妙地把公爵叫做“白痴”，他认为恰恰相反，此人很有心计。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聚精会神地听完这番评论，并且好奇地注视着加尼亚，但是话题立刻转到了罗戈任身上，因为在当天上午发生的那件事中罗戈任是关键人物，于是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兴致勃勃地打听起他的情况来。原来，只有普季岑才能提供有关罗戈任的特别消息，他和罗戈任在一起，为罗戈任的事情而奔忙，几乎一直忙到晚上九点。罗戈任竭力坚持当天就得弄到十万卢布。“他可真是喝醉了，”普季岑在讲这件事时指出，“不管多么困难，看来，十万卢布还是能给他弄到的，但不知今天能否凑齐。有好些人，像金杰尔、特列帕洛夫、比斯库普，都在替他奔走；不管利息多高，他都肯出，当然，这全都因为他喝醉了

酒，一时高兴……”普季岑最后说道。所有这些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也有几分担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沉默不语，显然不想发表意见；加尼亚也一样。叶潘钦心中的惴惴不安几乎超过任何人；他一大早就送来的那串珍珠，虽然被客气地收下了，但对方态度显得极其冷淡，甚至带有一种异样的嘲笑。在所有的宾客中，只有费尔德先科一人兴致很高，喜气洋洋，有时莫名其妙地纵声大笑，这不过是因为他自告奋勇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而已。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素以讲故事讲得巧妙动听著称，从前在这种晚会上通常都是由他引导着谈话的方向，可是今天他却显然心神不定，甚至流露出一种他从未有过的慌乱。其余为数不多的宾客，非但无法使谈话变得非常活跃，有时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教书的穷酸小老头儿，天知道为什么要请他来；有一个是十分年轻的陌生小伙子，非常腼腆，始终一言不发；有一个是四十岁上下、动作利落的女士，大概是个演员；还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衣着非常华丽的年轻女士，她也很少说话。

因此，公爵的出现简直可以说是正是时候。女仆的通报引起众人的不解和一丝异样的微笑，尤其是在看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惊讶的神态以后，大家明白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邀请他。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惊讶之余忽然显得非常高兴，以至大多数宾客马上准备用欢声笑语来迎接这位意想不到的客人。

“即便这是由于他的天真，”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说道，“不管怎么说，鼓励这种倾向是相当危险的。但是在这个时刻他竟想到光临晚会，尽管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说实在的，倒也不坏；至少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也许可以给我们增添一点儿乐趣。”

“何况他是不请自来的！”费尔德先科紧跟着插嘴道。

“那又怎么样？”对费尔德先科十分厌恶的将军冷冰冰地问。

“他得买门票。”费尔德先科解释道。

“哼，梅什金公爵毕竟不是费尔德先科。”将军忍不住说。至今，将军一想到自己竟和费尔德先科这种人置身于同一社交圈子，而且和他平起平坐，心里就不舒服。

“哎呀，将军，您就饶了费尔德先科吧，”费尔德先科嬉皮笑脸地答道，“我的身份可特殊哇。”

“您的身份怎么个特殊法？”

“上次我已经有幸向诸位作过详细说明，现在我再为阁下说一遍。阁下，您瞧得出来：大家都会说俏皮话，可是我不会。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请求大家允许我说实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不会说俏皮话的人才会说实话。再说，我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这也是由于我不会说俏皮话的缘故。我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是欺侮我的人一旦失败，那我就不再忍受了；只要他一失败，我就立刻翻老账，并且立刻想方设法进行报复，就像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把我形容的那样，踢上几脚；当然啦，他自己是从来不踢人的。阁下，您知道克雷洛夫的寓言里的狮子和驴吗？嗯，咱俩就是这样，他写的就是咱俩。”

“看来，您又胡扯起来了，费尔德先科。”将军火了。

“您这是怎么啦，阁下？”费尔德先科接过话茬，他本来就打算找个机会，接过话茬多啰唆几句。“请放心，阁下，我有自知之明：既然我说咱俩是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狮子和驴，那么驴这一角色当然由我担任，而阁下当然是狮子喽，克雷洛夫的寓言是这样说的：

威猛的狮子，森林的霸王，
因为年老而失去力量。①

而我，阁下，我就是那头驴。”

“最后这句我同意。”将军漫不经心地脱口说道。

当然，这一切都很粗俗，而且是有意安排的，但是大家让费尔德先科扮演小丑的角色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里之所以让我进来，容纳我，”有一回费尔德先科喊道，“正是要我说这一类话。要不，这里能接待像我这号人吗？这道理我清楚。要不，怎么能让我这么一个费尔德先科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这样一位高雅的绅士坐在一起呢？只能有一种解释：正是因为这样做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才偏偏让我们平起平坐。”

尽管话说得粗俗，但是往往很尖刻，有时甚至十分尖刻，大概这正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心意。凡是一心想到她家来做客的人，就得硬着头皮忍受费尔德先科这一套。他也许完全猜透了，认为主人之所以开始接待他，就是因为他第一次露面就使托茨基感到难堪。加尼亚也吃过他无数的苦头，在这方面，费尔德先科对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是很有用处的。

“公爵一开头肯定会唱一首流行的情歌。”费尔德先科断言道，同时看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会说什么。

“我不这样想，费尔德先科，请不要急躁。”她冷冷地说。

“啊——啊！要是他受到特殊的呵护，那我也得宽容几分……”

---

① 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年老的狮子》，但引文不准确。

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不再听他说话，她站起身来，亲自上前迎接公爵。

“我很抱歉，”她突然出现在公爵面前，说道，“刚才由于匆忙，忘记邀请您了，现在您亲自给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感谢和赞赏您光临寒舍的决心，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她说这话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公爵，竭力想多少探明一点他的来意。

公爵本来可以对她的客套随便应酬几句，但是他感到迷惑和震惊，以至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满意地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天晚上她身着盛装，给人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她挽起公爵的胳膊，把他带到众宾客面前。快到客厅门口时，公爵突然站住，非常激动地、急切地对她小声说：

“您十分完美……就连您的清瘦和苍白也表现出完美……叫人不愿想象还会有另一副模样……我是那么想来看您……我……请原谅……”

“别请求原谅啦，”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笑起来，“这会破坏整个奇异而独特的情趣的。有人说您是怪人，看来这话不假。这么说，您认为我是完美的喽，是吗？”

“是的。”

“虽然您善于猜测，不过您猜错了。我今天就会让您看到我并不完美……”

她把公爵向来宾一一作了介绍，有一大半宾客对他已有所了解。托茨基立刻寒暄了几句。大家似乎稍稍活跃了起来，顿时又说又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让公爵坐在自己身边。

“其实，公爵的光临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费尔德先科嚷嚷得比谁都凶，“事情是明摆着的，事情本身就说明问题了。”

“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也太说明问题了，”一直沉默不语的加尼亚突然接过话茬，“从上午公爵在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桌子上第一次看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照片的那一刹那起，我今天几乎一直不断地对他进行观察。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现在已确信不疑，顺便说一句，公爵自己也对我做了表白。”

加尼亚这话说得非常认真，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甚至有些忧郁，显得有点儿古怪。

“我没有向您做过表白，”公爵满脸通红地答道，“我只是回答了您的问题。”

“妙，妙！”费尔德先科叫了起来，“至少是真诚的，既狡猾又真诚！”

大家都高声笑起来。

“别嚷嚷，费尔德先科。”普季岑厌恶地对他低声说。

“公爵，我可没料到您还有此壮举，”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您可知道，这对谁合适？我还以为您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好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

“这么一句并无恶意的玩笑话竟使公爵羞得像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似的，根据这一点我可以断定，他是一位高尚的青年，面慈心软，襟怀坦白，”那位掉光了牙齿的、七十岁的教书小老头儿一直沉默不语，这时却突然完全出人意料地开了腔，实际上还不如说他在叽里咕噜地叨咕，谁也没料到他今晚竟会开口。于是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小老头儿大概以为人们被他的俏皮话逗乐了，便瞧着大家，自己也笑得更欢了，同时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以至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只好立刻去抚慰他，亲吻他，并吩咐仆人给他再端杯茶来。不知道为什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特别喜欢所有这类古里古怪的老头儿和老太

婆，甚至喜欢那些疯修士。她向进屋来的女仆要了件披肩，裹在身上，又叫女仆往壁炉里再添点儿劈柴。她问现在几点钟了，女仆回答说：已经十点半了。

“诸位，要不要喝点儿香槟酒？”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忽然邀请道，“我已经准备了。也许能使你们更加开心。请，别客气。”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居然请大家喝酒，尤其是用这样天真的话语，说来真有点儿奇怪。在她过去举行的晚会上，人们从来都是循规蹈矩的。总的说来，今天的晚会变得愈来愈愉快了，但有点儿反常。不过，大家并没有拒绝饮酒，首先是将军领头，接着是那位动作利落的太太、小老头儿、费尔德先科，最后大家随他们之后也都喝了起来。托茨基举起自己的酒杯，希望调谐一下正在形成的那种新气氛，尽可能使其具有无伤大雅的玩笑性质。只有加尼亚一人什么也不喝。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举起酒杯，声称她今晚要喝它三大杯。今晚她举止奇特，有时动作非常急躁，她忽而无缘无故地大笑，忽而又一言不发，若有所思，叫人摸不着头脑。有人怀疑她身上发冷，最后大家才开始注意到，好像她自己也在等待着什么，她频频看钟，变得十分烦躁和心神不定。

“您好像有点儿发冷吧？”那位动作利落的太太问。

“不是一点儿，而是很厉害，所以我才裹上披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答道。她的脸色的确变得更加苍白了，有时似乎在克制着剧烈的颤抖。

大家全都惊慌和骚动起来。

“咱们是不是让女主人休息休息？”托茨基瞧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

“诸位，毫无必要！我请求你们都坐着。你们的光临，尤

其在今天，对我来说是很必要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忽然坚决而又意味深长地宣称。由于宾客几乎全都知道原定在今晚上要做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因而这几句话就显得格外有分量了。将军和托茨基又一次交换了一下眼色。加尼亚的身子好像抽风似的动弹了一下。

“最好是玩点儿什么小游戏。”动作利落的太太说。

“我知道一种新的、绝妙的小游戏，”费尔德先科接茬说道，“虽说这游戏在世上只玩过一次，而且还一次也没有玩成功。”

“那是怎么回事呢?”动作利落的太太问。

“有一回，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当然，也喝了点儿酒。忽然有人提议：我们每个人都不要从桌旁站起来，就地讲一件自己干过的什么事，不过他得凭良心认为这是他一生中自己干过的坏事中最坏的一桩。条件是必须诚实，主要的是要说实话，不许撒谎!”

“奇怪的主意。”将军说。

“是啊，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阁下，不过，妙就妙在这里。”

“可笑的主意，”托茨基说，“不过也不难理解：这是一种特殊的吹牛方式。”

“也许要的就是这样，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

“可是这种小游戏只会招人哭，不会逗人笑。”动作利落的太太说。

“这游戏完全要不得，太荒唐了。”普季岑说。

“玩成了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问。

“问题就在于没有玩成，结果很糟。每人的确都说了一些，许多人说了实话，您瞧，有几个人讲得还很得意呢。可是事后

每个人都感到羞愧难当！不过总的说来，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说真的，这挺不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忽然起劲地说，“真的，诸位，咱们不妨试试嘛！的确，咱们好像不太快乐。要是咱们每个人都同意讲点儿什么……讲点儿这一类事……当然，要他本人同意，完全出于自愿，怎么样？咱们也许受得了呢？至少非常新奇……”

“天才的主意！”费尔德先科立刻附和道，“不过，女士们除外，从男人开始。用抓阄的办法决定谁先讲，跟那回一样，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谁要是实在不愿意，当然可以不讲，不过只有特别不懂礼貌的人才会这样！诸位，请把你们写的阄儿拿过来，放到我的帽子里，让公爵来抓。这事太简单了，讲讲自己一生中最丑恶的行为，——这太容易了，诸位！你们会明白的！要是有人忘了，我会马上提醒他！”

没人喜欢这个主意，一些人在皱眉头，另一些人在狡猾地微笑着。也有人反对，但并不坚决，比如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他看到这个怪主意那样吸引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就不想扫她的兴。只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下定决心说出自己的愿望，她就不顾一切，非干不可，哪怕这种愿望是异想天开，甚至对她本人毫无益处。现在她像歇斯底里发作似的，忙乱地走来走去，发出一阵阵狂笑，尤其是当惊慌不安的托茨基表示异议的时候，她笑得更厉害了。她的黑眼睛闪闪发光，苍白的面颊上泛起了两片红晕。有几位客人脸上流露出阴沉和不屑的神色，也许这更加燃起了她嘲笑的愿望；也许，她正是喜欢这个主意的厚颜无耻和残酷无情。有些客人相信她这样做有特别的打算。不过，大家还是陆陆续续地同意了：无论如何这游戏还是挺有趣的，对许多人还是挺有吸引力的。费尔德先科忙前忙后，比谁都起劲。

“要是有的事情不便……当着女士们的面讲，那怎么办呢？”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畏畏缩缩地说。

“那就别讲这事；难道除了这个，别的丑事还少吗？”费尔德先科答道，“唉，您这年轻人！”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哪桩行为最坏。”动作利落太太插嘴说。

“女士们除外，可以免讲，”费尔德先科重申，“不过，只是免除而已；如心血来潮愿意讲的，也表示欢迎。至于男人，实在不愿意讲，可以不讲。”

“那又怎么证明我不是在撒谎呢？”加尼亚问道，“要是我撒了谎，这游戏就毫无意义了。何况谁不撒谎呢？每个人肯定都会撒谎的。”

“听听一个人怎么撒谎，单凭这一点儿就够吸引人的了。至于你，加涅奇卡，用不着特别担心你会撒谎，因为你最丑恶的行为本来就已人所共知。诸位，不过大家得想一想，”费尔德先科忽然灵机一动喊了起来，“不过大家得想一想，各位讲完以后，比方说明天，咱们彼此还有脸见面吗？”

“难道能这么干吗？难道当真要这么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托茨基庄重地问道。

“怕狼就别进树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嘲笑道。

“但是请问，费尔德先科先生，难道这样做能成为什么小游戏吗？”托茨基接着问道，他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我敢说，这种把戏永远不会成功；您自己也说，那一次就没有成功嘛。”

“怎么没有成功！上一次我讲了我怎样偷了三个卢布的事，我一咬牙终于痛痛快快说出来了！”

“就算这样吧。但是，您要说得活灵活现，让大家信以为真，恐怕不可能吧？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说得挺对，

只要让人听出一点儿破绽来，整个游戏就毫无意义了。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可能说真话，那就是当一个人有一种极其低级的自我吹嘘的特殊情绪时，才有这种可能，而在我们这种场合，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极不体面的。”

“您真是一位极其精明的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甚至连我都感到惊讶！”费尔德先科喊了起来，“诸位，你们瞧，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说我不可能把我偷窃的事说得像真有其事，这就是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暗示，我实际上不可能偷窃（因为这话不便直说），尽管他内心里也许完全相信，费尔德先科很可能偷窃！不过，诸位，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大家写的阄儿已经收齐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也把自己的阄儿放到里面了，这就是说，没有人拒绝参加。公爵，您抓吧！”

公爵默默地把手伸进帽子，抓出第一个阄儿——是费尔德先科，第二个是普季岑，第三个是将军，第四个是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第五个是公爵自己，第六个是加尼亚，以下是别的人。女士们没有参加抓阄儿。

“哦，上帝呀，多倒霉！”费尔德先科喊道，“我原以为第一个是公爵，第二个是将军呢。不过，谢天谢地，至少伊万·彼得罗维奇跟在我后面，总算得到了补偿。哦，诸位，我当然应该做出表率，但是此刻使我最为遗憾的是：我是那么微不足道，连一点儿出众的地方也没有，甚至我的官衔也小得不能再小了。就算我费尔德先科干了什么坏事，实际上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我干的最坏的事是哪一桩呢？那可是 embarras de richesse[①]。难道把那次偷窃的事再讲一遍，好让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相信，不是贼也会偷。”

---

① 法文：多得使人为难。

“费尔德先科先生，您现在才使我相信，讲自己的丑恶行为，的确可以感到快乐，甚至陶醉，即使没有人让您讲……不过……请原谅，费尔德先科先生。”

“开讲吧，费尔德先科，您的废话太多了，一说就没个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恼火地、不耐烦地命令道。

大家注意到，在刚才那阵狂笑之后，她忽然变得忧郁、烦躁和易怒；然而还是固执而专横地坚持自己那个令人难堪的古怪要求。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非常难受。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惹他发火：这位将军竟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喝香槟酒，甚至兴许正在盘算着轮到他自己时该讲点儿什么。

第十四章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这人不会说俏皮话，所以废话就多了！”费尔德先科扯开嗓门开始讲自己的故事，“要是我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或者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会说俏皮话，那我今天也会像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公爵，请允许我向您请教，听听您的高见。我总觉得：世上的贼要比不做贼的人多得多，那种一辈子连一次都没偷过东西的非常本分的人，简直一个也没有。这是我的看法，不过，我决不是想由此得出结论：人人都是贼。老实说，虽然有时候很想下这样的结论。不知您有何高见？”

“哎呀，您讲得多蠢哪，”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应声说道，“而且是胡说八道。不可能人人都偷过点儿什么；我就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您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但是，公爵会说什么呢？您瞧，他一下子满脸通红了。”

“我觉得，您说的是实话，不过太夸张了一点。”公爵说，的确不知为什么涨红了脸。

“那么，公爵，您自己什么也没偷过？”

“唉！这多可笑啊！您别忘乎所以了，费尔德先科先生。”

将军插嘴道。

“显而易见，事情到了节骨眼上，就不好意思开口了，所以才想拉公爵垫背，反正他是不会反驳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道。

“费尔德先科，您要么讲下去，要么就闭嘴，不要牵扯别人。再有耐性的人也受不了您这唠叨劲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严厉而又恼火地说。

“马上就讲，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已经承认了，因为我坚决认为，不管怎么说，公爵也等于承认了，既然如此，那么，比方说，一旦别人（我不指名道姓）想要说实话，他能说什么呢？至于我，诸位，其实再也没有什么：这事很简单，既愚蠢，又恶劣。不过，请你们相信，我并不是贼；我偷过东西，却不知道是怎么偷的。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在谢苗·伊万诺维奇·伊先科的别墅里，是星期天。有几位客人在他家吃午饭，饭后，男人们留下来喝酒。我忽然想请主人的女儿玛丽亚·谢苗诺芙娜小姐在钢琴上弹点儿什么。我穿过拐角的一间屋子，看见玛丽亚·谢苗诺芙娜的小工作台上放着一张三卢布的绿票，想必是她取出来做什么家务开支的。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抓起钞票就装进衣兜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不明白我中什么邪了。我就赶紧回去，坐到桌旁。我一直坐着，等着，心里头七上八下，不停地东拉西扯，说着笑话，嘻嘻哈哈；后来又坐到女士们那边去。大约过了半小时，主人忽然想起钱来，开始询问几个女仆。怀疑是女仆达里娅偷的。我装出一副特别好奇和关心的样子。我甚至还记得，当达里娅完全惊慌失措的时候，我还劝她认错，还用脑袋担保说，玛丽亚·谢苗诺芙娜会宽宏大量的，这话我是当着大家的面响亮地说出来的。所有的人都看着，而我却感到非常得意，这是

因为我虽然在劝导别人，而钞票却装在我兜里。这三个卢布当天晚上我就在饭馆里买酒喝了。我一进去，就要了一瓶拉斐特酒[①]；在这以前，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只要一瓶酒，别的什么也不要；我想尽快把钱花掉。不管在当时还是以后，我都没有感到特别内疚。不过，这种事我肯定不会再干了；这话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随你们便，我不在乎。好了，说完了。”

“不过，这当然并不是您最坏的行为。”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厌恶地说。

“这是一种心理，而不是行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说。

“而那个女仆呢？”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问，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极端嫌恶之情。

“不用说，那个女仆第二天就被撵走了。那是一份治家很严的人家。”

“您就听之任之？”

“问得好极了！难道我应该跑去坦白？”费尔德先科嘿嘿地笑起来。不过，由于大家听完他讲的故事后显得很不愉快，他多少有点儿吃惊。

“这太肮脏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道。

“哎呀！您既要听人家讲最丑恶的行为，又要求光彩体面！最恶劣的行为总是很肮脏的，这一点咱们马上就会从伊万·彼得罗维奇的口中听到。表面上冠冕堂皇的事还少吗？因为有自备的轿式马车，所以就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有自备马车的人还少吗？……可用的是什么手段呢……”

总之，费尔德先科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了，一下子发起火来，简直忘乎所以，毫无顾忌；甚至他气得整个脸都变了

---

① 法国南部拉非特城堡产的一种红葡萄酒。

样。尽管说来奇怪，但也很有可能，他本来指望自己讲的故事能够收到完全不同的良好效果，可是事与愿违。这种低级趣味的“失算”和托茨基所说的“特殊的吹牛方式”，对费尔德先科来说却是习以为常的，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甚至气得发抖，她死死地盯着费尔德先科；费尔德先科霎时间胆怯了，不做声了，几乎吓得浑身冰凉：他走得未免太远了。

“是不是就此结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狡黠地问。

“轮到我了，但是我要利用对我的优待，所以我就不讲了。”普季岑坚决地说。

“您不想讲？”

“我没法讲，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而且我本来就认为这种小游戏令人难以忍受。”

“将军，好像该轮到您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他说道，“要是您也拒绝，那么我们这一切全要跟在您后面告吹，那将会使我感到遗憾，因为我打算在最后讲一讲‘我自己一生中’的一个行为，只不过我想在您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之后讲，因为你们一定会使我鼓起勇气来的。”她说完大笑起来。

“噢，要是您也答应讲，”将军热烈地喊道，“那我情愿把我一生的事全都讲给您听；不过，老实说，我在等候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不寻常的故事……”

“根据将军阁下的神态就能断定，他已经以文学创作的特别乐趣构思好了自己的故事。”费尔德先科虽然还带有几分窘态，但还是大胆地说了一句，露出一丝狞笑。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朝将军瞥了一眼，也暗暗地笑了笑。但看得出来，她心里的苦闷和烦恼却越来越厉害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听到她答应讲故事，更加惊恐起来。

“诸位，和每个人一样，我在自己的一生中也做过一些不太光彩的事，”将军开始说，“但是最奇怪的是，我自己认为我现在要讲的一个小故事是我一生中最最卑劣的事。虽然这事几乎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但是只要一回想起来，我总是摆脱不掉某种可说是令人揪心的印象。不过，那是一桩极其愚蠢的事：当时我刚刚当上准尉，在军队里干着苦差事。嗯，大家都知道准尉是怎么一号人物：火气大，收入少。当时我身边有一名勤务兵，叫尼基福尔。他精心照料我的家务，能省就省，能攒就攒，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样样都干；为了贴补家用，甚至到处去偷一切能够偷到的东西；他是一个非常忠诚、非常老实的人。当然，我很严格，但是办事公道。有一段时间，我们驻扎在一座小城。在郊外给我分了一套房子，房东是个退伍少尉的遗孀，这个老太婆大约有八十岁了，至少也有近八十了。她那座小木屋已经破旧不堪，家里穷得连个女用人都没有。但是，她的主要特点是，家里本来人口众多，亲属不少，不过有的相继去世，有的各奔东西，有的把老太婆给忘了，而在四十五年前她就埋葬了自己的丈夫。几年前还有一个侄女跟她一起过，这个侄女是个驼背，而且据说凶恶得像个巫婆，有一回甚至咬了老太婆的手指，可是连她也死了，于是三年来老太婆一直孤苦伶仃地熬日子。我住在她家觉得有点儿无聊，而且她又没有头脑，从她那儿什么也不可能得到。后来，她偷了我一只公鸡。这件事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不过除了她以外不可能是别人。为了那只公鸡，我们吵了一架，而且吵得很凶。恰巧这时上级根据我刚提出的搬家请求，给我换了一个住所，搬到小城另一头的郊外。房东是个商人，家里人口众多，至今我还记得，这商人一脸大胡子。我和尼基福尔高高兴兴地搬了家，气冲冲地离开了老太婆。过了三天，我操练回来，尼基福尔报

告我说:‘大人，咱们不该把那大汤盆儿留在以前的女房东家，现在没有东西盛汤了。’我当然感到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咱们那大汤盆儿怎么会留在女房东家呢?’尼基福尔惊奇地继续报告说，咱们搬家的时候，女房东不肯把咱们那大汤盆儿还给我，因为我打碎了她的瓦罐，她要用咱们的大汤盆儿顶她的瓦罐；据她说，这是我自己向她提出的解决办法。当然，她这种卑鄙行为把我气坏了；我热血沸腾，跳了起来，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我来到老太婆家里，可以说已经气得发疯了。我一看，她独自一人坐在过厅的一个角落里，好像是在躲避阳光，一只手托着腮帮。你们要知道，我立刻像打雷似的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骂她这，骂她那，——你们都知道，俄国话是怎么骂法。可是我一看，事情有点儿古怪：她坐在那里，脸朝着我，鼓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她一直那么奇怪地、奇怪地望着我，身子好像在摇晃；我终于消了气儿，仔细打量她，问她话，她还是一声不吭。我站着犹豫了一会儿；苍蝇在嗡嗡地叫，太阳快要落山了，周围一片寂静；我终于十分尴尬地走了。我还没走到家，少校就传我去，后来我又到连里去了一趟，因此回到家里已经天黑了。尼基福尔迎面第一句话就是:‘您可知道，大人，咱们的女房东死了。’我问:‘什么时候死的?’他说:‘今天傍晚，大约一个半钟头前。’也就是说，恰恰是在我骂她的时候咽的气。这事使我大吃一惊，我得告诉你们，我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于是，你们可知道，我心里老是想着这事，连晚上做梦也梦见她。我当然并不迷信，可是第三天我还是到教堂去参加了葬礼。总之，时间隔得越久，想得就越厉害。虽说事情不大，可是有时一想起来就觉得不舒服。主要的，我从这件事情上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首先，一个女人，就是所谓的人，一个我们时代称之为富有仁爱

之心的生灵，她活着，活了很久，甚至活到高龄。她曾经有过儿女、丈夫、家庭、亲人，这一切曾使她周围显得热热闹闹，欢天喜地，可是霎时间，全都没有了，烟消云散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像……一只一生下来就一直遭人唾骂的苍蝇。最后，上帝终于领她走到了末日。在夏天的一个宁静的夜晚，我的那个老太婆也随着日落而飘然离去，——当然，这里边并不是没有劝谕的意思；恰恰在这一瞬间，一个脾气很坏的年轻准尉，不但没有为她垂泪送终，反而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大汤盆，居然两手叉腰，拉开架势，用俄罗斯式的臭骂送她离开了尘世！毫无疑问，我有过错，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加上性格的变化，我看待自己的行为早已像看待别人的行为那样淡漠了，尽管如此，但懊悔之心依然存在。所以，我再说一遍，我甚至感到奇怪，她干吗偏偏要在那个时候死呢？即便我有错，这也不能全怪我呀。当然，这里有一种辩解：我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造成的，但是我仍然不能心安理得，直到十五年前我做了一件好事，才平静下来。当时，我自己掏钱把两个长年害病的老太婆送进了养老院，让她们靠着这优厚的生活费晚年能过得轻松些。我现在想遗赠一笔款子作为永久性的慈善基金。好啦，就这些。我再说一遍：我一生也许做过许多错事，但是凭良心说，我认为这件事是我一生所干的最坏最坏的事。”

“阁下，您非但没有讲最坏最坏的事，反而讲了自己一生中做的一件好事；您骗了我费尔德先科！”费尔德先科作结论道。

“将军，说实在的，我没有想到您终究还有一颗善良的心；甚至很遗憾。”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漫不经心地说。

“很遗憾？为什么？”将军和善地笑着问道，并且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喝了一口香槟酒。

接着轮到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了，他也做了准备。大家预料，他不会像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样拒绝，而且由于某些原因，大家都怀着特别的好奇心等着听他的故事，同时还不时瞧瞧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摆出一副与他轩昂的仪表十分相称的非常庄重的神态，用平静而又亲切的口吻开始讲他自己的一段“动人的故事”。(这里顺便交待一下：他这个人仪表堂堂，道貌岸然，身材高大，略现秃顶，头发已微带银丝，体形相当肥胖，面颊柔软红润，微微松垂，嘴里镶着几颗假牙。他的服装宽松而讲究，内衣也很精美。他那双白净肥软的手令人赞叹不已，右手食指上还戴着一枚贵重的钻石戒指。）在他讲故事的时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始终凝神注视着自己衣袖上镶的花边，用左手的两个指头轻轻舒展它，所以一次也没有抬起头来看讲故事的人。

“使我能够极其轻松地完成我的任务的是，”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开口道，“是让我讲一讲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而不是讲别的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犹豫：良心和记忆马上会向我提示该讲什么。我要痛苦地承认，在我一生中不可胜数的也许是有失检点的……轻薄行为中，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沉重了。这事大约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我到普拉东·奥尔登采夫的田庄去做客。他刚被选为首席贵族，带着年轻的妻子回到乡下欢度冬天的节日。恰巧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的生日也快到了，于是决定举办两场舞会。当时，小仲马的那本美不胜收的小说‘La dame aux camélias’① 正风靡一时，而且刚刚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依我看，这部充满诗意的小说注定要永垂不朽，永葆青春。在外

① 法文：《茶花女》。

省，所有的女士，至少那些读过这本书的女士，都欣喜若狂。故事的美妙、对主人公命运别出心裁的安排、刻画入微的诱人的世界，以及书中比比皆是的迷人的细节（例如根据不同情况交替使用红白两色的茶花①），——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美妙的细节和由此构成的整体，几乎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于是茶花也就风靡一时。人人都要茶花，个个都在寻觅茶花。请问诸位：人人都要带着茶花去参加舞会，哪怕舞会次数不多，在一个小县城里哪能弄到这么多茶花呢？当时，彼佳·沃尔霍夫斯科伊这个可怜虫正被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弄得神魂颠倒。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我的意思是想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希望追上她。为了在晚上到来之前给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弄到一束茶花，好让她带着去参加舞会，这个可怜虫简直急得要发疯了。大家都已经知道，从彼得堡来的索茨卡娅伯爵夫人（省长夫人的贵宾）和索菲娅·别斯帕洛娃，准会带着白色的茶花前来参加舞会。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为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想弄到一些红茶花。可怜的普拉东被逼得东奔西跑；没说的，谁让他是丈夫呢；他曾夸下海口，说准能弄到一束，可是结果又怎样呢？就在头天晚上，这花竟被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梅季谢娃抢先搞到了手，这可是一个处处都跟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争高低的可怕对手；她俩是死对头。不用说，她先是歇斯底里，接着就晕了过去。普拉东可完蛋了。显而易见，要是彼佳能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从什么地方弄到这么一束花，那他的好事就会大有进展；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感激不尽的。他像发了疯似的东奔西跑，可是

① 《茶花女》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埃在社交场所露面时手中必持茶花。在每个月的某些天持白茶花，其他日子则持红茶花。

一无所获，这就不用说了。在生日和舞会的头天晚上，十一点钟，我在奥尔登采夫的邻居玛丽亚·彼得罗芙娜·祖布科娃的家里忽然碰到了他。他得意扬扬。我问：‘你怎么啦?’‘找到啦！有了！[①]’‘喂，老弟，你真叫我吃惊！在哪儿找到的？怎么找到的?’‘在叶克沙伊斯克（那是二十俄里以外的一个小镇，不属于我们那个县)，有个商人，叫特列帕洛夫，大胡子，挺有钱，跟老伴住在一起，他们没有儿女，只养着一些金丝雀。老两口都爱养花，他们家有茶花。’‘得了吧，这不可靠，万一人家不给，怎么办?’‘那我就下跪，跪在他的脚下苦苦哀求；他不给，我就一直不走！’‘你什么时候去?’‘明天天亮以前，五点钟。’‘好吧，让上帝保佑你！’要知道，我可真为他高兴。我回到奥尔登采夫家里。后来，已经是深夜一点多钟了，要知道，可这事老是在我脑子里转悠。我已经想上床睡觉了，忽然冒出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我立刻跑进厨房，叫醒马车夫萨韦利，给了他十五个卢布，对他说，‘半个钟头之内套好马！’不用说，半个钟头后带篷雪橇已经等候在大门口了。有人告诉我，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正在闹偏头痛，发着烧，还说胡话。我坐上雪橇就走。四点多钟，我到了叶克沙伊斯克，在一家客店里等到天亮，也只等到天亮：六点多钟，我已经来到特列帕洛夫家了。我如此这般地说明来意，问他：‘有没有茶花？大爷，我的亲爹，帮个忙，救救我吧，我给您磕头啦！’我一瞧，那老头儿是个大高个儿，花白头发，样子挺凶，看上去挺

① 源自古希腊的欢呼语。相传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受国王之命，检验工匠在改制王冠时是否偷了金子，他反复思考，无计可施。后来在洗澡时忽然从水的浮力得到启发，他顾不上穿衣，欢呼着急忙跑回家去验证，终于发明了有关浮力的阿基米德定律，检验王冠含金量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吓人。‘不行，不行！我不同意！’我扑通一声朝他跪下，愣是趴在地上。‘您怎么啦，老爷？您怎么啦，我的爷？’他简直吓坏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我对他喊道。他说：‘既然这样，您就拿去吧，上帝保佑您。’我立刻剪了好些红茶花！妙极了，美极了，他有一间小花房，里面全是茶花。老头儿直叹气。我掏出一百卢布。可是他说：‘不，老爷，您这样做就瞧不起我了。’我说：‘既然这样，尊敬的老伯，就请您把这一百卢布捐赠给本地的医院，用来改善生活和伙食吧。’他说：‘老爷，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高尚的慈善行为，为了您的健康，我一定转交。’要知道，我竟喜欢上这个俄国老头儿了，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质朴的俄罗斯人，de la vraie souche[①]。我因大功告成而欣喜若狂，立刻踏上归程；我回去时绕道而行，免得碰上彼佳。回去后，不等安菲萨·阿列克谢耶芙娜醒来，就派人把那束茶花送去。你们可以想象，她是多么高兴，多么感激，流了多少感激的眼泪啊！头一天还失魂落魄、像个死人似的普拉东，竟伏在我的胸前号啕大哭！唉！自从建立……合法的婚姻制度以来，所有当丈夫的都是这样！我就不必再添枝加叶了，不过由于这段插曲，可怜的彼佳的希望就成为泡影了。起初我以为，他要是知道了定会宰了我，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可是却发生了简直叫我无法相信的事：他晕了过去，到晚上就说起了胡话，天亮前发起了高烧；像个孩子似的失声痛哭，还惊厥抽风。过了一个月，病刚好，就请求调到高加索去。这可真成了一桩风流韵事！结果他在克里木阵亡了[②]。那时，他哥哥斯捷潘·沃尔霍夫斯科伊还在指

① 法文：正宗直系。
② 根据上下文，指的是1853—1856年俄土克里木战争。

挥一个团，立了战功。老实说，事后甚至有好多年我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有什么必要，为什么要这样打击他呢？要是我当时自己堕入情网，倒也情有可原。其实这只不过是恶作剧，只不过是想向女人献献殷勤罢了。要是我不抢在他头里夺走那束花，谁知道呢，也许这人至今还活着，也许还很幸福，还很有成就，根本不会想到要去跟土耳其人打仗。①”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沉默了下来，神态跟开始讲故事时一样庄重。大家注意到，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讲完以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眼睛里闪起一道异样的光芒，甚至嘴唇还颤动了一下。大家好奇地瞧着他们俩。

“又骗了我费尔德先科！竟这样骗人！不成，哪能这样骗人呢！”费尔德先科用哭腔喊道。他明白这时可以而且应该插那么一两句话。

“谁叫您这么不明事理呢？得向聪明人学习！”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几乎扬扬得意地抢白了他一句（她是托茨基忠实的老朋友和同谋）。

“您说得对，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这种小游戏实在无聊，应该快点结束，”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漫不经心地说，“等会儿我也讲讲我答应讲的故事，然后大家就玩牌吧。”

“可是首先得讲您答应讲的故事！”将军兴冲冲地表示赞同。

“公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出人意外地猛然转向他说，“这里是我的两位老朋友，将军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他们老想叫我嫁人。请您告诉我，您认为我该不该嫁人？您怎

① 这里说的也是克里木战争，它原为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后来英法和撒丁王国联军参战。

么说，我就怎么办。”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脸色发白，将军目瞪口呆；大家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加尼亚站在原地发愣。

“嫁……嫁给谁?”公爵用逐渐变得低沉的声音问。

“嫁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跟刚才一样，用生硬、坚定、明确的口气说。

全场沉默了好几秒钟。公爵仿佛竭力想开口，可又说不出话来，好像胸口压着一个沉甸甸的东西似的。

“不——不……别嫁给他!”他终于低声说道，接着就吃力地喘了口气。

“那就这么办！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她威严地、而且似乎得意扬扬地对他说道，“您听见公爵的决断了吗？嗯，我的答复也是这样。这事就这样永远了结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用颤抖的声音喊了一声。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用一种既想劝说而又惊恐的语调喊道。

大家开始骚动和惶惶不安起来。

“诸位，你们怎么啦?”她似乎有些诧异地望着客人们，继续说道，“你们干吗那样紧张？你们大家的脸色怎么那样难看!”

“但是……您可记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托茨基结结巴巴地说，“您曾经答应过……而且完全出于自愿，您多少也该发点慈悲吧……这叫我多为难……当然也很尴尬，但是……总之，现在，在这样的时刻，当着……当着大家的面，就这样……用这种小游戏来了结一件严肃的事，一件有关名誉和爱情的事……这事关系到……”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的确说得稀里糊涂。首先，什么叫做‘当着大家的面’？难道我们不是亲密无间的好友吗？小游戏又怎么啦？我的确想讲讲自己的故事，这不是讲了嘛！难道这不好吗？为什么您认为这‘不严肃’？难道这不严肃吗？您也听见了，我对公爵说：‘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要是他说行，那我就立刻同意，可是他说了不，所以我就拒绝了。我的一生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还有什么比这更严肃的呢？”

“但是，这与公爵有什么相干？说到底，公爵又算老几？”将军喃喃地说。他对于公爵居然拥有这样的权威很生气，几乎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对于我来说，公爵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信得过的人，相信他就像相信一个真正忠实的人一样。他一见我就信任我，我也信任他。”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我非常客气，我对她的……婉拒只能表示感激，”面色苍白的加尼亚终于用颤抖的声音撇着嘴说，“当然，这本来就在情理之中……但是……公爵……公爵在这件事情上……”

“他想得到那七万五千卢布，是不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突然打断他的话道，“您想这样说吧？您别抵赖，您准想这样说！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我还忘了补充一点：这七万五千请您收回，要知道，我要让您毫无代价地获得自由。够了！您也该松口气了！九年零三个月！明天——重新开始，而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自己做主！将军，请您把您的珍珠也收回去，送给您的夫人，给，拿回去。从明天起，我要从这套房子里彻底搬走。诸位，以后再也不举行晚会了！”

说完这番话，她忽然站起身来，仿佛要走似的。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声四起。大家都激动起来，纷纷离座，把她团团围住，怀着不安的心情听着这一番冲动的、狂热的和发疯似的话。大家都感到不大对头，可是谁也摸不清头脑，谁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一刹那，突然传来一阵响亮而剧烈的门铃声，就跟刚才加涅奇卡家的那阵门铃声一样。

“啊——啊！该收场了！终于来了！十一点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道，“诸位，请你们坐下，这就是收场！”

说完这话，她自己先坐了下来。一丝异样的微笑在她的唇边颤动。她默默地坐着，眼睛盯着房门，焦急地等待着。

“毫无疑问，准是罗戈任带着十万卢布来了。”普季岑喃喃自语。

第十五章

侍女卡佳非常惊恐地走了进来。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天知道那里是怎么回事，从外面闯进十来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要求进来，说他是罗戈任，说您也认识他。”

“对，卡佳，马上让他们都进来。”

“难道……让所有的人都进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们可是很不像样的呀。可怕极了！”

“让他们都进来，通通进来，卡佳，别害怕，让他们一个不落地进来，你就是不让，他们也会进来的。你听，他们已经在嚷嚷了，就跟不久前一样。诸位，我当着大家的面接待这帮人，”她对客人们说，“你们也许会见怪吧？我很抱歉，并且请大家原谅，但是只能这样，而我又非常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同意在这出戏收场的时候做我的见证人，不过，愿留愿走，悉听尊便……”

客人们惊讶不已，仍在窃窃私语，相互使着眼色，但已经十分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和安排好的，现在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回心转意已经不可能了，虽然她无疑是疯了。大家都被好奇心痛苦地折磨着。然而也没有人过于害怕。在场

的女客只有两位：一位是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这位夫人生性活泼，什么场面都见过，要她感到尴尬可不容易；另一位是十分美丽、沉默寡言的陌生女士，不过，这位沉默的陌生女士未必能弄清什么，因为她是从外地来的德国女人，根本不懂俄语；此外，她的愚蠢程度大概跟她的漂亮程度不相上下。她虽说是新来乍到，却已经时常被邀请参加一些晚会；她身着华丽的服装，梳着时兴的发式，像是供人观赏似的，让她坐在一旁，就像为了装饰晚会而悬挂的一幅美妙的图画，正像某些人为了举行晚会向熟人临时借用油画、花瓶、雕像或屏风一样。至于男人们，比如普季岑，他本来就跟罗戈任是朋友；费尔德先科如鱼得水；加涅奇卡还没有定下神来，他虽然摸不着头脑，但却怀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要在自己的耻辱柱旁一直站到底；那位不知底细的老教师，看到周围的人们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都显得异常惊慌，吓得直打哆嗦，几乎要哭出来了。他十分喜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像宠爱自己的孙女一样，他宁可死也不肯在此时此刻把她撇下。至于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他当然不能让自己的名誉在这类历险中蒙受损害；但他非常关心这件事，尽管事态简直像发疯似的急转直下；何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有两三句话还涉及到他，因此在情况没有彻底弄清之前，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走。他决定一坐到底，并且一言不发，只是袖手旁观，当然他的尊严也要求他这样做。只有叶潘钦将军一人由于刚才女主人那样不客气而又可笑地退还他的礼物深感委屈，现在又遇到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说罗戈任的出现，当然可能更加生气了。再说，像他这样有身份的人，肯和普季岑、费尔德先科之流坐在一起，本来已经过于俯就了；但是强烈的欲念所能做到的事，最终也可能被责任感，被义务、官衔、地位以及他的自尊心所

战胜，因此，只要有他将军大人在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罗戈任及其一伙进来的。

将军刚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声明这一点，对方立刻就打断他的话说道：

“哎呀，将军，我竟忘了！但是请您相信，我早就料到您会这样的。既然您如此见怪，那我也不强留，虽然现在我恰恰非常希望能看到您留在我身边。不管怎么说，您屈尊和我相识，并对我如此垂青，我不胜感激，但是，如果您怕……”

“您听我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突然表现出骑士般的宽阔胸怀，喊道，“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单凭对您的一片赤诚，我现在也要留在您的身边，万一有什么危险……况且，老实说，我这人还非常好奇。我只是担心他们会把地毯弄脏，也许还会砸碎什么东西……依我看，不必让他们都进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罗戈任来了！”费尔德先科宣布。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依您看，”将军急急忙忙对托茨基悄声说，“她是不是疯了？我不是打比喻，而是从真正的医学角度说的，您说呢？”

“我不是对您说过嘛，她一向就有这种倾向。”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狡猾地低声答道。

“何况还有寒热病……”

罗戈任那一伙几乎是白天的原班人马，只是增添了两个人：一个是不务正业的小老头儿，他曾经编过一份专门揭人隐私的下流小报，关于他还流传过一个笑话，说他把自己嘴里镶的几颗金牙拿去当掉换酒喝了；另一个是退伍少尉，就其行当和职能而言是上午那位长着一副铁拳头的先生的强劲对手和竞争者，罗戈任一伙当中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是从涅瓦大街向阳

一面的街上物色来的。他时常在那里拦住过往行人，用马尔林斯基[①]的词藻乞求救济，而且还搬出一个狡猾的借口：他自己“当初也周济过乞求者，而且一出手就是十五卢布”。这两个竞争对手一见面就立刻相互敌视，在“乞求者”被接纳入伙之后，先前的那位铁拳先生感到自己受了怠慢，因为他生性寡言少语，所以只是偶尔像狗熊一样闷声闷气地号叫几声，对待“乞求者”的阿谀奉承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实这位“乞求者”倒是一个善于交际、会要手腕的人。从外表看，少尉“遇事”比较倾向于智取而不是力胜，况且他的个头也比铁拳先生矮些。他虽不公然和别人争论，但说话的口气却很大，曾经有几次委婉地暗示，英国式的拳击具有种种优点。总之，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派。铁拳先生听到“拳击”一词只是轻蔑和气愤地冷冷一笑，不屑与对手公开辩论；有时就不声不响地、仿佛无意地露出，或者说亮一亮一件地道的国粹——一只青筋暴露、疙疙瘩瘩、覆盖着一层棕黄色汗毛的大拳头，于是大家就明白了，一旦这个地道的国粹准确命中目标的话，准会使对方变成一团肉酱。

罗戈任一整天都在惦记着要来拜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由于他本人的一再关照，他们这一伙人跟白天一样，没有一个“烂醉如泥”。他本人几乎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但是在他一生中这乱糟糟的、极不像样的一天里，源源而来的种种印象几乎使他晕头转向。每一分钟，每一刹那，他的脑海里和心坎上都只惦记着一件事。为了这件事，他耗费了全部时间，从下午五点直到晚上十一点，在无穷的苦恼和焦虑中和金杰尔、比

---

① 俄国十二月党人作家亚·亚·别斯图热夫（1797—1837）的笔名。他的小说词藻华丽，追求表面效果。

斯库普之流周旋。那帮人为了满足他的需求，也几乎像发疯似的拼命地到处奔走。十万卢布现金总算凑齐了，这笔款子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以嘲笑的口吻十分含糊地信口暗示的。至于利息怎么计算，连比斯库普本人在跟金杰尔商谈时都不好意思大声说出来，只是低声商量。

跟白天一样，罗戈任走在最前头，其余的人跟在他后面，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但仍旧有些胆怯。主要是怕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天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他们当中某些人甚至认为，立刻会把他们全都“从楼梯上轰下来”。顺便提一下，连花花公子和情场老手扎廖热夫都这样想；但是其他人，主要是铁拳先生，嘴里虽然不说，可是内心里却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极其蔑视，甚至憎恨，而且到她家里来就像去攻打城堡一样。但是头两间屋子里的豪华陈设、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到过的物件、罕见的家具、油画、巨大的维纳斯雕像——所有这些都使他们不由得肃然起敬，甚至有些惶恐。当然，尽管有点儿胆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大家怀着厚颜无耻的好奇心跟在罗戈任后面慢慢地挤进客厅。然而，当铁拳先生、“乞求者”和其他几个人发现宾客中有叶潘钦将军时，立刻就失去了勇气，甚至开始渐渐向另一间屋子里退却。只有列别杰夫一人胆子最大，信心最足，他几乎和罗戈任并排前进，因为他深知一百四十万财产和现已到手的十万现金意味着什么。不过，应该指出，他们所有的人，连无所不知的列别杰夫也不例外，对于他们能够逞强的范围和限度认识不足，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当真能够为所欲为。列别杰夫有时敢于赌咒发誓，说他们什么都能干，但有时又感到不安，觉得为了以防万一，需要好好想想法典中那些主要是能起壮胆和安慰作用的条款。

然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客厅给罗戈任留下的印象却与给他所有伙伴留下的迥然不同。门帘刚刚掀起，他就看到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其余的一切对他来说顿时不复存在，就像今天上午一样，甚至比今天上午更甚。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白，霎时收住了脚步；可想而知，他的心在怦怦直跳。好几秒钟，他目不转睛地、胆怯地、神思恍惚地望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突然，他仿佛完全丧失了理智，几乎是踉踉跄跄地走到桌子跟前；半道上还撞了一下普季岑坐的椅子，他那沾满污泥的大皮靴还踩着了那位沉默寡言的德国大美人华丽的浅蓝色连衣裙的花边；他既没有道歉，也没有察觉。来到桌子跟前，他把走进客厅时双手捧在胸前的一包奇形怪状的东西放到桌上。这是一个大纸包，约有三俄寸高，四俄寸长，严严实实地包在一张《交易所公报》里，每一边都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而且还十字交叉地捆了两道，就像捆一大包糖块似的。然后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垂着双臂，仿佛在听候对他做出判决似的。他穿的还是白天穿的那身衣服，只是脖子上系了一条翠绿间红的崭新的丝围巾，上面别着一只很大的甲虫状的钻石别针，右手一只肮脏的手指上则戴着一枚硕大无朋的钻戒。列别杰夫走到离桌子还有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其余的人，如上所述，慢慢地走进了客厅。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侍女卡佳和帕莎也跑来躲在掀起的门帘后面，惊讶而又恐惧地朝里边张望。

“这是什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目光专注而又好奇地把罗戈任打量了一番，用眼神指着那包“东西”问道。

“十万!”他几乎低声地回答。

“啊，说到做到，好样的！请坐，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待会儿我有话要对您说。跟您一起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方才的原

班人马？好吧，让他们都进来坐；可以坐在那边沙发上，这儿还有一张长沙发，那边有两把圈椅……他们怎么啦？不愿意进来还是怎么着？”

的确，有几个人果真慌了手脚，退了出去，坐在另一间屋子里等候；但是另一些人留了下来，照主人的吩咐逐一就座，只是尽量离桌子远一点儿，大都在角落里；有些人还想退得更远一点儿，另一些人却快得出奇地恢复了勇气，而且勇气愈来愈大。罗戈任也在指给他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但没坐多久；他很快就站起来，以后就没再坐下。他渐渐开始辨认和打量这里的客人。他一看见加尼亚，冷笑了一声，暗自说了句：“瞧他这德行！”他瞧见将军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并没有发窘，甚至也不大感兴趣。但是当他发现公爵坐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身边的时候，却目不转睛地瞅了很久，感到非常惊讶，似乎对于会在这里碰上公爵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有人不免怀疑，他有时确实处于谵妄状态。除了这一天受到的种种震撼外，昨天他通宵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差不多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

“诸位，这是十万卢布，”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用一种狂热而又急切的挑衅口吻对大家说道，“就在这个肮脏的纸包里。不久前他曾像疯子似的大叫大嚷，说晚上要给我送十万卢布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他。他要买我，开价是一万八，接着猛然跳到四万，后来又出到现在的十万。他果然说到做到。嘀，他的脸色多么苍白呀！……这一切都是前不久在加涅奇卡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去拜访他妈妈，去拜访我未来的婆家，可是在那里他妹妹当面对我喊道：‘难道就不能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从这儿赶出去吗！’还朝他哥哥加涅奇卡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真是一个有性格的姑娘！”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用责备的口吻说道。他照自己的理解，开始有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怎么啦，将军？不成体统，是吗？装腔作势已经装够了！过去，我像高不可攀的美德的化身坐在法国剧院的包厢里；五年来，我像野人似的避开所有那些追逐我的人，摆出一副高傲而贞洁的样子，这全是因为我自己太糊涂了！在我过了五年清白生活之后，瞧，现在当着你们的面，这个人跑来把十万卢布放到桌上，而且他们肯定还准备好了几辆三套马车在等我。他给我定的身价是十万卢布！加涅奇卡，我看你直到现在还在生我的气，是吧？难道你当真想把我娶到你家里去？想娶我这个卖给罗戈任的女人！刚才公爵说什么来着？”

“我可没说您是卖给罗戈任的，您不是罗戈任的!”公爵用发抖的声音说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得了，我的姑奶奶，算了吧，我亲爱的，”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忽然忍不住说道，“既然他们让你这么难受，还理他们干什么？难道你真想跟这么一个人走，尽管他出十万卢布！的确，十万——这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你就把十万卢布收下，再把他赶走，对他们就得这样。哼，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准把他们通通……我当真会这么干!”

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甚至发火了。她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女人。

“别生气，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她淡淡一笑，“我并没有对他说气话。难道我责备他了？我真不明白，我自己怎么这么傻，竟想嫁到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家去。我见到了他的母亲，吻了她的手。加涅奇卡，至于我前不久在你家里说了一些挖苦人的话，那是我故意想要最后一次

亲自看看：你自己会走到哪一步？唉，说真的，你可真让我吃惊。许多事我都料到了，就是没有料到这一点！你明知道，几乎在你结婚的前夕，他送给我这样一串珍珠，而我又收下了，难道你还能娶我吗？还有罗戈任呢？他在你家里，当着你母亲和妹妹的面，出钱要买我，而你在这之后还前来求婚，差点儿把妹妹也带了来！罗戈任说，你为了三卢布可以爬到瓦西里岛去，难道真是这样？”

“他会爬的。”罗戈任忽然轻声地、但带着深信不疑的神气说道。

“要是你快饿死了，那还情有可原，可是据说，你的薪俸很高！除了这一切，除了蒙受耻辱，还要把自己憎恨的女人娶过门去！(因为你的确恨我，这我知道！）不，现在我相信了，这样的人为了钱可以杀人！现在他们这号人全都贪得无厌，他们财迷心窍，就像昏了头似的。自己还是个孩子，就想去放高利贷！前不久我看到一条新闻，说是有人把绸子缠在剃刀上，把它捆紧，悄悄走到朋友背后，把他杀死，像宰一只绵羊似的。[①] 哼，你真是个不知羞耻的人！我不知羞耻，可是你比我更坏。至于送鲜花的那一位，我就不说了……”

“难道这是您吗？这是您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将军双手一拍，心里实在难过，“您本来是那么一个温文尔雅的女人，思想又那么细腻，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说的是什么话！用的是什么词！”

“我现在醉了，将军，”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忽然笑了

① 指 1866 年发生在莫斯科的商人马祖林杀死珠宝商卡尔梅科夫一案。此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罗戈任的形象以及他犯罪的某些细节产生了一定影响。

起来，“我要玩个痛快！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节日，我的大喜的日子，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呢。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你瞧那位送花的人，那位 monsieur aux camélias[①]，正坐在那里笑咱们呢……”

“我并没有笑，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只是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托茨基庄重地顶了一句。

“就说他吧，我干吗把他折磨了整整五年，不肯撒手呢？值得这样做吗？他本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还以为我对不起他呢：他让我受教育，让我过伯爵夫人般的生活，花了多少钱，多少钱啊！当初在乡下，他替我物色了一个正派的丈夫，如今在这里又给我找了一个加涅奇卡；不知你怎么想：这五年来，我没有和他同居，可他的钱我照拿，而且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我简直完全把自己弄糊涂了！你不是说把十万卢布收下，要是感到恶心，就把他赶走吗。的确，他让人感到恶心……其实，我早就可以嫁人了，但不是嫁给加涅奇卡，可我觉得这也实在太让人恶心了。我何必把我这五年光阴浪费在出这口怨气上呢？不知道你信不信，四年前，我有时也曾想过，我为何不干脆嫁给我那位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呢？我当时是出于怨恨才这么想的；当时我心烦意乱；老实说，我能强迫他娶我！他自己也曾死气白赖地要求过，你信不信？当然，他是在撒谎，不过他很好色，顶不住的。后来，感谢上帝，我又想：他不值得我恨！当时我忽然觉得他很恶心，哪怕他亲自向我求婚，我也不会嫁给他。我就这样装腔作势地过了整整五年！不，还不如到大街上去鬼混，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要不就跟罗戈任在一起寻欢作乐，要不明天就去给人家洗衣裳！因

① 法文：茶花先生。

为我自己一无所有；我走的时候要把一切都掷还给他，连最差的衣服都不带走。要是我一无所有，谁会娶我呢？你就问问这个加尼亚吧，他会娶我吗？连费尔德先科也不会娶我！……”

“费尔德先科大概不会娶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是个坦率的人，”费尔德先科插嘴道，“不过公爵会娶的！您老坐在那里诉苦，可是您瞧瞧公爵吧！我已经观察他好久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好奇地朝公爵转过身来。

“真的？”她问。

“真的。”公爵低声回答。

“就这样，一无所有，您也要？”

“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又出了件新鲜事！”将军喃喃道，“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

公爵用凄楚、严峻和洞察一切的目光正视着仍在打量他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还真找到了一位怪人！”她忽然又转向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这一位倒是真正出于好心，我了解他。我找到了一位善心人！不过，人家也许说得对，说他有点……那个。既然你这么爱我，愿意以公爵的身份娶我这个卖给罗戈任的女人，那你往后又靠什么来生活呢？”

“您是个清清白白的女人，我娶的是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而不是卖给罗戈任的女人。”公爵说。

“您说我是个清白的女人？”

“您是的。”

“得了吧，这全是……从小说里看来的！亲爱的公爵，这全是陈腐的妄想，如今世道变了，人都变聪明了，这全是胡说

八道！而且你怎么能娶老婆，连你自己还得找个保姆照看呢！”

公爵站起来，虽然声音发抖，语调羞涩，但却深信不疑地说：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世面也没见过，您说得对，但是我……我认为，那是您给我荣幸，而不是我给您荣幸。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您却吃了不少苦，您从这样的地狱出来而又保持一身清白，这是非常可贵的。您何必感到羞愧而要跟罗戈任走呢？这是一种狂热……您把七万五千卢布退给了托茨基先生，还说要抛弃这里的一切，这里的人谁也做不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我爱您。我愿为您而死，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不许任何人说您坏话，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要是我们穷，我可以工作，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听到公爵最后几句话，费尔德先科和列别杰夫不禁哧哧地笑了起来，连将军也极为不满地干咳了几声。普季岑和托茨基忍不住要笑，但克制住了。其余的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

“……但是我们也许不会受穷，反而会十分富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还是用那种羞涩的语调继续说道，“不过我还不敢肯定，遗憾的是，今天一整天直到现在我还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但是我在瑞士时接到一位萨拉兹金先生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他通知我，说我可以得到一大笔遗产。这就是那封信……”

公爵果然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封信。

“莫非他在说胡话？”将军喃喃地说，“这里简直成了疯人院啦！”

接着是某种短暂的沉默。

“公爵，您好像说，这封信是萨拉兹金写给您的？”普季岑

问道，“这人在他那个圈子里是很有名的；他是一位很有名的事务代理人。如果真是他通知您，那您完全可以相信。好在我认得笔迹，因为不久前我跟他打过交道……要是您能让我瞧瞧，我兴许能告诉您点什么。”

公爵默默地、用颤抖的手把信递给了他。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将军像疯子似的望着大家，突然醒悟过来，“难道真有遗产？”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看信的普季岑身上。大家的好奇心又一次被强烈地点燃起来。费尔德先科坐不住了；罗戈任迷惘地、极其不安地时而瞧瞧公爵，时而又瞧瞧普季岑。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如坐针毡似的等待着下文。连列别杰夫也沉不住气了，从角落里走出来，低低地哈着腰，从普季岑肩后探头看信，那模样就像生怕马上有人为此而给他一拳似的。

第十六章

“这事可靠，”普季岑终于宣布道，他把信折好，还给公爵，“根据您姨妈这份无可争议的遗嘱，您不费什么周折就可以得到一笔巨款。”

“不可能！”将军就像开炮似的嚷道。

大家又张大了嘴。

普季岑作了解释，主要是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的：五个月以前，公爵有一位他从来不认识的姨妈去世了，她是公爵母亲的亲姐姐，莫斯科三等商人帕普申的女儿。帕普申经商破产，在贫困潦倒中死去。但是，这个帕普申的亲哥哥却是位有名的富商，不久前也死了。大约一年以前，他仅有的两个儿子几乎在同一个月内相继去世。这使老人受到很大打击，所以没过多久他自己也病死了。他是个鳏夫，除了公爵的姨妈，即老头儿的亲侄女以外，没有任何继承人。而她是个很穷的女人，长期寄人篱下。这位姨妈患有水肿病。在得到遗产时已经奄奄一息，但她立即开始寻找公爵，把这事委托给萨拉兹金，并立下了遗嘱。看来，无论是公爵还是那位医生（公爵在瑞士时住在他家），都不想等候正式的通知或做一番查询，决定让公爵兜里揣着萨拉兹金的信亲自回国来办这件事……

“我只有一点可以告诉您，”普季岑最后对公爵说，“就是这一切是毫无疑问的，确有其事，既然萨拉兹金写信告诉您，您继承遗产的事是无可争辩的和合法的，那您就可以把这一切当做揣在兜里的现金了。恭喜您，公爵！或许，您能得到一百五十万，也许还更多些。帕普申是个非常有钱的商人。”

“梅什金家族中最后一位公爵真了不起！”费尔德先科可着嗓门喊道。

“乌拉！”列别杰夫用喝醉酒的那种嘶哑的嗓子喊了一声。

“而我前不久还以为他是个穷光蛋，还借给他二十五卢布呢，哈哈哈！这真是变幻莫测的事，没说的！”几乎惊呆了的将军说，“好，恭喜，恭喜！”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前去拥抱公爵。别人也跟着他纷纷站起来，挤到公爵身边。就连退到门帘后面的那些人也陆续到客厅里来了。嘈杂的谈话声和惊叹声混成一片，甚至有人嚷着要香槟酒；大家你推我，我推你，乱作一团。一时间人们差点没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给忘了，忘了她毕竟是今天晚会的主人，但是过了一会儿，大家又几乎一下子想起，公爵刚才向她求过婚。看来，这件事显得比前面那件事三倍地疯狂和怪诞。托茨基大为惊讶地耸了耸肩膀；几乎只有他一人还坐着，其余的人都乱哄哄地挤在桌子周围。后来大家都认定，正是从这时起，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精神失了常。她依然坐着，用一种奇怪的、惊诧的目光把大家打量了一会儿，似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而又竭力想弄清楚。尔后她突然转向公爵，严峻地皱起眉头，认真仔细地打量着他；但这只是短短的一瞬；也许她忽然觉得，这一切都是开玩笑，恶作剧；但是，公爵的神态立即打消了她的疑虑。她沉思起来，然后又微微一笑，仿佛自己也不明白在笑什么似的……

“这么说，我真成了公爵夫人了！”她嘲讽般低声自语，无意中瞥了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一眼，便笑了起来。“这真是出人意料的结局……我……我可没有想到会这样……诸位，你们干吗都站着？劳驾，请都坐下，祝贺我得到一位公爵！刚才好像有人要香槟酒；费尔德先科，您去吩咐一下。卡佳，帕莎，”她忽然看见自己的侍女都站在门口，“快来，我要出嫁了，你们听见没有？嫁给公爵，他有一百五十万财产，他是梅什金公爵，他要娶我！”

“那就让上帝保佑您吧，亲爱的，是时候了！别错过机会！”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喊道，事态的发展使她大为震惊。

“您坐到我身边来，公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继续说道，“这就对了。酒也拿来了。诸位，请大家祝贺我们吧！”

“乌拉！”许多声音在欢呼。许多人，其中包括罗戈任带来的几乎全班人马，都挤过来喝酒。虽然他们在大喊大叫或打算这样做，但是许多人尽管看到当时情况和场面很奇特，仍感觉到形势正在起变化。另一些人困惑不解，满腹狐疑地等待着下文。还有好些人在窃窃私语，说这种事情倒也极其平常，公爵们娶哪种女人的都有，甚至还有娶到处流浪的茨冈女人为妻的呢。罗戈任站在一旁观看，扭曲的脸上露出一种呆滞的、困惑的微笑。

“公爵，亲爱的，你清醒清醒吧！”将军从侧面走过去，拉着公爵的一只袖子，担心地低声道。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看见这情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不，将军！我现在已经是公爵夫人了，您听见没有？公爵不会让我受人欺负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也得祝贺我呀；往后无论在哪里我都可以和尊夫人平起平坐了。您看我

有这么一位丈夫划算不划算？一百五十万，还是位公爵，再加上有人说他是白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现在真正的生活才开始！你迟了一步，罗戈任！把你的纸包拿走吧，我要嫁给公爵了，我比你还阔！"

但是罗戈任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的脸上流露出难以形容的痛苦。他双手一拍，从胸中发出一声呻吟。

"让给我吧！"他向公爵喊道。

周围的人哄笑起来。

"让给你？"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兴高采烈地接过话茬，"瞧你这德行，把钱往桌上一扔，乡巴佬！公爵是要娶她做妻子，而你是来胡闹的！"

"我也娶她！现在就娶，马上就娶！我什么都给……"

"瞧你这个从小酒店里钻出来的醉鬼，应该把你赶出去！"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愤怒地重复道。

笑得更欢了。

"你听见了吧，公爵，"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对他说，"这个乡巴佬在讲价钱，要买你的未婚妻。"

"他喝醉了，"公爵说，"他很爱您。"

"你的未婚妻差点跟罗戈任跑了，你以后不会感到羞耻吗？"

"那是您处在狂热之中，您现在依然处在狂热之中，就像发高烧说胡话似的。"

"要是以后有人对你说，你的妻子从前是托茨基的姘头，你也不感到羞耻吗？"

"不，我不会感到羞耻的……您靠托茨基养活并不是自愿的。"

"永远不会埋怨？"

“不会埋怨。”

“喂，小心点，你可别担保你一辈子不这样做!”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好像满怀同情地低声说，“刚才我对您说过，我把您的同意看做是一种荣幸，并且是您给我的荣幸，而不是我给您。您嘲笑了我说的这句话，我听见周围的人也笑了。也许我的说法很可笑，我这个人也很可笑，但是我总觉得，我……懂得什么是荣幸，并且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您刚才想毁掉自己，无可挽回地毁掉自己，要是真这样做，将来您永远不会原谅您自己。其实您是完全无辜的。您不能够这样断送一生。罗戈任跑来找您，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想欺骗您，那有什么？您又何必老提这些呢？我对您再说一遍，您做过的事很少有人能做到。至于您想跟罗戈任走，那是您在发病时做的决定。您现在还在病中，您最好是去卧床休息一下。到了明天，您宁肯去给人洗衣服，也不愿跟罗戈任待在一起。您的自尊心很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但是也许因为您太不幸了，所以才真的以为自己有过错。对您需要多加照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会照料您的。前不久我看到您的照片，就像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我立刻觉得，您似乎已经在呼唤我……我……我要尊敬您一辈子，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突然结束自己的话，似乎猛然醒悟过来，脸涨得通红，因为他意识到他是当着一些什么样的人在说这番话。

普季岑甚至难为情地低下了头，瞧着地面。托茨基暗自寻思：“一个白痴，居然也懂得阿谀奉承最能招人喜欢。可见这是人的天性!”公爵还注意到，加尼亚的眼睛也从一个角落里射出凶光，仿佛要用这目光把公爵烧成灰烬似的。

“真是个好人!”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深受感动，发出

赞叹。

“是个有教养的人，但是已经不可救药！”将军低声嘀咕了一句。

托茨基拿起帽子，准备站起来悄然离去。他和将军互相递了个眼色，打算一起走。

“谢谢，公爵，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说，“大家都讨价还价地要买我，可是还没有一个正派人向我求过婚。您听见没有，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您对公爵说的这番话有何感想？是否觉得有伤大雅……罗戈任！你先别走。看得出来，你也是不会走的。说不定我还会跟你走。你想把我带到哪里去呢？”

“去叶卡捷琳戈夫[①]。”列别杰夫从一个角落里说，而罗戈任只是打了个寒战，睁大眼睛瞧着，仿佛不相信自己似的。他已完全晕头转向，就像脑袋被狠狠地猛击了一下似的。

“你怎么啦，怎么啦，我的姑奶奶！你真的发病了；你是不是疯了？”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惊恐地喊道。

“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会毁掉这么一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哈哈大笑着从沙发上跳起来，“这事应该由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来干，他就喜欢这样的孩子！咱们走吧，罗戈任！拿好你那包钱！你想娶我也好，不想娶也没关系，反正钱总得给我！也许我还不肯嫁给你呢。你以为，只要你愿意娶我，这包钱就可以留在你那儿？没那事！我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我做过托茨基的姘头……公爵，你现在该娶的是阿格拉娅·叶潘钦娜，而不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不然的话，费尔德先科会用手指戳着你的脊梁骨笑话你的！你不怕，

① 原为彼得堡郊区的沙皇行宫，后辟为公园和游乐场。

可是我怕害了你，怕你以后会责备我！至于你声明是我给了你荣幸，这事托茨基心里明白。可是你，加涅奇卡，把阿格拉娅·叶潘钦娜给错过了，这事儿你明白吗？你要是不跟她讨价还价，她准会嫁给你的！我奉劝各位：要么跟不清不白的女人厮混，要么跟清清白白的女人交往——二者必居其一！否则就会弄糊涂的……瞧，将军瞪着眼睛，张大了嘴……”

“这是所多玛，简直是所多玛！①”将军耸着肩膀反复说道。他也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家也都站了起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似乎处于一种发狂的状态。

“难道会是这样！”公爵绞着双手痛苦地说。

“你以为不会吗？虽然我不知羞耻，但我也许很高傲！刚才你说我很完美，仅仅为了炫耀自己而不惜把百万家财和公爵封号踩得稀烂，情愿去贫民窟，难道有这样的完美吗！然而在此之后我又怎么能做你的妻子呢？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要知道我的确把百万家财扔到窗外去了！您怎么竟然认为，我为了您那七万五千卢布，为了过幸福生活，就会嫁给加涅奇卡？收回你那七万五千卢布吧，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你还没有出到十万，罗戈任出手比你大方！）至于加涅奇卡，我会让他得到安慰的，我想出了一个主意。现在我要玩个痛快，我本来就是街头卖笑的女人！有十年时间我像关在监狱里一样，现在时来运转了！你这是怎么啦，罗戈任？收拾一下，咱们走！”

“走！”罗戈任欣喜若狂地吼叫起来，“喂，你们都过来……给大伙……拿酒来！嘿！……”

---

① 根据圣经记载，所多玛与另一个城市蛾摩拉因居民罪恶甚重而被上帝毁灭。（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8、19章）后所多玛一词用来表示荒淫无度、杂乱无章的意思。

“多准备些酒，我要喝。有乐队吗?”

“会有的，会有的！不许过来!”罗戈任瞅见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朝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走过来，就发狂似的吼起来，“她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的女王！事情了结了!”

他高兴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围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直打转，冲着大家嚷嚷道：“不许过来!”他那一帮人全都挤到客厅里来了。有的喝酒，有的嚷嚷，有的大笑，个个都异常兴奋，毫不拘束。费尔德先科开始试探着跟他们搭讪。将军和托茨基又做出急于溜走的动作。加尼亚也把帽子拿在手里，但是他默默地站着，仿佛对面前发生的场面还没有看够似的。

“不许过来!”罗戈任还在嚷嚷。

“你嚷嚷什么!”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冲他哈哈大笑，“我还是这儿的女主人；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你撵出去。我还没有收你的钱呢，瞧，钱还在那里放着；把它拿过来，整包都拿过来！这包里有十万？呸，真肮脏！你怎么啦，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难道你当真要我毁了他吗？（她指了指公爵。）他哪能结婚呢，他自己还得要个保姆照料呢。瞧，将军就可以当他的保姆，——你瞧，他老缠着公爵！你瞧，公爵，你的未婚妻收下了钱，因为她是一个荡妇，而你竟想娶她！你哭什么？伤心，是不是？依我看，你应该笑嘛。”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继续说道，而在自己的面颊上却闪烁着两大颗泪珠。“要相信时间，一切都会过去的！还是现在清醒过来为好，免得将来……你们怎么全都哭啦——连卡佳也在哭！卡佳，亲爱的，你怎么啦？我要给你和玛莎留很多东西，我已经做了安排，现在就分手吧！我委屈了你，让你这样一个清白的姑娘来侍候我这样一个荡妇……还是这样比较好，公爵，的确比较好，要不然，将来你会看不起我的，那咱们就不会有幸福了！

你不要发誓，我不信！何况，这多么愚蠢哪！……不，咱们不如好说好散，否则不会有好结果的，要知道，我自己也是个幻想家！我自己何尝没有幻想过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呢？你说得对，我早就幻想过，那还是在乡下他家里，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过了五年。我想啊，想啊，常常在幻想，幻想，老是幻想会有一个像你这样善良、诚实的好人，也是那么傻乎乎的，突然跑来对我说：'您是无辜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非常爱您！'有时想得那么出神，简直都要发疯了……可来的却是这么一个人：他每年来住两个月，侮辱我，欺负我，引诱我，奸污我，然后就扬长而去。我曾经上千次想跳入池塘，可是我真没出息，缺乏勇气；嗯，而现在……罗戈任，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不许过来！"

"准备好了！"有几个人跟着喊道。

"几辆三套马车等在门外，都挂着铃铛！"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把那包钱抓到手里。

"甘卡，我想出一个主意：我想给你一点补偿，因为何必让你落得人财两空呢？罗戈任，他会为了三个卢布爬到瓦西里岛去了？"

"他准会爬去的！"

"好，那么你听着，加尼亚，我想最后一次看看你的灵魂。你折磨我已经整整三个月了；现在该轮到我了。你看到了这个纸包，里面是十万卢布！我现在要把它扔进壁炉，扔到火里去，当着大家的面，请大家做个见证！等整个纸包一烧着，你就把手伸进壁炉，但是不准戴手套，要光着手，而且袖子也要卷起来，把纸包从火里扒出来！扒出来就归你，十万卢布全是你的！你只会稍微烧伤一点手指，——可这是十万哪，你想想看！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能扒出来！我要欣赏一下你的灵魂，看

看你怎样把手伸进火里取我的钱。大家都可作证，这包钱就归你！你要是不取，就让它烧光；我不许任何人伸手。闪开！全都闪开！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答应跟罗戈任睡觉挣来的钱。罗戈任，这钱是我的吧？”

“是你的，宝贝！是你的，女王！”

“好，那么大家都闪开，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别妨碍我！费尔德先科，把火拨旺！”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我可下不了手哇！”惊呆了的费尔德先科答道。

“唉——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道。她抓起火钳，扒开两截阴燃着的劈柴，火苗刚一蹿起，她就把那包钱扔了进去。

周围响起一片惊呼声；许多人甚至画起十字来了。

“她疯了，她疯了！”周围的人齐声喊道。

“咱们是不是……是不是该……把她捆起来？”将军悄悄地对普季岑说，“要不要派人去叫……她真疯啦，真是疯啦？疯啦？”

“不不，这也许不完全是。”普季岑低声说。他的脸色苍白如纸，浑身直打哆嗦。目光怎么也离不开那个开始阴燃的纸包。

“她疯啦？她真的疯啦？”将军缠住托茨基连连发问。

“我对您说过，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喃喃地说。他的脸色也有点发白了。

“可是，要知道，这是十万哪！……”

“上帝呀，上帝呀！”周围一片喊声。大家都挤到壁炉跟前，大家都挤过去看，大家都在大呼小叫……有几位甚至跳到椅子上，从别人的头顶上往下张望。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急忙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惊慌地跟卡佳和帕莎低声耳语起来。那个德国美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的姑奶奶！我的公主！全能的女神！”列别杰夫号叫着，跪着爬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面前，向壁炉伸出双手。“十万！十万哪！我亲眼看见的，当着我的面包起来的！姑奶奶！仁慈的女神！让我爬进壁炉去吧：让我整个身子都爬进去吧，把我整个白发苍苍的脑袋都钻进火里去！……我的老婆病得起不了床，十三个孩子无依无靠，上星期我刚埋葬了父亲，他是饿死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哭诉完后，就要往壁炉里钻。

“滚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边推他，一边叫道，“大家都闪开！加尼亚，你干吗还愣着？别害臊！快伸手拿呀！你时来运转啦！”

但是加尼亚在这一天和这个晚上所经受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对这最后一次出乎意料的考验毫无思想准备。人群在他们俩面前分成两半向两边闪开，于是他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相隔三步面对面地站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站在壁炉旁等着，用火辣辣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加尼亚身穿燕尾服，一只手拿着帽子和手套，默默地、无言以对地站在她面前，交叉着双手，望着炉火。一丝疯狂的微笑飘忽在他那苍白如纸的脸上。的确，他没法把视线从火上，从开始阴燃的纸包上移开；但是，看来有一种新的想法在他的心中萌生。他似乎发誓要经受住这场严刑拷问，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过了一小会儿，大家开始明白，他不会去取那个纸包了，他不愿意去取。

“喂，要是烧光了，人家会讥笑你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朝他喊道，“过后你会上吊的，我不是开玩笑！”

起初，在两截快要燃尽的木柴之间冒出了火苗，当纸包落

到上面把它压住的时候，火差不多要熄灭了。但是一缕蓝色的小火苗还从底下那截劈柴的一角冒出来。后来，一条长长的火舌舐到了纸包，于是火就蔓延到纸包的各个角，于是整个纸包突然在壁炉里燃烧起来，明亮的火焰直往上蹿。大家惊叫了一声。

“妈呀！”列别杰夫还在号叫，又往前冲，但是罗戈任拽住他，把他又推开了。

至于罗戈任自己，他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道凝滞的目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陶醉了，仿佛登上了七重天。

“这才是女王的气派！”他不时反复地向周围的人赞叹着，“这才是咱们应有的气派！”他得意忘形地嚷嚷道，“喂，你们这些骗子，谁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啊？”

公爵忧伤地、默默地观望着。

“只要给我一千，我就用牙把它叼出来！”费尔德先科说。

“用牙我也会！”铁拳先生在大家背后极度绝望地把牙咬得咯吱咯吱响，“活——见鬼！烧着了，会烧光的！”他看见火焰后喊了起来。

“着了，着了！”大家齐声喊道，几乎所有的人也都朝壁炉拥去。

“加尼亚，别装腔作势啦，我最后一次对你说！”

“快伸手哇！”费尔德先科吼叫起来，像发疯似的冲到加尼亚跟前，扯着他的袖子。“快伸手哇，你这爱吹牛皮的家伙！都快烧光啦！唉，该——死——的——东西！”

加尼亚使劲推开费尔德先科，转身朝门口走去；但是，还没走两步，身子一晃，就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昏倒啦！”周围的人喊道。

“妈呀，会烧光的！”列别杰夫号叫道。

“会白白烧光啦！”人们从四面八方狂叫道。

“卡佳，帕莎，给他一点儿水，拿酒精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喊道。她抓起壁炉用的火钳，把纸包夹了出来。

外面的纸几乎都烧糊了，还冒着烟，但是马上就能看出，里边的东西却完好无损。纸包是用三层报纸包起来的，钞票还是完好的。大家都松了口气。

“只有区区一千卢布烧坏了点儿，其余的都还是好好儿的！”列别杰夫喜形于色地说。

“全是他的！这整包钱全是他的！诸位，听见了吗？”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把那包钱放在加尼亚身旁，宣布道，“他到底没去拿，挺住了！这说明，他贪财，但更要面子。不要紧，他会醒过来的！要不然，他也许会杀人的……瞧，他这不是醒过来了。将军，伊万·彼得罗维奇，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卡佳，帕莎，罗戈任，你们听见没有？这包钱是他的，加尼亚的。这是我给他的，完全归他所有，算是奖励……至于将来，那就不去管它了！你们告诉他。就让这包钱放在他身旁……罗戈任，走！别了，公爵，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真正的人！别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merci①！”

罗戈任一伙跟在罗戈任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后面，喧嚣着、闹腾着、呼喊着穿过一间间屋子，朝出口走去。在大厅里，女仆们把皮大衣递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厨娘玛尔法也从厨房里跑了出来。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和她们一一吻别。

“小姐，难道您真的要永远离开我们吗？您这是要上哪去

① 法文：谢谢！

呀？还是在生日这一天，在这喜庆的日子！”女仆们一边眼泪汪汪地问，一边吻她的手。

“到街头去，卡佳，你已经听见了，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要不，就去当洗衣妇！我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算混够了！请代我向他致意。我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请原谅……”

公爵飞快地朝大门口跑去。在那里，大家已经分别坐上四辆带铃铛的三套马车。公爵还在楼梯上就被将军追上了。

“算了吧，公爵，清醒点吧！”将军抓住他的胳膊说，“拉倒吧！你瞧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是作为长辈才对你说这话的……”

公爵看了看他，但是一句话也没说，挣脱了胳膊朝楼下跑去。

在几辆三套马车刚刚离去的大门口，将军看见公爵拦住过路的第一辆出租马车，叫车夫跟上前面的三套马车驶往叶卡捷琳戈夫。随后，将军那辆套着灰色大走马的轻便马车驶到跟前，送将军回家去。这时他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希望和打算，与此同时，刚才的那串珍珠他终究没有忘记带走。在做种种盘算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迷人的倩影曾两次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将军叹了口气：

“可惜！真可惜！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发疯的女人！……嗯，不过公爵现在该娶的已不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了……”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另外两位客人决定步行一程，他们边走边谈，也发表了一通诸如此类的劝喻的话和临别赠言。

“我说，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听说日本人也有类似的做法，”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说，“在那里，一个受到侮辱的

人会去找侮辱他的人，并对他说：‘你侮辱了我，因此我要在你面前切腹自杀。’说着果真在侮辱者面前把自己的肚子剖开，想必还感到极大的满足，仿佛果真报了仇似的。世上有些人的性格真是奇怪，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

“您认为，刚才发生的事跟这相类似？”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含笑答道，“嗯！不过，您很俏皮地……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然而，您亲眼看见了，亲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总不能做办不到的事吧，您说对吗？然而，您也得承认，这个女人有一些很有价值的长处和……出色的特点。在刚才那场混乱中，要是我可以那样做的话，我真想对她大喝一声：尽管她一再指责我，然而她本人的表现就是我毫无过错的最好证明。唉，谁能不为这个女人着迷呢？有时候甚至迷恋到丧失理智和……忘记一切的地步！瞧，那个乡巴佬罗戈任，给她弄来了十万卢布！就算刚才在那里发生的一切转瞬即逝，富于浪漫色彩和不成体统，但毕竟色彩强烈，毕竟别出心裁，这一点您不会不同意吧。上帝呀，以她这样的性格，再加上她这样的美貌，什么事办不成呢！然而，尽管我费尽心血，甚至还让她受了教育，——结果全都白费！她是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这话我已经说过多次了……”

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深深地叹了口气。

第二部

第一章

在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的末尾讲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晚会上发生的那件怪事，在这之后大约两天，梅什金公爵就匆匆前往莫斯科去办理接受那笔意外的遗产的事了。当时有人说，他这样行色匆匆也许另有原因；但是，关于这一点，正像公爵在莫斯科以及在离开彼得堡期间的其他经历一样，我们所能奉告的实在太少了。公爵离开彼得堡整整六个月，就连那些出于某种原因而关心他的命运的人，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也很少能打听到有关他的情况。的确，虽然有些人非常偶然地听到一些传闻，但大都十分离奇，而且几乎往往自相矛盾。当然，对公爵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叶潘钦一家；公爵走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向他们辞行。不过，将军当时曾和他见过面，甚至见过两三次；他们认真讨论过一些事情。叶潘钦本人虽然见过公爵，但并没有把这事告诉家里的人。再说，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在公爵走后几乎整整一个月内，叶潘钦家里的人根本不愿提起他。只有将军夫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人提到过，说她“过去对公爵的看法完全错了”。过了两天或者三天，她又补充了一句，但已不再提公爵，只是泛泛地说她“一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断看错人”。最后，过了十来天，她

不知为什么事生女儿们的气，又以教训的口吻说："错够了！往后决不能再错了！"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他们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笼罩着一种不愉快的气氛。大家心情沉闷、紧张，说话吞吞吐吐，很不和睦；一个个紧锁双眉。将军日夜奔忙，忙于各种事务；大家很少见过他这样忙碌，这样卖劲，——尤其是在公务方面；家里人几乎见不到他的面。至于叶潘钦家的三位千金，她们当然什么话也没有明说。甚至她们之间私下里大概也很少说话。这几位小姐都很自尊、高傲，有时即使在彼此之间也有些腼腆；不过，她们只需片言只语，甚至只需一个眼神，就彼此心照，所以往往无需多费口舌。

如果那里有一个旁观者，那么他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上述数量有限的材料来看，尽管公爵只到叶潘钦家去过一次，而且待的时间很短，但毕竟给这一家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许这只不过是公爵的某些离奇的经历引起的一般好奇心罢了。不管怎样，反正留下了印象。

渐渐地，本来已在城里传开的流言也蒙上了一层难以捉摸的阴影。确实曾经传说有那么一个傻瓜公爵（没人能确切地说出他姓甚名谁），忽然得到一大笔遗产，娶了一个从国外来的法国女人，一个在巴黎百花宫跳康康舞①的著名舞女。但是也有人说，得到遗产的是某位将军，而娶外来的法国红舞女的则是一位腰缠万贯的俄国商人，他在自己的婚宴上喝醉了酒，纯粹为了夸口，竟把最近发行的七十万卢布的有奖债券在蜡烛上烧掉了。但是，所有这些流言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多半是某些情况促成的，比方说，在罗戈任那一伙里就有好些人本来

① 百花宫是巴黎的一个娱乐场所；康康舞是19世纪巴黎流行的一种下流舞蹈。

可以提供一些情况，可是他们在罗戈任本人的率领下全班人马开往莫斯科去了，那几乎正好是在叶卡捷琳戈夫游乐场狂饮之后的一个星期，当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也在场。还有少数几个对此事很感兴趣的人根据某些传闻获悉，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在叶卡捷琳戈夫狂饮的次日就逃走了，逃得无影无踪；事后，似乎有人探明她去了莫斯科；于是人们发现，罗戈任去莫斯科与这一传闻不无吻合之处。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在他自己那个圈子里也颇有名气，关于他也有一些传闻。但是他也发生了一个情况，使得一切对他不利的传说很快冷却下来，后来便完全销声匿迹了。这个情况就是：他得了重病，他不但不能在任何社交场合露面，甚至都不能去上班了。他病了一个来月才康复，但不知为什么完全辞去了股份公司的职务，他的位置已由别人接替。他也没有再到叶潘钦将军家里去过一次，所以就由另一名官员去给将军当秘书。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仇人们可能推测，他出了那样的丑，没脸再出门了；其实他真的病了，甚至得了忧郁症，满怀愁绪，动辄发怒。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就在那年冬天嫁给了普季岑。认识他们的人都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桩婚事完全是因为加尼亚不愿回去干原来的差事，他不但不再养家，甚至连他自己也开始需要别人接济，几乎需要别人照料了。

顺便说说，在叶潘钦家里，甚至从来都没有人提起过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仿佛不只是在他们家里，就是在世界上也都没有这么一个人似的。不过，全家人都知道（甚至很快就知道了）有关他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在决定他的命运的那天晚上，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发生了那桩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加尼亚回到家里并没有睡，而是焦

急万分地等待公爵回来。驱车前往叶卡捷琳戈夫的公爵，直到凌晨五点多钟才从那边返回。于是加尼亚走进他的房间，把那包有些烧焦的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这是在他昏倒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送给他的。他执意要求公爵一有机会就把这笔赠款退还给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加尼亚走进公爵房间时是怀着敌意的，几乎是横下了一条心，但是在他和公爵不知交谈了几句什么话之后，竟在公爵那里坐了两个小时，一直非常伤心地哭着。两人分手时气氛是友好的。

后来证明，传到叶潘钦全家耳朵里的这个消息完全属实。当然，令人奇怪的是：这一类消息居然传得这么快，大家一下子全都知道了；比如，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发生的一切，几乎第二天就传到了叶潘钦家，甚至连所有的细节都丝毫不差。关于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消息，可以推定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带到叶潘钦家去的，因为不知怎么她忽然在叶潘钦家的几位小姐那里露面，甚至很快就和她们交上了朋友，这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大为惊讶。但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虽然由于某种原因，认为有必要和叶潘钦家的小姐们接近，但是肯定不会跟她们谈自己哥哥的事。尽管她跟那个几乎是把她哥哥撵了出来的人家交往，可是她也是一个就某些方面来说自尊心相当强的女人。虽说在这以前她也认识叶潘钦家的三位小姐，但是她们很少见面。不过她现在也几乎不在客厅里露面，而是从后门进去，像是顺便跑来一样。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她始终没有好感，尽管十分敬重她的母亲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将军夫人既惊讶又恼火，认为她的三个女儿结交瓦里娅是出于任性和自作主张，说她们“已经不知该想出什么来跟她作对了”。尽管这样，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在出嫁前和出嫁后仍

继续到她们那里走动。

公爵走后大约一个月，叶潘钦将军夫人收到公爵夫人别洛孔斯卡娅的一封信。这老太婆是两个星期前到莫斯科去看望她那已经出嫁的长女的。这封信对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虽然她既没有向女儿们，也没有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透露过信的任何内容，但家里人根据种种迹象看出，她不知怎么显得特别兴奋，甚至十分激动。不知怎么，她跟女儿们的谈话变得特别奇怪，而且老是谈些异乎寻常的题目；她显然是想说出自己的心事，但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接到信的当天，她对大家都十分和气，甚至还吻了阿格拉娅和阿杰莱达，对她们说了些道歉的话，可是究竟为什么道歉，她们也没能弄清楚。就连对整整一个月没有给他看过好脸色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也忽然宽容起来。当然，第二天她又为自己昨天的温情而大发脾气，午餐前跟所有的人吵了个遍；但是到了傍晚又雨过天晴了。总的说来，整整一个星期她的心情一直都很好，这是很久以来都不曾有过的。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收到别洛孔斯卡娅的一封信，这回将军夫人决意一吐为快。她郑重宣布，“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婆”（她背地里从来都是这样称呼这位公爵夫人的）告诉她有关那个……“怪物，噢，就是那个公爵”的一些非常令人宽慰的消息。老太婆在莫斯科到处寻找他，打听他的情况，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后来，公爵亲自去拜访她，给她的印象简直好极了。将军夫人最后说道：“这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她邀请公爵每天下午一点到两点去看她，而公爵每天必到，至今还没有使她厌烦。”她还补充说，经“老太婆”介绍，公爵已开始在两三户体面人家受到接待。“他不在家里闷坐，也不像傻瓜那样害羞，这很好。”小姐们听了向她们介绍

的这一切，立刻察觉妈妈对她们隐瞒了信里的许多内容。也许这些她们是听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说的，因为凡是普季岑所了解到的有关公爵和他在莫斯科的情况，她都可能知道，而且肯定全都知道了。而普季岑可能知道得甚至比任何人都多。虽说他这人对生意方面的事一向守口如瓶，对瓦里娅自然还是会说的。由于这个缘故，将军夫人一下子也就更加不喜欢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了。

但是不管怎样，坚冰已被打破，大家忽然可以公开谈论公爵了。此外，公爵在叶潘钦家留下的非凡印象和引起的过于浓厚的兴趣，再次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将军夫人对于来自莫斯科的消息竟在女儿们的心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简直感到吃惊，而女儿们也感到惊讶，想不到她们的妈妈竟如此郑重其事地向她们宣称，她“一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断看错人”，可同时又拜托“神通广大”的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在莫斯科对公爵多加关照，而请她关照当然得再三恳求，因为这个“老太婆”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难请得动的。

但是坚冰刚一打破，和风刚一出现，将军就急不可耐地发表意见了。原来他对这件事非常关心。不过，他所谈的只是“问题的事务性方面”。事情是这样的：他为了公爵的利益，曾委托两位非常可靠的、在莫斯科很有势力的先生注意公爵的行踪，尤其要注意他的法律顾问萨拉兹金。关于遗产，“也就是说关于遗产果真存在的事实”，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确实的，但是最后了解到，这笔遗产的数目根本不像人们最初传说的那样可观。财产有一半存在着一些麻烦问题；既有债务，还有觊觎财产的人，加上公爵虽然有人给他出谋划策，但他自己办事却很不精明。“当然，但愿上帝保佑他。”既然现在“沉默的坚冰”已被打破，将军也就乐于“真心诚意地”表明这一态度，

因为“这小子虽然有点那个”，但毕竟值得爱护。不过，他还是干了些蠢事。比方说，冒出了已故商人的几个债主，凭一些有争议的、毫无价值的凭据来讨债；另一些人鼻子很灵，摸清了公爵的底，竟毫无凭据地找上门来，——结果怎样呢？公爵几乎满足了所有人的要求，尽管朋友们一再说明这帮小人和债主根本无权前来讨债；而公爵之所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其中某些人的确蒙受了损失。

将军夫人就这件事说，别洛孔斯卡娅在信上也提到了这类事，“这真蠢，太蠢了；这傻瓜真是不可救药。”她不客气地添了一句，但是从她的脸上看得出来，她为这个“傻瓜”的行为而感到高兴。最后，将军发现，他的夫人关心公爵就像关心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而且不知为什么对阿格拉娅也变得格外亲热起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看到这情形，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

但是，这整个愉快的情绪又未能保持多久。刚过了两星期，事情又突然起了变化，将军夫人愁眉不展，将军耸了几次肩膀以后，再次屈服于“沉默的坚冰”。事情是这样的：仅仅在两个星期前，他偶然得到一个消息，消息很简短，因而也不十分清楚，但是很可靠。据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起初在莫斯科失踪，后来又被罗戈任在莫斯科找到了，随后又不知去向，接着又被他找到了，最后才几乎下保证一定嫁给他。不料总共才过了两星期，将军大人又突然接到另一个消息，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又第三次逃跑了，而且这次几乎是在就要举行婚礼时逃跑的，跑到外省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而与此同时，梅什金公爵也从莫斯科消失了，把自己的所有事务都委托给萨拉兹金办理。将军最后说，“是跟她一起走的呢，还是去追她的，——不得而知，但是其中一定有名堂。”伊丽莎

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也得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最后，在公爵走后两个月，有关公爵的任何消息在彼得堡几乎完全沉寂下来了，而在叶潘钦家，“沉默的坚冰”再也没有被打破过。不过，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还是常去看望三位小姐。

为了结束所有这些传闻和消息，这里还得补充一点：开春之前，叶潘钦家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很难不忘掉公爵，而公爵自己又没有透露、或许他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消息。在整个冬季，他们几经商量，终于决定出国消夏，也就是说，由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带领女儿们出去；将军自然不能把时间花在“无谓的消遣”上。这一决定是由于小姐们坚持和强烈要求才做出的。她们深信，父母之所以一直不愿带她们出国，是因为老两口念念不忘为她们找女婿，要把她们嫁出去。最后，做父母的也许想通了：在国外也可以碰到择婿对象，出国消夏非但不会打乱他们的计划，说不定还能够“促成此事”。在这里不妨顺便提一句，原先拟议中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和叶潘钦家大小姐的那门亲事已经彻底吹了，托茨基也根本没有正式提过亲。这事好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既没有费什么口舌，也没有引起任何家庭纠纷。自从公爵走后，一下子双方都闭口不谈此事了。这一情况也是造成当时叶潘钦家中沉闷空气的原因之一，尽管将军夫人当时表示，她现在高兴得要“双手画十字”。将军虽然遭到了冷落，感到自己有错，但还是久久生着闷气；失去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这样一位乘龙快婿，他很惋惜：“那么大的家当，人又精明能干！”过不多久，将军得知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迷上了一个从国外来的法国上流社会的女子，是一位侯爵夫人，而且还是正统派①。他们即将举

① 这里所说的正统派特指法国历史上波旁王朝的拥护者。

行婚礼，婚后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将被带到巴黎去，然后再被带到布列塔尼[1] 的什么地方去。“跟一个法国女人混到一起，准没有好下场。”将军断言道。

叶潘钦家母女本来准备在夏季来临之前动身。这时忽然发生了一个情况，再次改变了整个计划，出国之行又只好延期了，这使将军和将军夫人非常高兴。有一位公爵，Щ.公爵，从莫斯科光临彼得堡，不过，他是位名人，是一位从非常非常好的观点来看的知名人士。他是当代那种诚实而又谦虚的人物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活动家。这种人真诚而自觉地想做好事，孜孜不倦地工作，而且具备一种难能可贵的好品质，就是永远有事可做。这位公爵不爱抛头露面，也不爱出风头，竭力避开愈闹愈凶和夸夸其谈的党派之争，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头面人物，但他对近来发生的许多事却了如指掌。从前他曾担任过公职，后来参加地方自治活动[2]。此外，他还是几个俄国学术团体的很有建树的通讯会员。他和一位当技术员的朋友合作，通过搜集材料和勘测地形，帮助确定了一条业已设计好的、极为重要的铁路的较为正确的走向。他约有三十五岁，是“最上流社会”中人。此外，如将军所说，他拥有一笔“可观的、不可小看的、无可争议的”财产。将军为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去见他的上司（一位伯爵），在那里碰巧遇到并认识了Щ.公爵。公爵出于某种特殊的好奇心，从不放过同俄国的“实业界人士”结识。随后，公爵又认识了将军的宝眷。三姐妹中的二小姐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给他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开春

① 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② 俄国从 1864 年 1 月开始实行地方自治改革，其活动由当地贵族的代表领导。

前，公爵向她表白了爱情。阿杰莱达很喜欢他，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对他也很有好感。将军非常高兴。不言而喻，出国旅行的事只好延期了。婚礼定在来年春天举行。

这次旅行本来可以在仲夏或夏末成行，哪怕就让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带着两位留在她身边的小姐出去游玩一两个月，也可以排遣一下因为阿杰莱达离开她们而产生的忧伤。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到了春末（阿杰莱达的婚期稍稍往后拖延了点儿，推迟到仲夏），Щ.公爵把他的一位远亲（不过相知颇深）带到叶潘钦家。他名叫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P.，年纪还轻，约有二十七八岁，现任御前侍从武官，是一个画儿般的美男子，出身“名门”，为人机智，才气过人，是个“新派”人物，“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财产之多，闻所未闻。关于这最后一点，将军一向谨慎。他经过一番调查以后说：“的确，像是那么回事，不过，还得核实一下。”在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中也谈到这位年轻的、“前途无量”的御前侍从武官，这就大大抬高了他的身价。不过他的名声有点微妙：曾跟几个女人有过暧昧关系，“征服”过几个不幸女人的心。自从他见到阿格拉娅以后，就成了叶潘钦家的常客，一坐就是半天。的确，虽然没有明说，甚至也没有做过任何暗示，但是做父母的还是认为今夏出国大可不必考虑。至于阿格拉娅本人，她也许另有看法。

这事几乎就发生在主人公再度登场之前。在这以前，从表面上看，可怜的梅什金公爵在彼得堡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如果他现在突然出现在认识他的人中间，那简直就像从天而降。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再补叙一件事，并以此结束这个引子。

自从公爵走后，科利亚·伊沃尔金起初仍旧过着他原先的那种日子，也就是上学念书，看望他的朋友伊波利特，照料将

军，帮助瓦里娅料理家务，也就是替她跑跑腿。但是，房客们很快就走光了：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家发生那件事后过了三天，费尔德先科就搬到别处去了，不久便无影无踪，音信全无；有人说他在什么地方喝酒，但也不敢肯定。等到公爵去了莫斯科，房客也就走光了。后来，瓦里娅出嫁后，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和加尼亚就同她一起搬到伊兹梅尔团[①] 普季岑家去住了；至于说到伊沃尔金将军，那么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他被关进了债务监狱。打发他到那里去的是他的相好大尉太太，凭据是他在不同时期签给她的价值大约两千卢布的借据。所有这一切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可怜的将军“一般说来成了过分相信人心的高尚的这一信念的牺牲品”。他对签发借据和期票已经习以为常，从未料到这些东西有朝一日竟会起作用，虽然他一向认为这无所谓。但是事实证明这并非无所谓。“让你往后再去相信人吧！再去表现高尚的信赖吧！”——这是他在塔拉索夫大楼[②] 和新结识的朋友坐在一起喝酒，向他们讲述卡尔斯被围困和一个士兵死而复活的故事时发出的悲痛感叹。不过，他在那里日子过得挺不错。普季岑和瓦里娅说，这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加尼亚完全赞同这一说法。只有可怜的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一人暗自伤心落泪（连家里的人都感到惊讶），她虽然老是有病，却尽可能经常地到伊兹梅尔团去探望丈夫。

但是，自从像科利亚所说的那样“将军出事”以来，而且一般说自从姐姐出嫁以来，科利亚几乎完全摆脱了家里人的管

① 彼得堡一个地区的俗称，因沙皇的御林军伊兹梅尔团曾驻扎于此而得名。

② 大楼的原主人为塔拉索夫，故名。这栋楼位于伊兹梅尔团，彼得堡的债务监狱设在这里。

束，甚至发展到近来很少回家过夜的地步。据说，他交了许多新朋友；此外，他在债务监狱也混得很熟。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要在那里办什么事，离开他可不行；现在家里甚至也不向他好奇地打听什么了。从前瓦里娅对他很严厉，现在对他在哪里游荡概不过问；让家里人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加尼亚虽然得了忧郁症，现在跟科利亚说话却很和气，有时甚至对他十分友好，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加尼亚已经二十七岁了，他对十五岁的弟弟自然不会有丝毫友好和关心的表示。过去他对弟弟一向很粗暴，而且要求家里所有的人也对他严加管教，还常常以“揪他的耳朵”相威胁，这使科利亚“忍无可忍”。可以想象，现在加尼亚甚至有时候都离不开科利亚了。加尼亚居然会把那笔钱退回去，这使科利亚十分吃惊；因此他准备在许多事情上原谅哥哥。

梅什金公爵走后过了三个月，伊沃尔金一家听说科利亚忽然结识了叶潘钦家的人，而且受到小姐们很好的接待。这事瓦里娅很快就知道了；不过，科利亚不是经瓦里娅介绍才认识她们的，而是“自己登门求见”的。渐渐地，叶潘钦一家都喜欢上他了。将军夫人起初对他很不满，但不久就对他亲热起来，因为他“坦率，不巴结人”。说科利亚不巴结人，这话完全正确；他在叶潘钦家能保持平等和独立的地位，虽说他有时也给将军夫人读读书报，但那是因为他一向助人为乐。不过，他有两次跟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吵得很凶，并且对她公开说，她是个专制魔王，以后再也不登她家的门了。第一次争吵是由“妇女问题”引起的，第二次是因为争论哪个季节捕捉黄雀最好的问题。虽然不可思议，但是将军夫人在争吵后的第三天就派仆人给他送去一张便条，请他务必光临；科利亚没有摆架子，立刻就去了。只有阿格拉娅不知为什么对他总是没有好

感，而且态度傲慢。然而正是他使阿格拉娅吃了一惊。有一次，这是在复活节后的那一个星期，科利亚趁没有人的时候，交给阿格拉娅一封信，只说有人托他面交她本人。阿格拉娅狠狠地瞪了一眼这个“自命不凡的浑小子”，但是科利亚没等她回话就走了。她打开信，读道：

我曾荣幸地得到您的信任。也许您现在已把我完全忘了。那我怎么还会给您写信呢？我不知道。但我产生了一个不可抑制的愿望，想让您，正是您而不是别人，回想起我来。有好多次，我感到十分需要你们三姐妹，但是在三位之中，我心目中只有您。我需要您，非常需要。关于我自己，我对您没有什么可写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也不想这样做；我衷心希望您幸福。您幸福吗？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

您的兄长列·梅什金公爵

阿格拉娅读完这封简短的、语无伦次的信以后，忽然满脸通红，陷入沉思。我们很难描述她的思绪。顺便说说，她当时问自己：“要不要给别人看呢？”她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她最后带着一种嘲弄的、奇怪的微笑把信扔进了自己那张小桌的抽屉里。第二天，她又把信取出来，把它夹进一本厚厚的精装书里（她总是这样处理自己的信件，需要时能较快地找到）。只是在一周后，她才看清那是一本什么书。原来是《堂吉诃德》。阿格拉娅哈哈大笑，也不知道笑什么。

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份收藏品给哪个姐姐看过。

但是，有一次她在读这封信时忽然想到：难道这个自命不凡、夸夸其谈的浑小子竟被公爵选中作为他通信的对象？说不

定他还是公爵在这里的唯一通信对象呢！尽管她摆出一副非常鄙夷的态度，但还是把科利亚叫来盘问了一番。但是一向容易动气的“浑小子”这一回却毫不在乎她的轻蔑；他非常简短而且相当冷淡地对阿格拉娅说明，在公爵即将离开彼得堡之前，他虽然把自己的永久通信处告诉了公爵以备不时之需，并且表示愿意为他效劳，但是这还是公爵委托他办的第一件事，公爵还是第一次给他写信。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出示了他自己收到的一封信。阿格拉娅老实不客气地拿来看了。在给科利亚的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科利亚，请您费神把随信附上的打着封印的信交给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祝您健康。

爱您的列·梅什金公爵

“委托这样一个胖小子办事，毕竟也太可笑了。”阿格拉娅气呼呼地说，同时把信还给科利亚，不屑一顾地从他身边走开了。

这种态度让科利亚实在无法忍受：他为了办这件事，特意向加尼亚借了一条崭新的绿色围巾围上，但并没有向他说明原因。他感到受了极大的委屈。

第 二 章

6月上旬，彼得堡少有的好天气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叶潘钦家在帕夫洛夫斯克[1] 有一幢豪华的私人别墅。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忽然心血来潮，精神振奋起来；忙了不到两天，他们就搬过去了。

在叶潘钦一家搬走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乘早车从莫斯科来到了彼得堡。谁也没去车站迎接他；但是在走出车厢时，公爵忽然影影绰绰地觉得，在包围着下车旅客的人群中，不知是谁的一双眼睛向他射来一道奇异和炽热的目光。他注意地看了看，却再也看不出什么来了。当然，这只不过是幻觉；但留下的印象却是不愉快的。何况公爵本来就郁郁寡欢，若有所思，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一辆出租马车把他送到铸造街附近的一家旅馆。这家旅馆条件很差。公爵租了两个不大的房间，光线很暗，陈设也差。公爵洗完脸，换了衣服，什么也没问就匆匆出去了，仿佛怕误了时间，或者怕要找的人不在家似的。

如果在半年前他初到彼得堡时就认识他的那些人当中有谁

---

① 在彼得堡南郊，风景优美，建有沙皇行宫和众多别墅。

现在再看他一眼的话，恐怕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外表变得好看了。实际上未必如此，只是服装全变了，衣服全换了，都是由莫斯科的高级裁缝制作的；但是这套服装也有缺点：做得过于时髦（那些做活认真、但手艺并不十分高明的裁缝，做起活来往往如此），加上穿在一个对于衣着毫无兴趣的人身上，因此那种特别喜欢嘲笑别人的人只要对公爵仔细打量一下，也许会找出令人发笑的地方。但是，世上可笑的事情难道还少吗？

公爵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前往沙滩[1]。在几条圣诞街当中的一条街上，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座不大的木屋。使他惊讶的是：这座小木屋居然外表很漂亮，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房前还有一座小花园，长满鲜花。临街的窗户开着，从里边传来刺耳的、滔滔不绝的说话声，这声音几乎像是喊叫，似乎有人在朗诵，甚至在演说；那话音间或被几个人的清脆的笑声所打断。公爵走进院子，登上台阶，问列别杰夫先生是否住在这里。

“就在那里。”开门的是一个把袖子卷到胳膊肘的厨娘，她一面答话，一面指着“客厅”。

客厅里糊着深蓝色的壁纸，收拾得很干净，而且还相当讲究，也就是说，有圆桌和沙发，有带玻璃罩的青铜座钟，窗间的墙壁上挂着一面狭长的镜子，天花板上用青铜链子吊着一盏古色古香的、带玻璃坠子的枝形吊灯。列别杰夫先生本人正站在屋子中央，背朝着正走进来的公爵，只穿着背心，没穿上衣，一身夏天打扮；他捶着自己的胸脯，正痛心疾首地就某一问题发表演说。听众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面孔快活，

---

① 彼得堡的小市民和贫民居住区。

而且不笨，手里捧着一本书；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姑娘，穿着一身丧服，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也穿着丧服，正咧着大嘴傻笑；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听讲者，这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躺在沙发上，长得相当英俊，肤色微黑，头发又长又密，乌黑的大眼睛，鬓角和下巴上微微长出一点胡子。看来就是这位听讲者，时常打断列别杰夫的宏论并同他争辩；其余的人大概也正是为此而发笑。

“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真要命！你倒是往这儿瞧瞧哇！……唉，你们可真讨厌！”

厨娘甩了甩手走了，甚至气得满脸通红。

列别杰夫回过头来，一看到公爵，就像遭到雷击似的愣了一会儿，接着便堆起谄媚的笑容向他跑了过来，可是半道上仿佛又愣住了，只是结结巴巴地低声说：

“公——公——爵——阁下！”

但是，他仿佛仍旧没法恢复自然状态，突然转过身去，无缘无故地，先是朝穿着丧服、怀抱婴儿的姑娘冲去，那姑娘猝不及防，甚至倒退了几步；但是他立刻又撇下她，扑向那十三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站在通向另一间屋子的门口，刚才她笑来着，这时嘴边还挂着微笑。她经不住这声叱喝，立刻躲到厨房里去了。列别杰夫为了进一步吓唬她，甚至还在她背后跺了几下脚，但是当他遇到公爵困惑不安的眼神后，便解释道：

“为了表示……敬意，嘿嘿嘿！”

“您完全不必这样嘛……”公爵刚要开口。

“就来，就来，马上就来，就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来！”

说着，列别杰夫很快就从屋里消失了。公爵惊奇地看了看姑娘、男孩和躺在沙发上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笑。于是公爵也笑了。

"去穿燕尾服啦。"男孩说。

"可真让人过意不去，"公爵开口道，"我还以为……请问，他……"

"您以为他喝醉了吧？"只听得躺在沙发上的人说道，"一点儿也没醉！不过喝了三四杯，顶多五杯吧，这算不了什么——习以为常了。"

公爵本想转身对沙发上的那位说话，但这时姑娘那俊俏的脸庞上带着非常坦诚的表情开口道：

"他早上从来不多喝；要是您找他有什么事，那就趁现在说吧。这正是时候，等晚上他回来，可就烂醉如泥了；而且在临睡前他还经常哭，给我们念圣经，因为我们的妈妈去世刚五个星期。"

"他跑出去大概是因为他很难回答您，"躺在沙发上的那个年轻人笑了起来，"我敢打赌，他已经在骗您了，这会儿正在想点子呢。"

"才五个星期！总共才五个星期！"这时列别杰夫已经穿上燕尾服，回到屋里，接着说道，一边眨着眼睛，一边从兜里掏出手帕来擦眼泪，"全成了没妈的孩子啦！"

"您干吗穿着这么一身破烂衣服出来？"姑娘说，"门背后不是放着您的新上衣吗？难道您没看见？"

"住口，就你话多！"列别杰夫冲她喊道，"哼，你呀！"他又开始冲她跺脚，但这一回她只是大笑了起来。

"您吓唬我干吗，我又不是塔尼娅，不会给您吓跑的。倒是您这样会把柳博奇卡吵醒的，说不定还会得急惊风哩……您嚷嚷什么呀！"

"不许你胡说！烂掉你的舌头！……"列别杰夫忽然十分害怕，急忙跑到睡在女儿怀里的婴儿面前，惊恐万状地在她身

上画了好几个十字。“愿上帝保佑，愿上帝保佑她平平安安！这是我亲生的孩子，还在吃奶的孩子，是女儿，叫柳博芙①，”他对公爵说，“是完全的合法婚姻所生，是刚刚去世的叶连娜——我的妻子——生的，她在分娩的时候死了。这个丑丫头是我的女儿薇拉，戴着孝……至于这个人，这个人，哦，这个人……”

“怎么不说啦？”那个年轻人喊道，“往下说呀，别不好意思嘛。”

“公爵阁下！”列别杰夫一阵冲动，突然高声说道，“报上披露的关于热马林一家的凶杀案②，不知您注意到没有？”

“我看过报。”公爵略带诧异地说。

“那么，这就是杀害热马林一家的真正凶手，就是他！”

“您这是什么意思？”公爵说。

“我这是打个比方，如果有第二户热马林那样的人家，他将是未来的第二个凶手。他正准备下手呢……”

大家都笑了。公爵觉得，列别杰夫也许当真在装疯卖傻，只是因为他预感到公爵会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而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在拖时间。

“他要造反！他在策划阴谋！”列别杰夫喊道，仿佛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哼，难道我能够，哼，难道我有权利把这么一个肆意诽谤的家伙，这么一个也可以说是浪子和恶棍认做我的亲

① 柳博奇卡的大名。

② 指 1868 年 3 月 1 日发生在坦波夫城的一起凶杀案。商人热马林一家六口被害。其中有：热马林的母亲、妻子、十一岁的儿子、一位女亲戚、厨娘和扫院子的。凶手是十八岁的中学生维托尔德·戈尔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凶手是受到 19 世纪 60 年代“虚无主义”思想不良影响的那一部分青年的代表。其实此案是一桩纯粹的刑事案件，并无政治色彩。

外甥，认做我过世的姐姐阿尼西娅的独生子吗?”

“别说了，你这酒鬼！公爵，您信不信，他现在异想天开，想去当律师，替人家打官司；整天摇唇鼓舌，在家里老是用高雅语体跟孩子们说话。五天前，他在民事法官面前发表过一通辩护词。他在替谁辩护呢？并不是替那个苦苦哀求他的老太婆辩护，一个无耻的高利贷者夺去了她五百卢布，等于把她的全部财产据为己有；而是替那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佬扎伊德列尔辩护，因为那家伙答应给他五十卢布……”

“官司打赢了才给五十卢布，打输了只给五卢布。”列别杰夫急忙解释道，声调一下子变得跟刚才大不一样了，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喊叫过似的。

“哼，他自然是瞎说了一通。现在可不是过去那一套了，人家只是把他嘲笑了一番，可他还自鸣得意呢。他说，铁面无私的法官先生们，请你们想一想，一位晚境凄凉的老者，卧病不起，靠诚实的劳动为生，现在要失去最后一块面包了。请各位想一想，一位立法者的一句名言：‘法庭应以仁慈为本。’您信不信，他每天上午都在这里向我们重复他的这篇讲演，跟在法庭上讲的一字不差，今天是第五遍了；就在您到来之前他还在演说，得意极了。他是在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他还打算替什么人辩护呢。您大概是梅什金公爵吧？科利亚跟我谈起过您，说他在世界上至今还没有遇见过比您更聪明的人……”

“没有！没有！世上没有比他更聪明的啦!”列别杰夫马上附和道。

“哼，这人八成是在瞎说。一个是爱您，另一个是在拍您的马屁；而我可完全不打算巴结您，请您明白这一点。您不是个没有头脑的人：那就请您评评理，我和他谁是谁非。喂，您愿意不愿意让公爵来评评理?”他对舅舅说，“公爵，您突然光

临，我甚至感到高兴。”

“我愿意！”列别杰夫断然叫道，并且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看重新开始围过来的听众。

“你们这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公爵皱了皱眉头说。

他确实感到头疼，再说他越来越相信列别杰夫是在骗他，巴不得把正经事岔开。

“言归正传。我是他的外甥，这一点他没有撒谎，尽管他老是撒谎。我没有念完大学，但是我想念完，并且一定要坚持念下去，因为我有个性。可是眼下为了生存，我在铁路上找了个差使，月薪二十五卢布。此外，我承认，他已经帮助过我两三次。本来我手头有二十卢布，可是我把它输掉了。哎，您信不信，公爵，我怎么那么卑鄙，那么下流，居然会把钱给输掉了呢！”

“输给了一个坏蛋，你就不该把钱给那个坏蛋！”列别杰夫喊道。

“是的，输给了一个坏蛋，但是钱还是应该给他的。”年轻人继续说道，“至于说他是坏蛋，我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不只是因为他揍过你。公爵，他是个被除名的军官，退役的中尉，曾经加入过罗戈任那一伙，现在教人拳术。自从罗戈任把他们轰走以后，他们现在只好到处流浪。但是，最糟糕的是，我明明知道他是个坏蛋、恶棍、小偷，可我还是坐下来跟他赌钱，在赌到最后一个卢布的时候（我们玩的是“棍子”①），我心里想：要是输了，我就去找卢基扬舅舅，只要我求他，他不会拒绝的。这真下流，简直太下流了！这简直是自觉的卑鄙行为！”

---

① 扑克牌的一种玩法。

“可真是自觉的卑鄙行为！”列别杰夫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

“哼，你别得意，听我往下说，”外甥生气地喊道，“他还高兴呢。我跑来找他，公爵，承认了一切：我做得光明磊落，我没有原谅自己；我在他面前尽量痛骂自己，这里的人都可以作证。为了干铁路上的那份差使，我必须多少置备点穿戴，因为我浑身上下破破烂烂。您瞧这靴子！要不然，我没法去上班；要是我在指定的日期不去报到，别人就会占去这个位置，那时我就会悬在半空中，不知哪天才能找到另一份差使。现在我只求他借给我十五个卢布，并且保证永远不再求他。此外，我还保证在三个月内把债全部还清，一戈比都不少。我说话算数。我可以一连几个月单靠面包和克瓦斯[①] 过活，因为我有个性。三个月我可以领到七十五卢布。加上以前借的，我总共欠他三十五卢布。由此可见，这笔账我还是还得起的。行，要多大利息都行，他妈的！难道他不知道我的为人吗？公爵，您问问他：过去他帮过我的忙，我还他钱没有？为什么现在不肯借呢？因为我还了那个中尉的赌账，他恼火；没有别的原因！您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既不为自己考虑，也不为别人着想！”

“他还赖着不走！”列别杰夫吼叫起来，“躺在这里，愣是不走。”

“我早就把丑话说在头里。你不给钱，我就不走。公爵，您好像在笑？您大概认为我做得不对吧？”

“我没有笑，不过，依我看，您的确有点儿不对。”公爵不乐意地回答道。

---

① 用面包屑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您索性直截了当地说我完全不对就得了，何必拐弯抹角呢；什么叫‘有点儿’!”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那我就说您完全不对。”

“如果我不介意！真可笑！难道您以为我自己心里不明白，这么做有些说不过去吗？钱是他的，该由他做主，而我这么做就是强行索取。但是您，公爵……不了解生活。这种人不好好教训教训，是不会有结果的，就得教训教训他们。我问心无愧。凭良心说，我不会让他吃亏的，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他。他见我低三下四地求他，也能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他还要什么呢？他要是不做点好事，还有什么用处呢？得了吧，您可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您问问他，他是怎样对待别人，怎样蒙骗别人的？他这所房子是怎么赚来的？要是他过去没有骗过您，现在也不再想点子往后怎样骗您的话，您就砍掉我的脑袋！您在笑，您不信?”

“我觉得，这一切跟您那事不大相干。”公爵说。

“我躺在这儿已经两天多了，真是长了不少见识!”年轻人毫不理会地喊道，“您想想看，他竟会怀疑这位天使，这位现在已经失去了母亲的姑娘，我的表妹，他的亲生女儿。他每天夜里都到她屋里去捉奸！他还偷偷跑到我这儿来，在我睡的沙发下面搜查。疑心病把他弄得颠三倒四，觉得每个角落里都有贼。整夜时不时地跳起来，一会儿看看窗户关好了没有，一会儿试试门插好了没有，一会儿又向炉子里瞧瞧，一宿总要折腾七八次。在法庭上他替骗子辩护，可是他自己每夜都要起来祷告三四次，就在这间客厅里，跪下磕头，一磕就是半小时。他喝醉了以后，他为谁都祷告，为什么事都痛哭。他还为杜巴里

伯爵夫人[1] 做安魂祈祷，这是我亲耳听见的，科利亚也听见了。他完全疯了！”

“公爵，您看见了，您听到了，他是怎么糟践我的！”列别杰夫叫了起来，他满脸通红，当真发火了。“但是他不知道，我这酒鬼、淫棍、强盗、恶棍，总算做了件好事：当这个爱耍贫嘴的坏蛋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常常把他裹进襁褓，在木盆里给他洗澡；那时，我的姐姐阿尼西娅刚守寡，一贫如洗，我也穷得叮当响，可是我却夜夜守在那里，通宵不睡，侍候他们有病的娘儿俩，到楼下扫院子的人那里去偷劈柴，给这小子唱歌，打榧子逗他玩。我饿着肚子把他拉扯大了，可现在他竟嘲笑起我来了！就算我有一次真的为杜巴里伯爵夫人的灵魂得到安息在脑门上画过十字，又关你什么事呢？公爵，三天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一部辞典[2] 里读到她的简历。你可知道，杜巴里——她是什么人物吗？你说，你知道不知道？”

“哼，难道就你一个人知道？”年轻人用嘲讽的口气不大乐意地低声说了一句。

“她是一位伯爵夫人：她摆脱耻辱地位，取代王后执掌大权，有一位伟大的女皇[3] 在写给她的亲笔信中称她为‘ma cousine’[4]。有一位红衣主教，罗马教皇的使节，在列维——杜——鲁阿[5] 上（你可知道什么叫列维——杜——鲁阿吗？）

---

① 让娜-玛丽·杜巴里（1743—1793），法国伯爵夫人，路易十五的情妇，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根据革命法庭 1793 年 12 月 8 日的判决被处死。

② 这里所说的辞典，指的是俄国出版商阿·亚·普柳沙尔（1806—1865）于 1834—1841 年出版的《百科辞典》的第 17 卷。

③ 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④ 法文：我的表妹。

⑤ 这是法语“lever du roi”的音译，意为国王晨起着装仪式。

自告奋勇把一双丝袜穿在她那光光的脚上，还以此为荣呢，——她就是这么一位既崇高而又神圣的人物！你知道这事吗？从你脸上我就看得出来，你不知道！喂，她是怎么死的呢？你要是知道，你回答呀！”

“去你的！烦死人了。”

“她是这样死的：她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刽子手桑松平白无故地把这位过去的女统治者拖上了断头台，供巴黎那些普阿萨德[1]们取乐，她吓得都不明白自己到底出什么事了。她看到刽子手把她的脖子按到断头刀下，用脚往里踹她（那些看热闹的人都在笑），她就喊了起来：‘Encore un moment，monsieur le bourreau，encore un moment！’意思是：‘再等一会儿，刽子手先生，再等一会儿！’也许，上帝就看在这一会儿分上会宽恕她，因为难以想象，一个人的心灵还能承受比这更可怕的米泽尔[2]。你可知道‘米泽尔’这词是什么意思吗？哦，这件事本身就是米泽尔。当我在书中一读到伯爵夫人那一声呼喊，那一声请求等一会儿的惨叫时，我的心就像是被钳子夹住了似的。在我临睡前做祷告时忽然想起提一提这个大罪人的名字，这跟你这么一条蛆虫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提到她，也许是因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为她在脑门上画过十字，甚至都没有想到要这么做。如果她的在天之灵觉察到世上还有一个像她这样的罪人在为她祈祷，哪怕只有一次，她也会感到高兴的。你笑什么？你是个无神论者，自然不信。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就算是你偷听了我的祷告，那么你也说得不对。我不光为杜巴里伯爵夫人一个人祈祷；我是这样祷告的：

① 法语 poissarde 的音译，意为女商贩、粗俗的女人。
② 法语“misère”一词的音译，意为痛苦。

‘主啊，让大罪人杜巴里伯爵夫人以及像她那样的人的灵魂得到安息吧。’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像这样的大罪人和命途多舛的典型，还有那些如今正在那里惶惶不安、在呻吟、在期待的受苦人多的是。当时我还为你，也为那些像你一样的无赖和恶棍祷告，要是你偷听过我怎么祷告的话……”

“得了，够了，别说啦，你爱为谁祷告随你的便，活见鬼，穷嚷嚷什么呀！”外甥恼火地打断他的话，“他可是读了不少书，公爵，您不知道吧？”他带着尴尬的笑容补充道，“现在，他老是在读这一类乱七八糟的书和回忆录。”

“您舅舅毕竟……不是没有心肝的人。”公爵勉强说了一句。他越来越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讨厌了。

“您这样夸他，他会忘乎所以的！您瞧，他把手按在心口上，咧开大嘴，马上舔起嘴唇来了。他也许并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不过糟糕的是，他是个骗子；而且他还是个酒鬼，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就像一个醉了好多年的人那样，浑身上下嘎吱嘎吱地响。就算他爱孩子，也尊重我死去的舅妈……他甚至也爱我，上帝作证，他在遗嘱里还当真给我留了一份遗产……”

“我什么也不会留给你！”列别杰夫恶狠狠地喊道。

“您听我说，列别杰夫，”公爵转身不再理会那个年轻人，断然说道，“我凭经验知道，您是一个干练的人，只要您愿意……我现在时间紧迫，如果您……对不起，请问您的名字和父名？我忘记了。”

“季——季——季莫费。”

“还有呢？”

“卢基扬诺维奇。”

屋里的人又都笑起来。

“撒谎！”外甥喊道，“连这也要撒谎！公爵，他根本不叫季莫费·卢基扬诺维奇，而是叫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喂，你说，你干吗要撒谎呢？其实，你叫卢基扬也好，叫季莫费也好，对你还不是都一样吗？这跟公爵有什么关系呢？请您相信，他纯粹是因为撒谎撒惯了！”

“难道这是真的？”公爵不耐烦地问道。

“我的确叫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列别杰夫承认，并且觉得不好意思。他恭顺地低下了眼睛，又把手按在心口上。

“您干吗要这样呢，唉，我的上帝！”

“出于自谦。”列别杰夫轻声说，更加恭顺地把头垂得更低了。

“唉，干吗要自谦呢！我要是知道现在到哪儿能找到科利亚就好了！”公爵说罢，转身要走。

“我可以告诉您科利亚在哪儿。”那个年轻人又自告奋勇地说。

“不——不——不！”列别杰夫跳起来，急忙阻止道。

“科利亚昨晚住在这儿，可是今天一大早就去找他的将军老爹了。公爵，天知道您为什么要把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将军昨天还答应到这儿来过夜，可是他没有来。他很可能在天平旅馆里过了一夜，离这儿不远。所以，科利亚不是在那儿，就是在帕夫洛夫斯克的叶潘钦家。他身边有钱，昨天就想去了。因此，不在天平旅馆，就在帕夫洛夫斯克。”

“就在帕夫洛夫斯克，就在帕夫洛夫斯克！……咱们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到小花园……去喝杯咖啡吧……”

于是列别杰夫拉着公爵的手就走。他们出了屋子，穿过院子，跨进一扇小门。这里的确有一座很小而又很美丽的花园，因为天气好，所有的树木都已披上了绿装。列别杰夫请公爵坐

在一条绿色的木头长椅上，面前是一张桌腿埋在地里的绿色桌子，他自己也在公爵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果然端来了咖啡。公爵没有拒绝。列别杰夫仍旧谄媚而又贪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我不知道您还有这么一处好房产。”公爵说，但神态却像完全在想别的事情。

“一些没——没娘的孩子。”列别杰夫躬起身子刚要开口就又打住了，因为公爵心不在焉地望着前方，显然已经忘记自己的问话。又过了片刻；列别杰夫在窥视，在等待。

“嗯，您说什么?”公爵仿佛清醒过来似的说道，“哦，对了！列别杰夫，您自己也知道咱们之间有什么事：我是收到您的信才来的。您说吧。”

列别杰夫有些发窘，本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结果什么也没说。公爵等了一会儿，然后忧郁地笑了笑。

“我觉得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您大概没有料到我会来。您以为我不会一接到您的通知马上就从我那偏僻地方赶来，您写信是为了对得起良心。可是我居然来了。好了，得啦，别骗人啦。别再玩一仆二主的把戏啦。罗戈任到这里已有三个星期了，我全知道。您是不是又像上回那样，把她出卖给他啦！要说实话。”

“是那个恶棍自己打听到的，是他自己。”

“别骂他啦；当然，他不该那样对待您……”

“他打我，打得可狠啦!”列别杰夫立刻十分激动地接口说，“在莫斯科还放狗满街追我咬我，那是一只跑得很快的猎狗，一只很凶的母狗。”

“您把我当成孩子啦，列别杰夫。您告诉我，这回在莫斯科她当真把他给甩了?”

“当真，当真，又是在快要举行婚礼的时候逃走的。那家伙已经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可她却跑到彼得堡这里来了，而且直接跑来找我，说：‘救救我，把我藏起来，卢基扬，也别告诉公爵……’她怕您比怕他还厉害，公爵，这可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列别杰夫说罢，狡黠地把一个指头按在脑门上。

“现在您又把他们凑合在一起啦？”

“无比尊贵的公爵，我怎么能……怎么能不让他们在一起呢？”

“好了，够啦，我自己全都会弄清楚的。您只要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在他那儿吗？”

“噢，不！不——不！她还是独自一人。她说，我是自由的。公爵，您可知道，她拼命坚持这点。她说，‘我还是完全自由的！’她还住在彼得堡地区①，住在我小姨子家，就像我写信告诉您的那样。”

“现在还在那儿？”

“在那儿，遇到好天气，便到帕夫洛夫斯克去，住在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别墅里。她说，我是完全自由的。昨天她还向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② 着实夸耀了一番自己的自由。这可不是好兆头啊，先生！”

列别杰夫咧开嘴笑了笑。

“科利亚常去她那儿吗？”

“他做事冒失，有点莫名其妙，嘴又不严。”

---

① 这是彼得堡的一个地区，位于涅瓦河三角洲。后改名为彼得格勒地区。

② 科利亚的大名和父称。

“您很久没去那儿了吧？”

“天天去，每天都去。”

“这么说，昨天也去过？”

“不，是三天以前去的，先生。”

“可惜您喝了点儿酒，列别杰夫！不然的话，有些事我还想问问您。”

“不——不——不，我一点儿也没醉。”

列别杰夫两眼直瞪瞪地盯着他。

“告诉我，您离开她的时候，她怎么样？”

“若有所失……”

“若有所失？”

“她好像老在寻找什么，好像丢了什么似的。她一想到即将结婚，简直恶心，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他在她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块橙子皮而已，也许更甚，想起他就害怕，就胆战心惊，甚至不许别人提到他，除非万不得已才跟他见个面……他也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可是毫无办法！……她惶惶不安，冷嘲热讽，言行不一，脾气很大……”

“言行不一，脾气很大？”

“脾气很大；上次因为我说错了话，她差点儿没揪我的头发。于是我就给她念《新约全书·启示录》。”

“怎么回事？”公爵以为听错了，反问了一句。

“念《新约全书·启示录》。她是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女人，嘿嘿！我还观察到，她非常喜欢严肃的话题，哪怕是一些不相干的话题。她喜欢这类话题，不但喜欢，甚至认为跟她谈这类话题是特别尊重她的表现。是的，先生。讲解《新约全书·启示录》，我很在行，已经讲了十四年了。她同意我的看法，我们正处在第三匹马即黑马的时代，手持天平的骑士的时代，因

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一切都要用天平和契约来衡量，人人都只是在谋求自己的权利：‘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而且还想保住自由的精神、纯洁的心灵、健康的体魄，而且还想同时保有上帝恩赐的一切。但是单凭权利是保不住的，随后到来的将是一匹灰马和一个名叫‘死’的人，在他的身后就是阴府①……我们一见面就谈这些，而且这对她影响很大。”

“您自己真这么相信吗？”公爵用奇怪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列别杰夫，问道。

“我相信，而且也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我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粒沙子。有谁瞧得起我列别杰夫呢？人人都在想方设法捉弄我，差点没用脚踢我。可是在讲解圣经方面，我不比达官贵人差。因为这要靠智慧！就是达官贵人坐在安乐椅里进行揣摩时……在我面前也发过抖。前年，在复活节前，尼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大人听说有我这么个人（当时我还在他大人的厅里供职），特地通过彼得·扎哈雷奇把我从值班室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他私下里问我：‘你真的是研究敌基督②的行家吗？’我直言不讳，便说：‘鄙人正是。’于是我就开始阐述和讲解。我不但没有冲淡恐怖的气氛，反而展开譬喻的画卷，用想象来加强恐怖，并且还举出一连串数字。大人连连苦笑，但听到这些数字以及诸如此类的描述后竟发起抖来，要我把书合上后出去。到复活节，他还对我传令嘉奖，可是在复活节后的第一周他就把灵魂交给了上帝。”

“哪能呢，列别杰夫？”

① 见《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6 章，第 5～8 节。
② 为圣经用语，意为在世上传布罪恶的基督大敌。

“真是这样。午饭后，他从马车上摔下来，太阳穴撞到马路边的一个石柱上，就像婴儿一样，就像婴儿一样，立刻就离开了人世。据履历表记载，他七十三岁；在世时，鹤发童颜，浑身洒满香水，老是笑眯眯的，笑眯眯的，像个婴儿。当时彼得·扎哈雷奇回忆起这事，曾说：‘应了你的预言。’”

公爵站起身来。列别杰夫见公爵起身要走，感到惊讶，甚至困惑不解。

“您变得无动于衷了，先生，嘿嘿！”他壮着胆子谄媚地说。

“说实在的，我觉得不大舒服，脑子昏昏沉沉，也许是路上太累了的缘故吧。”公爵皱起眉头，答道。

“您应该到别墅去休息一下，先生。”列别杰夫小心翼翼地启发道。

公爵站着沉吟了片刻。

“再过两三天，我自己也要带领全家老小到别墅去，一来是为了保护这新生的幼雏，二来趁机把这座小木屋整个修缮一下。我们也去帕夫洛夫斯克。”

“你们也去帕夫洛夫斯克？”公爵忽然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全去帕夫洛夫斯克？您是说，您在那儿也有自己的别墅？”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帕夫洛夫斯克，先生。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把他便宜买到手的别墅让给了我一幢。那里挺好，地势高，草木葱茏，价钱也便宜，趣味高雅，乐声悠扬①，所以大家都去帕夫洛夫斯克。不过，我住在厢房里，至于那座别墅嘛……”

---

① 帕夫洛夫斯克有一座游乐场，常有乐队演出。

“租出去了？”

“没——没有。还没……还没有说定，先生。”

“租给我吧。”公爵忽然提议道。

看来，列别杰夫的用意就在于此。这个念头是三分钟以前在他脑子里闪现的。其实他已经不需要再找房客了；因为已经有一个要租别墅的人到他这儿来过，并且亲自告诉他，也许要租这座别墅。列别杰夫心里有数，这并不是什么“也许”，而是肯定要租。但是现在他忽然闪过一个照他的盘算十分有利的想法：何不趁原先那个要租的人还没有最后说定的机会，把别墅租给公爵呢？在他的想象中忽然呈现出“一场冲突和事态急转直下”的图景。他几乎是欣喜若狂地接受了公爵的提议，当公爵直截了当地询问房租的时候，他甚至连连摆手。

“好吧，悉听尊便；我先去打听一下行情；不会让您吃亏的。”

他们俩慢慢走出花园。

“我可以告诉您……我可以告诉您……如果您愿意听的话，深受尊敬的公爵，我可以告诉您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跟那主儿有关的事。”列别杰夫喋喋不休地嘟囔着，同时高兴地在公爵身边侧着身子转来转去。

公爵停住了脚步。

“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在帕夫洛夫斯克也有一座小别墅，阁下。”

“怎么啦？”

“某一位女士跟她是好朋友，看来，这位女士在帕夫洛夫斯克打算常去拜访她。别有目的。”

“那又怎么啦？”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唉，够了，列别杰夫！”公爵好像被触到痛处似的，怀着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打断了他的话。

“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回事。您最好告诉我，您什么时候搬过去？对我来说愈快愈好，因为我住在旅馆里……”

他们说着说着就走出了花园，没有再进屋去，而是穿过小院，走到小门跟前。

“最好是，”列别杰夫终于想出个主意，“您从旅馆直接搬到我这儿来，而且今天就搬，后天咱们大家一起去帕夫洛夫斯克。”

“我再想想。”公爵若有所思地说着，走出了大门。

列别杰夫瞧了瞧他的背影。公爵突然显得那样心不在焉，使他大为惊讶。临走时，他竟然忘了说“再见”，连头也没点一下。这和列别杰夫一向熟悉的那个彬彬有礼、细心周到的公爵判若两人。

第 三 章

已经十一点多了。公爵知道，要是现在到城里叶潘钦家去，只能遇到因公滞留的将军一个人，而且也不见得碰得上。他寻思，将军说不定还会立刻带着他一起去帕夫洛夫斯克，而在这之前他很想去拜访另一个人。公爵宁愿冒险晚些去拜访叶潘钦一家，宁愿拖到明天再去帕夫洛夫斯克，决定先去寻访他十分渴望去的那一户人家。

不过，就某方面而言，这次拜访对他来说是冒险的。他感到为难，心中有些犹豫不定。他知道那户人家住在豌豆街，离花园街不远。他打算步行前往，希望能在走到那里之前最后拿定主意。

快要走到豌豆街和花园街的交叉路口时，他的心情非常激动，连他自己对此也感到惊讶；他没料到他的心竟会跳得这么厉害。有一幢房子，大概由于外观独特，大老远就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事后公爵回想起他当时曾对自己说：“肯定就是那幢房子。”他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走到跟前，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对不对；他感觉到，要是他猜对了，不知什么缘故他将会感到格外不愉快。这幢楼房很大，阴森森的，一共三层，毫无建筑风格可言，它是绿色的，但显得很脏。这类房子是在上世纪

末建造的，虽然已经寥寥无几，但是其中有些还是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彼得堡的这几条街上，而彼得堡却日新月异，变化很快。这些房子建造得很牢固，墙壁很厚，窗户很少；底层的窗户有时还装着铁栅栏。楼下大半是钱庄。掌柜的是个阉割派[①] 教徒，自己租房子在楼上住。这种楼房里里外外都给人一种不好客和冷冰冰的感觉，仿佛一切都在藏着掖着似的。至于为什么单凭房屋的外观就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这就很难说清楚了。当然，建筑的线条组合自然有它的奥秘。住在这些房子里的几乎全是买卖人。公爵走到大门口，朝牌子上一看，上面写着："世袭荣誉公民罗戈任公馆"。

他不再犹豫，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得很响；他顺着正面的楼梯登上二楼。这楼梯是用石头砌的，黑黢黢的，结构很粗糙，梯旁的墙壁抹着红漆。他知道，罗戈任以及他的母亲和哥哥占用着这幢沉闷的楼房的整个二层。给公爵开门的仆人没有通报就领着他走了进去，而且走了很久。他们穿过一间正厅，它的墙壁是"仿大理石"的，地板是橡木拼花的，家具是20年代的，粗糙而笨重；他们又穿过一些小小的房间，拐弯抹角，一会儿上两三级台阶，一会儿又下两三级台阶，最后才去敲一扇房门。门是帕尔芬·谢苗诺维奇亲自开的；他一看到公爵，脸刷的一下变白了，站在原地发呆，一段时间内活像一尊石雕似的：两眼发直，目光惊惧，嘴一撇，露出一丝极其困惑的微笑，——仿佛觉得公爵的来访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个奇迹。公爵虽然也料到会发生这类情况，

---

① 俄罗斯正教教会分离出来的教派，是一个宗教狂热的派别组织。主张摆脱"世俗生活"，反对性欲，宣传用阉割的办法来"拯救灵魂"。

但还是感到有些惊讶。

“帕尔芬，也许，我来得不是时候，我可以马上走。”他终于不好意思地说。

“是时候！是时候！”帕尔芬终于清醒过来，“欢迎欢迎，请进！”

他们彼此称你，交谈起来。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时常见面长谈。在他们的会面中，甚至有某些时刻在彼此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他们已有三个多月没有见面了。

罗戈任的脸色依然是苍白的，脸上的肌肉似乎还在轻微地抽搐。他虽然把客人请了进来，但依然非常局促不安。当他把公爵领到几把安乐椅跟前，让他坐到桌旁时，公爵偶然朝他转过脸去，看到他那非常古怪而又沉重的目光，不由得站住了。公爵想起了不久前的一桩沉重而忧郁的往事。他没有坐下，而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有好一会儿照直盯着罗戈任的眼睛；在最初一刹那，这双眼睛似乎射出更加强烈的光芒。罗戈任终于淡然一笑，但是仍旧有些尴尬，似乎不知所措。

“你干吗这么死盯着我？”他嘟哝道，“请坐！”

公爵坐了下来。

“帕尔芬，”他说，“老实告诉我，你是否知道我今天要到彼得堡来？”

“我早料到你会来的，你瞧，我没猜错吧，”罗戈任挖苦地笑了笑，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怎么知道你今天会来呢？”

在他回答时提出的反问里，包含着一种强烈的冲动和令人奇怪的恼怒，这使公爵更吃惊了。

“就算你知道是今天，又何必这么恼怒呢？”公爵困惑地低声说。

“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今天，我下火车的时候，看到一双眼睛，跟你刚才从背后看我的那双眼睛一模一样。”

“原来如此！究竟是谁的眼睛呢？”罗戈任疑心地咕哝道。公爵觉得他哆嗦了一下。

“不知道；那是在人群中，我甚至以为是错觉；近来，我开始精神恍惚，时常产生错觉。帕尔芬老兄，我觉得自己现在几乎就像五年前经常犯病时那样。”

“这也许是错觉吧；我不知道……”帕尔芬嘟囔道。

这时，他脸上的亲切微笑跟他的神态很不相称，仿佛在这个微笑中有什么东西断裂了，不论帕尔芬怎么努力，也无法把它粘在一起。

“怎么，又要到国外去吗？”他问了一句，忽然又补充道：“你可记得去年秋天咱们在火车上的情景？从普斯科夫起，咱们同坐一节车厢，我到这里来，而你……披着斗篷，还蒙着鞋罩，记得吗？”

罗戈任突然笑了起来，这一回他带着一种明显的怨恨，好像为终于找到发泄的机会而感到高兴似的。

“你在这里完全住下了？”公爵打量着书房问道。

“是的，我住在自己家。还能待在哪儿呢？”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关于您，我听到许多事，那些事简直不像是你干的。”

“随他们去说吧。”罗戈任冷冷地说。

“不过，你把那伙人全解散了；你也待在老家，不再惹是生非了。这就很好嘛。这房子是你的，还是你家共有的？”

“这房子是我妈的。从这儿穿过走廊，就是她的房间。”

“你哥哥住在哪儿?”

“我哥哥谢苗·谢苗诺维奇住厢房。”

“他有家眷吗?”

“他的妻子死了。你问这干吗?”

公爵看了看他,没有回答;他忽然沉思起来,仿佛没有听见问他的话似的。罗戈任并没有追问,在等他开口。两人沉默了片刻。

“我走过来的时候,在百步之外就猜到这是你家的房子。”公爵说。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莫名其妙。这房子表现出你们整个家族和你们罗戈任家整个生活方式的面貌。要是问我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也说不清。这当然是瞎说。我甚至担心,这会使我感到很不安。从前,我连想都没想到过,你会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可是一看见它,就不由得立刻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住的房子就该是这样的!’”

“你瞧!”罗戈任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他没有完全弄明白公爵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想法。“这房子还是我爷爷造的,”他说道,“过去这里住的全是阉割派教徒,赫卢佳科夫一家现在还租着我们家的房子。”

“阴森森的,暗得很。你也阴森森地坐在这里。”公爵打量着书房说。

这是一个大房间,很高,但有点阴暗,摆满了各种家具——大部分是一些大办公桌、写字台、橱柜,里边放着账本和各种文书。那张宽阔的羊皮红沙发,显然是给罗戈任当床用的。公爵看到,罗戈任请他在一旁就座的那张桌子上有两三本

书；其中有一本是索洛维约夫的《历史》[1]，书是打开的，夹着书签。墙上挂着几幅油画，画框是镀金的，但已退色，画面已被熏黑，很难看清画的是什么。一幅全身肖像引起了公爵的注意：画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子，穿着德国式的常礼服，但衣襟很长，脖子上挂着两枚奖章，胡须略带花白，又稀又短，一张黄脸布满皱纹，眼神多疑、深沉而忧伤。

“这大概是令尊吧？”公爵问。

“正是家父。”罗戈任带着一种不愉快的嘲笑答道，好像在防备对方立刻就要对他的已故的父亲开什么不礼貌的玩笑似的。

“他不是旧礼仪派[2] 教徒吧？”

“不，他上教堂，不过，他倒的确说过旧教派比较正确。他对阉割派教徒也十分敬重。这房间过去是他的书房。你干吗问他是不是旧教派？”

“你打算在这里结婚吗？”

“是的。”罗戈任答道。这个意外的问题几乎使他打了个哆嗦。

“你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了吗？”

“你自己也知道，这事我做得了主吗？”

“帕尔芬，我不是你的敌人，丝毫也不想妨碍你。从前，几乎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曾经声明过一次，现在我要再说一

---

① 谢·米·索洛维约夫（1820—1879），俄国历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曾任莫斯科大学校长。这里指他所著的《远古以来的俄国史》（29 卷）中的一册。

② 17 世纪俄罗斯东正教分裂后产生的一个教派，亦称旧教派、分裂派，它不接受 17 世纪的宗教改革，坚持古老教规，通常在家里做祈祷。

遍。你在莫斯科准备结婚时，我没有妨碍过你，这你是知道的。第一次，几乎就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她自己跑来找我，求我把她从你手里‘救出来’。我现在向你重复的是她的原话。后来她又从我那里逃跑了，你再次找到了她，拉她去结婚。据说，这次她又离开你逃到这里来了。这是真的吗？列别杰夫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所以我就来了。至于你们俩在这里又和好了，我还是昨天在火车上第一次听说，是你过去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是扎廖热夫。我到这里来是有意图的：我想最终说服她去国外疗养；她的身心两方面都严重失调，特别是脑子，依我看，需要精心照料。我自己并不想陪她出国，而是想在无需我陪同的情况下帮她安排好这一切。我对你说的是真心话。如果你们这事真的又说妥了，那我将不在她跟前露面，而且从此再也不来找你。你自己也知道，我不骗你，因为我一向对你坦诚相见。我从来没有向你隐瞒过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一直说，她要是嫁给你，非毁了不可。你也会毁掉……也许毁得比她更惨。要是你们再次分手，我会感到十分满意；但是，我自己并不想在你们之间插一杠子。你尽可以放心，不必怀疑我。你自己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做过你真正的情敌呢？甚至在她跑来找我的时候也不例外。瞧，你现在笑了；我知道你在冷笑什么。是的，那时候我们分居两地，而且不在一座城市里，这一切你知道得一清二楚。要知道，我从前就向你表白过，我爱她‘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怜悯’。我认为，我这话说得很准确。你当时说，你理解我这话的意思；对吧？你真的理解吗？瞧你这副恶狠狠的样子！我来是想让你放心，因为我也很珍惜你。我很喜欢你，帕尔芬。现在我要走了，而且永远不再来。永别了。”

公爵站起身来。

“陪我坐一会儿。”帕尔芬低声说，并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垂下头，用右掌托着。“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公爵重新坐了下来，两人又默默相对。

“只要你不在我眼前，我就立刻恨死了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我没见到你的这三个月里，我每时每刻都在恨你，真的。我恨不得用毒药把你立刻毒死！就是这样。现在，你跟我坐在一起还不到一刻钟，我一肚子怨恨就全消了，我觉得你又像过去一样可爱了。再陪我坐一会儿吧……”

“我在你跟前，你就相信我；我不在的时候，你又马上不相信我，又犯起疑心来。你真像你的父亲！”公爵答道，友好地微微一笑，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

“我跟你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声音。我十分清楚，咱们俩没法比，我跟你……”

“你干吗要加上这么一句呢？瞧你，又发火了。”公爵说。他对罗戈任的这种表现感到惊讶。

“老弟，这种事人家是不会征求我们的意见的，”罗戈任答道，“他们不跟我们商量就定了。你瞧，我们的爱法也不同，各方面都存在差异，”他沉默片刻，又继续低声说道，“你说，你爱她是出于怜悯。我对她却毫无怜悯之心，而且她也最恨我。现在我每天夜里都梦见她：老是梦见她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嘲笑我。老弟，实际上她就是这么做的。她说要跟我结婚，可心里却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就像换一只鞋似的。你信不信，我已经五天没见到她了，因为我不敢去找她；怕她问：‘你来干吗？’她三番五次羞辱我……”

“她怎么会羞辱你呢？你说到哪儿去了！”

“你还装不知道！你刚才亲口说过，在‘即将举行婚礼’的时候，她离开了我，跟你逃跑了。”

“可是你自己也不相信……”

“难道在莫斯科，她跟那个叫泽姆秋日尼科夫的军官没羞辱过我吗？我确切地知道，她是存心让我出丑，而且就在她自己定下婚期之后。”

“不可能！”公爵喊道。

“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罗戈任深信不疑地肯定道，“难道她不是这样的女人吗？老弟，别再说她不是这样的女人了。这不过是一派胡言。跟你在一起，她不是这样的女人，也许她自己还很怕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可是跟我在一起，她就是这样的女人。事实就是这样。她把我看成是最没出息的废物。我一清二楚：她跟那个练过拳击喜欢打架的军官凯勒在一起，编造谎言，纯粹是为了取笑我……你还不知道她在莫斯科怎么作弄我的吧！可是钱，我白花了多少冤枉钱哪……”

“那……你现在干吗还要娶她呢！……以后怎么办？”公爵惊恐地问。

罗戈任用阴沉而又可怕的眼神看了看公爵，什么也没回答。

“现在我已经五天没上她那儿去了，”他沉默片刻后接着说道，“我老怕她会把我撵出来。她说：‘我还是自己的主人；只要我愿意，就让你彻底滚蛋，我自己到国外去。’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她要去国外，”他仿佛顺便就指出这一点，而且有点异样地瞧了瞧公爵的眼睛。“不错，有时候她只是吓唬吓唬，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我很可笑。可是有时候她又确实愁眉苦脸，一声不吭。我怕的就是这个。前些日子，我心想：以后我可不能空手去见她了，——结果反而惹她取笑，后来她竟发起火来。她竟把我送给她的一条披巾赏给了侍女卡季卡，尽管她以前过惯了奢侈生活，恐怕也没见过这么好的披巾。至于什么

时候举行婚礼，我连提都不敢提，连去都不敢去，还算得上什么未婚夫呢？我就这么蹲在家里，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偷偷跑到她住的那条街上，在她的屋前走来走去，或者躲在拐角处。不久前，我在她家的大门口几乎一直守到天亮，——当时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她大概朝窗外偷看了一下，似乎在说：‘要是你发现我欺骗了你，你会把我怎么样呢？’我憋不住了，就说：‘你自己知道。’”

“她知道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罗戈任恶狠狠地笑了起来，“在莫斯科，我没有捉住她跟任何人幽会，虽然我跟踪跟了很久。那时候，有一次我拉住她说：‘你答应跟我结婚，嫁到一户清白人家，可是你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吗？’我说，‘你就是那种女人！’”

“你对她说了？”

“说了。”

“怎么样？”

“她说：‘你现在就是给我当用人，我也不见得要你，更甭说要我做你的妻子了。’我说：‘那我就不走了，反正一样完蛋！’她说：‘我马上去把凯勒叫来，让他把你扔到大门外去。’于是我向她扑过去，当场把她打得鼻青脸肿。”

“不可能！”公爵喊道。

“我告诉你，这是真的，”罗戈任两眼闪着光，低声肯定道，“我整整一天两夜没睡觉，不吃不喝，不出她的屋，跪在她面前，说：‘你不饶恕我，我死也不出去；你要是叫人把我拖出去，我就跳河；因为现在要是没有你，我怎么活？’那一整天，她像发了疯似的，一会儿哭，一会儿要用刀子杀我，一会儿又骂我。她把扎廖热夫、凯勒、泽姆秋日尼科夫，把所有的

人都叫了来，让他们看我出洋相，羞辱我。她说：‘诸位，咱们今天一齐去看戏，既然他不愿意出去，就让他待在这里，我不能让他给拴住了。帕尔芬·谢苗诺维奇，我不在家，也会有下人给您送茶点来的，想必您今天饿了。’后来，她一个人从剧院回来，说：‘他们都是胆小鬼和混账东西，都怕你，还吓唬我说：罗戈任不会走的，没准会杀了你。可我就这样进卧室去，连门都不锁；瞧我怕不怕你！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和看到这点！你喝茶了吗？’我说：‘没有，也不想喝。’她说：‘不识抬举，不过这对你太不合适了。’她说到做到，果然没锁房门。第二天早晨，她走出房间，笑着说：‘难道你发疯啦？你就这样饿死吗？’我说：‘你饶了我吧！’她说：‘我已经说过，我不想饶恕你，也不会嫁给你。难道你在这把椅子上坐了一宿，没睡觉？’我说：‘是的，没睡。’她说：‘你可真聪明！还打算不吃不喝？’我说：‘我说过了，就是不吃不喝。你饶了我吧！’她说：‘这对你可太不合适了，要知道，这就像给牛配上马鞍似的。你是不是想吓唬我？你这么饿着肚子坐下去，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把我吓住了！’她发火了，可是过了不大一会儿，又开始挖苦我起来。这时我瞧着她又感到纳闷：她的满腔愤恨怎么就没有了呢？要知道，她这人是爱记仇的，而且会长时间地耿耿于怀！当时我想，她准是把我看得一钱不值，犯不着那样恨我。的确是这样。有一次她说：‘你知道罗马教皇是怎么回事吗？’我说：‘听说过。’她说：‘帕尔芬·谢苗诺维奇，世界通史你一点儿也没有学过吧？’我说：‘我什么也没学过。’她说：‘那我就给你读一段：从前有一位教皇，他对一位皇帝很生气，那皇帝三天不吃不喝，光着脚，一直跪在他的宫殿门前，等候教皇饶恕。你猜：那皇帝在跪着的三天里净想些什么？发过什么誓？……等一等，还是让我来把这一段亲自念给

你听听吧！’她跳起来，拿来了一本书，说：‘这是诗。’接着就给我读起诗来，诗中说这个皇帝在这三天里怎样发誓要向那个教皇报仇①。她说：‘帕尔芬·谢苗诺维奇，你难道不喜欢这故事吗？’我说：‘你读的这一切都没错。’她说：‘啊哈，你自己也说这没错，这就是说，你大概也在发誓：她一旦嫁给我，那时候我就要跟她算老账，那时候我就要好好地整治整治她！’我说：‘我不知道，也许我会这么想。’她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我的确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些。’她说：‘那你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我说：‘我在想：要是你站起来，从我身边走过，我就瞧着你，盯着你；你的衣服一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我的心就往下沉；要是你从屋里走出去，我就回想你说过的每一句话，用的是什么腔调，说的是什么；昨夜整整一宿我什么都没想，一直在听你熟睡时怎么呼吸，怎么翻了两次身……’她笑了起来，说：‘你大概连打过我的事也没想，也记不得了吧？’我说：‘也许想了，我不知道。’她说：‘要是我既不饶恕你，也不嫁给你呢？’我说：‘我说过，我就跳河自杀。’她说：‘也许在这之前你会先杀了我吧……’说完，她就沉思起来。后来，她一气之下走了出去。过了一个钟头，她来到我跟前，闷闷不乐地说：‘帕尔芬·谢苗诺维奇，我要嫁给你，倒不是因为我怕你，而是因为反正都会完蛋。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她又说：‘你坐下吧，马上会有人给你送饭来。’她还加了一句：‘我既然嫁给你，就要做你忠实的妻子，这一点你不用怀疑，也不必担心。’然后她沉默了片刻，接着

① 这里说的那本书大概指海涅的诗《亨利》，其中讲到的皇帝指德皇亨利四世，教皇指格里戈里七世。后来亨利四世打进了罗马，废黜了格里戈里七世。

说道：‘你毕竟不是奴才；过去我认为你是个十足的奴才。’她随即定下了婚期，可是一周后她就从我那儿逃走，跑到这里来找列别杰夫了。我一到，她就对我说：‘我并没有完全回绝你；我只不过还想等一等，我爱等多久就等多久，因为我还是自己的主人。你要是愿意，你就等着吧。’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你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公爵忧郁地望着罗戈任反问道。

“我还能想什么呢！”他脱口而出。他本想再说几句，但在无法宣泄的苦恼中沉默了下来。

公爵站起身来，又想告辞。

“我反正不会从中作梗的。”他几乎是若有所思地低声说，仿佛在回答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想法似的。

“你知道，我有句话要对你说！”罗戈任忽然振奋起来，他的双眼开始闪闪发光，“我不明白，你对我为什么会这样谦让？难道你已经完全不爱她了吗？你以前毕竟为此而苦恼过；这可是我亲眼所见。既然这样，那你现在又干吗拼命地赶到这里来呢？出于怜悯？（这时，他的脸上显露出一种挖苦的嘲笑。）嘿——嘿！”

“你以为我在骗你？”公爵问。

“不，我相信你，只是这事让我没法理解。最正确的解释恐怕是：你的怜悯可能比我的爱更强烈！”

他的脸上表现出某种怨恨和一吐为快的急切愿望。

“看来，你的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无法区分，”公爵笑了笑，“一旦没有了爱，就会出现更大的不幸。帕尔芬老兄，我实话告诉你……”

“难道我会杀了她？”

公爵打了个寒战。

“为了现在这种爱，为了你现在所忍受的种种痛苦，你会非常恨她的。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她怎么会再次同意嫁给你？我昨天一听到这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而且心情十分沉重。要知道，她已经两次甩掉你，而且是在就要举行婚礼的时候逃跑的，这说明她有一种预感！……她现在图你什么呢？难道图你的钱？这是胡说。你的钱恐怕也花得差不多了。难道只是为了找一个丈夫？除了你，她也能找到别人，随便找谁都比你强，因为说不定你真的会杀死她，这一点她现在恐怕太清楚了。难道因为你爱她爱得很深？不错，也许就是为了这个……我听说过，有些人专门追求这种爱情……不过……”

公爵顿住了，陷入沉思。

“你干吗又朝我父亲的肖像发笑呢？”罗戈任问。他非常仔细地注视着公爵脸上的种种变化以及他所有一闪而过的表情。

“我为什么笑？因为我忽然想到：如果你没有这件伤脑筋的事，不发生这种爱情，你也许会变成一个和令尊一模一样的人，而且会变得很快。你会独自住在这座房子里，身边伴着百依百顺和寡言少语的妻子，你说话不多，正言厉色，你不相信任何人，而且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只是默默地、沉闷地攒钱。你顶多赞赏几本古书，对用两个手指画十字感兴趣①，就是这，也要在你快到年老的时候……”

“你嘲笑吧。不久以前，她也端详过这幅肖像，她说的话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可真怪，你们俩现在怎么处处都一

① 俄国东正教的旧派教徒只承认古老的宗教书籍，不承认后来所做的任何修订。他们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画十字。现代正教徒则用三个手指，代表圣父、圣子和圣灵。

样……”

“难道她已经到你这里来过了?”公爵好奇地问。

“来过。她朝肖像看了很久，还详细询问了先父的事情。末了，她冲我笑了笑，说：‘你也会变得跟他一样，帕尔芬·谢苗诺维奇，你的情欲太强烈，要是你又没有头脑，那这种强烈的情欲准会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的，不过你这人还是很有头脑的。’(她就是这么说的，你信不信?我还是头一回听她说这样的话!)她接着说，‘你赶紧别像现在这样胡闹了。由于你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你会开始攒钱，跟令尊一样住在这幢房子里，同那些阉割派教徒混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会改信他们的教，并且你将会着迷地爱上你的钱财，能够积攒起的也许不止二百万，而是一千万，甚至会饿死在自己的一麻袋一麻袋的钱上，因为你对一切都很贪得无厌，不管见了什么都一心想搞到手。’她就是这么说的，这几乎跟她的原话一模一样。可是过去她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话!她老是不跟我谈正经的，要不就嘲笑我；就连那一次她也是笑着开始说的，可后来神色又变得那么阴沉；整个这幢楼她全都走遍了，处处查看，好像害怕什么似的。我说：‘我要把这一切都换个样，重新装修一下，要不然，就在结婚前另买一幢房子。’她说：‘不必，大可不必，这里的一切都不要改变，我们就这么住下去，我做了你的妻子后，我想挨着你妈住。’我领她去见我妈，——她像亲生女儿似的尊敬她。我妈以前似乎就有些神智不清(她有病)，这已经有两年了。自从父亲死后，索性变得跟小孩子一样了：不说话，也不走路，不论看见谁，她都坐着向人家问好；要是不给她东西吃，她三天也想不起来要吃东西。我拿起妈的右手，叠起她的两个指头，说：‘妈，请您祝福吧，她要和我结婚啦。’她动情地吻了吻我妈的手。她说：‘你母亲大概

吃过许多苦。’她看见我这本书，就说：‘你怎么，读起《俄国史》来啦？’（其实，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一次她就亲自对我说过：‘你也该学点什么充实充实自己，哪怕读一读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也好，要知道你什么也不懂。’）接着她说：‘这很好，照这样做吧，读下去。我亲自给你开一张书单，告诉你应该先读哪些书，好不好？’以前她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跟我说过话，所以我简直受宠若惊；我第一次像个活人似的松了一口气。”

“听到这话，我很高兴，帕尔芬，”公爵真心诚意地说，“非常高兴。谁知道呢，也许上帝会把你们结合在一起的。”

“那是永远办不到的！”罗戈任热烈地喊道。

“听我说，帕尔芬，既然你这样爱她，难道你不想赢得她的尊敬吗？如果你想，难道你就不抱希望？刚才我说过，有一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她为什么要嫁给你？尽管我无法解答，但我还是毫无疑问地认为，其中必有充分的、合乎情理的原因。你爱她，对此她是深信不疑的；但也一定深信你有某些优点，否则这决不可能！你刚才所说的那番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你自己说的，她认为现在已经有可能用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同你说话了。你多疑，又好忌妒，所以把你过去见到的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加以夸大。当然，她并没有把你想得像你说的那样坏。要知道，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她嫁给你，就是自愿地往水中跳或朝刀上扑。难道这可能吗？谁会自愿往水中跳或朝刀上扑呢？”

帕尔芬带着苦笑听完公爵的这一番热烈的话。看来，他的信念一经确立，已不可动摇了。

“你现在怎么这样愁眉苦脸地望着我呀，帕尔芬！”公爵怀着沉重的心情脱口说道。

“往水中跳或朝刀上扑!”罗戈任终于说道,“哼!她所以要嫁给我,恐怕就是料定我要给她一刀!公爵,难道你直到现在还当真没有明白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好吧,也许他还真不明白,嘿嘿!难怪人家说你有点儿……那个。她爱的是另一个人,你要明白这道理!我现在爱她有多深,她现在爱那人也有多深。而那个人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你!怎么,难道你不知道?”

“我?”

“你。从那时起,从过生日那天起,她就爱上你了。只是她认为她不可能嫁给你,因为她觉得这会使你蒙受耻辱,会毁了你的整个前程。她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自己至今还咬定这句话。这些话都是她当面亲口对我说的。她怕毁了你,怕辱没了你;至于嫁给我,那就没什么了,嫁就嫁,——这就是她对我的看法,这点也请你注意!”

“可她怎么会离开你跑到我那儿去,而……离开我……”

“而离开你又跑到我这儿来!哼!她心血来潮的事儿多着呢!现在她简直像得了热病似的,一忽儿冲我喊:‘我嫁给你无异是往水中跳,快结婚吧!’她自己催我,还确定了日期;可是日子一近,她又害怕起来,要不就产生别的念头;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自己也看到过: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像发烧似的哆嗦着。她从你那儿逃走,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她当时从你那儿逃走,是因为她猛地醒悟她太爱你了。她不能再待在你那儿了。你刚才说,我当时在莫斯科找到了她,这话不对,是她自己离开你跑来找我的,她说:‘你定日子吧,我准备好了!拿香槟酒来!咱们上茨冈女人那儿去玩!’她一个劲儿地嚷嚷!……要是没有我,她早就投河了,我敢肯定。她之

所以没有投河，也许是因为我比水还可怕。她是发狠才要嫁给我的……要是她当真嫁给我的话，我敢肯定，那也是发狠才要嫁的。”

“可是你怎么能……你怎么能这样！……”公爵喊了起来，并没有把话说完。他惊恐地望着罗戈任。

“怎么不把话说完呀？”罗戈任龇牙咧嘴地补充道，“要不要我来说出你此时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你在想：‘唉，她现在怎么还能嫁给他呢？我怎么能听任她走到这一步呢？’你在想什么是明摆着的……”

“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这事，帕尔芬；我告诉你，我心里想的也不是这事……”

“也许，你不是为了这事才来的，想的也不是这事，不过现在你肯定就是为了这事，嘿嘿！得了，够了！你干吗这样心烦意乱呢？难道你以前当真不知道这事？你真让我感到奇怪！”

“这完全是忌妒，帕尔芬，这完全是病态，你把这一切都过分夸大了……”公爵异常激动地嘟囔道，“你这是怎么啦？”

“放下。”帕尔芬说着迅速夺下公爵从桌上书旁拿到手里的一把小刀，把它放回原处。

“快到彼得堡的时候，我似乎就知道，似乎就预感到……”公爵继续说道，“我本来不想到这儿来！我本来想把这里的一切通通忘掉，从心里铲除掉！好吧，别了……你这是怎么啦？”

公爵说话时漫不经心地又从桌上拿起那把小刀，罗戈任再次从他手中夺下小刀，扔到桌上。这小刀式样很普通，鹿角把，不能折叠，刀刃长约三俄寸半，刀的宽度也与长度相当。

两次从他手中夺走这把小刀这件事引起公爵的特别注意，罗戈任见此情景，便悻悻然抓起小刀夹进书里，把书扔到另一张桌上。

“你是用它来裁书的吧?”公爵问，但是有些心不在焉，似乎仍然沉浸在沉思中。

“是的，裁书……”

“可这是园艺用刀哇?”

“是的，是园艺用刀。难道园艺用刀就不能用来裁书吗?”

“不过这刀……是崭新的。”

“嗯，新的又怎么样?难道我现在就不能买把新刀?”罗戈任越说越恼火，终于发狂似的吼叫起来。

公爵打了个冷战，凝神瞧了瞧罗戈任。

“唉，我们这是怎么啦!”他忽然笑了起来，完全清醒过来，“老兄，请原谅我，当我就像现在这样脑袋很沉的时候，再加上这病……我变得愈来愈精神恍惚了，而且显得十分可笑。我根本没想问你这事……我不记得想问你什么了。别了……”

“不是走这儿。”罗戈任说。

“我忘了!”

“走这儿，走这儿，来，我给你领路。”

第 四 章

他们穿过公爵来时所经过的那些房间；罗戈任走在靠前面一点儿，公爵跟在他后头。他们走进一间大厅。这里墙上挂着好几幅油画，都是些主教画像和什么也看不清的风景画。在通向下一间屋子的房门的上方，挂着一幅形状相当奇特的画：宽度约有两俄尺半，可是高度顶多不过六俄寸。上面画的是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救世主。公爵朝这幅画瞥了一眼，似乎在回忆什么，不过没有停留，而是想走出门去。他心情沉重，只想尽快离开这房子。但是罗戈任却蓦地在这幅画前停了下来。

“这儿所有的画，”他说，“都是先父在拍卖时花一两个卢布买来的，他喜欢画。有一位懂行的人把这儿所有的画都看了一遍；他说全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只有那一幅，就是挂在门上边的那幅画还有些价值，而这也是花两卢布买来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有人肯出三百五十卢布向他买；还有一个姓萨韦利耶夫的商人，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很喜欢画，他出到四百卢布，而上周又对我哥哥谢苗·谢苗诺维奇说，可以加到五百卢布。而我给自己留下了。”

"嗯，这……这是汉斯·荷尔拜因的一幅画① 的摹本，"公爵仔细看了看这幅画，说道，"我虽然并不十分在行，但是看来临摹得很出色。我在国外曾经见到过这幅画，难以忘怀。但是……你怎么啦……"

罗戈任突然撇下这幅画，顺着原路朝前走去。当然，罗戈任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也许可以用心不在焉以及在他身上突然出现的奇特的烦躁情绪来加以解释，但是公爵依然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怎么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而这话又不是他开的头，怎么罗戈任连理都不理了呢。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早就想问你，你信不信上帝？"罗戈任走了几步，忽然又开口说话了。

"你问得多奇怪……你的眼神也挺怪！"公爵不禁说道。

"我喜欢看这幅画。"罗戈任沉默了片刻，又嘟囔道，仿佛又忘了自己提的问题。

"喜欢看这幅画！"公爵在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影响下忽然喊了起来，"喜欢看这幅画！可是看了这幅画，有人会丧失信仰的！"

"本来就在丧失嘛。"罗戈任突然出人意料地赞同道。他们已经走到出去的门口了。

"怎么？"公爵忽然停住，"你怎么啦！我随便开句玩笑，你就当真了！还有，你干吗问我信不信上帝？"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以前就想问你。现在不是有许多人都不信了吗？有那么个人醉醺醺地对我说，在我们俄国，不

---

① 指德国肖像画家小荷尔拜因，即汉斯·荷尔拜因（1499—1543）的作品《死去的基督》。1867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瑞士巴塞尔看到过这幅画。这幅画给作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信上帝的人比世界各国都要多。你在国外待过，你说说，这话对吗？他说：‘我们在这方面要比他们轻松，因为我们走得比他们远……’”

罗戈任讥讽地笑了笑；他提出自己的问题以后，忽然把门打开，握着门锁的把手，等候公爵出去。公爵感到奇怪，但还是走了出去。罗戈任跟随他走到楼梯平台上，随手把门关上。两人面对面站着，那神态好像两人都忘了来到什么地方和现在要干什么似的。

“别了。”公爵伸出一只手说道。

“别了。”罗戈任说，紧紧地、但完全是下意识地握住向他伸出的手。

公爵走下一级台阶，又转过身来。

“至于信仰嘛，”他微微一笑，开口说道（他大概是不愿就这样离开罗戈任），此外，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兴奋起来，“至于信仰嘛，上星期，我在两天内碰上四件不同的事：一天早晨，我在一条新修的铁路上坐火车，在车上跟一位C. 先生[①]谈了大约四个小时，立刻就跟他熟识了。我以前就时常听人谈起他，还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他确实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我有缘跟一位真正的学者交谈，感到很高兴。此外，他还是一位很有修养的人，所以跟我谈话时完全把我看成是一个在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上跟他相等的人。他不信上帝。只有一个情况使我十分吃惊：他谈来谈去谈的好像完全不是这个问题，我之所以十分吃惊，正是因为不论我从前遇到过多少不信上帝的人，

---

① 这里提到的C. 先生，可能是指作者青年时代的一位好友、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尼·斯佩什涅夫（1821—1882），他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激进派，有明显的无神论以至共产主义倾向。曾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年苦役。

也不论我读过多少这类书籍，我总觉得他们说的和书里写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这个问题，其实好像完全不是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向他说明了这个看法；但是，也许我说得不够清楚，或者是我不善于表达，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听明白……晚上，我在县城的一家旅馆里过夜，碰巧头天晚上，旅馆里发生了一桩凶杀案，所以我来了以后，大家都在议论这事。有两个农民，都上了年纪，并没有喝醉酒，彼此早就相识，还是朋友，他们喝完了茶，想睡在一起，在同一间小屋里。但是近两天来，一个农民无意中发现另一个农民有一块银表，挂在一条用黄玻璃珠穿起来的表链上。大概他以前不知道他有这块表。这人不是贼，甚至是个老实人，按农民的生活水平看，一点也不穷。但是，这块表太招他喜欢了，对他太有诱惑力了，他终于憋不住：拿起刀来，趁朋友转身的时候，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对准了，然后两眼朝天，画了个十字，还暗自痛苦地祷告说：'上帝啊，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吧！'接着就像宰一头羊似的，一刀捅死了朋友，掏走了他的怀表。①"

罗戈任纵声大笑。他哈哈大笑，像是什么病的病情发作似的。他刚才情绪还那么低沉，可现在却笑成这样，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我就喜欢这个！不，真是再妙不过了！"他神经质地喊道，几乎喘不上气来，"一个完全不信上帝，而另一个却信到这种程度，连杀人的时候都要做祷告……不，公爵老弟，这决

① 此案1867年发生在彼得堡。亚罗斯拉夫省梅什金县的农民巴拉巴诺夫由于家境贫困，想接济留在乡下的家属动了杀机，杀死了小市民苏斯洛夫，拿走了他的表。在下手前凶手向上帝默祷："上帝啊，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吧！"作者在这里对作案情节做了某些改动。

不是你能够编造得出来的！哈哈哈！不，这太妙了！……”

“第二天早晨，我出门到城里闲逛，”等罗戈任的笑声刚停，虽然他的嘴唇还因刚才的狂笑在一阵阵抽搐，公爵又接着说，“我看见一个蓬头散发、衣衫褴褛、喝得醉醺醺的士兵摇摇晃晃地走在木板铺的人行道上。他走到我跟前，说：‘老爷，买下这个银十字架吧，我只要二十戈比，是银的！’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十字架，大概是刚从身上摘下来的，拖着一条浅蓝色的、戴得很旧了的带子，但是一眼就看出，这纯粹是锡十字架，个头很大，共有八出①，上面刻满了拜占庭花纹。我掏出二十戈比，给了他，并且立刻就把这十字架挂在自己脖子上。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很得意，因为他蒙骗了一个笨老爷，他转眼就会把卖十字架得来的钱买酒喝，——这是毫无疑问的。老兄，我回到俄国后，向我迎面扑来的种种事情给我留下极其强烈的印象；我过去对俄国一无所知，像个哑巴似的长大；在国外这五年，对它只有一些奇特的回忆。我一边走一边想：‘不，不要急于责备这个出卖基督的人。只有上帝知道，在这些醉醺醺的和软弱的人心里在想什么。’一小时以后，我在回旅馆的路上遇见一个乡下女人，她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这女人还年轻，婴儿出生也不过六七个星期。婴儿朝她笑了一下，据她观察，这还是孩子出生以来头一次笑。我看见，她忽然十分虔诚地画了个十字。我问她：‘大嫂，你这是怎么啦？’（那时我什么都爱问。）她说：‘做母亲的头一次发现自己的宝宝微笑，心里别提多高兴啦；上帝从天上每次看到罪人在他面前真心诚意地跪下来祷告，我想一定也这样欢喜。’这是那个乡下女人对我说的，这几乎是她的原话。她把宗教的真谛

① 一般十字架为四出。八出十字架多为东正教旧派教徒所戴。

讲得那么深刻，那么透彻，一下子就表达出了基督教的全部精髓，也就是要把上帝看做我们的亲生父亲，把上帝对人的欢喜看做父亲对亲生儿女的欢喜，——这是基督最主要的思想！[①]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不错，她是母亲……但是谁知道，这女人也许就是那个士兵的妻子呢。你听着，帕尔芬，刚才你问我，现在我回答你：宗教感情的实质，既不能归结为高谈阔论，也不能归结为任何过错和罪行，并与任何无神论不相干，这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而且永远不是那么回事；这里似乎是这样：各种无神论将永远一滑而过，永远说不到点儿上。但主要的是：你能够最清楚、最迅速地在俄国人的心上发现这一点，这就是我的结论！这就是我从我们俄国得出的最重要的信念之一。这大有可为啊，帕尔芬！相信我的话吧，在我们俄罗斯这块土地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想想，在莫斯科，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见面，常常谈心……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我现在会回到这里来！也完完全全没有想到会这样和你见面！好了，说这些干什么！……别了，再见！愿上帝不会撇下你！”

他转过身去，开始下楼。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当公爵走到楼梯第一个拐弯的小平台时，帕尔芬从上面喊道，“那个十字架，就是你从士兵手里买的那个，带在身边吗？”

“是的，在我身上。”

于是公爵又停下来。

“拿上来让我瞧瞧。”

---

① 参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 15 章，第 7 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又是一件怪事！他想了想，走上楼去，掏出十字架给他看，但并没有把它从脖子上摘下来。

“送给我吧。”罗戈任说。

“干吗？难道你……”

公爵像是舍不得这个十字架似的。

“我要戴它，我把自己的摘下来给你。”

“你想交换十字架？既然这样，那好吧，帕尔芬，我乐于从命；咱们结拜兄弟吧。①”

公爵摘下自己的锡十字架，帕尔芬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互相交换。帕尔芬默然不语。公爵怀着沉重而又惊奇的心情觉察到：先前那种不信任，先前那种近乎嘲弄的苦笑似乎仍然没有从他义兄的脸上消失，至少在倏忽间这种表情流露得很明显。罗戈任最后抓住公爵的手，站了片刻，好像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似的；最后，他忽然拉着公爵就走，用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跟我走。”他们穿过二楼的楼梯平台，在他们刚才出来的那扇门对面的一扇门前拉了拉门铃。有人很快给他们打开了门。一位弯腰驼背、身穿黑衣、系着头巾的老妇人默默地向罗戈任深深鞠了一躬。罗戈任匆匆问了她一句什么话，但是没有停下来等她回答，就领着公爵穿堂入室，继续往里走。他们又走过一些阴暗的房间，这些房间都异乎寻常地冷清、整洁，陈设在这里的古老家具都蒙着干净的白布套，显得阴冷、肃穆。罗戈任不经通报就径直把公爵领进一个不大的房间。这房间像是客厅，中间用闪闪发亮的红木板壁隔开，两侧各有一扇门，其中有一扇门的里面大概是卧室。在客厅的一角，靠近壁炉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位小老太婆，看样子并不太老，一张和

① 根据俄国习俗，结拜兄弟时彼此要交换十字架。

蔼可亲的圆脸甚至显得相当健康，只是头发已经全白了。一眼看去就可以断定：她已经完全变成一个糊里糊涂的老小孩。她身穿一件黑色的毛料连衣裙，脖子上围着一条很大的黑头巾，头上戴着一顶系着黑带的洁白的包发帽。她的双脚搁在一张小矮凳上。她身边还坐着一位干净整洁的老太婆，年纪比她大些，也穿着丧服，也戴着白色包发帽，大概是一位食客，正在默默地织袜子。她们俩大概一直沉默着。头一个老太婆一看到罗戈任和公爵，就对他们露出笑容，和蔼可亲地连连点头，表示心里很高兴。

“妈，”罗戈任吻了一下她的手，说道，“这是我的好朋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我跟他交换了十字架；在莫斯科有一段时间他待我像亲兄弟一样，帮我做了好些事。妈，请你就像祝福亲儿子一样祝福他吧。别忙，老娘，要这样，让我把你的手指叠好……”

但是，老太婆不等帕尔芬动手，就举起自己的右手，叠好三个指头，虔诚地给公爵画了三次十字。接着她再一次和蔼可亲地朝他点了点头。

“好了，我们走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帕尔芬说，“我带你来就为了这事……”

当他们又来到楼梯上时，他补充道：

“她根本不懂别人说的话，我的话她也一点不懂，但她还是为你祝福了，可见她这是自愿的……好吧，就此分手吧，对你对我来说都是时候了。”

他推开了自己的房门。

“在分手的时候总得让我拥抱你一下吧，你这个人可真怪！”公爵以一种温和的责备的神情看着他喊道，想去拥抱他，但是帕尔芬刚要举起胳膊却又放了下来，他犹豫不决；他转过

身去不看公爵；他不想拥抱他。

“别怕！我虽然拿了你的十字架，可不会为了一块表而杀人的！”他含糊不清地嘟囔道，忽然有点古怪地笑了起来。但是他的脸一下子整个儿变了样：脸色惨白，嘴唇开始发抖，两眼闪闪发光。他举起双臂，紧紧抱住公爵，气喘吁吁地说：

“你就娶她吧，既然命该如此，她是你的！我让给你！……不过你要记住罗戈任！”

说完，他撇下公爵，也不看他，匆匆走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随手关上了门。

第 五 章

时间已经很晚，快两点半了，公爵在叶潘钦家没遇到将军。他留下一张名片，决定到天平旅馆去打听科利亚的下落。要是他不在那里，就留一张便条给他。天平旅馆的人告诉公爵，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一大早就出去了，不过临走时留下话，万一有人来找他，就告诉来客，说他可能在下午三点之前回来；要是到三点半还没回来，那就是坐火车去帕夫洛夫斯克，到叶潘钦将军夫人的别墅去了，就是说，连晚饭也要在那里吃了。”公爵坐下来等候，顺便给自己要了一份午饭。

到三点半，甚至到了四点，科利亚还没回来。公爵走出了门，下意识地信步走去。彼得堡的初夏有时非常之美——天气晴朗、炎热而又宁静。碰巧，这天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公爵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会儿。他对这座城市并不熟悉。他走走停停，有时伫立在十字街头，站在一些房屋门前，有时又在一些广场上、桥上逗留片刻；有一次他还走进一家食品店休息了一会儿。有时他怀着莫大的好奇心开始仔细观察过往行人，但大部分时间他既不注意行人，也不关心自己究竟往哪里去。他处在一种痛苦的紧张和不安之中，同时又感到特别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完全消极地听任这种折磨人的紧张心情摆

布，不想用任何办法来摆脱它。他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不想去解决那些涌向他的灵魂和心头的种种问题。“怎么，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他喃喃自语，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

快到六点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站在皇村[①]铁路的一个站台上。这种孤寂很快使他感到难以忍受；一股新的激情涌上他的心头，本来他的忧郁的心处于一片黑暗之中，现在这黑暗霎时被一道明亮的光照亮了。他买了一张去帕夫洛夫斯克的票，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但是，当然有某些事使他不得安宁，而且这些事都是现实的，不是幻想，不过他也许宁愿认为那是一种幻想。在刚要上车时，他忽然把刚买的车票往地上一扔，在惶惑和沉思中转身离开了车站。过了一会儿，他在街上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乎猛然明白了一件非常奇怪而又使他久久不安的事情。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事，而且觉得这事已经做了很久，但是在此之前他却一直没有察觉：已经好几个钟头了，还在天平旅馆的时候，也许甚至在去天平旅馆之前，他就开始在自己周围似乎在寻找什么。一会儿他又忘了，甚至一忘就很久，有半个小时想不起来，接着，又突然不安地向四面张望，东寻西找。

但是，他刚一发现自己这种病态的、至今完全无意识的、但早已控制了他的举动，却又突然回忆起另一件使他非常感兴趣的事。他想起，就在他发现自己老是在四周寻找什么的那个时刻，他正站在人行道上一家小铺的橱窗前，十分好奇地端详着摆在橱窗里的一件商品。他想现在一定得验证一下：刚才，也许就在五分钟以前，他是不是真的站在这家小铺的窗前？他

① 位于彼得堡之南，1917 年改名为儿童村，1937 年又改名为普希金村，盖因普希金曾在皇村中学读书。

是不是产生了幻觉，是不是搞混了？这个小铺和这件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要知道，他今天确实感到自己处于一种特别反常的情绪中，几乎跟过去他的老毛病开始发作前的情形一模一样。他知道，在发病前的一个时期，他总是特别心不在焉，如果不特别集中注意力，就常常会把一些东西或面孔搞混。不过他之所以那样急于想知道他当时是否真的站在小铺前面，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在这家店铺橱窗里陈列的物品中，他看见过一样东西，他甚至估计这东西值六十银戈比；尽管他非常心不在焉和心神不定，可这事他还是记得的。因此，如果真有这家店铺，而且这件东西也的确陈列在其他商品之中，那么他就是为了这件东西才停下脚步的。那就是说，这件东西引起了他极其强烈的兴趣，甚至在他刚刚走出火车站，心情十分不安的时候，还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走着，几乎是烦恼地瞧着右边，而且他的心由于焦躁不安而怦怦直跳。瞧，这就是那家店铺，他终于找到了它！当他刚想折回去时，离那家店铺只有五百步了。这就是那件值六十戈比的东西；“当然，只值六十戈比，再多就不值了！”他现在肯定道，并且笑了起来。但是他笑得有点歇斯底里；他感到很难受。他现在清清楚楚地记起，正是在这里，当他站在这橱窗前的时候，曾经猛地回头，就像今天早上发现罗戈任的目光正盯着自己时一样。在确信自己没有弄错之后（其实，在核实之前他对此也坚信不疑），他便离开了那家店铺，赶紧走得远远的。一定要尽快把这一切好好地思考一下；现在已经很清楚，就是在火车站，他也没有产生幻觉，他肯定发生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而且这事肯定跟他以前的种种不安有关。但是，内心里的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感再次占了上风：他什么也不愿思考，他也不再思考；他开始想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

他顺便想到，在他的癫痫病发作（只要是在醒着的时候发作）之前，总有那么一个阶段，那时他心情忧郁、沉闷、压抑，但是他有时会突然振奋起来，他的全部生命力会一下子调动起来，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冲动。在那些像闪电般短促的瞬间，他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识感几乎增强了十倍。他的智慧和心灵会被一种不寻常的光所照亮；他的一切焦虑、一切疑惑、一切不安仿佛一下子都平息了，变为一种高度的宁静，其中充满着明朗而又和谐的欢欣和希望，充满着理性和最终原因的领悟。但是，这些瞬间，这些闪光，只是癫痫病发作前最后一秒钟（从来没有超过一秒钟）的预感。这一秒钟自然是特别难受的。后来，在他康复之后，在他思考这一瞬间时，常常对自己说：所有这些最高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因而也是“最高存在”的闪现，只不过是一种病态，是对常态的一种破坏。要是这样，那就根本不是什么最高存在，而是与此相反，应该算作最低存在了。然而，他最后还是得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是病又怎么样？”他终于认定：“要是结果本身，要是在康复之后回想起来并加以回味的这一瞬间的感觉是一种高度的和谐与美，能够给人一种闻所未闻的和意想不到的充实感、分寸感，一种与生命的最高综合体热烈而虔诚地融为一体的感觉，即使这种紧张状态是不正常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含糊的说法，在他本人看来是很好理解的，虽然表达得不够确切。对于这确实是“美和虔诚”，确实是“生命的最高综合”这一点，他是不会怀疑的，也不容怀疑。要知道，在这一瞬间，他并不是梦见了什么幻影，就像服用了大麻、鸦片或者喝醉酒以后时常出现那种削弱理智和扭曲心灵的不正常的和不存在的幻影那样，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于这一点，他在病愈之后还是完全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这些瞬间只不过是自我意识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心理状态的话，那就是自我意识）的高度强化，同时也是一种最直接的自我感觉。如果在那一秒钟内，也就是在发病前神志清醒的最后一瞬间，他还来得及明确而自觉地对自己说："是的，为了这一瞬间可以献出整个生命！"那么，当然，这一瞬间本身就抵得上整个生命。不过，他并不坚持自己做出的这个结论的辩证部分，因为作为这些"最高的瞬间"的明显后果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神志不清、心灵迷惘和痴呆状态。当然，他不会去跟谁认真辩论。在这个结论中，也就是在他对这一瞬间的评价中，无疑包含着错误，但是这种感觉的现实性毕竟使他有些困惑不解。那么，又该怎样对待这一现实呢？要知道，明明发生过这种事，而且就在那一秒钟内他对自己说过，凭他充分感受到的无限幸福，这一秒钟恐怕抵得上一生的价值。"在这一瞬间，"有一次他对罗戈任说，那是他们在莫斯科常常聚会的时候，"在这一瞬间，不知怎么我开始明白了那句不寻常的话：不再有时日了①。"他又含笑补充道："患有癫痫病的穆罕默德② 大概就是在这一秒钟内，在被碰倒的水罐尚未流出水来，就看遍了真主的所有居所③。"是的，在莫斯科他常跟罗戈任见面，也不只谈这一件事。公爵暗自想道："罗戈任刚才说，当时我就像他的亲兄弟；他今天还是第一次说这话。"

---

① 语出《新约全书·启示录》，第 6 章。意为末日将至，"神的奥秘"即将呈现。

② 相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约 570—632）患有癫痫症，发病时会产生种种幻象和幻觉。

③ 据伊斯兰教传说，一天夜里，穆罕默德被天使长唤醒，让他骑上神马，眨眼间，他穿过麦加到了耶路撒冷，随后又升天入地，与真主、天使和先知交谈，看了烈火地狱……回来时，还及时扶起被天使长碰倒的水罐，水还没有流出。

他坐在夏园[1]一棵树下的长凳上想着这事。时间已近七点。花园里空无一人；一片阴影霎时遮住了夕阳。天气闷热，似乎预示着将有一场大雷雨来临。他现在这种沉思冥想的状态使他心驰神往。他可以让回忆和遐想任意驰骋，飘浮在外界的每一件事物上，他也喜欢这样：他总想忘却目前某件要紧的事，但是，只要他向四周稍稍看一眼，他亟欲摆脱的那种忧思又立刻浮上了心头。他想起刚才在小饭馆里吃饭时，曾跟一个跑堂的聊起一件轰动一时的非常离奇的凶杀案。但是，他刚刚想起这件事，脑子里又突然冒出了一个特别的想法。

一个异乎寻常的、不可抗拒的愿望，几乎是一种诱惑，突如其来地夺去了他的全部意志。他从长凳上站起来，走出花园，径直朝彼得堡地区走去。刚才，在涅瓦河的滨河街上，他曾向一个行人打听，怎样才能跨过涅瓦河到彼得堡地区去。那人给他指了路；但当时他并没有朝那边走。无论如何，今天不必去；这他很清楚。地址他早就有了，他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列别杰夫的亲戚家；但是，他几乎可以肯定，她不会在家。“她肯定到帕夫洛夫斯克去了，否则，根据约定，科利亚会在天平旅馆留下话的。”所以，他现在去当然不是为了要见她，而是另有一种阴郁的、痛苦的好奇心在吸引着他。他产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新想法……

但是对他来说，迈步往前走，而且知道往哪儿走，也就足够了：一分钟后，他又几乎不看路，一个劲儿地朝前走去。再要进一步考虑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他立刻感到极其厌恶，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拼命集中注意力，注视映入他眼帘的一切，看着天空，看着涅瓦河。他还跟遇到的一个小孩说起话

---

① 或译夏苑，位于涅瓦河南岸，原为彼得一世的夏宫。

来。他的癫痫症也许愈来愈厉害了。看来，大雷雨当真就要降临了，虽然来得很慢。从远处已开始传来阵阵雷声。天气变得十分闷热……

不知是怎么回事，他现在老是想起今天上午他见到的列别杰夫的那个外甥，就像人们有时不由得想起一支闹人的、厌烦透顶的曲子一样。奇怪的是，他一想起这个外甥，就联想起上午列别杰夫向他介绍外甥时主动提到的那个凶手的模样。是的，不久前他还读到过有关这个凶手的报道。自从他回到俄国后，这类事情他读到和听到很多；他密切注意着这一切。他刚才跟那个跑堂的谈到的热马林一家被杀害的案子，甚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记得跑堂的同意他的看法。他也想起了那个跑堂的：这小伙子不笨，稳重而又谨慎，“不过，天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要看透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是难的。”不过，他已经开始热烈地相信俄罗斯人的心灵了。啊，六个月来，他见识了多少对他来说是全新的、意想不到的、闻所未闻的、出人意料的事情啊！但是别人的心是捉摸不透的，俄罗斯人的心也是捉摸不透的；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难以捉摸的。比如，他跟罗戈任相处了那么久，关系亲密，“情同手足”，——可是他了解罗戈任吗？可是，在这儿，在这一切之中，有时是多么混乱，多么糊涂，多么不像样啊！就说不久前遇到的列别杰夫的那个外甥，又是一个多么讨厌、多么自以为是的浑小子呀！不过，我这是怎么啦（公爵继续胡思乱想下去）？那几条命，那六个人难道是他杀的？我似乎弄混了……真是奇怪！我好像有点头晕……列别杰夫的大女儿那张脸多么讨人喜欢，多么可爱，就是抱着孩子站在那里的那一个，她的表情多么天真，简直跟孩子一样！她的笑容几乎也跟孩子一样！奇怪，他几乎忘了这脸庞儿，这时才想起来。列别杰夫虽

然朝她们跺脚，大概还是很疼爱她们的。但是，就像二二得四一样，完全可以肯定，列别杰夫也很疼爱自己的外甥！

不过，他今天刚到，又怎么能对他们做出这样确定的评价，下这样的判断呢？再说，列别杰夫今天就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嗯，他是否曾经料到列别杰夫是这样一个人呢？难道他以前知道列别杰夫是这样一个人吗？列别杰夫和杜巴里，——上帝啊！不过，即使罗戈任要杀人，起码也不会这样乱杀。不分青红皂白。按照图样定做凶器[1]，并完全是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杀死六个人！难道罗戈任有按图样制作的凶器吗？……他有……但是……难道能肯定罗戈任要杀人吗?！公爵突然打了一个寒战。“我这样公然无耻地胡乱推测，岂不行同犯罪，岂不是卑鄙无耻吗?”他喊了起来，一下子羞得满脸通红。他感到愕然，呆呆地站在路上。他一下子想起了刚才想去的帕夫洛夫斯克车站和早上到达的尼古拉耶夫斯克车站，想起了向罗戈任当面提出的有关眼睛的问题、现在戴在他身上的罗戈任的十字架、罗戈任母亲的祝福（是罗戈任主动带他去见他母亲的），还有刚才在楼梯上罗戈任最后抽风似的拥抱和最后他决定放弃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表态，——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他又发现自己在四周不停地寻找什么，还有那家店铺，那件商品……这多么卑鄙无耻啊！而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他现在竟抱着“特殊目的”，怀着某种特别的“突如其来的想法”向前走去！绝望和痛苦攫住了他的整个心灵。公爵想立刻扭头回到自己下榻的旅馆去；他甚至已经扭头往回走了；但是过了一会

① 杀害热马林一家的凶手戈尔斯基在行凶前弄到一支手枪，并专门绘制了一个图样，让铁匠照图打制了一把短柄链锤作为凶器。

儿，他又停了下来，仔细想了想，又转身顺着原路走下去。

他已经来到彼得堡地区，离那幢楼房很近了。不过他现在去那里已经不是抱着原来的目的，也不是抱着“特别的想法”！而刚才怎么能那样呢！是的，他的病正在复发，这是毫无疑问的；也许，今天就会发作。内心里的一片黑暗由此而起，“想法”也由此而生！而现在，黑暗已经消散，魔鬼已被赶走，怀疑已不复存在，他心里充满喜悦！再说，——他那么久没有看见她了，他必须见到她，而且……是的，他真想现在遇见罗戈任，他会拉着他的手，一同前往……他问心无愧；难道他是罗戈任的情敌吗？明天他要亲自对罗戈任说，他见到了她；正像罗戈任刚才说的那样，他匆忙赶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见到她！也许他会遇见她，她并不一定就在帕夫洛夫斯克！

是的，现在这一切都必须摆在明处，彼此都能清楚地看出对方的心思，再也不要出现刚才罗戈任做出的那种阴郁而又痛心的割爱表示，应当让这一切做得自然又……光明磊落。难道罗戈任就不能光明磊落吗？他说，他并不那么爱她，因为缺乏同情，没有“任何这样的怜悯心”。不错，后来他又补充说，“你的怜悯可能比我的爱更强烈”，——但是，他这是在诽谤自己。嗯……罗戈任在读书，——难道这不是“怜悯”，不是“怜悯”的开始吗？单就这本书的存在不就证明他充分意识到他对她应有的态度吗？还有他刚才说的那一番话呢？不，这比单纯的情欲要深得多。难道她的脸只能激起情欲？再说，这张脸现在难道还能激起情欲吗？它激起的是痛苦，这痛苦充满了整个心灵，这痛苦……这时，一阵灼热的、令人心碎的回忆忽然在公爵的心头掠过。

是的，是令人心碎的。他回忆起，不久前当他第一次发现她有发疯的迹象时，他的心都碎了。当时他几乎感到了绝望。

她当初离开他逃到罗戈任那里去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撇下她不管呢？他应该亲自去追她，而不是静候她的消息。但是……难道罗戈任至今还没有看出她发疯了吗？……嗯……罗戈任在一切事情里只看到另有原因，只看到情欲的原因！多么疯狂的忌妒心哪！罗戈任刚才做出那样的推测，想说明什么呢？（公爵忽然脸红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颤动了一下。）

不过，又何必去想这个呢？在这件事上，双方都有点儿疯狂。至于他，作为一个公爵，热恋这个女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几乎是残忍的、不人道的。是的，是的！不，罗戈任是在诋毁自己；他有宽阔的胸怀，既能受苦，也能同情。一旦他了解全部真情，一旦彻底明白这个受尽蹂躏、已经半疯的女人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时，——难道那时候他不会宽恕她过去的一切，忘却自己所受的种种痛苦吗？难道他不会成为她的仆人、兄长、朋友、保护神吗？同情心会使罗戈任明白过来，教会他应该怎么做。同情心是整个人类得以生存的最主要的法则，也许还是唯一的法则。啊，他对不起罗戈任，这过错是不可饶恕的，也是不光彩的。不，并不是“俄罗斯人的心难以捉摸”，而是他自己的心难以捉摸，因为他居然会想象出这种可怕的事情来。在莫斯科，由于几句热情诚挚的话，罗戈任就已经把他称为自己的兄弟了，而他……但这是病，这胡言乱语！这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刚才，罗戈任说他自己正在“失去信仰”，这话说得多么伤心哪！这个人一定非常痛苦。他说他“喜欢看这幅画”；其实并不是喜欢，而是他感到需要。罗戈任不仅是一个充满情欲的人，他毕竟还是一个斗士：他想尽力恢复自己失去的信仰。他现在苦苦地需要信仰……是的！总得信仰个什么！总得信仰个什么人！不过，霍尔拜因那幅画多么奇怪呀……噢，就是这条街！大概就是这房子，就是它，十

六号，“十品文官夫人菲利索娃寓所”。就在这里！公爵拉了拉门铃，说他要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这家的女主人亲自出来回答他说，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大早就到帕夫洛夫斯克找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去了，“甚至可能要在那里待上几天”。菲利索娃是个身材矮小、尖眼尖脸的女人，四十来岁，目光狡黠而专注。她问公爵的姓名时好像故意让语气带有一种神秘色彩，起初公爵本不想回答；但是他立刻又折回来，一再请求她务必把他的姓名转告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菲利索娃对他一再请求的坚决语气特别注意，而且神态非常诡秘，显然想要以此表示：“请放心，我明白。”公爵的姓名显然给她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公爵心不在焉地望了望她，便转身回自己的旅馆去了。但是他出来时的神态已经和拉菲利索娃门铃时不一样了。仿佛霎时间他又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他走着走着，脸色又变得苍白，显得虚弱、痛苦和激动；他的双膝在颤抖，嘴唇发青，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一丝茫然的、淡淡的微笑：他那“突如其来的想法”忽然得到了证实，并且证明是正确的，于是——他又相信自己心中的魔鬼了！

但是，真的得到证实了吗？但是，真的是正确的吗？为什么他又这样发抖，又这样直冒冷汗，心里又是一片黑暗和冰冷呢？是不是因为他刚才又看见了那双眼睛？可是要知道，他从夏园出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看到那双眼睛！他那“突如其来的想法”就在于此。他非要看到“先前见过的那双眼睛”不可，以便确信，他一定会在那里，一定会在那幢房子附近遇到那双眼睛。这是他急切的愿望，然而他刚才的确看见了，那又为什么这样沮丧和震惊呢？好像出乎他意料似的！是的，这正是那双眼睛，（正是那双眼睛，这一点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

今天早上，他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车站下车时，在人群中向他闪了一下；后来，不久前，当他在罗戈任家的椅子上坐下来时，他感到背后射来一道目光，依然是那双眼睛。（绝对是那双！）当时，罗戈任矢口否认：他冷冰冰地苦笑着问道：“那究竟是谁的眼睛呢？”刚才，当公爵在皇村铁路车站上车，打算去看阿格拉娅时，忽然又见到了那双眼睛，这已是这一天中的第三次了，——当时他真想走到罗戈任面前，对他说：“那是谁的眼睛！”但是，他从车站里跑了出来，直到站在刀剪铺前对一件鹿角柄的东西估价约值六十戈比时，才清醒过来。一个奇怪而又可怕的魔鬼死死地缠住他，再也不肯离开他了。当他坐在夏园里一棵椴树下想得出神时，这魔鬼便悄悄地对他说：既然罗戈任从一大早起就那样密切地注意他的行踪，寸步不离地盯着他，那现在，当罗戈任得知公爵不会去帕夫洛夫斯克时（这对罗戈任来说，当然是个很不好的消息），罗戈任势必要到那里去，到彼得堡地区的那幢房子去，而且肯定会在那里守候他，守候这位当天早上还信誓旦旦地说“不再见她”、“不是为此而来彼得堡”的公爵。而现在公爵却像抽风似的向那幢房子奔去，其实，即便他真的在那里碰上了罗戈任，那又有什么呢？他只不过会看见一个不幸的人，一个情绪很坏、但完全可以理解的人。这个不幸的人现在甚至不再躲躲闪闪。是的，不久前罗戈任不知为什么矢口否认和撒谎，可是他在车站上却几乎是公开地站着。其实躲躲闪闪的是他——公爵，而不是罗戈任。而现在，在这幢房子附近，他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斜线距离约五十步左右，抱着双臂等候着。这一次他站在很显眼的地方，好像故意要人家看见他似的。他站在那里，像个告发者，又像个法官，而不像……而不像个什么人呢？

而他，公爵，为什么现在不亲自朝他走去，却转身离开

他，尽管他们的目光已经相遇了，他却装出没有看见的样子呢？（是的，他俩的目光相遇了！他们彼此都看了看对方。）他自己刚才不是想拉着对方的手，同他一起去那里吗？他不是想明天亲自去找他，并且告诉他，自己到她那里去过吗？他到那里去的半道上他心里忽然充满了喜悦的时候，不是已经摆脱了缠着自己的魔鬼了吗？要不就是在罗戈任身上，也就是在这个人今天的整个形象中，在他的言谈举止、行为和目光的总和里，确有某种东西能够证明公爵可怕的预感是正确的，能够证明缠在他身上的魔鬼令人气愤的耳语是有道理的？要不就是确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虽然显而易见，但又难以分析和言传，也不可能找出充分的理由加以论证，但是，尽管有种种困难并且是不可能的，可是它依然留下极其完整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这种印象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十足的信念……

信念——什么信念？（啊，这种信念、“这种卑鄙的预感”的荒谬和“可鄙”使公爵多么痛苦哇！而且他又怎样无情地责备自己呀！）“要是你有胆量，你就说说，到底是什么信念？”他不断用责备和挑战的口吻对自己说，“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整理一下，大胆地、明确地、毫不犹豫地把它表达出来！啊，我多么无耻啊！”他涨红了脸气愤地重复道，“从今以后，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脸去见这个人呢！唉，多么荒唐的一天哪！噢，上帝，这简直是场噩梦！”

当公爵走完这段漫长而又令人痛苦的路程，从彼得堡地区回来时，片刻间，突然产生了一个急不可耐的愿望——立刻到罗戈任那里去，等他回来，满面羞惭、含着眼泪拥抱他，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一下子了结这一切。但是他已经站在他下榻的旅馆前面了……他刚来到这里就不喜欢这家旅馆、这些走廊、整个这幢楼房、他的房间，从第一眼看见起他就不喜

欢；这一天，他有好几次，一想起必须回到这家旅馆，就感到特别厌恶……“我这是怎么啦，像个生病的女人，今天对什么预感都相信！”他站在大门口，带着烦躁的嘲笑想着。他刚要走进大门，一种难以忍受的、几乎是绝望的羞愧感又涌上心头，使他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他滞留了片刻。这也是人之常情：每当一个人突然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尤其是与羞愧交织在一起的往事时，往往会站在原地愣上一会儿。“是的，我是个没心肝的人，而且还是个胆小鬼！”他郁闷地重复了一遍，猛然迈开脚步，但是……他又停了下来。

雷雨已经逼近，满天乌云吞噬了傍晚时分的一线亮光，这门洞本来就很昏暗，这时就更昏暗了；当公爵快要走到这幢楼房跟前的时候，乌云忽然裂开，霎时间大雨如注。在他站立片刻之后猛然迈开脚步的那个当儿，他正待在大门的入口处，也就是从大街上进门的那个地方。这时，在门洞深处的幽暗中，紧靠楼梯的入口处，他忽然看见一个人。这人好像在等候着什么，但是很快闪现了一下就不见了。公爵没能看清这个人，当然也就说不准他是谁。何况这儿来来往往的人又那么多；这儿是旅馆，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在走廊上跑来跑去。但是他突然完完全全地和毋庸置疑地相信：他认出了这个人，这人肯定是罗戈任。紧接着，公爵就跟在这人后面跑上了楼梯。他的心好像要停止跳动似的。“马上一切都会弄清的！”他怀着一种奇怪的信心自言自语地说。

公爵从门洞里跑上去的那段楼梯，通向一楼和二楼的走廊，旅馆的客房就分布在走廊的两侧。正像所有的老式楼房一样，这座楼梯是石砌的，又暗又窄，绕着一根很粗的石柱盘旋而上。在楼梯第一个转弯处的小平台上，这根石柱上有一个形似壁龛那样的凹洞，宽不到一步，深只有半步，但是可以容得

下一个人。尽管很暗，但公爵一跑上小平台，立刻就发现，在这里，在这个壁龛里，不知为什么藏着一个人。公爵突然想从旁边走过去，不往右边看。他已经跨出了一步，但忍不住又扭过头来。

不久前见过的那两只眼睛，就是那双眼睛，突然和他的目光相遇了。藏在壁龛里的那个人，也从里面跨出了一步。霎时间，两人面对面地站着，几乎紧贴在一起。公爵猛然抓住他的双肩，让他朝楼梯有亮光的地方转过身去：他想把这张脸看得更清楚些。

罗戈任的眼睛闪出了两道凶光，一阵狞笑扭曲了他的面容。他的右手举了起来，手里的东西闪出一道寒光；公爵没想去抵挡它。他只记得，他好像喊了一声：

“帕尔芬，我不信！……”

紧接着，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在他面前裂开了：一道异乎寻常的内心的光照亮了他的心。这一瞬也许只持续了半秒钟，然而他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记得开头的情景和自己那第一声惨叫，这叫声是自然而然地从胸中迸发出来的，他用任何力量都制止不住。随后，他的意识霎时熄灭了，眼前出现了一片昏暗。

他很久都没有犯过的癫痫病又发作了。大家知道，癫痫病，也就是羊痫风，往往是突然发作的。在这一瞬间，面孔，特别是眼神，突然扭曲，神色大变。整个身体，整个面孔，都不停地抽搐和痉挛。从胸中迸发出一种可怕的、难以想象的、奇怪的号叫。在这号叫声中，一切带有人味的东西好像一下子全都消失了。旁观者怎么也不可能、至少很难想象和设想，竟是这个人在喊叫。甚至会以为，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喊叫的似乎是另外一个人。至少有许多人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印象的。许

多人看见一个人羊痫风发作，肯定无疑地会感到难以忍受的恐怖，这种恐怖甚至含有神秘的成分。想必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怖感与那一瞬间其他种种可怕的印象交织在一起，突然使罗戈任在原地愣住了，从而使公爵幸免于那已经朝他落下来的、不可避免的一刀。紧接着，罗戈任还没来得及猜到这是癫痫病发作，就看见公爵身子朝后一晃，突然仰面倒下，一直滚下了楼梯，后脑勺重重地撞在石头楼梯上，于是他飞也似的冲下楼去，绕过倒在地上的公爵，几乎是失魂落魄地跑出了旅馆。

由于抽搐、挣扎和痉挛，病人的身体顺着楼梯（不到十五级）滚了下去，一直滚到楼梯的尽头。很快，不超过五分钟，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就被人发现了，人们纷纷围了上来。脑袋旁边的一大摊血引起了猜疑：是这个人自己摔伤的呢，还是“有人造孽”？不过，很快就有人看出这是羊痫风；一名茶房认出公爵是刚来的房客。一件凑巧的事，使这场慌乱终于非常圆满地得到了解决。

科利亚·伊沃尔金本来说四点钟以前回天平旅馆，却去了帕夫洛夫斯克。由于一个突然的想法，他谢绝了在叶潘钦将军夫人那儿的“便饭”，回到了彼得堡，并且急忙赶往天平旅馆，晚上七点钟左右，他来到了这里。他从留给他的便条得知，公爵已经到了彼得堡，便急忙按便条上的地址前来找他。在旅馆里，他得知公爵已经出门，便到楼下小卖部等候，一边喝茶，一边听管风琴演奏。他偶然听说有人发病了，凭着准确的预感，急忙来到现场，认出了公爵，立刻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人们把公爵抬进他的房间。他虽然清醒过来，但是很长时间并没有完全恢复知觉。请来一位大夫，检查了摔伤的头部，做了湿敷，说这碰伤毫无危险。过了一个钟头，公爵的神志已经相当清楚了，科利亚便雇了一辆轿式马车，把他从旅馆送到了列别

杰夫家。列别杰夫非常热情和恭敬地接待了病人。为了公爵，他还加快了去别墅的准备：第三天，大家都已经来到了帕夫洛夫斯克。

第 六 章

列别杰夫的别墅并不大，但很舒适，甚至很漂亮。原先打算出租的那一部分特别装修了一番。在一个相当宽敞的凉台上，在从外面进入室内的入口处，摆了一些绿色的大木桶，桶里栽着香橙、柠檬、茉莉之类的花木；按照列别杰夫的设想，这里将是景色最迷人的地方。其中有几棵树是他连同别墅一起买下来的，这些花木给凉台增添的情趣，使他十分着迷；于是他决定在某处进行拍卖时趁机再添置一些栽在木桶里的同类花木与之配套。当这些花木终于运到别墅、布置停当之后，列别杰夫于当天三番五次地顺着凉台的台阶跑到外面，站在那里欣赏自己的领地，每次都在暗自盘算，将来谁要租他的别墅，可得提高租金。公爵身体虚弱，心情苦闷，浑身无力，自然十分喜欢这座别墅。不过，在搬到帕夫洛夫斯克来的那天，也就是发病后的第三天，从外表看，公爵已经和健康人没有多大区别，尽管心里仍觉得自己还没有复原。在这三天里，他对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所有的人都很喜欢，喜欢与他几乎寸步不离的科利亚，喜欢列别杰夫全家（那个不知去向的外甥除外），也喜欢列别杰夫本人；甚至还很愉快地接待了在城里就拜访过他的伊沃尔金将军。就在搬来的当天，时间已近黄昏，凉台上有许

多客人围着他：最先来的是加尼亚，公爵差点儿都认不出他来了，——因为在这段时间他变了许多，人也瘦了。随后，瓦里娅和普季岑也来了，他们也是来帕夫洛夫斯克消夏的。伊沃尔金将军几乎一直住在列别杰夫家，甚至像是跟他一起搬来似的。列别杰夫尽量不让他到公爵那里去，让他待在自己屋里；他对将军很友好；看来他俩早就认识了。公爵发现，三天来他们时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吵吵嚷嚷，似乎争论的还是一些学术问题，这显然使列别杰夫感到高兴。可以认为，他甚至需要将军。但是，从一搬进别墅起，列别杰夫像对待公爵一样，也对自己家里的人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在不要打扰公爵的借口下，他不准任何人到公爵那里去。只要稍微怀疑女儿们要到公爵所在的凉台上去，他就跺着脚朝她们冲去，把她们赶走，对怀抱婴儿的薇拉也不例外，尽管公爵再三请他不要赶走任何人。

“首先，要是放纵她们，那就一点儿规矩都没有了；其次，她们这样做也太不像话了……”在公爵直截了当地质问他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

“那又何必呢？”公爵过意不去地说，“说实在的，您的这种监视和防范措施，只会使我感到难受。我一个人待着很寂寞，我已经对您说过好多次了，您这样不断地挥手，还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反而使我更烦闷了。”

公爵是在暗示，列别杰夫虽然以病人需要安静为借口，把家里的人全都支走，可是他本人三天来却几乎无时无刻不跑到公爵房间里来，而且每次都是先推开门，把头伸进来，张望一下，似乎想探明：人还在不在？没有逃跑吧？然后就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慢步走到安乐椅旁，因而有时无意中竟把公爵吓了一跳。他没完没了地询问公爵是不是需要什么，当公爵终

于要求对方不要打扰他时，列别杰夫才顺从地、不声不响地转过身去，踮起脚尖回到门口，而且他一边走还一边连连摆手，仿佛表示：他只不过来瞧瞧，决不说一句话，这不是出去了吗，再也不来了；可是过了十分钟，最多一刻钟，他又来了。而科利亚却可以随便到公爵屋里来，这使列别杰夫非常伤心，甚至恼羞成怒。科利亚发现，列别杰夫时常站在门外，一站就是半小时，偷听他和公爵的谈话；不用说，他把这事告诉了公爵。

“您好像把我据为己有，锁了起来似的，”公爵提出抗议，“至少在别墅里我不希望这样；老实告诉您：我想见谁就见谁，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这是毫无疑问的。”列别杰夫摆着手说。

公爵把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

“卢基扬·季莫费耶维奇，您是不是把吊在您床头上的那个小壁橱也搬来啦？”

“没有，没搬来。”

“难道留在那儿啦？”

“没法搬，得从墙上撬下来……钉得很牢，很牢。”

“也许这里也有同样的一个？”

“甚至比那个还要好，还要好，我买别墅时连它一起买下来了。”

“哦——哦。刚才有人要见我，您没让他进来，那是谁呀？一小时以前。”

“那是……那是将军。我的确没让他进来，他也不该上您这儿来。公爵，我很敬重这个人。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先生；您不信？嗯，您以后会看到的。不过……无比尊贵的公爵阁下，最好还是不要见他。”

“请问，那又是为什么呢？再说，列别杰夫，您现在干吗踮起脚尖站着，而且每次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总像要悄悄告诉我什么秘密似的？”

“我觉得自己地位低下，卑微，”列别杰夫出乎意料地答道，一边说着一边动情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可是您不觉得将军对您过于殷勤好客了吗，先生？”

“过于殷勤好客？”

“对，过于殷勤好客了，先生。首先，他已经打算住在我这儿了；这倒也没什么，先生，可是他有点过分了，竟马上跟我攀起亲戚来。他跟我已经攀过几次亲戚了，原来我们还是连襟呢。昨天他还给我细细排了一阵子，说起来您还是他的表外甥呢。既然您是他的表外甥，照这么算法，无比尊贵的公爵阁下，咱俩也是亲戚喽。这也没什么，先生，只是一点小小的弱点而已；可是他刚才煞有介事地说，他这一辈子，从当准尉起一直到去年 6 月 11 日，每天在他家吃饭的不下二百人。最后，他甚至说，这些人干脆不离席，吃了午饭，又吃晚饭，还要喝茶，一昼夜有十五个小时就这么又吃又喝，一连三十年从不间断，简直连换桌布的时间都没有。一个人起身刚走，另一个人就来了，赶上逢年过节和皇家大庆的日子，来吃饭的人竟多达三百人。而在庆祝俄罗斯建国一千周年那天，他数了数，竟有七百人。这话也说得太离谱了，先生；大话说到这种地步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先生。接待这般殷勤好客的人真可怕，所以我想：对于您和我来说，他岂不是过分殷勤好客了吗？”

“但是，您跟他的交情似乎挺好吧？”

“跟亲兄弟一样，反正我也不那么当真；就算我们是连襟吧：这对我又有什么呢，——只能更有面子。即使他说出二百人吃饭和俄罗斯建国一千年这类话，我仍看得出他是个非常出

色的人物。我说的是真心话。公爵，您刚才谈到秘密，也就是说，我走到您跟前好像要告诉您什么秘密似的。事有凑巧，倒真有一件秘密：那位女士刚才告诉我，她很想跟您秘密地见一次面。”

“为什么要秘密地见面呢？绝不。我可以亲自去见她，哪怕今天去也行。”

“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列别杰夫连忙摆手道，“她怕的并不是您想的那事。顺便说说：那恶棍每天都来探听您的健康状况，您知道吗？”

“您怎么常常管他叫恶棍呢，这使我感到十分可疑。”

“您不能有任何怀疑，决不能有，”列别杰夫急忙把话岔开，“我只不过想说明，那位女士怕的并不是他，她怕的完全是另一个人，完全是另一个人。”

“究竟怕的是什么呢，您快说呀。”公爵看着列别杰夫那种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神态，不耐烦地追问道。

“秘密就在这儿。”

列别杰夫微微一笑。

“谁的秘密？”

“您的秘密。无比尊贵的公爵阁下，是您自己不让我在您面前说……”列别杰夫嘟囔道，直到他把对方的好奇心挑逗到急不可耐的程度，感到心满意足了，才猛地说道：“她怕的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公爵皱起眉头，半晌没言语。

“说真的，列别杰夫，我可要离开您的别墅了，”他突然说道，“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和普季岑夫妇在哪儿？住在您那边？您也把他们吸引到您这里来了。”

“他们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先生。连将军也随后就来。

我要把所有的门通通打开，把我的几个女儿全都叫出来，全都叫出来，马上，马上叫出来。”列别杰夫惊恐地低声说，同时不停地挥舞着双手，从一扇门奔向另一扇门。

就在这时，科利亚从外边进来，出现在凉台上。他宣布：有几位客人随后就到，她们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和她的三个女儿。

列别杰夫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连忙跳到跟前问道：

“那么让不让普季岑夫妇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进来呢？让不让将军进来呢？”

“干吗不让？凡是愿意进来的，通通让他们进来。列别杰夫，我看您哪，一开始就把我的态度理解错了；您怎么总是出错。我没有任何必要躲着谁和背着谁。”公爵笑了起来。

列别杰夫瞧着公爵，觉得自己也应当跟着笑。他虽然心里很不安，但显然非常得意。

科利亚通报的消息是真的；为了提前通报叶潘钦娜母女的到来，他比她们先到了几步，因此两家客人突然从两边一齐出现：叶潘钦娜母女从凉台上进来，普季岑夫妇、加尼亚和伊沃尔金将军从屋里出来。

关于公爵生病以及他目前在帕夫洛夫斯克的消息，叶潘钦娜母女是刚从科利亚口中听到的。在此以前，将军夫人一直感到困惑不解。还在前天，将军就把公爵留下名片的事告诉了家里的人，这张名片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深信不疑，公爵本人定会在紧跟这张名片之后前来帕夫洛夫斯克看望她们。尽管小姐们一再表示，一个人半年都没来信，恐怕现在也根本不会这么着急，也许，即使不来看望她们，他在彼得堡的事也够他忙的了，——可是怎么能知道他的事呢？将军夫人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甚至还要跟女儿们打赌，断定公爵最迟第二

天就会来，虽说“这样已经来晚了”。第二天，她等了整整一上午；大家等他来共进午餐，又等他来共度黄昏；等到天完全黑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看见什么都有气，跟所有的人都吵遍了，当然在吵架的动因上只字不提公爵。第三天一整天也没有一句话提到他。吃饭的时候，阿格拉娅无意中脱口说出，maman 因为公爵没来在生气。对此将军立刻指出：“这可不能怪他。”——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听到这话后霍地站了起来，气冲冲地离开了餐桌。最后，将近傍晚，科利亚来了，带来了种种消息，还把他所知道的公爵的全部遭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结果，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笑逐颜开，但是科利亚还是被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有时，一连几天在这儿转悠，撵也撵不走，可这会儿，哪怕自己不愿意来，也得给我们捎个信儿呀。”听到“撵也撵不走”这句话，科利亚本想马上发火，但是接着他又决定留到下次再说。要不是这句话太气人了，他也许可以完全不计较：因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听到公爵生病的消息是那么激动不安，这使他很高兴。她一再坚持必须马上派人到彼得堡去请一位头等名医乘第一班火车赶到这里来，但是女儿们把她劝住了。不过，当妈妈迅即做好准备要去探望病人时，她们却不甘落后。

“他都奄奄一息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手忙脚乱地说，“可我们还在这儿讲究什么礼节！他是不是我们家的朋友？”

“可也不能不问清情况就闯了去呀。”阿格拉娅说了一句。

“好吧，那你就别去，这样倒好：免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来了，没人接待。”

一听这话，阿格拉娅二话没说，自然也就立刻跟着大家动身了，其实她本来就打算要去的。Щ.公爵本来跟阿杰莱达待

在一起，由于她的请求，他就立刻同意陪女士们一道前往。早先，还在他跟叶潘钦一家交往之初，他就听她们谈起过公爵，那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原来，他认识公爵，他俩是不久前在某地认识的，而且还在一个小城里一同住过两个星期。这大约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Щ.公爵甚至讲了许多有关公爵的事，而且对他颇有好感，因此他现在非常乐意去拜访一下老相识。这时候，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正好不在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还没有来。

从叶潘钦家的别墅到列别杰夫的别墅不到三百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得到的第一个不愉快的印象是：在公爵周围聚集着一大群客人，更不必说其中还有两三个是她十分憎恶的；第二个印象又使她大吃一惊：她原以为公爵一定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谁知跑上前来欢迎她们的却是一位看起来完全健康、衣着考究、笑容可掬的年轻人。她甚至莫名其妙地愣住了，这使科利亚非常开心。其实，在她还没有动身离开别墅之前，科利亚本可以向她讲清楚，根本没有什么人奄奄一息，也根本没有人就要咽气。可是他硬不说明，因为照他的估计，她一见到自己的挚友公爵十分健康准会生气，他早就调皮地预料到将军夫人那副生气的模样一定非常滑稽可笑。科利亚甚至很不客气，竟然当众把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以便彻底激怒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他跟将军夫人虽然有交情，但也经常斗嘴，有时还斗得很凶。

“且慢，亲爱的，别高兴得太早了，当心乐极生悲！”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面在公爵给她摆好的圈椅上坐下，一面回敬道。

列别杰夫、普季岑、伊沃尔金将军忙着给小姐们搬椅子。给阿格拉娅的那把椅子是将军搬来的。列别杰夫也给Щ.公爵

搬来一把椅子，并以弯腰曲背的姿势来显示特别的敬意。瓦里娅跟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地低声向小姐们问好。

“老实说，公爵，我还以为你一定卧床不起呢。我心里一害怕，就把情况想象得过于严重了。我决不撒谎，刚才我看见你满面春风，心里还真恼火，但是我敢对你发誓，这只不过是一分钟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想想就过去了。我只要动脑筋，做事和说话就都会聪明些。我想你也一样。说实在的，我看到你病体康复，比看到我的亲生儿子病好了还高兴，要是我真有儿子的话。如果你不信我这话，那么该害臊的是你，而不是我。可是这坏小子跟我开的可不是一般的玩笑。你大概想袒护他吧，那我得警告你，总有一天我会放弃继续跟他来往的荣幸，请相信我的话。”

“我到底有什么错？”科利亚喊道，“不管我怎么对您说公爵几乎已经复原了，您也不肯相信；因为想象他躺在床上快要咽气的情形要有趣得多。”

“你到我们这儿来准备长住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问公爵。

“要住一个夏天，也许更长些。”

“你不是就一个人吗？还没结婚？”

“没有，没结婚。”公爵听到这种天真而又带刺的问话微微一笑。

“没什么可笑的；常有的事。我是说别墅。你干吗不搬到我们那儿去住呢？我们的厢房都空着。不过，随你便。你这是向他租的？向这个人租的？”她朝列别杰夫摆了一下头，低声补充了一句，“他干吗总是装模作样呢？”

这时，薇拉跟往常一样，抱着婴儿从里屋来到凉台上。列别杰夫正围着椅子转来转去，简直不知待在哪儿才好，但又死

也不肯离开，于是猛地朝薇拉冲过去，朝她连连挥手，把她从凉台上赶走，甚至肆无忌惮地跺起脚来。

“他是疯子吧?”将军夫人忽然加了一句。

“不，他……”

“也许喝醉了?你的这帮人真不像样，”她用目光把其余的客人也扫了一遍，不客气地说道，“不过，这姑娘倒挺可爱!她是谁呀?”

“这是薇拉·列别杰娃，是这位列别杰夫的女儿。”

“啊!……十分可爱。我倒想和她认识认识。”

列别杰夫听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称赞后，便亲自把女儿拽过来向她作介绍。

“都是些没娘的孩子，没娘的孩子!”他一边走过来，一边心里美滋滋地说道，“她抱着的孩子也是没娘的孤儿，是她的妹妹，也是我的女儿，她叫柳博芙，是完全的合法婚姻所生，是贱内叶连娜生的。六周前，贱内蒙我主恩召，死于难产……是的，太太……只好由她代替母亲了，其实她不过是姐姐，不过是姐姐……不过是，不过是……”

“而你呀，先生，只不过是傻瓜，恕我直言。好了，够了，我想你自己会明白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十分恼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千真万确!”列别杰夫毕恭毕敬地深深鞠了一躬。

“喂，列别杰夫先生，有人说您会讲《新约全书·启示录》，这是真的吗?”阿格拉娅问。

“千真万确……我已经讲解了十五个年头了。”

“我听人说起过您。报纸上好像也登过您的事迹?”

“不，那说的是另一个讲解者，说的是另一个，那人已经死了，我接替了他。”列别杰夫得意忘形地说。

“劳您驾，看在咱们是邻居的分上，过两天请您给我讲讲。我对《新约全书·启示录》一窍不通。”

“我不能不事先警告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他这一套纯粹是招摇撞骗，相信我的话吧。”伊沃尔金将军突然很快地插嘴道。他如坐针毡，一直在等待时机，千方百计地想要发表高论；他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的身旁坐下，“当然，住在别墅里人们有自己的权利，”他接着说道，“也有自己的乐趣，而请这么一位与众不同的冒牌权威来讲解《新约全书·启示录》，跟别的消遣一样，也不失为一种消遣，甚至是一种启迪智慧的高雅的消遣，可是我……您好像在惊奇地望着我，是吧？我很荣幸地向您作自我介绍，鄙人是伊沃尔金将军。我还抱过您呢，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

“很高兴能认识您。我认识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和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格拉娅竭力控制住自己，以免笑出声来。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猛地发火了。早就郁结在心的那股闷气眼看着就要发泄出来。她非常讨厌伊沃尔金将军，虽说她以前也认识他，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先生，你在瞎说，这是你的老毛病，你从来没有抱过她。”她愤怒地对他断然道。

“您忘啦，maman，他的确抱过，那是在特维尔，”阿格拉娅忽然证实道，“那时候，咱们住在特维尔。我记得，当时我六岁。他给我做过弓箭，还教我怎样射箭，我射死了一只鸽子。您记得咱们俩一起射死过一只鸽子的事吗？”

“我也记得，当时，他还给我带来一顶用硬纸板做的头盔和一把木剑！”阿杰莱达喊了起来。

“我也记得这事，”亚历山德拉证实道，“当时，你们还为

那只受伤的鸽子吵了一架，结果罚你们俩分别站墙角；阿杰莱达罚站时，还戴着头盔，拿着剑呢。”

将军对阿格拉娅说他抱过她，只不过是信口开河，只不过为了找个话头，只不过是因为他想要结识年轻人的时候，几乎总爱这样开场。可是这一回他碰巧说对了，而他又恰巧把这事给忘了。因此，当阿格拉娅现在突然证实他俩一起射死过一只鸽子的时候，他的记忆突然复活了，于是他自己也把这一切直到最微小的细节都想了起来，老年人回忆某一件遥远的往事时常有这种情况。至于在这段回忆中究竟哪一点使这位可怜的、照例带着几分醉意的将军深有感触，那就难说了；反正他一下子大为感动。

“记得，全都记得！”他喊了起来，“那时我还是个上尉。您还是个小不点儿，长得挺漂亮。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加尼亚……我在府上……承蒙接待。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瞧你现在落魄到什么地步了！”将军夫人接过话茬说，“既然你这么感动，那就是说，你还没有把自己的高尚的感情通通喝光！可你把妻子害苦了。本该给孩子们做出表率，你倒好，却蹲进了债务监狱。离开这儿吧，先生，找个地方站到门背后角落里痛哭一场，回想你过去是多么的清白，也许上帝会宽恕你的。去吧，去吧，我对你说的是正经话。痛改前非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带着悔恨回忆过去。”

但是，重申对他说的是正经话已经没有必要了：跟一切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人一样，将军非常容易动感情；也跟一切堕落到极点的酒鬼一样，架不住对幸福往事的回忆。他站起身来，服服帖帖地朝门口走去，这倒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立刻又可怜起他来了。

“阿尔达利翁·亚历山德罗维奇，老兄！”她朝他的背影喊

道，“等一会儿，我们大家都是有罪的；等你感到良心的责备轻了点，就到我家来吧，我们坐在一起，聊聊往事。也许我的罪孽比你重五十倍；好了，现在再见吧，你走吧，你不必再待在这儿了……”她忽然害怕他又转身回来。

“您暂时不要跟他去，”公爵看见科利亚想去追父亲，便阻拦他说，“要不过一会儿他会埋怨您的，那就前功尽弃了。”

“这话说得对，先别理他；过半小时再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肯定道。

“一辈子哪怕说一次真话，也会让人感动得落泪！”列别杰夫大胆地插了一句。

“先生，如果我听到的是真话，那么，你大概也算是个好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立刻堵住了他的嘴。

聚集在公爵身旁的所有客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渐渐明朗了。公爵自然能够体会、也完全体会到了将军夫人和她的女儿们对他的关切，当然也就真心诚意地告诉她们：在她们来访之前，尽管自己有病，而且时间也晚了，但他还是打算当天一定去拜访她们。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瞧了瞧他的客人们，回答说，要想去，现在去也行。普季岑是个懂礼貌而且非常知趣的人，很快就站起来，溜进列别杰夫的厢房，同时他很想把列别杰夫也带走。列别杰夫答应马上就过去。这时瓦里娅和小姐们谈得正投机，因此也就留了下来。她和加尼亚看到将军走了都很高兴；加尼亚也很快跟着普季岑出去了。他在凉台上度过的那几分钟，在叶潘钦母女面前态度不卑不亢，尽管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用严峻的目光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两遍，他也毫不惊慌。的确，凡是过去认识他的人都会觉得他变化很大。这使阿格拉娅很高兴。

“刚才出去的就是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吧？”她忽

然问道，她有时就爱这么做：大声地、不客气地提问，不惜打断别人的谈话，但是又不具体问哪一个人。

“是他。”公爵答道。

“我差点儿都认不出他来了。他的变化很大……变得好多了。”

“我为他感到非常高兴。”公爵说。

“他生了一场大病。”瓦里娅欣喜而同情地加了一句。

“他哪点儿变好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气愤地、不解地、几乎非常吃惊地问道，“你有什么凭据？一点儿也没变好。你究竟认为他哪一点儿变好了？”

“没有比‘可怜的骑士’[①] 更好的了！”一直站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旁边的科利亚突然宣称。

“我也这么认为。”Щ.公爵说着笑了起来。

“我的看法也一样。”阿杰莱达郑重地表示。

“什么‘可怜的骑士’？”将军夫人问，她困惑而又懊恼地瞧了瞧所有说话的人，但是一看到阿格拉娅的脸涨得通红，便生气地加了一句：“简直胡说八道！这‘可怜的骑士’是什么人？”

“您所宠爱的这个浑小子歪曲别人的话可不是头一回了！”阿格拉娅傲慢而又气愤地答道。

阿格拉娅时常发怒，而且每当她发怒的时候，尽管她表面上非常严峻冷酷，却几乎总是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略带孩子气的、像小学生那样不耐烦的神态，因而瞧着她那副模样，有时让人不可能不发笑。不过使阿格拉娅非常恼火的是，她不明白人家在笑什么，不明白“他们怎么能笑，怎么敢笑”。现

---

① 隐指梅什金公爵。

在，两个姐姐和Щ.公爵都笑了起来，连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也微微一笑，不知为什么他的脸也红了。科利亚哈哈大笑，而且扬扬得意。阿格拉娅这一下可真的生气了，可是却显得分外妩媚。她的羞涩跟她十分相称，紧接着她又为这种羞涩而恼火，这就更加娇嗔动人了。

“难道他歪曲您的话还少吗？”她又添了一句。

“我是以您自己的感叹为依据的！”科利亚喊道，“一个月以前，您在翻阅《堂吉诃德》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说没有比‘可怜的骑士’更好的人啦。我不知道您当时指的是谁：是堂吉诃德呢，还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或者是另外某个人，反正是有所指的，而且说了一大堆话……”

“我的亲爱的，我看你胡乱猜测，捕风捉影。”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恼火地打断他的话。

“难道就我一个人这么说吗？”科利亚不肯就此住口，“当时大家都这么说，而且现在也这么说；刚才Щ.公爵，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还有大家，都表示赞成‘可怜的骑士’这一说法；可见‘可怜的骑士’是存在的，确有其人；依我看，要不是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的缘故，我们大家早就知道这个‘可怜的骑士’是谁了。”

“怎么怪起我来了？”阿杰莱达笑着说。

“您不愿意画像——就该怪您！当时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请您给‘可怜的骑士’画一幅肖像，甚至还叙述了她自己设想的这幅画的整个内容，还记得这内容吗？您硬是不愿意……”

“可是，叫我怎么画呀，画什么人呢？根据情节，这位‘可怜的骑士’

　　无论在谁面前，

都不把脸上的钢罩掀起。①

这脸怎么个画法呢？画什么：是画钢罩，还是画一个蒙面人？”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什么样的钢罩！”将军夫人生气地说，其实这会儿她心里已经完全明白这位“可怜的骑士”指的是谁（想必早就心照不宣地这么称呼他了）。但是使她大为恼火的是，连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也不好意思起来，而且后来竟然羞得像一个十岁的孩子似的。“我说，这种胡闹有完没有？能不能给我说个明白，这‘可怜的骑士’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秘密，竟那么可怕，可怕到连问一声也不行吗？”

但是大家只是一个劲地笑。

“其实，这不过是一首奇怪的俄国诗，”Щ.公爵终于开口解释道，显然，他想尽快岔开和改变这话题，“说的是一位‘可怜的骑士’，没头没尾，只是一个片断。大约一个月以前，饭后大家在说笑，照例为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未来的画寻找题材。您也知道，为阿杰莱达·伊万诺芙娜的画寻找题材，这早已成为全家的共同任务了。当时就想到了这个‘可怜的骑士’，至于是谁先想起的，我记不清了……”

“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科利亚喊道。

“也许是吧，我同意，不过我记不清了，”Щ.公爵继续说道，“有些人嘲笑这个题材，也有些人宣称，没有比这更高雅的了，但是要画‘可怜的骑士’，总得画脸；于是大家开始逐一挑选所有熟人的脸，结果一个合适的也没有，这事也就搁下了，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明白，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为

① 这两句诗出于普希金的《世上有过一位可怜的骑士》一诗（1829）。在下一章里阿格拉娅将朗诵此诗的大部分。

什么忽然想起这件事并把它搬了出来？这事当初感到可笑，而且很合适，可现在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因为这里边包藏着另一个新的愚蠢的恶作剧，既刻薄，又气人。”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不客气地说道。

“决没有什么愚蠢的恶作剧，只有深深的敬意。”阿格拉娅完全出人意料地用郑重而严肃的口气说道。她已经克服了刚才的羞涩，完全恢复了常态。不仅如此，瞧她的神态，根据某些迹象可以认为，这玩笑开得愈大，她现在心里反倒愈高兴。她的情绪发生这一转折的那一刹那，正好是公爵的窘态不断加剧、达到顶峰并且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

“刚才还像疯子似的大笑，而这会儿又突然冒出了深深的敬意！真是一群疯子！干吗要表示敬意？快说，你干吗无缘无故一下子冒出了深深的敬意？”

“之所以产生深深的敬意，”阿格拉娅仍然那么严肃而又郑重其事地回答她母亲近乎凶狠的质问，“是因为这首诗直接描写了一个有理想的人；其次，这人一旦为自己树立了理想，就坚信不疑，既然坚信，就能够盲目地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它。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在那首诗里，并没有说明‘可怜的骑士’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但是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光辉的形象，‘纯真的美的化身’①，这位多情的骑士竟用念珠代替围巾系在脖子上。不错，诗里还有一句含糊的和隐晦的铭文，那就是他刻在自己盾牌上的三个字母 A. H. Б. ……”

---

① 此语出自普希金的《致××》一诗(1825)。按：此诗是普希金献给安娜·彼得罗芙娜·凯恩的。普希金于1819年在彼得堡与她初次认识。后来他流放于米海伊洛夫村时，又在1825年遇到她，写诗赠她。该诗的前四句为：“我还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你在我面前出现，宛如纯真的美的化身，宛如瞬息即逝的梦幻。”

“是 A. H. Д. 。”科利亚纠正道。

“我说是 A. H. Б.①，我偏要这么说，”阿格拉娅恼火地打断道，“不管怎样，显而易见，这位可怜的骑士完全不在乎他的意中人是谁，她做过什么事。只要他选中了她，相信她具有‘纯真之美’，这就够了，往后就终生崇拜她；值得称道的是，哪怕以后她成了小偷，他仍然应当相信她，为她的纯真之美而拼杀。看来诗人是想用一个非凡的形象，来概括一位纯真而高尚的骑士心目中那种具有中世纪骑士之风的、柏拉图式的爱情的整个宏伟的概念。当然，这一切不过是理想。而在‘可怜的骑士’身上，这种情感已经达到了顶点，成了禁欲主义；应该承认：能够具有这种情感是难能可贵的，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某个方面看，也是值得称道的，至于堂吉诃德，那就更不用说了。‘可怜的骑士’就是堂吉诃德，不过是严肃的，而不是滑稽可笑的堂吉诃德。起初我不理解，我取笑过他，可是现在我爱这位‘可怜的骑士’，主要是敬重他的行为。”

阿格拉娅结束了自己的这一席话，大家瞧着她，简直难以断定，她是在说正经话，还是在取笑。

“哼，他准是个傻瓜，他的行为也傻得很！”将军夫人断言，“你也真是的，我的姑奶奶，信口开河，长篇大论地上起课来了；照我看，你这样做很不合适，至少是不能允许的。什么诗？你背诵一下，你肯定背得出来！我一定要知道这首诗。我这辈子最讨厌诗，我好像有预感似的。公爵，看在上帝分上，你就忍耐一下吧，看来，咱们俩只好一起耐着性子听了。”

① 诗的原文中是拉丁字母 A. M. D.，是“Ave Mater Dei”的缩写，意为“祝你欢欣，圣母”。科利亚说得也不对。阿格拉娅故意说成 A. H. Б.，后两个字母是俄文纳斯塔西娅·巴拉什科娃的缩写。

她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说。她感到非常懊丧。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本想说点儿什么，但是由于他一直还在发窘，所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口若悬河地给人“上课”的阿格拉娅不但一点儿不害羞，反而很高兴似的。她立即站了起来，还是那么严肃而庄重，那神气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只等别人邀请她似的。她走到凉台中央，站在公爵对面，而这时公爵仍旧坐在自己的圈椅里。大家都带着几分惊奇望着她，几乎所有的人——Щ.公爵、两位姐姐和母亲——都怀着不愉快的感觉观看这出即将开场的新的恶作剧。这无论如何闹得有点儿过火了。但是看得出来，阿格拉娅喜欢的正是她摆开架势准备朗诵诗歌时那神气。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差点儿没把她撵回原来的座位。不料就在阿格拉娅刚要开始朗诵这首著名的抒情叙事诗的时候，有两位客人大声说着话从外面上了凉台。这两人就是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将军和跟在他后面的一个年轻人。他们的到来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第七章

陪同将军来的那个年轻人，年纪在二十八岁上下，高高的个儿，身段匀称，容貌俊秀而又显得聪颖，长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目光饱含着机智和嘲弄的神情。阿格拉娅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一眼，继续朗诵诗，装模作样地仍然只瞧着公爵一个人，只朗诵给他一个人听。公爵开始明白，她做这一切是有特殊的用意的。但是新客人的到来至少有助于稍稍改变他的尴尬状态。他见了他们，便站起身，从远处很有礼貌地朝将军点点头，示意不要打断朗诵，而自己则退到安乐椅背后，用左胳膊肘支着椅背，继续听诗朗诵；可以说姿势比较自然了，再也不像坐在安乐椅上那样“可笑”了。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用命令的手势朝进来的人挥了两下手，叫他们停住脚步。可是公爵对那位陪将军进来的新客人很感兴趣；他猜想此人一定是那位他多次听说过和想到过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只是此人穿的那身便服把他弄糊涂了；他曾听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是一个军人。在听诗朗诵的整个时间里，新来的客人的嘴唇上不断浮现出嘲讽的微笑，好像他也已听说过关于“可怜的骑士”的什么事似的。

“也许是我自己凭空想出来的。”公爵暗自想道。

但是阿格拉娅却完全变了样了。她开始朗诵时的那种矫揉造作和过于庄重的样子已经不见了，变得神情严肃，好像对诗歌作品的精神和内容有了深刻的理解，并根据这样的理解读出每一个词，以极其简朴的语气朗诵每一句诗，以至在朗诵快要结束时不仅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而且由于传达出了这首叙事短诗高度的精神境界，因而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她郑重其事地走到凉台中央朗诵诗时表现出过分的、不无造作的庄重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这种庄重里，现在只能看到她对她所要传达的那种精神境界的无限的、也许甚至是天真的敬意。她的眼睛闪闪发亮，由于兴奋和欣喜，她的秀丽的脸上的肌肉轻微地和依稀可辨地抽动了一两次。她朗诵道：

世上有过一位可怜的骑士，
他沉默寡言，心地纯朴，
外表忧郁，脸色苍白，
却勇敢无畏，光明磊落。

他曾见过一个幻影，
觉得它不可思议，——
于是它留下的印象
深深铭刻在他心里。

从此他心中燃起了烈火，
再也不对女人瞧上一眼，
直到生命结束，
也不想对女人说只字片言。

他的脖子上套着一串念珠，
用来代替往常的围巾，
无论在谁面前，
都不把脸上的钢罩掀起。

他心里充满着纯洁的爱，
始终怀着甜蜜的情思，
他用自己的鲜血
在盾牌上写上 A. M. D. 三个大字。

这时在巴勒斯坦的荒原上，
骑士们高喊意中人的芳名，
跃马投入了战斗，
沿着峻峭的悬崖驰骋。

Lumen coeli，sancta Rosa!①
他发狂似的大声喊叫，
他的喊声如同雷鸣，
吓得穆斯林望风而逃。

他又回到他那遥远的城堡，
离群索居，孑然一身，
还是那样寡言少语，那样愁容满面，
最后像疯子一样一命归阴。

① 拉丁文：天堂的光明，神圣的玫瑰！

公爵后来回想起这个时刻时，很久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困惑之中，为这样一个对他来说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苦恼：怎么可以把这种真正的、美好的感情与如此明显的恶意嘲讽搅和在一起呢？他对其中包含着嘲讽毫不怀疑；他清楚地听出了这一点，并且是有根据的：阿格拉娅在朗诵时居然把 A. M. D. 这三个字母读成 Н. Ф. Б.[①]。这不是她读错了，也不是他听错了，——他不能对此有任何怀疑（后来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阿格拉娅的乖张行为当然是开玩笑，不过开得太过分和太轻率了，至少她是蓄意这样做的。早在一个月前大家都谈论过（并且“嘲笑过”）那位“可怜的骑士”。可是不管公爵后来如何回想，都想起阿格拉娅在读这三个字母时并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样子或某种嘲弄的意思，甚至也没有有意强调这三个字母以便突出它们隐含的意思，而是相反，她读得始终是那么的严肃，那么的天真无邪和淳朴，使人觉得这几个字母是诗里原来就有的，书上就是那么印的。公爵好像受到了某种沉重的和不愉快的东西的刺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当然什么也不明白，她既没有发觉换了字母，也没有发觉其中的讥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只知道是在朗诵诗。在其余的听众中，很多人都明白了，并为这举动的大胆和它的用意感到惊讶，不过都保持沉默，努力做到不露声色。尤其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公爵甚至敢于打赌）不仅明白了，而且竭力做出已经明白了的样子，因为他带着过于明显的嘲讽的神情笑了笑。

“真是妙极了！”将军夫人真的陶醉了，朗诵一结束她就大声赞叹道，“这是谁的诗？”

“普希金的，maman，您别丢我们的脸了，这多么不好意

① Н. Ф. Б. 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巴拉什科娃的缩写。

思呀！”阿杰莱达喊道。

“跟你们在一起怎么能不变得这样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伤心地回答道，“丢人！等我们一回家，你们就给我找来普希金的这些诗！”

“我们家里好像根本就没有普希金的书。”

“从很早的时候起，”亚历山德拉接过去说，“就有他的两本翻得破破烂烂的书扔在那里。”

“马上派人到城里去买，派费多尔或阿列克谢坐第一班火车去，——对了，最好还是派阿列克谢去。阿格拉娅，你过来！吻我一下，你朗诵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读的时候真是那样想的，”她几乎像耳语似的补充说道，“那么我为你惋惜；如果你这样读是为了嘲笑他，那么我不赞成你这样任性，因此不管怎么样，最好还是根本不读。你明白吗？去吧，小姐，我以后还要跟你谈谈，不过我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

这时，公爵向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问安，将军则向他介绍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

“路上碰到的，他刚下火车；他听说我到这里来，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

“我听说您也在这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打断将军的话说，“由于我早就拿定主意不仅要认识您，而且要和您交朋友，因而不想错过机会。您贵体欠安吧？我是刚才听说的……”

“我完全好了，认识您非常高兴，常听人说起您，甚至和Щ.公爵谈论过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面伸出手来，一面回答道。

彼此之间客套话说完了，两人相互握了握手，又相互仔细打量了一下。转眼之间大家都参加到谈话里来。公爵发现（现

在他目光专注，能很快发现一切，也许甚至能发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穿的这身便服使得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奇，甚至他给人们留下的其余的印象都暂时被忘掉和消失了。可以认为，他的服装的这种变换包含着某种特别重要的意义。阿杰莱达和亚历山德拉困惑不解地盘问着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的亲戚Щ.公爵甚至感到很不安；将军说话时语气几乎很激动。只有阿格拉娅一个人好奇地、然而完全平静地瞧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会儿，似乎只想比较一下，他是穿军装合适还是穿便服合适，但是过了一会儿就转过身去，不再看他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也不想问什么，尽管她心里可能也有些不安。公爵觉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似乎没有博得她的好感。

“真叫我感到奇怪，真叫我感到诧异！”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针对大家的提问反复地说，“刚才我在彼得堡碰到他时，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干吗这么突然？这难以理解。自己就先嚷嚷，说什么不必摔椅子。①”

从接着开始的谈话中得知，原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早就宣布他要退役，但是每一次他都是随随便便说的，使得人们无法相信他的话。而且他在讲严肃的事情时总是带着这种开玩笑的样子，使得人们根本无法弄清他的真实想法，尤其是当他想叫人弄不清时，更是如此。

“我只不过是暂时退役，离开军队几个月，最多一年。”拉

① 典出果戈理：《钦差大臣》，第1幕，第1场。剧中的县长讲到有一位历史教师，此人讲起课来太热心，甚至有点儿举止失常。他在讲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从讲台上跑下来，抓起一把椅子，使劲往地上摔。后来“摔椅子”这句话被用来表示“过分冲动”的意思。

多姆斯基笑道。

“根本没有任何必要，我至少是了解你的情况的。”将军仍很激动地说。

“不是要到各个庄园去走走吗？您自己曾劝过我；而我还想要到国外去哩……”

不过谈话的题目很快变了；但是根据一直在观察着的公爵的看法，这种非常特殊的、仍然继续存在的不安毕竟有些过头了，这里大概有其特殊的原因。

“这么说来，‘可怜的骑士’又登场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走到阿格拉娅跟前问道。

公爵感到惊讶的是，阿格拉娅用困惑和疑问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好像想要让他知道，他俩之间不可能谈论“可怜的骑士”，她甚至不明白他问的是什么。

“太晚了，现在派人到城里去买普希金的书太晚了！”科利亚起劲地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争论着，“我给您说了三千遍了：太晚了。”

“不错，现在派人到城里去确实太晚了，”这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赶紧撇下阿格拉娅，凑过来说，“我想彼得堡的书店也关门了，已八点多了。”他掏出表来证实这一点。

“等了这么久了，没有想要去买，可以再忍耐一下，到明天再说。”阿杰莱达插进来说。

“再说这也不是体面的事，”科利亚补充说，“上流社会的人对文学很感兴趣并不好。你们可以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红轮子的黄色敞篷马车感兴趣要体面得多。”

“这您又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科利亚。”阿杰莱达说。

“他只会照书本里写的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接过话头说道，“照搬批评文章里的整句整句的话。我早就高兴地听

过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谈话了，但是这一次他讲的不是书本里的话。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显然说的是我的那辆红轮子的黄色敞篷马车。只不过我已经换了一辆，您的说法过时了。”

公爵倾听着拉多姆斯基说的话……他觉得他举止非常得体，平易近人而又乐观开朗，特别喜欢他跟找他碴的科利亚说话的那种完全平等的和友好的态度。

“这是什么？”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问列别杰夫的女儿薇拉。这时薇拉正手里拿着几本大开本的、装帧得很讲究的、几乎是新的书站在她面前。

“普希金的书。”薇拉说，“我们家收藏的普希金的书。爸爸叫我给您送来。”

“怎么能这样？这怎么可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惊讶地说。

“不是赠送给您的，不是赠送给您的！我可不敢！”列别杰夫从女儿背后跳出来说，“照原价出售。这是我们家珍藏的《普希金文集》，是由安年科夫编辑出版的[①]，这个版本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照原价出售。我满怀敬意地奉献出来，愿意出售，以满足夫人爱好文学的急切的和无比高尚的需要。”

“啊，你想出售，那就谢谢了。你大概不会吃亏的；不过你不要装腔作势，老兄。我听说过你的情况，有人说你书读得很多，有时间我们聊聊；你是否亲自把书给我送家去？”

“一定遵命……恭恭敬敬地把书送去！”非常得意的列别杰

① 指1855年到1857年由俄国批评家帕·瓦·安年科夫编辑出版的《普希金文集》（七卷集），这是在研究普希金手稿的基础上编成、出版的最早、当时最完善的《普希金文集》。

夫装腔作势地说，一下子把书从女儿手里夺过来。

“不过别把书给我弄丢了，你送吧，不那么恭恭敬敬倒也无妨，但是有一个条件，”她凝视着他补充说，“只允许你送到门口，今天我不打算接待你。如果你派女儿薇拉送来，那么现在就可以，我很喜欢她。”

“您为什么不说那些人的事呢？”薇拉焦急地对父亲说，“要是这样，他们会自己闯进来的：已在那里嚷嚷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她对已拿起帽子的公爵说，“那里早就有人要找您，总共四个人，在我们家里等着，骂骂咧咧的，爸爸不让他们进来见您。”

“什么样的客人？”公爵问道。

“他们说有事找您，不过看他们的样子，如果现在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会在半道上截住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如让他们进来，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找麻烦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和普季岑在那里劝阻，可是他们不听。”

“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不必要，不必要！”列别杰夫挥动双手喊道，“他们的话也不必要去听；无比尊贵的公爵，您为了他们而劳神是有失体面的。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他们不配受到……”

“帕夫利谢夫的儿子！我的上帝！”公爵心慌意乱地喊道，“我知道……但是我……我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刚才还对我说……”

但是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已走出房间到了凉台上；普季岑跟在他后面。在紧挨着的房间里响起了吵闹声和伊沃尔金将军大声嚷嚷的声音，看来将军好像想把几个人的声音压下去似的。科利亚立刻朝吵闹的地方跑去。

“这很有意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大声说道。

“这么说来，他知道这事！”公爵想道。

“帕夫利谢夫的哪一个儿子？再说……帕夫利谢夫怎么可能有什么儿子？”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困惑莫解地问道。他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所有人的脸，惊奇地发现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这件新鲜事。

实际上，大家都处于激动和期待之中。公爵深感惊讶的是，这件纯属他个人的私事居然使得所有的人都那么感兴趣。

“如果现在您亲自把这件事了结，那就太好了，”阿格拉娅带着某种特别严肃的神情走到公爵跟前说，“并且让我们大家都来当您的证人。他们想要败坏您的名誉，公爵，您应当郑重其事地为自己辩护，您如果那样做，我将预先为您感到非常高兴。”

“我也希望这种卑鄙的无理要求能最终解决，”将军夫人高声说道，“好好地教训教训，公爵，别饶了他们！老说这件事，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为了这事我生了不少气。不过瞧一瞧他们也是很有意思的。把他们叫来，我们都坐下。阿格拉娅的主意很好。关于这件事您听说什么了吗，公爵？”她问Щ.公爵。

“当然听说了，就在府上听说的。但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几个年轻人。”Щ.公爵回答道。

“这莫非就是那些虚无主义者①？”

“不，他们并不是什么虚无主义者，”列别杰夫也激动得几乎浑身哆嗦起来，朝前跨了一步说，“这是另一些人，特殊的人，我的外甥说过，他们比虚无主义者走得更远。您别以为有您在场他们就不好意思了，阁下；他们不会不好意思的。虚无

① 这是当时对那些具有否定精神的进步青年的称呼，主要指的是当时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主义者有时毕竟还是有学问的人，甚至学识渊博，而这些人走得更远，因为首先是讲求实际利益的人。这其实是虚无主义造成的某种后果，但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道听途说间接地造成的，他们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直接见诸行动；譬如说，谈的并不是某位普希金的作品毫无意义的问题①，也不是，譬如说，必须把俄国分割成几部分的问题②；不，现在已直截了当地认为，如果很想得到什么东西，那么就有权不受阻碍地干下去，哪怕要杀死八个人也无所谓。因此，公爵，我仍然不赞成您……"

但是公爵已经去给客人开门了。

"您是在进行诽谤，列别杰夫，"公爵微笑着说，"您的外甥使您很伤心。别相信他的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我向您保证，戈尔斯基和达尼洛夫③ 之流只是一种偶然，而这些人不过是……误入歧途……然而我不想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处理此事，请原谅；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他们进来后，我让您看看他们，然后把他们带走。请吧，先生们！"

其实使公爵感到不安的倒是另一个折磨着他的想法。他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这件事会不会是有人预先安排在此时此刻，而且是有意要让这些人亲眼目睹的？说不定要看他的笑话，而不是要看他如何取胜？但是他为自己有这种"荒谬的和不怀好意的疑心病"而感到非常伤心。假如有人知道他有这种想法，他就会无地自容，宁愿去死。当他的新客人进来的那个

① 19 世纪 60 年代对普希金持"虚无主义"态度的是激进的民主主义批评家瓦·阿·扎伊采夫和德·伊·皮萨列夫。

② 指的是俄国革命家、俄国雅各宾主义创始人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在 1862 年散发的传单《年轻的俄罗斯》中的一个思想。

③ 这是两起凶杀案的凶手。

时刻，他真心诚意地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他周围所有人当中道德水平最低的人。

进来了五个人，四个是新来的客人，第五个是跟着他们进来的伊沃尔金将军，这位将军情绪高昂，心情激动，正处于夸夸其谈的兴头上。“他一定在替我说话！”公爵面带微笑想道。科利亚同他们一起溜了进来；他跟作为来访者之一的伊波利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伊波利特听着和冷笑着。

公爵请客人们都坐下来。他们全都非常年轻，甚至尚未成年，因此眼前接待他们的场面以及伴随着的整个客套，不免使人感到惊奇。例如，对这桩“新事情”一无所知和毫不了解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甚至感到气愤，如果不是他发现他的夫人对公爵的私人利益抱着使他觉得奇怪的热心态度，他是一定要设法表示反对的。可是他留了下来，这部分地出于好奇，部分地由于心地善良，甚至希望能帮点忙，至少他的权威还是有用处的；但是进门来的伊沃尔金将军远远地朝他鞠了一躬，这又重新惹得他生起气来；他紧皱眉头，决定一直保持沉默。

在四个年轻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个人年已三十上下，是“退伍的中尉，属于罗戈任的那帮人，拳击手，曾亲手给求助者们每人十五个卢布”。可以猜想出来，他以挚友身份陪着其余的人前来是为了给他们壮胆，必要时助他们一臂之力。而在其余的人当中，居首要地位和起首要作用的是那个被称为“帕夫利谢夫之子”的人，虽然他自我介绍时说他名叫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这是一个青年人，穿着寒酸，衣衫不整，上衣袖子蹭满油渍，亮得像镜子一样，油污的坎肩的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内衣不知缩到哪里去了，脏得不能再脏的黑色丝绸围巾扭得像一根粗绳子，一双手没有洗过，脸上长满了粉刺，一

头浅色头发，而他的眼神，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天真而又放肆无礼的。他的个子不矮，身材瘦削，约莫二十二岁。他的脸上既没有出现丝毫讽刺的表情，也没有流露一点扪心自问的意思；相反，却有一种完全地、忘乎所以地陶醉于自己拥有的权利的神气，同时又有某种表明他奇怪地和不断地需要成为受欺负的人和感觉到自己受了欺负的样子。他说话很激动，语气急促，有些结结巴巴，似乎不完全能把每个词都说出来，好像口齿不清，或者甚至像是外国人，虽然就出身来说完全是俄罗斯人。

陪同他的，首先是读者都熟悉的列别杰夫的外甥，其次是伊波利特。伊波利特很年轻，大约十七岁左右，也许已有十八岁，看样子很聪明，但经常带有生气的表情，疾病在他脸上留下了可怕的痕迹。他瘦得像一副骨头架子，脸色黄里透白，两眼炯炯有神，面颊有两团红晕。他不停地咳嗽着；他的每句话，几乎每一声呼吸都伴随着嘶哑的声音。显然他得了十分厉害的痨病。看样子他最多只能再活两三个星期了。他疲惫不堪，第一个在椅子上坐下。其余的人进门时客气了一番，几乎有点不好意思，然而摆出傲慢的样子，看来是怕有失体面，这一点与他们的名声奇怪地不协调，因为他们是以否定上流社会的所有繁文缛节和偏见、否定除他们自身利益之外的世上的一切而出名的。

“我叫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那个自称“帕夫利谢夫之子”的人急忙结结巴巴地说。

“弗拉基米尔·多克托连科。”列别杰夫的外甥口齿清楚、简单明了地自我介绍说，甚至好像为他姓多克托连科而自夸似的。

“我叫凯勒！”退伍中尉嘟囔了一句。

“伊波利特·捷连季耶夫。”最后的一个人突然尖声地喊道。他们终于在公爵对面的一排椅子上就座，在做自我介绍后马上现出阴郁的神情，为了表现出有精神的样子，便把帽子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里，所有人都准备说话，然而都不开口，摆出挑战的姿态等待着什么，那副架势就像在说：“不，老兄，你在撒谎，别骗人！”可以感觉得到，只要有人开一个头，说出第一句话，他们大家就会立刻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起来。

第八章

“先生们，我没有料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人会来，”公爵开口说道，“我本人在今天之前一直有病，而您的事（他对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说）我早在一个月前就委托给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金了，当时就通知了您。可是我并不回避亲自做出解释，不过我想您也会同意，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时间不长的话，我提议跟我一起到另一个房间去……这里现在坐着我的朋友，并且请您相信……”

“朋友……有多少都不碍事，但是，对不起，”列别杰夫的外甥突然打断他的话，虽然没有把嗓门提得很高，但是用的是十足的教训人的口气。“也请您允许我们说一句，您对待我们应该有礼貌些，不该让我们在您的下房里等两个钟头……”

“当然……我也……这是摆公爵的架子！这……这么说来，您自以为是将军！我可不是您的仆人！我，我……”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突然异常激动地喃喃道。他的嘴唇哆嗦着，说话时像受了很大委屈似的声音发颤，唾沫从嘴里喷溅出来，好像整个人都气炸了或迸裂了，但是突然他着忙起来，愈说愈快，以至于从第十句话起就什么也听不明白了。

“这是摆公爵的架子！”伊波利特用刺耳而发颤的声音喊

道。

“假如这样对待我，”拳击手嘟囔道，“就是说，假如这直接是冲着我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来的，那么我处在布尔多夫斯基的地位上……我……”

“先生们，我确实只是在总共大约一分钟之前才知道你们在这里的。”公爵又一次重复说。

“公爵，我们不怕您的朋友，不管他们是谁，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权利。”列别杰夫的外甥又一次声明说。

“然而我倒要问您，”伊波利特又尖声喊道，他已经非常激动了，“您有什么权利把布尔多夫斯基的事让您的朋友们来评判呢？我们也许根本就不愿意让您的朋友们来评判；您的朋友们的评判会起什么作用，这太清楚了！……”

“但是如果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拿定主意不愿在这里谈，”公爵对谈话这样开始感到非常吃惊，最后终于打断他们的话说，“那么听我说，现在咱们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关于你们大家到这里来的事，我再重复一遍，我刚刚才听说……”

“可是您没有权利，没有权利，没有权利！……把您的朋友们……就是如此！……”布尔多夫斯基又嘟囔起来，他腼腆地和怯生生地环顾四周，愈不相信人和愈怕见生人，就愈激动。“您没有权利！”他说出这句话后，一下子不说了，好像猛然停住一样，默默瞪着他的那双眼球很鼓和布满很粗血丝的近视眼，整个身躯朝前倾，疑惑地盯住公爵。这一次公爵惊讶得自己也停止了说话，也瞪着双眼默默无言地望着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喊他道，“你现在读一读这个，马上就读，这与你的事直接有关。”

她急忙递给他一张今天的幽默报纸[1]，指了指一篇文章。早在客人进来前，列别杰夫就已蹦到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身旁去献殷勤，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从侧兜里掏出这张报纸，指着标出的那一栏，直接举到她眼前。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读完后，感到非常惊讶和激动。

“不过最好不要朗读，”公爵感到很为难，便嘟囔了一句，“我还是自己一个人读……以后……”

“那就只好由你来读，马上就读，大声读！大声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对科利亚说，急不可耐地把那张公爵刚拿到手的报纸抢回来，“朗读给大家听，让每个人都能听见。”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是一个性急的和容易感情用事的女人，她有时能不假思索，也不问一问天气如何，突然一下子起锚出海。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不安地动了动身子。但是当大家在最初一刻不由自主地停止说话并疑惑地等着的时候，科利亚已打开报纸，开始从跳过来的列别杰夫指给他看的地方大声地读起来。

无产者和贵族后裔，一次平常的
白昼抢劫！进步！改革！公理！

在我们的所谓神圣的罗斯，在我们这个进行改革和兴办公司的时代，这个发扬民族性和每年输出几亿货物的时代，这个鼓励工业和劳动者无所事事等等的时代，经常发生一些怪事，这个时代的特

---

① 暗指1859—1873年在彼得堡出版的《火星》月刊。该刊由诗人瓦·斯·库罗奇金（1831—1875）和漫画家H. A. 斯捷潘诺夫编辑出版（后者参加编辑工作只到1864年）。该刊为讽刺性刊物，接近革命民主主义者，常发表文章批判保守派和自由派。

点不胜枚举，因此，诸位读者，还是让我们直截了当说一件事吧。我们过去的地主老爷（de profundis![1]）的一个后裔出了一件怪事，不过他属于这样的后裔，他们的祖辈早就在轮盘赌上输光了家产，而父辈只好去当士官生和尉官，后来通常因为无缘无故地亏欠公款而在吃官司时死去，而孩子们像我们所讲的故事的主人公一样，或者长大成为白痴，或者甚至牵涉进刑事案件，不过陪审员为了进行教育和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会判他们无罪；或者他们最后会做出使公众大吃一惊并使我们这个本来就不体面的时代蒙上耻辱的怪事来。我们的这个后裔在大致半年前，脚上蒙着外国的鞋罩，身上披着一件没有任何衬里的外套，冻得浑身发抖，大冬天从治疗痴呆症（sic![2]）的瑞士回到了俄国。应当承认，他还是很走运的，因此，姑且不谈他在瑞士治疗的那种有趣的病症，（请想一想，痴呆症能治愈吗?!!）他的经历完全能够证明“傻有傻福”这句俄罗斯谚语的正确性！请你们想一想：我们的这位男爵在他的父亲去世时，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儿，听说他父亲是一个中尉，因为玩纸牌一下子输光了全连的公款，也许是因为过于凶狠地抽打下属（诸位，要记得这是旧时候的事！）而受审判，不久便死了。一位富有的俄国地主发了善心，收养了孩子。这位俄国地主——姑且称他为П.——在过去美好的时代曾拥有四千名农奴（农奴！诸位，你们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吗？我不明白。应当查一查详解词典：“往事历历在目，却叫人难以相信”[3]），看来他是俄国的那些懒汉和寄生虫之一。这些人在国外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夏天在矿泉疗养，而冬天则去巴黎

① 拉丁文：从深处。原为安魂祈祷开头的一句话（“耶和华阿，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见《旧约全书·诗篇》，第130篇），此处大致表示“愿他早升天国”的意思。

② 拉丁文：是这样的！

③ 语出格里鲍耶多夫：《智慧的痛苦》，第2幕，第2场。

的百花宫作乐，一生之中把多得不计其数的金钱花在那里。可以肯定地说，全体农奴缴纳的代役租至少有三分之一落入巴黎百花宫老板的腰包。（他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不管怎么说，无忧无虑的П. 按照公爵的样子把那个成为孤儿的小少爷培养成人，曾经为他请过男女家庭教师（无疑都长得很漂亮），顺便说一句，他们都是他自己从巴黎带来的。但是这个末代贵族后裔却是一个白痴。百花宫的女家庭教师对他无能为力，这个学生到了二十岁甚至没有学会讲任何一种语言，就连俄语也包括在内。不过后面这一点情有可原。最后在П. 的那个俄国农奴主的脑袋里忽发奇想，认为白痴到了瑞士就可以被教育成明白事理的人，不过这种奇想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懒汉和寄生虫自然觉得只要有钱就可在市场上买到聪明才智，何况是在瑞士。于是就送孩子到瑞士的一位著名教授那里去治疗，五年过去了，钱花了好几千，白痴当然没有变成聪明人，但是听说毕竟变得像一个人了，不用说，只是勉强充数而已。突然П. 得急病身亡。自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家产照例管理混乱，而贪婪的继承人却有一大堆。这些人已与族里的那些依靠别人恩赐在瑞士治疗先天痴呆症的最后的苗裔毫不相干。这个贵族后裔虽说是个白痴，却设法蒙骗了给他治病的教授，据说他向教授隐瞒了恩人去世的消息，没有花钱白治了两年病。但是教授本身也是一个大骗子；后来看到这个二十五岁的寄生虫一文不名，尤其是胃口又好，不禁害怕起来，于是让他蒙上自己的旧鞋罩，送给他一件破烂的外套，并发善心给他买了一张三等车厢的车票，像甩包袱一样打发他从瑞士 nach Russland①。看来我们的主人公似乎走背运了。但事情并不如此：那位动不动就让整个整个省的人活活饿死的命运女神就像克雷洛夫寓言里的那团在干旱的土地上空掠过却在海洋上下了倾盆大

① 德文：回俄国。

雨的乌云一样[1]，把她的恩惠一下子罄其所有地给了这个小贵族。几乎在他从瑞士回来刚到彼得堡的那个时刻，他母亲（自然是商人出身）的一个亲戚在莫斯科去世了。这个亲戚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头子，商人，留着大胡子，是个分裂派教徒[2]。他留下了几百万遗产，而且没有争执，没有债务，是一大笔现金。（诸位读者，这给咱们可多好啊！）这一切都给了我们的那个后裔，给了那个曾在瑞士治疗痴呆症的男爵！这样一来，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位蒙鞋罩的男爵便追求起一个有名的、靠人养活的漂亮姘妇来了。在他周围突然聚集了一大群朋友，甚至还有不少亲戚，而最热心的是成群的贪财而急于出嫁的名门闺秀，说实在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贵族，百万富翁，白痴——可说是一应俱全，这样的丈夫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要定做也定做不来！……

“这……这我就不明白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气愤之极，喊叫起来。

“别再读了，科利亚！”公爵用恳求的声音喊道。四面八方响起了呼喊声。

“读下去！无论如何要读下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斩钉截铁似的说道，看来她在竭力克制自己。“公爵！如果不让读下去，我们就要吵架了。”

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心里着急、满脸通红、忐忑不安的科利亚开始用激动的声音继续往下读：

①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乌云》(1815)。原话为：“一团庞大的乌云掠过了热昏了的饥饿的大地，并没有掉下一滴雨水来滋润干旱的田野，却把大雨倾泻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了。”

② 指17世纪俄国宗教改革后分裂出来的旧派教徒。

但是正当我们的这位暴发的百万富翁可以说想入非非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某日上午，有一位客人来拜访他，此人脸色平静而严肃，说话很有礼貌，但是不亢不卑，而且在理，穿着简朴大方，思想带有明显的进步色彩，用三言两语说明了来意：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他受一个年轻人委托办理一件事；他是代表这个年轻人来的。这个年轻人虽然用的是别的姓，但恰好是死者 П. 的儿子。好色的 П. 年轻时曾勾引过女仆中的一个正派的、受过欧式教育的穷姑娘（自然这里搀杂着过去的农奴制度下男爵享有此种权利的成分)。当他发现他们的这种关系即将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时，便急忙把姑娘嫁给一个从事某种行业、甚至担任公职的人。此人品德高尚，并且早就爱上了这个姑娘。开头 П. 曾帮助过这对新婚夫妻，但是不久由于男方很有骨气而拒绝了他的帮助。过了一些时候，П. 也逐渐忘记了那姑娘，也忘记了和她生的儿子。后来如同大家已知道的那样，没有对此做出安排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已是在姑娘合法结婚后出生的，用别人的姓氏长大，幸好继父品德高尚，完全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看待，可是继父后来死了，于是这个年轻人失去了依靠，而且还有一个住在遥远省份的忍受病痛折磨、卧床不起的母亲；他自己住在京城里给商人当家庭教师，靠每天诚实的劳动挣钱供给自己上中学，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前程，又去旁听对他有益的课程。但是在俄国商人家里教课每次只给十戈比，他又能得到多少钱呢？再说他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母亲。后来他的母亲在遥远的省份去世了，这也几乎完全没有使他感到轻松些。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那位贵族后裔按照常理应该做何考虑呢？诸位读者，你们当然认为他会对自己这样说：“我一生受了 П. 的许多恩惠；他为了教育我，为了请家庭教师，为了给我治痴呆症，在瑞士花了好几万；我现在有几百万家财，而 П. 的品德高尚的儿子却为了教课谋生而在毁掉自己，可是他对自己的那位轻浮的和把他忘掉了的

父亲的过错是没有责任的。花在我身上的一切照理应该花在他身上。为我花掉的大笔大笔的钱其实不是我的。这只是命运女神的一个轻率的错误；这些钱应该归П. 的儿子所有。应该用在他身上，而不是用在我身上；结果没有那样做，这是轻浮而健忘的П. 异想天开的古怪念头造成的。假如我是完全高尚的、通情达理的和公道的，那么我就应该把我所得的全部遗产分一半给他的儿子；但是由于我首先是一个精明的人，清楚知道这件事与法律无关，因此我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我现在不把当年П. 用于治疗我的痴呆症的几万卢布还给他的儿子，那么我会显得太卑鄙无耻了（这位贵族后裔忘记了，这样做也是不精明的）。这里只能讲良心和公道！因为倘若П. 不收养我，而去照顾自己的儿子，我将会怎么样呢？”

但是，诸位读者，情况并不如此。我们的贵族后裔们可不是这样考虑的。不管那位纯粹出于友谊、几乎违背他的意愿和被迫为年轻人奔走的律师如何对他介绍委托人的情况，不管如何对他说明为了维护名誉、地位和公道，甚至简单地为自身着想应该做些什么，可是这个曾在瑞士受教育的人却无动于衷。结果如何呢？这一切倒还没有什么，而确实不能原谅并且任何怪病也无法为之开脱的是：这个刚刚去掉教授给他的鞋罩的百万富翁居然连这样的道理也不懂：那个品德高尚、正在把精力用在教课上而毁掉自己的年轻人要求从他那里得到的不是恩赐和救济，而是自己的权利和自己应得的东西，尽管这不是法律规定的，这个年轻人甚至并不提出这要求，而是朋友们出面替他说话，为他鸣不平。我们的这位贵族后裔由于获得了利用自己手中的几百万财产放心大胆地欺压别人的可能，神气活现和忘乎所以，他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钞票作为侮辱人的施舍给了高尚的年轻人。你们不相信吗，诸位读者？你们会感到气愤，感到受了侮辱，会发出愤怒的呼喊；然而他就这样做了！自然马上把钱退还给了他，可以说是当面扔还给他的。这件事还有什么办法

解决呢！这不是法律问题，只好将其公之于众了！我们把这件怪事告诉广大读者，保证它确实可靠。听说我们的一位最有名的幽默作家口占绝妙的讽刺短诗一首，这首诗不仅适用于我们外省的风习散记，而且也应在京城的风习散记中占有一席之地。

施奈德①的一件外套
廖瓦②玩了五年，
并拿平常的琐事
用来打发时间。

蒙着狭窄的鞋罩回国，
得了遗产百万，
照俄国人的样子做祷告，
却把学生的财物偷光。③

科利亚读完后，急忙把报纸递给公爵，一句话也不说就朝墙角跑去，一头钻进墙角，双手捂住脸。他感到无法忍受的羞愧，他那颗稚嫩的、对肮脏的东西尚不习惯的敏感的心受到了

---

① 瑞士一教授的名字。——原注
② 某贵族后裔的小名。——原注
③ 据一位女学者考证，这首短诗是对发表于《口哨》1863 年第 9 期上的"诗体童话"《过于自信的费佳》（费佳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名。——译者）的下列片段的讽刺模拟："费佳不做祷告，/心里想："算了，没有什么！"/一直偷懒耍滑，/终于吃了大亏。/他曾把果戈理的《外套》/漫不经心地玩弄，——/并拿平常的琐事/用来打发时间……"这首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诗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唇相讥，把自己的模拟短诗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外省散记》联系起来。

过分的搅扰。他觉得发生了某种一下子异乎寻常地摧毁了一切的事，觉得单就朗读了文章这一点，他自己就成为造成这种情况的起因。

不过所有的人看来也有类似的感觉。

小姐们感到很难为情和不好意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抑制着自己的满腔怒火，说不定她也对自己参与此事痛悔不已；现在她一言不发。公爵的心情像过于腼腆的人在类似情况下常有的心情一样，他为别人的行为感到羞耻，替自己的客人感到愧疚，以至在最初的瞬间竟不敢看他们一眼。普季岑、瓦里娅、加尼亚，甚至还有列别杰夫，都似乎有点局促不安。最令人奇怪的是，伊波利特和“帕夫利谢夫之子”也仿佛对什么感到惊讶；列别杰夫的外甥看来也不满意。只有那拳击手捻着胡子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神态庄重，略微垂下眼皮，但是他的这种神情不是由于不好意思，而恰恰相反，似乎是出于谦逊的美德和过于明显的欣喜。根据这一切可以看出，他非常喜欢这篇文章。

“鬼知道这是什么，”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低声地嘟囔道，“好像是五十个仆人聚在一起编造出来的。”

“那么请问，阁下，您怎么能用这样的猜测侮辱人呢？”伊波利特责问道，说着全身颤抖起来。

“这，这，这对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您自己也会同意的，将军，如果是一个高尚的人，那么这就是侮辱！”拳击手唠唠叨叨地说道。他不知为什么突然哆嗦了一下，捻着胡子，抽动着肩膀和整个身躯。

“第一，你们不要叫我‘阁下’，第二，我不打算对你们做任何解释。”伊万·费奥多罗维奇非常激动地断然回答道。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就朝凉台的出口走去，在第一级

台阶背朝大家站住，——他看见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直到现在还不想离开座位，对她非常生气。

“诸位，诸位，请允许我，诸位，最后说几句，”公爵忧郁而又激动地喊道，“有劳诸位。让我们谈一谈，以求得相互了解。诸位，我对这篇文章不想说什么，随它去吧。不过，诸位，文章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真实情况。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你们自己知道这一点，甚至是可耻的。因此，如果这是你们当中的某个人写的，那么我确实将感到十分惊讶。”

“在此时此刻之前我对这篇文章一无所知，”伊波利特声明道，“我不赞成这篇文章。”

“我虽然知道有人写了这篇文章，但是……我也不主张发表，因为为时尚早。”列别杰夫的外甥补充道。

“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有权……我……”“帕夫利谢夫之子”开始喃喃地说。

“怎么！这一切都是您编出来的？”公爵好奇地瞧着布尔多夫斯基问道，“这不可能！”

“不过也可以不承认您有提出此类问题的权利。”列别杰夫的外甥帮腔说。

“我只是感到奇怪，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居然得以……但是……我想说，既然你们已把这件事公诸于众，那么为什么刚才我当着我的朋友们的面谈起这事时，你们那样生气呢？”

“原来如此！”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气愤地嘟囔了一句。

“公爵，您甚至忘记了，”列别杰夫忍耐不住突然从椅子中间溜了过来，几乎像热病发作似的说道，“您忘记了，您接见他们，只是出于您的善意和您的无比善良的心肠，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提出要求，尤其是因为您已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加夫里

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而且您这样做也是由于您过分的善良。现在，无比尊贵的公爵，您正置身于您的高贵的朋友之中，您不能为了这几位先生而怠慢您的朋友，您可以，这样说吧，立刻打发这几位先生下台阶去，我作为房东，甚至特别乐于……”

“说得完全正确！”从房间深处突然传来了伊沃尔金将军雷鸣般的叫喊声。

“行了，列别杰夫，行了，行了……”公爵刚要开口，但是他的话被爆发出的愤怒的叫喊声淹没了。

“不，对不起，公爵，对不起，现在这样已经不行了！”列别杰夫的外甥大喊道，他的喊叫压倒了所有人的声音。“现在需要把问题清清楚楚地和毫不含糊地提出来，因为看样子人们还不明白，这里夹杂着一些法律上可利用的借口，有人根据这一点居然扬言要把我们从台阶上推出去！再说，公爵，莫非您以为我们都是大傻瓜不成？我们还没有愚蠢到连自己也不明白我们的事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法律问题，如果诉诸法律，那么根据法律我们无权向您要一个卢布。但是我们正好明白这样一点：这里即使没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可是有合乎人之常情的权利，天然的权利，符合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呼声的权利，即使我们的这种权利并未写入人类的任何陈腐的法典，但是一个高尚和正直的人，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头脑健全的人，在各种法典没有明文规定的问题上仍应做一个高尚和正直的人。我们到这里来，并不害怕有人仅仅因为我们不是来请求，而是来要求，仅仅因为这么晚前来拜访有失礼貌（其实我们来得并不晚，是您让我们在下房里久等）而要把我们赶下台阶（刚才你们曾扬言要这样做），再说一遍，我们之所以毫不畏惧地前来，是因为我们料想到您正是一个有健全理智的人，也就是说，是

一个诚实和有良心的人。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不是毕恭毕敬地进来的，不是作为奉承巴结您和有求于您的人求见的，而是像自由的人那样昂首挺胸进来的，并且绝不是来请求什么，而是来自由地和充满自尊地提出要求的，（您听见了吗，不是来请求，而是来提出要求的，请您牢记这一点！）我们要郑重其事地和直截了当地给您提出这样的问题：您认为自己在对待布尔多夫斯基的问题上做得对还是不对？您是否承认自己受过帕夫利谢夫的恩惠，甚至是他救了您的命？如果您承认（显然您是会承认的），那么您是否打算，或者凭良心是否觉得应该在得到几百万遗产后，给帕夫利谢夫的那个穷困潦倒的儿子（尽管他过去姓布尔多夫斯基）以一定的补偿？请您回答：是还是不？如果回答是，换句话说，如果您还有用你们的语言称之为名誉和良心、而我们更加确切地称之为健全理智的东西，那么就请满足我们的要求，事情就了结了。请您不要等我们提出要求和表示感谢再来满足，别指望我们会这样做，因为您那样做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实现公道。如果您不想满足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您回答不，那么我们马上就走，事情也就结束了。我们要在您的所有朋友在场的情况下当面对您说，您是一个不明事理和智力不发达的人；今后您休想称自己是一个诚实和有良心的人，也没有这样的权利来称呼，并且也别想廉价取得这种权利。我说完了。我提出了问题，如果您有胆量，您现在就可以把我们赶下台阶。您能做到这一点，您有这个力量。但是请您记住，我们毕竟是来提要求而不是来请求的。是要求而不是请求！……”

列别杰夫的外甥非常激动，停住不说了。

“是要求，是要求，是要求，而不是请求！……”布尔多夫斯基含糊不清地说，脸红得像煮熟的大虾。

列别杰夫的外甥讲完后，接着全场出现了一阵骚动，甚至响起了一片埋怨声，虽然在场的人当中除了那个好像热病发作的列别杰夫外，看来大家都避免介入这件事。（奇怪的是：显然站在公爵一边的列别杰夫在听了他的外甥的讲话后，现在似乎有一种为自己的家族而自豪的快感；至少他带着某种得意的特殊神态扫视了所有在场的人。）

“照我看来，”公爵相当低声地开口说道，“照我看来，多克托连科先生，在您刚才所说的话当中，有一半完全正确，我甚至可以同意，您的一大半话是对的。倘若您在您的话里没有忽略某些东西的话，我本来是可以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的。关于您究竟忽略了什么，我无法确切地加以说明，但是您的话要达到完全的公道，当然还缺少点什么东西。不过我们最好还是讲正事吧，诸位，请告诉我，你们发表这篇文章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知道这里无论哪句话都是诬蔑；因此，诸位，照我看来你们干了一件卑劣的事。”

“不对！……”

“阁下！……”

“这……这……这……”情绪激动的客人们一下子嚷嚷起来。

“关于这篇文章，”伊波利特尖声接过来说，“关于这篇文章我已对您说过，我和其他的人都不赞成！文章是他写的（他指了指坐在他身旁的拳击手），写得不成体统，这一点我同意，而且文理也不通顺，用的是像他这样的退伍军人常用的笔调。他很愚蠢，而且又是个不务正业的人，这我都同意，我每天都直截了当地当面说他，但是他仍然还有一半是对的：公开发表意见是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因而也是布尔多夫斯基的合法权利。那些荒谬的话就让他自己负责好了。至于说到我刚才代表

大家反对您的朋友们在场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向诸位先生解释一下，我提出反对只是为了表明我们有权利，实际上我们甚至希望有见证人在场，刚才还没有进来时，我们四个人就商量好了。不管您的见证人是谁，哪怕是您的朋友也行，由于他们不能不同意布尔多夫斯基有他的权利（显然这权利像数学一样精确），因此由您的朋友来当见证人反而会更好；真理将会更加显而易见。”

“这是真的，我们就是这样说好的。”列别杰夫的外甥证实道。

“既然你们愿意这样，那么刚才为什么一开口说话就吵闹起来呢?”公爵惊奇地问。

“至于说到这篇文章，公爵，”拳击手插言道，他非常想插进来说几句，而且神情愉快，面部富于表情（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女士们在场这一点看来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至于说到这篇文章，那么我承认，作者确实是我。我的那位生病的朋友刚才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由于他身体虚弱，我习惯于不跟他计较。我写了这篇文章，并在一位好友的杂志上把它作为通讯发表了。只有那首诗确实不是我写的，它确实出自一位著名的幽默作家的笔下。对布尔多夫斯基我只读了一遍，而且没有全读，他马上同意发表，但是您也会认为，不经他同意我也可以发表。公开发表意见是一种人人都有的、高尚的和能起良好作用的权利。我希望，公爵，您本人思想进步，不会否认这一点……”

“我什么也不打算否认，但是您会同意，在您的文章里……”

“您想说写得太尖刻了吧？但是要知道，可以说这对社会有益，您自己也会同意这一点。再说，能把引起公愤的事放过

去吗？这对有过错者更不利，但是首先对社会有好处。至于说到某些与事实有出入之处，即所谓的夸张，那么您也会同意，重要的首先是动机，首先是目的和意图；重要的是能产生良好作用的例子，然后再分析个别的情况。此外这里还有文体的特点，这里可以说有幽默的问题。最后，您自己也得承认大家都这样写！哈——哈！”

“这样做完全错了！请你们相信，诸位先生，”公爵喊叫起来，“你们发表这篇文章出于这样的推测，认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满足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因而想恐吓我，设法进行报复。但是你们何以知道是这样的呢？我也许已决定满足布尔多夫斯基的要求。我现在干脆当着大家的面告诉你们，我一定满足……”

“这才是一个聪明而高尚的人所说的聪明而高尚的话！”拳击手高兴地说。

“我的上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脱口而出。

“这叫人难以忍受！”将军嘟囔道。

“请允许我，诸位，把这件事说一说，”公爵恳求道，“大约五个星期前，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您的全权代表和代理人切巴罗夫到З. 城来找我。您在您的文章里，凯勒先生，已用赞扬的笔调对他做了描写，”公爵突然笑了起来，对拳击手说，“但是我很不喜欢他。我从第一次见面就明白了，主要问题全出在这个切巴罗夫身上，坦率地说，也许就是他利用您的单纯，唆使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挑起这场纠纷的。”

“您没有权利……我……并不单纯……这……”布尔多夫斯基激动地嘟囔起来。

“您没有任何权利做这样的推测。”列别杰夫的外甥用教训人的口气帮着他说。

“这太侮辱人了！”伊波利特尖声说道，“这种推测是侮辱人的，错误的，与事实不符！”

“对不起，诸位，对不起，”公爵急忙道歉，“请原谅；这是因为我心里想，咱们相互之间最好还是能做到完全开诚布公，但是你们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好了。我告诉切巴罗夫说，由于我不在彼得堡，因此我将立即全权委托一位朋友办理此事，并将这个情况通知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诸位，我要直截了当地对你们说，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十足的骗局，正是因为有切巴罗夫参与……唉，不要见怪，诸位！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见怪！”公爵又看到布尔多夫斯基表现出气恼和慌乱的样子，看到他的朋友们脸上激动和抗议的神情，不禁恐惧地喊道，“我说我认为这是骗局，这话不可能与你们个人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时我不认识你们当中的任何人，不知道你们的姓名；我是根据切巴罗夫一个人的言行做的判断；我说的是一般情况，因为……你们哪里知道，自从我得到遗产以来，人们如何想尽一切办法欺骗我！”

“公爵，您太天真了。”列别杰夫的外甥用嘲笑的语气说。

“同时您又是公爵，又是百万富翁！也许您确实有一颗善良纯朴的心，然而您仍然摆脱不了一条普遍的规律。”伊波利特宣布说。

“可能，很可能是这样，诸位，”公爵急忙说道，“虽然我并不明白您说的是哪一条普遍规律，我要继续往下说，不过请你们不要无谓地生气；我发誓，我丝毫也没有要惹你们生气的意思。诸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一句真心话，一开口你们马上就生气！然而，首先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居然存在着一个‘帕夫利谢夫之子’，而且根据切巴罗夫对我所做的解释，此人处境很糟。帕夫利谢夫是我的恩人和我父亲的朋友。

(唉，凯勒先生，您在您的文章里在提到我父亲时干吗要写那样的谎言呢？他根本没有挪用连里的公款，也没有欺负过下属，——对这一点我坚信不疑，您怎么能大笔一挥写下这样的诬蔑不实之词呢?）而您所写的关于帕夫利谢夫的话，令人完全无法忍受：您如此大胆和如此肯定地把这个非常高尚的人称为好色之徒和轻浮之辈，好像您说的真的是事实，可是他是一个世界上最纯洁的人！他甚至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曾经与科学界许多受尊敬的人通信，并为资助科学事业花了许多钱。至于说到他的心肠，他做的好事，当然您写得很对。我当时几乎是一个白痴，什么也不明白（虽然俄语我还是会说的，并且也能听懂），但是我能够对我现在回忆起来的一切做出评价……"

"对不起，"伊波利特尖声说道，"这些话岂不是感情色彩太浓了吗？我们不是孩子。您曾想要直接谈正事，已九点多了，请记住这一点。"

"好吧，好吧，诸位，"公爵立刻同意了，"开头我曾怀疑过，后来我觉得我可能弄错，帕夫利谢夫可能真的有一个儿子，但是使我大为惊讶的是，这个儿子居然如此轻率地，换句话说，他居然如此堂而皇之地谈他出生的秘密，而主要的是，居然败坏生母的名声。因为切巴罗夫那时就已吓唬过我，扬言要公之于众……"

"一派胡言！"列别杰夫的外甥喊叫起来。

"您没有权利……您没有权利！"布尔多夫斯基也喊道。

"儿子不对父亲的放荡行为负责，母亲也没有过错。"伊波利特热烈地尖叫道。

"看来更应该原谅……"公爵畏怯地说。

"公爵，您不仅天真，而且恐怕比天真还要进一步。"列别杰夫的外甥恶意地冷笑了一声。

“您有什么权利！”伊波利特用最不自然的尖嗓门喊道。

“没有任何权利，没有任何权利！”公爵急忙打断他说，“我承认，在这一点上您说得对。不过这是不由自主的，当时我立刻就对自己说，我个人的感情不应影响问题的解决，因为既然我已经承认自己出于对帕夫利谢夫的感情应该满足布尔多夫斯基的要求，那么不管情况如何，也就是说，不管我是否尊敬布尔多夫斯基先生，都应该满足。我之所以谈起这一点，诸位，是因为我仍然觉得儿子如此当众揭示自己母亲的隐私是反常的……一句话，主要是我因此而深信，切巴罗夫一定是个骗子，是他花言巧语怂恿布尔多夫斯基进行诈骗的。”

“这真令人无法容忍！”从他的客人们那边传来这样的喊声。几位客人甚至从椅子上跳起来。

“诸位！正因为如此，我就断定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无力自卫的人，是一个容易上骗子的当的人，因而我就更应该像帮助‘帕夫利谢夫之子’那样帮助他，——第一，反对切巴罗夫先生介入，第二，凭我的忠诚和友谊给以指导，第三，给他一万卢布。根据我的计算，这相当于当年帕夫利谢夫可能花在我身上的全部费用……”

“怎么！只给一万卢布！”伊波利特喊道。

“喂，公爵，您的算术很差，或者说，您的算术很高明，虽然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列别杰夫的外甥也喊起来。

“一万卢布我不同意收。”布尔多夫斯基说。

“安季普！同意吧！”拳击手在后面越过伊波利特的椅背迅速而清晰地低声指点道，“先同意收，以后再做计较。”

“您听着，梅什金先生，”伊波利特尖叫道，“您要明白，我们不是傻瓜，不是庸俗的笨蛋，大概您的所有客人和这些那么气愤地朝我们冷笑的女士，尤其是这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他

指了指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是这样认为的，对这位先生，我当然还没有和他结识的荣幸，但是好像听到过他的一些情况……”

“对不起，对不起，诸位，你们又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公爵激动地对他们说，“第一，凯勒先生，您在您的大作里对我的财产说得特别不准确：我根本没有得到几百万，我得到的也许只有您所推测的数目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第二，当年在瑞士，在我身上根本没有花几万卢布：施奈德每年只收到六百卢布，而且只是在头三年，而帕夫利谢夫从来没有到巴黎去请过漂亮的女家庭教师；这又是诽谤。照我的计算，花在我身上的，总数远远不到一万卢布，但是我决定拿出一万卢布，你们自己也会同意，即使我非常喜欢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但是作为偿还债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他更多的钱，单从礼貌出发我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我这是向他还债，而不是给他施舍。我不明白，诸位，你们怎么不懂这个道理！但是这一切我想在以后用我的友谊，用我对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命运的积极关心来补偿。他显然受了骗，因为如果没有受骗，他自己不会同意这种卑劣的做法，譬如今天在凯勒的文章里把他母亲的事公之于众……诸位，你们怎么又发火了！这样下去我们最终就完全不能相互理解了！可是事情不出我所料！现在根据亲眼所见我深信，我的猜测是对的。”公爵急切地进行劝说，想要使他们平静下来，却没有发现这反而使他们更加激动了。

“怎么？您深信什么？”他们几乎狂怒地朝他进逼过来。

“别这样，听我说，第一，我已经把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现在亲眼看到他是怎样一个人……这是一个单纯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欺骗他！他是一个无力自卫的人……因此我就应该原谅他；第二，我早已把这件事委托加夫

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办理，可是很久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因为我正在路上，后来又在彼得堡病了三天。现在，总共在一个钟头前，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突然告诉我，他已把切巴罗夫的意图全部弄清楚了，而且掌握了证据，切巴罗夫正是我推测的那种人。我也知道，诸位，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白痴，切巴罗夫根据我有轻易地把钱送人的名声，认为很容易骗我，而且正是想利用我对帕夫利谢夫的感情。但是主要的是，——请听我说完，诸位，请听我说完！——现在突然发现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根本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刚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把这一点告诉了我，并且向我保证说，他已得到了确凿的证据。不知你们觉得如何，须知在发生这一切之后简直什么也无法相信了！你们听：有确凿的证据！我还不相信，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还有怀疑，因为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没有告诉我全部细节，但是切巴罗夫是个骗子这一点，现在已毫无疑问了！他把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把你们这些出于侠义心肠前来支持你们的这位朋友（因为他显然需要有人支持，我也明白这一点！）的人全都骗了，使你们大家卷入到一个骗局之中，因为这实际上是诈骗！”

“怎么是诈骗！怎么不是‘帕夫利谢夫之子’？……这怎么可能！……”响起了一片叫喊声。布尔多夫斯基一伙人处于无法形容的慌乱之中。

“当然是诈骗！既然现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已不是‘帕夫利谢夫之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简直就是敲诈，（当然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话！）然而问题在于他受了骗，因此我才坚持认为他是无辜的；因此我才说他因头脑简单而值得怜悯，不能不给以支持；不然他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落得骗子的恶名。而我自己已经深信，他什么也不明白！我本人在去瑞士前也曾处于这种状态，也说话语无伦次，——有话想说，但是说不出来……我理解这一点；我可以表示深切的同情，因为我自己几乎也是这样的人，我可以这样说！最后，尽管现在已经不存在'帕夫利谢夫之子'，尽管这一切原来是一个骗局，我仍然不改变自己的决定，准备拿出一万卢布以表示不忘帕夫利谢夫之意。我在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提出要求之前曾想为纪念帕夫利谢夫把这一万卢布捐赠给学校，而现在无论是捐赠给学校还是给予布尔多夫斯基，反正都一样了，因为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即使不是'帕夫利谢夫之子'，那也几乎就是'帕夫利谢夫之子'，因为他本人受到了恶毒的欺骗；他真的认为自己就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诸位，请你们听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话，把这件事了结，不要生气，不要激动，请坐下！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现在就将对我们说明全部情况。我承认，我自己非常想知道所有的细节。他说，他甚至去过普斯科夫找您的母亲，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您的母亲根本不像别人叫您在文章里所写的那样已经去世了……请坐下，诸位，请坐下！"

公爵坐下了，并且再次劝说从座位上跳起来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一伙人坐下来。在最后的十分钟或二十分钟里，他说得慷慨激昂，嗓门很高，又急又快，说得来了劲儿，竭力想把所有人的说话声和喊叫声压下去，当然后来他对自己现在的一些脱口而出的话和推测深感后悔。假如别人不刺激他，不惹他生气，他就不会如此直言不讳地和匆忙地大声说出自己的某些猜测和多余的坦率的话。他刚一坐下，一种剧烈的悔恨刺痛了他的心。他当众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认为布尔多夫斯基也可能有他本人在瑞士治过的那种病，这就"得罪"了布尔多夫斯

基，除此之外，在他看来，提出把本来打算捐赠给学校的一万卢布像施舍一样给予布尔多夫斯基的做法也是粗鲁的和不慎重的，问题就在于他当众大声地宣布这个决定。“刚才应该等一等，到明天单独见面时给他，”他马上这样想道，“而现在大概已无法补救了！不错，我是白痴，真正的白痴!”他心里这样认为，感到羞愧和十分难受。

与此同时，在这之前一直待在一边一言不发的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听见公爵叫他说明情况，便走上前来，在公爵身旁站住，开始不慌不忙地和清楚地讲述办理公爵委托他的那件事的结果。人们霎时全都停止说话了。所有的人，尤其是布尔多夫斯基的那一伙，都好奇地听着。

第 九 章

“您当然不会否认，”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一开口就直接冲着布尔多夫斯基说道，后者正聚精会神地听他说，惊讶得朝他瞪着两只眼睛，显然处于十分慌乱之中。“您不会否认，当然也不愿郑重其事地否认，您是在您的可敬的母亲与您的父亲十等文官布尔多夫斯基合法结婚后整整两年才出生的。您的出生时间实际上很容易证明，因此在凯勒先生的文章里对这一事实的歪曲对您和对您的母亲来说都是很不愉快的，这种歪曲只能用凯勒先生的那种随心所欲的幻想来说明。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您的权利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从而帮助您维护自己的权利。凯勒先生说，他事先给您读过这篇文章，不过没有全读……毫无疑问，他给您读时没有读到这个地方……”

“确实没有读到，”拳击手打断说，“但是所有事实是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我的，于是我……”

“对不起，凯勒先生，”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阻止他说，“请让我往下讲。我向您保证，过一会儿一定会谈到您的文章，到那时您再做解释，而现在最好按顺序说。我在舍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普季岑娜的帮助下，完全偶然地从她的密友、寡居的女地主薇拉·阿列克谢耶芙娜·祖勃科娃那

里得到了已故的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在二十四年前从国外写给祖勃科娃的。我结识薇拉·阿列克谢耶芙娜后，按照她的指点，去找退役上校季莫菲·费奥多罗维奇·维亚佐夫金，此人是帕夫利谢夫先生的远亲，当年曾是他的好友。从维亚佐夫金那里我又得到了帕夫利谢夫的两封也是从国外寄来的信。根据这三封信，根据信中标明的日期和叙述的事实可以精确地、无可辩驳甚至无可怀疑地证明，当年帕夫利谢夫出国（他在国外一连住了三年）是在您出生前整整一年半的时候，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您知道您的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此时此刻我不打算读这些信。现在时间已经晚了，我只是宣布这个事实。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我们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哪怕明天上午也行，在我那里见面。您可以带上您的证人（来多少人都可以）和鉴定笔迹的专家来。您将不能不确信我讲的事实显然是真的，我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怀疑。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件事就不成立了，自然了结了。”

全场又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情绪激昂。布尔多夫斯基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如果是这样，我受骗了，受骗了，但不是受切巴罗夫的骗，而是早就受骗了；我不需要专家，不需要再见面，我相信，我放弃……我不要一万卢布……再见……”

他拿起帽子，推开椅子，想要走。

“如果可以的话，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低声地、和颜悦色地拦住他说，“那么请您哪怕再留五分钟。在这件事情上还发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对您来说尤其显得重要，这些事实至少是十分有趣的。在我看来，您不应该不了解这些事，如果问题完全弄清的话，您本人也许

会感到愉快些……”

布尔多夫斯基默默地坐下，稍稍低下头，仿佛陷入了沉思。列别杰夫的外甥本来已站起身准备陪他出去，这时也跟着他坐下来；这一位虽说没有着慌和失去勇气，但是看来不知所措。伊波利特紧皱双眉，愁容满面，似乎感到非常惊讶。不过在这时刻他咳嗽得很厉害，甚至手绢也被咯出来的血弄脏了。拳击手几乎给吓坏了。

“唉，安季普！”他痛苦地喊了一声。“记得那时候……前天……我曾对你说，你也许确实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

响起了一阵克制的笑声，有两三个人笑得比别人大声些。

“现在您说的这个事实，凯勒先生，”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接过来说，“极其重要。然而我根据最确切的材料完全有权肯定，布尔多夫斯基虽说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出生的时间，但是完全不知道帕夫利谢夫在国外居住的情况，而他在国外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回俄国通常只做短暂的停留。此外，当时出国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是一个二十多年后还能记得的重大事件，甚至对非常熟悉帕夫利谢夫的人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对当时尚未出生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了。当然，现在要进行调查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应当承认，我手里的材料是完全偶然地得到的，专门去找很可能找不到；因此，对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甚至对切巴罗夫来说，即使他们也想进行调查，这些材料确实几乎是无法得到的。但是他们也可能不想……”

“对不起，伊沃尔金先生，”伊波利特突然生气地打断他，“说这一大套废话（恕我直言）有什么作用？现在问题已弄清楚了，我们可以相信主要的事实，那么干吗还要继续说这些使人难受的和令人不快的话呢？您莫非想要夸耀一下您的调查手段的高明，在我们和在公爵面前显示一下您是一个出色的侦查

员和侦探？或者您想要原谅布尔多夫斯基并为他辩护，说他是因不了解情况才卷入此事的？不过这太无礼了，我的先生！布尔多夫斯基不需要您的辩护和原谅，希望您能知道这一点！他很难受，现在他本来就够不痛快的了，他的处境很尴尬，您应当想到这一点，懂得这一点……”

“够了，捷连季耶夫先生，够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最后终于打断了他的话头，“请您平静下来，不要让自己太激动了；您好像身体很不好？我向您表示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愿意的话，我马上就讲完，也就是说，我只好简单地讲一下这些事实，而我深信，完整地了解这些事实并不是多余的。”他发现全场出现某种好像急不可待的表现，便补充了一句，“我只想拿出证据并告诉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让他们都知道，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您的母亲之所以获得帕夫利谢夫的好感和关照，只是因为她是帕夫利谢夫刚进入青年时代就爱上的那个女仆的亲妹妹，他很爱那个姑娘。如果她不是突然得急病身亡的话，是一定会娶她为妻的。我有证据说明，这个家庭变故的事实是确凿可靠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完全被遗忘了。下面我可以说明，您母亲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时就被帕夫利谢夫先生作为亲戚收养，她得到了一大笔嫁妆，所有这些关怀在帕夫利谢夫众多的亲戚当中产生了令人非常不安的流言飞语；有人甚至以为他要娶自己收养的姑娘为妻，但是结果这姑娘爱慕土地测量官员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这一点我也可十分确切地加以证明），在十九岁那一年嫁给了他。这里我收集了几份非常确切的材料，可以证明您的父亲，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根本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得到您母亲的一万五千卢布嫁妆后，辞去了公职，开始经商，被人骗了，丢掉了本钱，经不住打击，便开始酗酒，因而得了病，终于在与您母亲

结婚后的第八年过早地去世了。您母亲亲口说过，后来她生活贫困，假如不是帕夫利谢夫经常给予慷慨的帮助，每年接济六百卢布，她肯定早完了。还有无数的证据证明，您还是孩子的时候，帕夫利谢夫特别喜欢您。根据这些证据，同时又根据您母亲的证言可以断言，他之所以喜欢您，主要是因为您在童年时口齿不清，看起来像一个残疾人，是一个可怜的、不幸的孩子（我根据确凿的证据得出结论，认为帕夫利谢夫一生对被压迫的和先天有缺陷的一切，尤其是对这样的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惜之情，——我深信，这个事实对我们这件事来说特别重要）。此外，我可以夸耀我对这样一个主要事实的调查极为精确，那就是帕夫利谢夫特别喜欢您（由于他的努力，您上了中学，并且在学习时受到了特殊的照看），这使得他的亲戚和家人逐渐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开始认为您是他的儿子，而您的父亲则是一个名义上的丈夫。但是主要问题在于，这个想法只是到了帕夫利谢夫晚年才固定下来，从而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确信不疑的观念，因为那时大家都为遗嘱担心，因为最初的事实已被遗忘，而调查又无法进行。毫无疑问，这个想法也传到了您那里，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并且完全支配了您。我曾荣幸地认识您的母亲，她虽然知道这些流言飞语，但是至今甚至不知道（我也对她隐瞒了）您——她的儿子——也受这种流言的迷惑。我在普斯科夫见到您的可敬的母亲时，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她正有病，并处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她在帕夫利谢夫死后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她流着感激的眼泪告诉我，她全靠您和您的帮助才活在世上；她对您的未来寄予厚望，并热烈相信您在将来会事业有成……”

“这简直叫人受不了！”列别杰夫的外甥突然大声地和不耐烦地说道，“讲这整个故事干什么？”

“令人厌恶而且不成体统！”伊波利特使劲地动了一下说。但是布尔多夫斯基什么也没有察觉，甚至没有动一下。

“干什么？为了什么？”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故作惊讶，同时刻毒地准备说出自己的结论，“第一，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现在可以完全相信，帕夫利谢夫喜欢他是出于恻隐之心，而不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这一事实布尔多夫斯基必须知道，因为刚才在读完那篇文章后他曾确认和赞同凯勒先生的话。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您是一个高尚的人，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第二，现在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丝毫的敲诈勒索，就连切巴罗夫也没有这个意思；这一点甚至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公爵刚才一时激动曾经提到，似乎我也认为在这个不幸的事件中有敲诈勒索的意图。这里正好相反，有关各方都深信不疑，虽说切巴罗夫可能确实是个大骗子，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只不过是个刁钻的讼棍、书吏和牟利者罢了。他作为一个律师希望挣一笔大钱，他的算盘不仅打得精细和高明，而且正确无误；他的算计基于公爵仗义疏财，基于公爵对已故的帕夫利谢夫的感激和尊敬之情；此外，这种算计还基于（这是最重要的）公爵对待名誉和良心的问题上颇有骑士遗风这一点。至于说到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本人，那么甚至可以说，他由于自己有某些定见，便受到切巴罗夫和他周围的那伙人的影响，他在开始做这件事时几乎完全不是为了谋取利益，而几乎把它看做为真理、进步和为人类服务的行动。现在讲明事实后，大家想必都已清楚地知道了，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尽管给人以各种假象，毕竟是一个正派的人，公爵现在会比刚才更快和更加乐意地向他提供友好的支持，给予刚才在说到学校和帕夫利谢夫时提到的那种积极的帮助。”

“别说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别说了！”公爵

喊道。他真的惊慌失措了，但是为时已晚。

“我已说过，我已说了三遍，”布尔多夫斯基生气地喊道，“我不要钱！我不收……这是为什么……我不要……去它的！……”

他几乎要从凉台上跑下去。但是列别杰夫的外甥抓住了他的一只手，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迅速返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没有封口的大信封，把它扔在公爵身旁的小桌子上。

“这就是钱！……您竟敢……竟敢……钱！……”

“这是您通过切巴罗夫作为施舍送给他的二百五十卢布。”多克托连科解释道。

“文章里说的是五十卢布！”科利亚喊了一声。

“是我的不是！”公爵走到布尔多夫斯基跟前说，“我很对不起您，布尔多夫斯基，但是请相信，这钱我不是作为施舍给您的。我现在也有错……我刚才也不对。（公爵心情很不好，一副疲惫和软弱无力的样子，说话不大连贯。）我说了诈骗……但这说的不是您，我错了。我说过，您……像我一样，是一个病人。但是您不像我那样，您……教课，赡养母亲。我说过，您败坏了您母亲的名声，但是您爱她；她自己说……我在这之前并不知道……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刚才没有全告诉我……我有错。我斗胆提出要给您一万卢布，但是我做得不对，这件事不应这样做，而现在……不行了，因为您鄙视我……”

“这简直是疯人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喊叫起来。

“当然是疯人院！”阿格拉娅忍不住尖刻地说道，但是她的话淹没在全场的喧哗声中了。大家都大声说话，议论纷纷，有人在争论，有人笑着。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叶潘钦气愤到了极点，他摆出尊严受到损害的样子等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

娜出来。而列别杰夫的外甥插进了一段最不客气的话：

“是的，公爵，应当替您说句公道话，您的确很会利用您的……这么说吧，您的病（为了说得有礼貌些）；您用如此巧妙的方式提供您的友谊和金钱，使得现在一个高尚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加以接受。这要么是太天真了，要么是太滑头了……不过您自己心里更明白。”

“对不起，诸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这时打开装钱的信封喊道，“这里根本不是二百五十卢布，总共只有一百。我这样做，公爵，是为了不发生误会。”

“算了，算了。”公爵朝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连连挥手道。

“不，不能‘算了’！”列别杰夫的外甥立刻抓住不放，“公爵，您说‘算了’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并不躲躲闪闪，我们公开宣布：这里只有一百卢布，而不是全部的二百五十，难道这不是都一样的吗……”

“不，并不都一样。”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装出天真的困惑不解的样子插进来说。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我们并不是您想象的那种傻瓜，律师先生，”列别杰夫的外甥带着愤恨和气恼喊道，“当然，一百卢布不是二百五十卢布，并不都一样，但是重要的是原则；这里主动性很重要，至于缺一百五十卢布，那只是个小问题，重要的是布尔多夫斯基不接受您的施舍，公爵大人。他把钱当面扔还给您，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一百还是二百五十，都是一样的。布尔多夫斯基不接受一万卢布，这您看到了；倘若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么他就连一百卢布也不会带来！那一百五十卢布用作切巴罗夫拜访公爵的路费了。你们可以笑我们笨手笨脚，不会办事；你们本来就竭力想使我们成为可笑的人；但是

不许你们说我们不诚实。这一百五十卢布，阁下，我们大家将凑起来还给公爵；哪怕一卢布一卢布地还，也要连本带息还清。布尔多夫斯基很穷，布尔多夫斯基没有几百万，而切巴罗夫去找公爵后开来一份账单。我们曾指望能打赢官司……有谁处在他的地位上会不这样做呢？”

“怎么这样说？”Щ.公爵大声嚷道。

“我这就要发疯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喊了一声。

“这不禁使我想起，”长时间站在那里观察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笑了起来，“不久前一位律师的一篇著名的辩护词，他搬出他的那个谋财害命、一下子杀了六个人的当事人的贫穷作为要求宽恕的理由，突然做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我的当事人是由于贫穷产生了杀死六个人的念头，可是有谁处在他的地位上不会产生这个念头呢？’[①] 大意如此，不过非常滑稽可笑。”

“够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几乎气得发抖，突然宣布道，“这种胡言乱语该停了！”

她处于极度愤激之中；她威严地仰起头，带着高傲、暴躁而又急切的挑战神情，用闪闪发亮的目光把所有人扫视了一遍，在这时刻未必能够分清朋友和敌人。她克制怒火克制了很久，但终于爆发了出来，这时立刻投入战斗，赶紧朝某个人猛扑过去，成为她的主要愿望。了解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人感觉到，她发生了某种特殊的情况。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第二天对Щ.公爵说，“她常有这种情况，不过达到像昨天那样的程度，却是少见的，大约三年有这样一次，但是决不会再多！决不会再多！”他为了让人正确理解他的话，补充了一句。

---

① 此处指中学生戈尔斯基杀死热马林一家六口案。

“够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别管我！”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喊道，“您现在干吗把胳膊伸给我？刚才您没有能把我带走；您是丈夫，一家之主；如果我不听您的话，不肯走，您本该揪住我这傻瓜的耳朵把我拉出去。您哪怕也该为女儿们着想！现在没有您我们也能找到路，这种耻辱够我们受一年的……等一等，我还要向公爵表示感谢哩！……公爵，谢谢您的款待！而我居然坐下来听年轻人说话……这真低级，下流！乱七八糟，不成体统，就连做梦也不会梦见！难道这样的人现在很多吗？……住嘴，阿格拉娅！住嘴，亚历山德拉！不干你们的事！……不要在我身边转悠，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您让我讨厌了！……这么说，亲爱的，你还请求他们原谅，”她又接着对公爵说，“说什么‘我有错，我斗胆提出要给您钱’……你这个吹牛皮的浑小子，笑什么！”她突然对列别杰夫的外甥发起攻击，“还说什么‘我们不收钱，我们是要求，而不是请求！’好像不知道这个白痴明天就会再去找他们，向他们表示友谊和送钱给他们似的！你会去吗？去还是不去？”

“我会去的。”公爵温顺地低声说道。

“听见了吧！这就是你所指望的，”她又转身对多克托连科说，“现在这钱简直就跟已经装在你兜里一样了，所以你就吹牛皮，想糊弄我们……不，亲爱的，你去找别的傻瓜吧，我可把你们看透了……看清了你们的整套把戏！”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公爵喊道。

“咱们离开这里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早就该走了，把公爵也带走。”Щ.公爵微笑着，尽可能平心静气地说。

小姐们站在一边，几乎吓坏了，将军也心惊胆战；大家普遍感到吃惊。几个站得比较远的人暗笑着，窃窃私议；列别杰夫的脸上流露出极其高兴的表情。

“不成体统和乱七八糟的现象到处都有，太太。”列别杰夫的外甥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不过他显得有些困惑不解。

“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老弟，不像你们现在这样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好像歇斯底里发作一样，幸灾乐祸地接过来说，“你们不要管我，好不好？”她朝劝说她的人喊道，“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既然您自己刚才说，就连辩护人在法庭上都宣称，因为穷杀死六个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那么这真是末日到来了。这样的话我还没有听说过。现在我什么都弄清楚了！这个口齿不清的人（她指了指这时大惑不解地看着她的布尔多夫斯基）难道不会杀人？我可以担保，他会杀人的！他大概不会收下您的一万，大概因为问心有愧而不收，而夜里他会来杀死您，把钱从钱匣子里拿走。问心无愧地拿走！这对他来说并不可耻！这是‘高尚的绝望的发作’，这是‘否定’或鬼知道的什么……呸！一切都颠倒了，大家都脚朝天走路了。一个姑娘本来好端端的待在家里，突然在大街上跳上一辆轻便马车说：‘妈妈，我前几天已嫁给了某个卡尔雷奇或伊万内奇，别了！’① 在您看来，这样做好吗？值得尊重吗？自然吗？这是妇女问题？瞧，就连这小子（她指了指科利亚）前几天也争论说，这就是‘妇女问题’。即使母亲是傻瓜，你仍然应该关心体贴呀！……你们刚才为什么翘起脑袋进来？‘别靠近’：我们来了。‘给我们所有权利，不许你在我们面前吱一声。你要对我们表示甚至从未有过的敬意，而我们要把你当做一个最下等的奴仆来对待，甚至更坏！’他们口口声声说在寻找真理，维护权利，而自己却像异教徒那样在文章里

① 这里影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薇拉·巴夫洛芙娜与母亲告别的场面。

对它大肆诽谤。‘我们提出要求，而不是请求，您不会听到我们说一句感激的话，因为您是为了使自己问心无愧才这样做的！’这是什么话：既然你没有什么感激的意思，那么公爵也可以回答你说，他对帕夫利谢夫也没有任何感激之情，因为帕夫利谢夫做好事也是为了使自己问心无愧。可是你所指望的正好只是他对帕夫利谢夫的感激上：要知道他没有向你借过钱，没有欠你的债，你不指望他的感激之情又指望什么呢？你自己怎么能不承认这种感情呢？真是一些疯子！他们认为社会是野蛮的和不人道的，因为它羞辱一个受骗的姑娘。然而既然你认为社会是不人道的，因而也就承认社会给这个姑娘造成了痛苦。既然她感到痛苦，那么你自己怎么又在报上当着这个社会的面出她的丑，同时又要求她对此不感到痛苦？真是疯子！一群欺世盗名之徒！你们不信上帝，不信基督！因为虚荣心和高傲把你们蛀蚀了，最后你们会互相争吵不休，我可以对你们做这样的预言。这不是混乱，不是一团糟，不是无理取闹又是什么呢？而在这之后，那个不要脸的人还一个劲儿地请求他们原谅！你们这样的人多吗？你们笑什么？笑我和你们在一起丢了自己的脸？既然已丢了脸了，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别在我这里冷笑，坏东西！（她突然向伊波利特发起攻击。）自己气都快喘不过来了，还在教别人学坏。你把这个孩子（她又指了指科利亚）教坏了；他一味胡言乱语地夸你，你教他无神论，你不信上帝，你这样的年纪，还可以揍你一顿屁股，亲爱的先生，去你们的吧！……这么说，公爵，你明天还去找他们，还去？”她又问公爵，这时几乎喘不过气来。

“还去。”

“那么从此之后我就不想认识你了！”她很快转身要走，但又突然返回来，“你也去找这个无神论者？”她指了指伊波利

特，“你干吗朝我冷笑!”她似乎很不自然地喊了一声，因受不了伊波利特刻毒的冷笑突然朝他扑过去。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四面八方一下子喊了起来。

“Maman，这多不好意思呀!”阿格拉娅大声喊道。

“您放心，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伊波利特镇静地说道，这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已跳到他跟前，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不知为什么紧紧抓住不放；她站在他面前，用发狂的眼神盯住他。“您放心，您的 maman 会看清楚，不能朝一个快要死的人扑过来……我准备解释一下我为什么笑……如得到许可，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这时他突然非常厉害地咳嗽起来，整整一分钟都未能止住。

“人都快要死了，还夸夸其谈!”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放开他的胳膊喊道，这时几乎惊恐地看着他擦去自己嘴唇上的血。“你怎么还可以说话！你应当去躺下才是……”

“我会这样做的，”伊波利特平和地哑着嗓子回答道，声音低得几乎像耳语一样，“我今天一回家，马上就躺下……我知道，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死了……上星期 Б——н[①] 亲口对我说的。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在临别之际对您说两句话。”

“你疯了还是怎么的？真是胡诌！你应当治病，现在还说什么话！去吧，去吧，快去躺下！……”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惊恐地喊道。

“我一躺下，一直到死就起不来了，”伊波利特笑了笑，

---

① 指著名内科医生鲍特金（1832—1889)。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他那里就医。

“我昨天已经想这样躺下，一直到死都不起来，可是决定推迟到后天，趁两条腿还站得住……今天和他们一起到这里来……可是太累了……”

“你坐下，你坐下，干吗还站着！给你椅子。”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急忙起来，亲自把一把椅子挪到他跟前。

“谢谢您，”伊波利特低声接着说，“请您坐在对面，咱们谈一谈……咱们一定要谈一谈，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现在我坚持这一点……”他又朝她笑了笑，“请您想一想，今天我是最后一次到外面来和人们在一起，而两个星期后我肯定就要入土了。这就是说，这就像跟人们和大自然告别。我虽然并不那么多愁善感，可是试想，我对这一切都发生在帕夫洛夫斯克感到很高兴，不管怎么说，总可以看一看披上绿叶的树木。”

“现在还谈什么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愈来愈害怕了，“你全身都在发烧。刚才你还尖声喊叫，现在连气都快喘不过来了，眼看要憋死了！”

“现在我休息一会儿。您干吗不愿满足我最后的愿望？……您知道吗，我早就希望能想个办法跟您认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您的情况我听说过很多……是听科利亚说的；要知道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把我丢开不管……您是一个古怪的、与众不同的女人。我现在亲眼看见了……您知道吗，我甚至曾经有点儿喜欢您呢。”

“我的上帝，说实话，我差一点儿揍了他。”

“是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阻止了您；我没有弄错吧？这位就是您的女儿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吧？她长得那么漂亮，我刚才第一眼就猜出是她，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她。能让我在一生中最后一次瞧一瞧这个美人也是好的，”伊波利特有些不好意

思地佯笑了一下，“瞧，公爵也在这里，还有您的丈夫，大家都在，您干吗不肯满足我最后的愿望呢？”

“拿椅子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喊了一声，但自己抓了一把椅子，在伊波利特对面坐下。“科利亚，”她吩咐道，“马上跟他一起走，送送他，明天我一定亲自……”

“如果您允许的话，那么我想向公爵要一杯茶喝……我太累了。我说，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看来您想把公爵带回府上去喝茶；请您留在这里吧，咱们一起待一会儿，公爵肯定会请我们大家喝茶的。请原谅我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我了解您，您心肠好，公爵也一样……我们大家都善良到可笑的程度……”

公爵忙碌起来，列别杰夫撒腿跑出房间，薇拉也跟着他跑了。

“说得对，”将军夫人断然说道，“不过你说话小声点，不要说起劲了没个完。你引起了我的怜悯……公爵！你本来不必留我在你这里喝茶，既然如此，我留下来，然而我不向任何人道歉！不向任何人！胡诌！……可是，假如我确实把你大骂了一顿，公爵，那么请你原谅，——不过随你的便。我不想阻拦任何人，”她突然怒气冲冲地对丈夫和女儿们说，好像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对不起她的事情似的，“我一个人也回得了家……”

但是人们没有让她把话说完，大家都走上前去把她围住。公爵立刻恳请所有的人留下来喝茶，并且对至今没有想到这一点表示歉意。就连将军也很客气，他喃喃说了几句请他不必介意的话，并且体贴地问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待在凉台是否觉得有点凉？他甚至差一点儿要问伊波利特是否早已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问出口。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Щ.公爵突然变得特别客气和愉快，阿杰莱达和亚历山德拉仍然还有点惊

讶，但是脸上流露出了高兴的神情。总之，大家看到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紧张局面过去了，显然都很高兴。只有阿格拉娅一个人双眉紧皱，默默地在远处坐下。其余的人全都留了下来，谁也不想走，甚至包括伊沃尔金将军在内，不过列别杰夫顺便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可能令人不甚愉快的话，因为将军立即溜到角落里去了。公爵走到布尔多夫斯基一伙人跟前，逐个邀请他们留下喝茶。他们紧绷着脸嘟囔说，他们打算等一等伊波利特，说完立刻退到凉台最远的角落，又在那里并排坐下。列别杰夫大概早就给自己准备好了茶水，因为马上端了出来。这时时钟敲响了十一点。

第十章

伊波利特用薇拉·列别杰娃递给他的一杯茶水润了润嘴唇，就把杯子放在小桌子上，突然好像不好意思起来，几乎很难为情地看了看四周。

"请看这些茶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他有点古怪地急忙说道，"这些瓷杯看来是上等的瓷器，一向锁在列别杰夫的玻璃柜里，从来不用……这是他妻子的陪嫁……他们家有这个规矩……现在他拿出来给我们用了，是为了表示对您的敬意，当然他非常高兴……"

伊波利特还想再说几句，但是不知说什么好。

"总算感到不好意思了，我就料到他会这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在公爵耳边低声说，"这可是很危险的，是吧？这是最可靠的迹象，表明现在出于恶意会做出某种出圈的事来，恐怕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会坐不住的。"

公爵用疑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您不害怕出圈的事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接着问了一句，"我也不怕，甚至还愿意见识见识：说实在的，我就希望我们可爱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受到惩罚，而且一定要在今天，要在此时此刻；见不着我就不愿意离开。您好像在发

烧。”

“以后再说，别打岔。是的，我不舒服。”公爵心不在焉地、甚至不耐烦地回答道。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伊波利特正在讲他。

“您不相信？”伊波利特歇斯底里地笑着，“就应该这样，而公爵一下子就会相信，并且丝毫也不会感到奇怪。”

“你听见了吗，公爵？”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朝他转过身来问道，“听见了吗？”

周围的人都在笑。列别杰夫慌忙往前凑，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面前转来转去。

“他说，这个装腔作势的家伙，你的房东……曾给那位先生修改稿子，就是刚才读过的那篇关于你的文章。”

公爵惊奇地瞧了瞧列别杰夫。

“你为什么不说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甚至跺了一下脚。

“那有什么可说的，”公爵喃喃道，他继续端详着列别杰夫，“我已知道他修改过。”

“是真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迅速转过身来问列别杰夫。

“完全是真的，将军夫人阁下！”列别杰夫用一只手摁住心口，坚决地、毫不犹豫地说。

“好像是在夸耀自己！”她差一点儿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卑鄙，我卑鄙！”列别杰夫嘟囔起来，开始捶自己的胸脯，头垂得愈来愈低。

“你卑鄙与我有何相干！他以为只要说一声‘我卑鄙’，就可脱身了。我再说一遍，公爵，你跟这样的小人交往不觉得害臊吗？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公爵会原谅我的！”列别杰夫深信不疑而又非常感动地说道。

“纯粹是由于讲义气，”凯勒突然跑过来直接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提高嗓门大声说，“纯粹是由于讲义气，太太，为了不出卖名声不好的朋友，我刚才隐瞒了有人修改过文章的事，尽管此人提出要把我们推下楼梯，这您都听见了。为了恢复事实真相，我承认我确实找过他，给了他六个卢布，但绝不是请他给文章润色，实际上是去了解我多半不知道的事实，因为他知道内情。关于鞋罩，关于住在瑞士教授家时的胃口，关于给了五十卢布、而不是给二百五十这件事，总之，整个这一组材料，这一切都是他提供的。他收了六个卢布，但是没有给文章润色。”

“我应该指出，”列别杰夫在不断扩展的笑声中，迫不及待而又闪烁其辞地打断他说，“我只修改了文章的第一部分，由于到了文章中间我们有了不同意见，并为一个想法发生了争论，我就没有修改第二部分了，因此那里所有文理不通的地方（那一部分确实文理不通！）已不能由我负责了……”

“瞧他操心的就是这个！”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喊道。

“请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对凯勒说，“文章是在什么时候修改的？”

“昨天上午，”凯勒回答道，“我们见了一次面，双方保证对此保守秘密。”

“这正是他趴在你的面前，向你表示忠诚的时候！唉，卑鄙的小人！我不要你的普希金文集了，你的女儿也别再登我的门！”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想要站起来，但是突然怒气冲冲对笑着的伊波利特说：

“你怎么啦，亲爱的，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受人耻笑?”

“我的上帝，根本没有的事，”伊波利特强笑着说，“但是我最感惊奇的是您那非常古怪的性格，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我承认，我是故意引出关于列别杰夫的话题的，我知道这会对您起作用，只对您一个人起作用，因为公爵确实是会原谅的，而且大概已经原谅了……甚至在脑子里已找好了原谅的理由，是这样的吧，公爵，我说得对吗?”

他喘不上气来了，他每说一句话，就奇怪地变得更加激动起来。

“什么?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生气地说，对他说话的口气感到很惊讶。“你想说什么?”

“关于您的情况我已听说过很多，都属于这一类事……非常高兴……我已完全学会了尊敬您。”伊波利特接着说道。

他说的是一件事，但是仿佛想用同一些话来说明完全是另一件事。说话时带着嘲笑的口气，同时激动得很不相称，疑神疑鬼地四处张望，显然每句话都有些颠三倒四，说得局促不安，因此所有这一切连同他那副痨病鬼的模样和他那闪闪发亮、似乎气愤若狂的目光，不由得继续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

“我不谙世故（我承认这一点），我感到惊奇的是，您不仅自己留下来跟我们这些您认为不体面的人待在一起，而且也把这些……小姐留下来听这件丑闻，虽然所有这样的事她们在小说里都读到过了。不过我也许不知道……因为弄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说，除您之外，谁还能……答应一个毛孩子（是的，是毛孩子，我再次承认）的请求……留下来与他一起共度这个夜晚，并且……参与一切……不担心……第二天会感到羞愧……（不过我同意，我说得词不达意。）我非常赞赏这一切，并表示深深的敬意，虽然从您的丈夫将军阁下的脸上可以看

出，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很不愉快的……嘿——嘿！”他嘿嘿地笑了起来，说话完全颠三倒四了，并且剧烈地咳嗽起来，以至约莫有两分钟无法继续说下去。

“甚至气都喘不过来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冷淡而生硬地说，同时严厉而好奇地端详着他。“好了，可爱的孩子，跟你聊够了。该回家了！”

“请允许我，先生，对您说一说我的看法，”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忍无可忍，突然怒气冲冲地说，“我的妻子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和邻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这里，不管怎么说，年轻人，用不着您来评判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行为，同样也轮不到您来当面议论我脸上的表情如何。是这样的，先生。我的妻子之所以留在这里，”他继续说道，几乎每说一句话火气就增加一分，“那多半是由于惊奇和大家都理解的当代人的好奇心，想看一看古怪的年轻人。我自己也留了下来，就像有时我在街上看见有可以一看的东西时停住脚步一样，就像……就像……就像……”

“就像看稀罕的东西一样。”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提示说。

“好极了，对极了，”有些弄不清打什么比方才好的将军大人高兴起来，“就像看稀罕的东西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最使我感到惊奇并且甚至感到伤心的是，如果根据语法可以这样说的话，年轻人，您甚至不懂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现在之所以留下来跟您在一起，是因为您有病——如果您确实快要死了的话，可以说是出于同情心，是由于您说的那些可怜的话，先生，任何脏话无论如何也不能玷污她的名声、品德和身份……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满脸通红的将军最后说，“如果你想走，咱们就跟好心的公爵告辞吧，并且……”

“感谢您的教导，将军。”伊波利特突然打断他的话，若有

所思地看着他，严肃地说。

“咱们走吧，maman，还磨蹭什么呢！”阿格拉娅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耐烦和生气地说。

“再待两分钟，亲爱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如果你允许的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充满自尊地转身对丈夫说，“我觉得他浑身在发烧，简直是在说胡话；根据他的眼神我深信这一点；不能这样撇下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他能在你这里住一夜，今天不把他送回彼得堡去吗？Cher prince[①]，您觉得无聊吗？”她不知为什么突然对Щ.公爵说。“到这里来，亚历山德拉，你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一下，我的孩子。”

她给女儿整理了一下根本无须整理的头发，吻了吻她：就为了这个才把她叫过来的。

“我认为您是能够变得更加通情达理的……”伊波利特脱离若有所思的状态，又开始说起来，“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话，”他高兴起来，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布尔多夫斯基真心想保护自己的母亲，难道不是吗？而结果却使她丢了脸。公爵想要帮助布尔多夫斯基，诚心诚意地向他提供自己深厚的友谊和金钱，也许你们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这一个人不厌恶他，而现在他们两人却像真正的冤家对头一样，相互对立……哈——哈——哈！你们大家都恨布尔多夫斯基，因为在你们看来他对待自己母亲的态度不够体面和高雅，是这样吧？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你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形式上的体面和高雅，你们只讲究这些，不是吗？（我早就猜想你们只讲究这些！）那么你们要知道，你们当中也许没有一个人像布尔多夫斯基那样爱自己的母亲！公爵，我知道您和加涅奇卡一起已悄悄地送钱给布尔多

① 法文：亲爱的公爵。

夫斯基的母亲了。我可以打赌，布尔多夫斯基现在就会责备您不讲究形式和不尊重他的母亲，真的是这样，哈——哈——哈！”

这时他又喘不过气来了，开始咳嗽起来。

“喂，就这些？现在全都说了？那就去睡觉吧，你在发高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很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一直用不安的目光看着他。“唉，上帝！他还在说！”

“您好像在笑，是吧？您干吗总是笑我呢？我发现您总是在笑我，是不是？”伊波利特突然不安和生气地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后者确实在笑。

“我只是想问您，伊波利特先生……对不起，我忘记了您的姓。”

“捷连季耶夫先生。”公爵提示说。

“是的，捷连季耶夫，谢谢您的提示，公爵，刚才有人说过，但是我忘得一干二净……我想问您，捷连季耶夫先生，我曾听说，您认为您只要站在窗口跟外面的老百姓讲一刻钟，他们马上就会同意您说的一切，并且立刻跟您走，① 这是真的吗？”

“我很可能说过……”伊波利特回答道，仿佛在回想什么。“肯定说过！”他突然加了一句，又活跃起来，而且用坚定的目光看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眼。“从中又能得出什么呢？”

“什么也得不出；我只是听一听，以补所了解情况之不足。”

---

① 这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射。作者在 1886 年 4 月 25 日给米·卡特科夫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我们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他只要跟老百姓谈一刻钟的话，他就会立刻说服他们转向社会主义。”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不再说了，但是伊波利特仍然看着他，急不可耐地期待着什么。

“喂，怎么啦，说完了吗？”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快点说完，老弟，他该睡了。要不你是不知道如何结束吧？”（她懊恼极了。）

“我好像非常愿意再补充几句，”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笑着继续说道，“我从您的伙伴那里听到的一切，捷连季耶夫先生，还有您刚才以无可置疑的才华讲述的一切，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权利压倒一切论，首先讲的是权利，而置一切于不顾，甚至排除其他的一切，说不定甚至不先研究一下权利是什么。我也许说错了吧？”

“当然说错了，我甚至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往下还有什么？”

从角落里也传来了窃窃私语声。列别杰夫的外甥低声地嘟囔了一句。

“是的，往下几乎没有什么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接着说，“我只想提出，由此可能直接跳到使用暴力的权利上去，也就是跳到可以凭一个人的拳头和个人意愿行事的权利上去，过去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这样了结的。蒲鲁东曾讲过使用暴力的权利①。在美国战争② 期间，许多最先进的自由派发表的观点是有利于种植场主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黑奴就是黑奴，比白种人低一等，因而使用暴力的权利应属白种人……”

---

① 蒲鲁东（182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蒲鲁东曾在他的《战争与和平》（1861）一书中讲过颂扬暴力的话，此书俄译本出版后，曾引起热烈争论。

② 指美国 1861 年至 1865 年的南北战争。

“是吗?”

“就是说，因此您不否定使用暴力的权利?”

“还有什么?”

“您倒是始终如一的；我只想指出，使用暴力的权利与老虎和鳄鱼的权利，甚至与达尼洛夫和戈尔斯基相距并不远。”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伊波利特很勉强地听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他虽然也对说话的人说一句“是吗”和“还有什么”，那看来也主要由于谈话中已养成的老习惯，而不是由于他在注意听和出于好奇。

“往下再也没有了……就这些。”

“不过我并不生您的气，”最后伊波利特突然出人意料地说，并且看来并不是完全有意识地伸出手，甚至带着微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起初感到惊讶，但是仍以十分严肃的态度碰了碰朝他伸过来的手，仿佛是在接受宽恕似的。

“我不能不补充说一句，”他用同样的又像尊敬又不像尊敬的口气说，“我感谢您容我说话的气量，因为根据我的多次观察，我们的自由派人士从来都不能允许任何人有自己特殊的信念，会立即用辱骂回击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或者甚至更坏……”

“这一点您说得完全正确。”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他背着手，带着极其无聊的样子退到凉台的出口，在那里懊恼地打了个哈欠。

“好了，你够了，老弟，”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对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你们都叫我听烦了……”

“到时候了，”伊波利特突然忧心忡忡地、几乎惊恐不安地

站起来，慌张地看看四周，“我耽误你们了，我想把所有的话都说给你们听……我想，大家……最后一次……这是幻想……”

可以看得出，他的活跃是阵发性的，他突然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脱离了几乎是真正的谵妄状态，完全清醒地突然想起什么并开始说话，他的话大多是断断续续的，也许是在他长时间卧病在床寂寞孤独的时刻，在不眠之夜里早就想好和记熟了的。

“好吧，再见了！”他突然生硬地说，“你们以为我对你们说一句‘再见了’很轻松吧？哈——哈！”他懊恼地对自己提出的这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冷笑了一声，突然好像因为他未能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而生气似的，大声地和怒气冲冲地说，“将军阁下！敬请您参加我的葬礼，如果肯屈尊前来的话，同时……诸位，也请大家跟将军一起光临！……”

他又笑了起来；但这已是狂人的笑声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惊恐地朝他走过去，抓住他的一只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还那样笑着，不过这种笑已不再持续，它似乎停住并凝结在脸上了。

“您可知道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看树的吗？就是这些树……（他指了指公园里的树）这可笑吗？可是这里没有任何可笑之处，是吗？”他严肃地问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突然沉思起来；然后，过了一会儿，抬起头，眼睛开始好奇地在人群里寻找。他在寻找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后者仍站在右面很远的那个地方，但是他忘记了，在四周找来找去。“啊，您没有走！”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您刚才一直嘲笑我，说我想要站在窗口讲一刻钟的话……您知道吗，我不是十八岁：我靠在这个枕头上躺了这么多年，我从这个窗户看窗外看了这么多年，思

前想后这么多年……想到过所有的人[①]……还有……死人是没有年龄的，这您是知道的。我在上星期夜间醒来时想到了这一点……您知道您害怕的是什么吗？您尽管鄙视我们，但是最害怕我们的真诚！这一点我在那天夜里靠在枕头上想到过……您是否以为刚才我想嘲笑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不，我没有嘲笑您，我只是想夸奖您……科利亚说过，公爵把您称为孩子……这很好……是的，我倒是……还想说点儿什么……”

他用双手捂住脸，陷入了沉思。

“对了，刚才当你们告辞时，我突然想道：瞧这些人，从此永远也见不着他们了，永远见不着了！这些树也一样，——能见到的只是一堵墙，梅耶尔家的红墙……在我的窗户的对面……那就对他们讲讲这一切吧……试着讲一讲吧；瞧这个美人……可是你是个死人，那你就说自己是死人，就说‘死人什么都可以说’[②]……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不会骂的[③]，哈——哈！你们没有笑吧？”他用不信任的目光朝所有的人扫视了一周，“你们知道，我靠在枕头上躺着时产生过很多想法……你们知道，我相信大自然是非常喜欢捉弄人的……你们刚才说我是无神论者，可是你们知道吗，这大自然……你们干吗又笑了？你们太残酷了！”他突然环视着大家，又忧郁又气愤地说，“我没有教科利亚学坏。”他最后仿佛突然想起什

① 这里伊波利特讲他就生活中的各种感受来说，他已大大超过他的实际年龄。

② 此话出处不详。

③ 这句话由格里鲍耶多夫的《智慧的痛苦》中法穆索夫的最后一段独白演变而成。原话是：“啊！我的上帝！公爵夫人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会说什么呢！”（见该书第4幕，第15场）

么似的，用另一种严肃而又坚信不疑的口气说道。

“这里没有任何人笑你，没有任何人这样做，放心吧！”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几乎在忍受折磨，“明天将新来一位大夫；你的那位大夫诊断错了；快坐下吧，你都站不住了！还在说胡话……唉，现在拿他怎么办呢？”她张罗着，扶他坐到安乐椅上。一颗泪珠在她一边脸颊上闪了一下。

伊波利特仿佛几乎愣住了，他抬起一只手，胆怯地伸过去碰到了那颗泪珠。他像孩子似的笑了笑。

“我……对您……”他开始高兴地说道，“您不知道我对您……他总是那么眉飞色舞地谈论您，我说的就是他，科利亚……我喜欢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没有教他学坏！我只把他留在身边……我曾想把所有的人都留下，所有的人，——但是没有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我曾想干一番事业，我有过这样的权利……啊，我曾想做多少事啊！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要，我给自己许下诺言不要任何东西；就让人们撇开我去寻找真理吧！是的，大自然是喜欢捉弄人的！它为什么，”他突然热烈地接下去说，“它为什么要创造出万物之灵，然后又来嘲笑他们呢？而它使得世人公认已达到完美的唯一的生物……它向人们展示这生物后，又让这生物说出导致大量流血的话来，如果这血一下子全部涌流出来，人们一定会被淹死！噢，好在我快要死了！不然我大概也会说出某种可怕的谎言，大自然就这样给人使坏！……我没有教任何人学坏……我希望为所有人的幸福、为发现和传播真理而活着……我从窗户里看着梅耶尔家的那堵墙，只想讲一刻钟的话，说服所有所有的人，一生中我没有遇见过多少人，可是这一次却遇上了……你们！而结果如何呢？什么也没有！结果是你们瞧不起我！因此我毫无用处，因此我是傻瓜，因此我该死了！没能留下任何回

忆！没能留下一个声音，一点痕迹，一件事情，没有传播一个观点！……请不要嘲笑笨伯！忘掉吧！把一切都忘掉……请忘掉吧，不要这样残酷！你们知道吗，假如没有得这个痨病，我也会杀死自己……”

他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没有说完就倒在安乐椅里，双手捂住脸，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请问，现在拿他怎么办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喊了一声，跳到他跟前，抱住他的脑袋，把它紧紧搂在怀里。伊波利特抽抽搭搭地哭着。“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哭了，够了，你是一个好孩子，上帝会因为你无知而宽恕你；够了，勇敢些……并且你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我家里还有，”伊波利特说，使劲想抬起头来，“我还有一个弟弟和几个妹妹，都是小孩子，可怜而又天真烂漫……她会教他们学坏的！您是圣洁的，您……自己就是一个孩子，——救救他们吧！从这个女人手里把他们夺过来……她……可耻……呀，帮帮他们吧，帮帮他们吧，上帝会百倍地补偿您的，看在上帝的分上，看在基督的分上！……”

“您倒是说一说，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现在怎么办?”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生气地喊道，“劳您的驾，打破您的装模作样的沉默吧！如果您不做出决定，那么您可要知道，我自己就留在这里过夜；您专横地压制我也压制得够可以的了！”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问的时候又激动，又生气，她等待对方立即回答。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场的人即使很多，他们也大都会以沉默和消极的好奇作为回答，而不愿自己承担任何责任，要等很久后才说出自己的想法。这里在场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他们准备即使坐到明天早晨，也不说一句话，例如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就是这样。她整个晚上

坐得远远的，一声不吭，一直异常好奇地听着，也许她这样做自有原因。

“我的意见是，亲爱的，”将军开口道，“现在这里更需要的可以说是一位助理护士，而不是我们的着急，恐怕需要一个可靠的、头脑清醒的人陪夜。无论如何得问一下公爵，并且……立即让病人休息。可以到明天再拿主意。”

“现在已经十二点，我们这就走。他跟我们一起走还是留在您这里？”多克托连科生气地问公爵。

“如果你们愿意，那么就留下来陪他，”公爵说，“这里有地方住。”

“将军阁下，”凯勒先生突然出人意料地和高高兴兴地跳到将军跟前，“如果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陪夜的话，我情愿为朋友做出牺牲……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我早就认为他很伟大，将军阁下！我当然不大重视学文化，每当他批评我时，可以说是妙语连珠，将军阁下！……”

将军对他不抱任何希望地转过身去。

“要是他留下，我十分高兴，当然，他坐车回去是很困难的。”公爵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怒气冲冲地提出的问题答道。

“难道你睡着了不成？如果不愿意，老弟，那么我就把他带到我家去！我的上帝，连他自己也几乎站不住了！你是不是病了？”

刚才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没有发现公爵快要倒下了，她根据外表确实把公爵那勉强过得去的健康状况想得太好了。但是不久前的病和伴随着这场病的痛苦的回忆，整个晚上忙忙碌碌造成的疲劳，同“帕夫利谢夫之子”的纠纷，现在伊波利特的事——所有这一切大大刺激了具有病态的敏感性的公爵，

确实几乎使他达到了狂热的状态。但是除此之外，此时从他眼神里还可以看出有另一种忧虑，甚至是恐惧；他提心吊胆地看着伊波利特，仿佛担心伊波利特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突然伊波利特站起身来，他面色煞白，在变得非常难看的脸上有一种可怕的、几乎达到了绝望程度的愧色。这主要通过他那又恨又怕地看着众人的眼神以及颤抖的嘴唇上露出的一丝茫然的、扭曲的、游移不定的微笑表现出来。他立刻垂下了眼睛，脸上仍然挂着微笑，踉踉跄跄地朝站在凉台出口的布尔多夫斯基和多克托连科走过去：他要跟他们一起走。

"唉，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公爵喊道，"事情必然如此！"

伊波利特带着极大的愤恨迅速朝他转过身来，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似乎都在颤动和说话。

"啊，您就担心这个来着！依您看来，'事情必然如此'？那么我告诉您，如果我恨这里的什么人的话，"他唾沫四溅，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我恨你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但是我恨您，恨您这个伪善的、假慈悲的小人，恨您这个白痴和假仁假义的百万富翁超过恨所有的人和世上的一切！我早在听到有人说起您时就看透了您并且恨您，我简直对您深恶痛绝……现在的这一切都是您精心策划的！是您弄得我疾病发作！您使一个快要死的人丢人现眼，我的这种糟糕的沮丧都是您、您、您造成的！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杀死您！我不需要你们的恩惠，任何人的恩惠都不接受，听见了吗，不接受任何人的任何东西！我说过胡话，你们休要得意！……我诅咒你们大家，永远诅咒！"

这时他已完全喘不上气来了。

"他对自己的眼泪感到羞耻！"列别杰夫低声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说，"'事情必然如此'！公爵真是好样的！把

他完全看透了……”

但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她昂首挺胸，高傲地站着，用鄙视和好奇的目光端详着“这些小人”。当伊波利特说完时，将军耸了耸肩；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愤怒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仿佛要他对自己的动作做出解释似的，然后立即朝公爵转过身去。

“谢谢您，我们家的古怪的朋友，您让我们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您把我们牵扯到您的胡闹里，现在您心里想必很高兴吧……够了，我们家的好朋友，谢谢您，至少您终于让人们看清了您……”

她开始生气地整理自己的斗篷，等待“那一伙人”离开。这时一辆出租马车驶到“那一伙人”跟前，这是多克托连科在一刻钟前叫列别杰夫的那个中学生儿子去雇来的。将军马上跟着他的夫人说道：

“确实，公爵，我甚至没有料到……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在这么长时间的友好交往之后……此外，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

“怎么这样，怎么可以这样！”阿杰莱达喊了一声，迅速走到公爵跟前，向他伸出手去。

公爵带着茫然若失的神情朝她笑了笑。突然热烈而急促的低语声仿佛烫了他的耳朵似的。

“如果您不立刻扔下这些卑鄙的家伙，那么我将恨您一辈子，一辈子都恨您一个人！”阿格拉娅低声说道。她仿佛处于狂怒之中，但是没等公爵看她一眼，就扭过脸去了。不过他已没有什么和没有什么人可扔了：这时生病的伊波利特已被胡乱搀扶上马车，马车已经走了。

“怎么，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这还要延续多久呢？您怎么

看？这些凶恶的毛孩子气我，我还要忍受多久呢？”

“而我，我的亲爱的……我，当然，准备……公爵……”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已向公爵伸出手去，但没顾得上握一下，就跟着吵吵嚷嚷和怒气冲冲地下了凉台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跑了。阿杰莱达、她的未婚夫和亚历山德拉真诚地和亲切地同公爵告别。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也这样做，只有他一个人感到很开心。

“我的预言应验了！不过遗憾的是，您这个可怜的人吃了苦头。”他带着非常讨人喜欢的微笑低声说道。

阿格拉娅没有告别就走了。

但是这个晚上的奇事趣闻还没有完；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还得有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不期而遇。

她还没有来得及从楼梯上下来踏上环绕公园的马路，突然一辆套着两匹白马的豪华的轻便马车从公爵别墅旁驶过。马车上坐着两位衣着华丽的女士。但是马车尚未驶出十步远就突然停住了；一位女士很快扭过头来，好像猛然发现一个她需要找的熟人似的。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原来是你？”一个响亮而悦耳的声音突然喊了一声，公爵一听到喊声哆嗦了一下，可能还有别的人也这样。“嘿，终于找到了你，我真高兴！我派人到城里去找你了；派了两个人！他们整天都在找你！”

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像遭雷击一样站在楼梯的台阶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也在原地站住，但是不像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那样恐惧和发呆；她也像五分钟前对待那些“小人”那样，高傲、冷淡而鄙夷地看了那个放肆的女人一眼，立即把专注的目光挪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身上。

“告诉你一个消息！”那响亮的声音继续说道，“别为库普

费尔手里的借据担心了；罗戈任花三万买下了，我劝他买的。你至少还可以安心地过上三个来月。而跟比斯库普和所有这些废物，凭老交情肯定能够谈妥！因此，可以说，一切都很顺利。祝你快活。明日见！”

马车走了，很快消失不见了。

“这是一个疯子！”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最后喊道，他气得满脸通红，并困惑地环视着四周。“我根本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借据？她究竟是什么人？”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继续看了他两三秒钟；最后她迅速而断然地朝自己的别墅走去，大家都跟着她。正好一分钟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异常激动地回到公爵的凉台上。

“公爵，说实话，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也不知道。”公爵回答说。他自己也处于异常的和病态的紧张状态之中。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突然笑起来，“说真的，我与这些借据毫无关系，请相信这句老实话！……您怎么啦？您要晕过去了？”

“不，不，请您相信，不会的……”

第十一章

到第三天，叶潘钦一家人的心才完全软了下来。公爵虽说照例在许多事情上责备自己，并且真诚地等待着惩罚，但是他一开始内心里仍然完全相信，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不会真的生他的气，而她多半是生自己的气。因此到了第三天，这样长时间的不和使他陷入了极其忧郁的困境。使他产生这种心境的还有另一些情况，不过其中一个情况是主要的。这三天来这个情况在公爵多疑的心中变得愈来愈重要（而公爵从不久前开始，就责备自己爱走两个极端：一方面异乎寻常地、“毫无意义和惹人厌烦地”轻信，同时又“情绪忧郁地、卑劣地”多疑）。总之，到第三天的末尾，那个从马车里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交谈的古怪女士的奇事在他脑子里已达到使人害怕和神秘莫测的程度。对公爵来说，这个谜的实质，除了其他方面以外，在于一个令人伤心的问题：这件新发生的“怪事”应归咎于他呢，或者只是……但是他没说出还应归咎于谁。至于说到Н. Ф. Б. 这三个字母，那么在他看来，这里只是一种并无恶意的淘气，甚至是最幼稚的淘气，因此或多或少考虑它都是难为情的，从某个方面来说甚至是不光彩的。

可是在那个不成体统的“晚会”（公爵是晚会上出现混乱

状态的主要“祸根”）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在自己家里接待了Щ.公爵和阿杰莱达：“他们主要是来了解他的健康情况的”，他们俩是散步时顺便来的。阿杰莱达在公园里发现了一棵非常好的老树，它枝叶繁茂，弯弯曲曲的树枝很长，整棵树长满了嫩叶，树身有一个窟窿和一道裂缝；她决定无论如何要把它画下来！因此她在来访的整整半个钟头里几乎就只讲这件事。Щ.公爵照例非常客气和殷勤，他向公爵问起从前的事，回忆了他们首次见面的情景，因此昨天的事几乎一点也没有提到。最后阿杰莱达终于忍不住了，她冷笑了一声，承认他们是incognito① 来的；不过她承认的也只是这一点，虽然从 incognito 这个词里就可看出，她的父母，主要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似乎特别不高兴。但是阿杰莱达和Щ.公爵在这次来访中，只字未提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和阿格拉娅，甚至没有提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他们告辞继续去散步时，没有邀请公爵与他们同行，而请他到家里做客的事，更是一点暗示也没有。关于这一点阿杰莱达甚至冒出了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她在讲到自己的一幅水彩画时，突然很想让他看看。“怎么能尽快做到这一点呢？等一等！如果科利亚今天上我那里去，就让他给您送来，要么明天我再同Щ.公爵一起散步时顺便带来。”她在终于消除了自己的困惑后说，为她能如此巧妙地、对大家来说如此方便地解决这个难题而高兴。

最后，在几乎已经道别后Щ.公爵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说：

“啊，对了，”他问道，“您是否知道，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昨天从马车里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嚷嚷的那个女

---

① 意大利文：微服私访。

人是谁？”

“这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公爵说，“难道您还不知道这就是她？至于跟她在一起的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听说过！”Щ.公爵接过去说，“可是她的叫喊是什么意思呢？我承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对我和对别人来说都是这样。”

Щ.公爵说话时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和显然是惊讶的表情。

“她说的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什么借据，”公爵非常随便地回答道，“罗戈任根据她的请求把这些借据从一个高利贷者那里弄到了手，并说罗戈任可以让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暂缓归还。”

“我听说了，听说了，亲爱的公爵，可是这不可能！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不可能开任何借据！他有那么多财产……不错，他过去曾由于轻浮，干过这种事，我甚至帮过他的忙……但是有那么多财产还给高利贷者开借据，并为这些借据而担心，这是不可能的。他也不可能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以‘你’称呼，关系那么亲密，——主要问题就在这里。他发誓说什么也不明白，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是问题在于，亲爱的公爵，我曾想问您，您是否知道些什么？也就是说，是否有什么消息非常偶然地传到了您的耳朵里？”

“不，什么也不知道，请您相信，我丝毫也没有参与这件事。”

“唉，您怎么啦，公爵！我今天简直认不出您来了。难道我能胡乱推测您参与了这种事？……看来您今天心情不好。”

他拥抱公爵，并吻了他一下。

“您说的是参与什么样的‘这种’事？我可没有看到任何‘这种’事。”

“毫无疑问，这个女人想要设法妨碍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做某件事，当着众人的面把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的品质加到他身上。”Щ.公爵相当冷冰冰地回答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窘住了，然而仍聚精会神地用疑问的目光看着Щ.公爵；但是Щ.公爵不说话了。

“莫非不只是几张借据？莫非就像昨天所说的那样？”公爵最后有些按捺不住地嘟囔道。

“听我说，您自己可以判断，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和……她，再加上罗戈任，在他们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再对您说一遍，他有巨额财产，这一点我完全知道；还有另一笔将要从他伯父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只不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Щ.公爵突然又不说话了，显然是因为他不想对公爵继续谈论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

“如此说来，她跟他至少是相识的，是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沉默片刻后突然问道。

“看来是这样；他是一个轻浮的人！不过即使相识，那也在很早以前，也就是在两三年前。因为他还同托茨基相识。而现在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以你相称！您自己知道，她一直没有在这里；哪里也见不到她。许多人还不知道她又露面了。我发现那辆马车大约只有两三天，不会再多。”

“多么豪华的马车！”阿杰莱达说。

“是的，马车很豪华。”

他俩走了，不过他们走时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非常友好，可以说怀有一种手足之情。

而对我们的主人公来说，这次来访包含着某种甚至意义重

大的东西。即使他从昨夜开始（也许更早些）自己也曾怀疑过许多事情，但是直到他们来访前他还不敢肯定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现在已变得很清楚：Щ.公爵对事情的解释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毕竟已接近了事实的真相，毕竟明白了这里有阴谋。（“不过他心里也许完全正确地理解了，”公爵想道，“只是不愿意说出来，因此有意做了错误的解释。”）最清楚不过的是，人们现在到他这里来（而且正好是Щ.公爵），希望得到某些解释；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简直就认为他是阴谋的参与者了。除此之外，如果这一切确实都很重要，那么如此说来，她有某种可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目的呢？真可怕！“怎么才能阻止她呢？当她抱定自己的目的时，要阻止她是不可能的！”公爵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知道这一点。“真是一个疯女人，一个疯女人。”

但是在这一天上午集中到一起的其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它们都在同一时间出现，而且要求立即解决，因此公爵感到十分忧愁。薇拉·列别杰娃带着柳博奇卡来玩，边说边笑，讲了很长时间，给他稍稍消了点愁。在她之后，她的妹妹也张着嘴跑来了，接着又来了列别杰夫的儿子，这个中学生肯定地说，《新约全书·启示录》里讲的那颗从天上落到众水的泉源上的“茵陈星”①，根据他父亲的解释，就是遍布欧洲的铁路网。公爵不相信列别杰夫会这样解释，便决定一有适当的机会就向列别杰夫本人请教。公爵从薇拉·列别杰娃口里得知，凯勒从

①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8章，第10～11节）里说道，在世界末日快要来临时，“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茵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昨天起就在她家住下了，从种种迹象来看，不会很快离开，因为找到了伙伴，同伊沃尔金将军交上了朋友；不过他宣布，他在他们那里落脚纯粹是为了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总的说来，列别杰夫的孩子们一天天地开始愈来愈讨公爵喜欢了。科利亚整天都不在，他一早就去了彼得堡。（列别杰夫也在天蒙蒙亮时到那里办事去了。）公爵焦急地等待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来访，因为后者想必今天一定会来看公爵的。

果然，下午六点多钟刚用完午餐后，他就来了。公爵一见到他心里就想，这位先生应当正确无误地知道全部内情，——再说他有像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和她的丈夫那样的帮手，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公爵和加尼亚的关系一直有点特殊。譬如说，公爵把布尔多夫斯基的事委托他办理，并且特别恳求他答应下来；然而尽管这样信赖他，尽管从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可是他们之间仍然一直有一些仿佛相互约定绝不谈论的事情。有时公爵觉得，加尼亚从他的方面也许希望完全友好地坦诚相见；譬如说，现在他一进门，公爵就感觉到加尼亚完全深信，此时此刻该打破他们之间在所有事情上的坚冰了。（然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来得匆忙；他的妹妹在列别杰夫那里等着他；他们俩急于去办一件事。）

但是如果加尼亚真的以为公爵会迫不及待地提出一系列问题，情不自禁地告诉一些事情和推心置腹地谈心，那么他就大错了。在他来访的全部二十分钟里，公爵甚至满腹心事，几乎心不在焉。预计中的问题，或者不如说加尼亚所等待的一个主要问题，当时是不可能提出来的。于是加尼亚决定把话说得很克制。在这二十分钟里他不停地讲着，笑着，讲得很快，尽说一些轻松愉快的闲话，但是主要问题没有触及。

加尼亚顺便谈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来到帕夫洛夫

斯克这里总共才三四天，但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她住在水手街某处的一座样子难看的小房子里，住在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家，但是她的马车在帕夫洛夫斯克几乎是首屈一指的。在她周围已聚集了一大群老老少少的追求者；她的马车有时有骑马人的护送。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像以往一样，在择交上很谨慎，只允许经过挑选的人上她的门。尽管如此，在她身边仍然形成了一队人马，一旦需要，就会有人站出来卫护她。在众多前来避暑的人当中，有一个已正式订婚的人已为了她的缘故同自己的未婚妻吵了一架；一位老将军几乎不再认自己的儿子。她坐车出去兜风时经常带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这小姑娘刚满十六岁，是达里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远亲，歌唱得很好，因此每到晚上她们的小房子总是吸引很多人。不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行为特别正派，衣着也不华丽，不过非常高雅，所有的太太们"都很羡慕她的鉴赏力、美貌和马车"。

"昨天的那件古怪的事，"加尼亚信口说道，"当然是别有用意的，当然不应把它当做一回事。要挑她的毛病，应当有意去探听隐私或者造谣诽谤，马上就有人会这样做的。"加尼亚最后说，他预计公爵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把昨天的事称为别有用意的事？为什么马上就有人会这样做？"但是公爵没有这样问。

关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情况，加尼亚不等别人盘问，又自己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这很奇怪，因为是无缘无故地把他拉到谈话里来的。照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的看法，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并不认识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直到现在同她也只是点头之交。这是因为三四天前在散步时有人为他们相互作了介绍，恐怕他还没有和别的人一起到她家里去

过一次。至于说到借据，也可能确有其事（这一点加尼亚无疑是知道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财产当然很多，但是“庄园的某些事情确实处于某种混乱状态之中”。加尼亚在谈到这个有趣的话题时突然打住了。关于昨天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的乖张行为，除了前面顺便说过的以外，他没有再说一句话。最后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来找加尼亚，她待了一会儿，告诉说（也是主动说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今天或明天将到彼得堡去，她的丈夫（伊万·彼得罗维奇·普季岑）也在彼得堡，几乎也是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事情去的，那里确实发生了什么事。临走时她补充说，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今天心情坏极了，而最奇怪的是，阿格拉娅同全家的人都吵遍了，不仅跟父母吵，而且甚至跟两个姐姐吵，“这很不好”。在似乎顺便地告诉了这个最新消息（它对公爵来说意义特别重大）后，兄妹俩便走了。关于“帕夫利谢夫之子”的事，加涅奇卡也只字未提，也许这是出于假装的稳重，也许是为了“体谅公爵的感情”，但是公爵仍然对他努力了结此事表示感谢。

最后人们终于都走了，公爵感到很高兴；他下了凉台，穿过马路，进了公园；他想要好好考虑一下，决定下一步怎么走。但是这“下一步”并不是那种需要再进行考虑的步骤，只要下定决心就行。他突然很想撇下这里的一切，回到他来的地方去，到更远的地方，到穷乡僻壤去，而且马上就走，甚至不向任何人告别。他预感到，只要他在这里再待上几天，就一定

会无可挽回地进入这个世界，[①] 往后就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但是他还没有考虑十分钟就马上认为，逃跑是“不行的”，这几乎是怯懦。在他面前摆着一些难题，他甚至没有任何权利不去解决它们，或者至少也应竭尽全力去解决。他这样想着回到了家，散步的时间恐怕不到一刻钟。他在这个时刻感到非常不幸。

列别杰夫还没有回家，因此到傍晚时凯勒就闯到公爵这里来，他没有喝醉酒，是来谈心和进行表白的。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来向公爵讲述自己的一生，并且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留在帕夫洛夫斯克的。要想轰他出去根本不可能：他绝不会走。凯勒本来准备东一句西一句地讲很长时间，但是刚开口就一下子跳到结尾，宣称他已经丧失了“道德的任何影子”（“纯粹是因为不信至高无上的神的缘故”），甚至进行盗窃。——“这种事您能想象得到吗！”

“听我说，凯勒，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上，如果觉得没有特殊的需要，还是不承认这一点为好，”公爵开言道，“不过，您也许是有意说自己的坏话吧？”

“对您，仅仅只对您一个人说，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有所长进！我不会再对任何人说；我死的时候，也要把我的秘密藏在尸衣里带走！但是，公爵，您可知道，您可知道，现在弄钱是多么的困难！请问，到哪里去弄钱呢？给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拿黄金和钻石来抵押，我们就给钱，也就是说，要的正是我没有的东西，您能想象得到这一点吗？我终于生气了，站了一会儿。问道：‘用绿宝石抵押给钱吗？’对方回答说：‘用绿宝石

① 此语源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8 章，第 23 节）：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于这世界的，我不是属于这世界的。”

抵押也给。'我说：'那好极了。'说完，戴上帽子就出来了；心里想：见你们的鬼去吧，你们这帮坏家伙！真是这样！"

"莫非您有绿宝石？"

"我有什么绿宝石！啊，公爵，您对生活的看法还是那样乐观和天真，甚至可以说充满田园牧歌情调！"

公爵最后终于产生了一种说不上是怜悯，而像是问心有愧的感觉。他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能否借助某个人的良好影响使这个人成点器呢？"由于某些原因，他认为自己本人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这不是因为自卑，而是因为对事物有某种特殊的看法。他们两人逐渐地畅谈起来，谈到投机处居然不想分手了。凯勒异常痛快地承认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使人无法想象这些事他怎么能说得出口。在开始讲每一件事时，他总是要对方完全相信，他很后悔，心中"充满眼泪"，可是听他讲话的口气，又好像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似的。再说，他有时又讲得很可笑，以至末了他和公爵像发了疯似的哈哈大笑。

"主要的是，您像孩子那样地轻信和异常地诚实，"公爵最后说，"您可知道，就凭这一点您就可弥补您的许多过错。"

"高尚，高尚，骑士般的高尚！"凯勒深受感动地肯定说，"但是您知道，公爵，一切都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也可以说在醉乡之中，实际上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这样？我无法理解。"

"不要绝望。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您把您的全部底细向我和盘托出了；我至少觉得，您对您所说的事现在已没有什么可补充了，是吧？"

"没有什么可补充了?!"凯勒有些遗憾地反问道，"啊，公爵，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还是用在瑞士治病时的眼光来看人。"

“难道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公爵胆怯而又惊奇地问，“那么，凯勒，请告诉我，您期待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您来忏悔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您那里？期待得到什么？第一，单是看一看您忠厚老实的样子就很有意思；同您一起坐一坐和谈一谈也很有趣；不管怎么样，我知道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道德极其高尚的人；第二……第二……”

他踌躇起来。

“也许您想借钱？”公爵严肃而没有什么别的用意地提示了一句，说这话时甚至似乎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凯勒全身猛然一震；他仍带着先前的那种惊讶的表情迅速地看了公爵一眼，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

“您这样就把人弄糊涂了！哪能这样呢，公爵。您那样忠厚老实，那样天真无邪，即使在黄金时代也闻所未闻，与此同时，您突然用无比深刻的心理观察，像利箭一样把人都看穿了。对不起，公爵，这需要做一些说明，因为我……我简直给弄糊涂了！当然，最终我的目的是借钱，但是您向我问起钱时似乎不认为这事有不体面之处，似乎本该如此，是吗？”

“是的……您本该如此。”

“您不生气吗？”

“是的……有什么可生气的？”

“听我说，公爵，我从昨天晚上起就留在这里，第一，由于对法国大主教布尔达卢[1] 特殊尊重（在列别杰夫那里一直

---

① 布尔达卢（1632—1704），耶稣会教士，路易十四时代的著名传教士。凯勒这里提到他，语义双关，因为布尔达卢这个名字与法国红葡萄酒波尔多葡萄酒谐音。

喝到凌晨三点)；第二，主要的是，(我画十字起誓，我说的完全是真话!)我之所以留下来，是想对您做一次全面的、出自内心的忏悔，从而使自己有所长进；我带着这个念头在三点多钟泪流满面地睡着了。不知您现在是否相信一个无比高尚的人的话：在我真诚地饱含出自内心的和所谓外表的眼泪(因为我最后号啕大哭，我记得这一点!)快要入睡的瞬间出现了一个很坏的想法：'最后，在忏悔之后，要不要向他借点钱花?'因此我准备了忏悔词，可以说，就像做了一种'香辛泪汁'，其目的是为了用这些眼泪开路，让您在心肠变软后借给我一百五十卢布。在您看来，这不卑鄙吧?"

"可是这大概不是真的，无非是一件事跟另一件事碰到了一起罢了。两种想法碰到了一起，这是常有的事。我不断有这种情况。不过我认为这不好，而且，您知道，凯勒，我在这方面主要责备自己。您现在所讲的就像是我自己的事。有时我甚至这样想，"公爵非常严肃地接着说道，他确实对此深感兴趣，"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因此我也就开始赞同自己的做法了，因为同这种双重的思想进行斗争是极其困难的；我有体会。天知道这些思想是怎样出现和产生的。但是您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卑鄙!现在我又要开始害怕这些思想了。不管怎么说，我不是您的法官。但是我认为毕竟不能直接把这称为卑鄙，您以为如何?您要滑头，想用眼泪来骗取金钱，可是您自己又发誓说，您的忏悔还有另一种高尚的目的，而不只是为了骗钱；至于说到钱，您需要它是为了饮酒作乐，对吧?这在做了这样的忏悔之后自然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可是又怎么能一下子把酒戒掉呢?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最好还是留给您自己的良心去解决吧，您以为如何?"

公爵非常好奇地望着凯勒。看来他早就对关于双重思想的

问题感兴趣。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管您叫白痴，我不明白！”凯勒喊叫起来。

公爵微微涨红了脸。

“传教士布尔达卢对人毫不宽恕，[①] 而您却宽恕人，通情达理地评判我的言行！为了惩罚自己，并为了表示我受了感动，我不要一百五十卢布了，您只要给我二十五卢布就够了！就需要这么多，至少能凑合过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内我决不前来向您要钱。我曾想让阿加什卡高兴高兴，但是她不配。啊，亲爱的公爵，愿上帝保佑您！”

最后，刚回家的列别杰夫进屋来了，他发现凯勒手里拿着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皱起了眉头。但是凯勒拿到钱后就急忙要走，便立刻溜了。列别杰夫马上说起他的坏话来。

“您话说得不公道，他确实真心实意地忏悔了。”公爵听后说。

“您说他忏悔了什么！跟我昨天一模一样：‘我卑鄙，我卑鄙’，只讲了一些空话！”

“这么说，您讲的也只是一些空话？而我还以为……”

“好吧，我现在只对您，只对您一个人说真话，因为您能把人看透：在我身上，空话和实际行动、谎言和真话并存，而且是完全真诚的。真话和行动在于我真的进行忏悔，信不信由您，我可以发誓，而空话和谎言在于有一种很坏的（并且是一直固有的）想法，总想设法引诱人上钩，总想用忏悔的眼泪来捞到好处！真的是这样！对别人我是不会说这话的，——人家会嘲笑我或唾弃我；但是，公爵，您会做出通情达理的评判。”

① 布尔达卢以揭露人的恶习著称。

“瞧，这跟他刚才对我说的一模一样，”公爵喊叫起来，“你们俩好像都在夸耀自己！你们甚至使我感到惊讶，不过他比您真诚，而您则把这种做法变为一种行当。够了，别再皱眉头了，列别杰夫，也不要把手按在心口上。您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您是不会无缘无故地进来的……”

列别杰夫开始撇嘴做鬼脸，扭捏作态。

“我等了您一整天，目的是为了给您提一个问题；希望您一辈子哪怕就这一次能一开口就说真话：您是否多多少少参与了昨天马车上发生的事？”

列别杰夫又开始撇嘴，嘿嘿嘿地笑了起来，搓着手，最后甚至打了好几个喷嚏，但是仍然没有拿定主意说点儿什么。

“我看您参与了。”

“然而是间接地，仅仅只是间接地！我说真话！我的参与只表现在及时告诉那位女士，我家里有一伙人聚会，其中有某几位人士出席。”

“我知道您曾打发您的儿子到那里去过，他刚才告诉我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阴谋！”公爵急不可耐地喊道。

“不是我的阴谋，不是我的，”列别杰夫挥了挥手，“这是别人干的，是别人，与其说是阴谋，不如说是异想天开。”

“看在上帝的分上，您说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您不明白这与我直接有关吗？要知道这是在给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抹黑。”

“公爵！无比尊贵的公爵！”列别杰夫又开始扭捏作态，“是您不让说出全部真相的；我其实曾经开始要说真话；而且不止一次；您不让说下去……”

公爵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

“那么好吧，说真话吧。”他吃力地说，看来心里经过了一

番激烈的斗争。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列别杰夫马上开始叙说。

“住口，住口！”公爵发狂似的喊起来，由于愤怒，也许是由于羞愧，脸涨得通红。“这不可能，这一切全是胡扯！这一切是您或像您这样的疯子捏造出来的。我永远也不再想从您嘴里听到这些！”

晚上已经十点多的时候，科利亚来了，带来了一大堆消息。他带来的消息分两类：一是彼得堡的，二是帕夫洛夫斯克的。他匆匆忙忙地讲了彼得堡的主要新闻（主要关于伊波利特和昨天的事），因为后面他还要回过头来再讲，就赶紧讲帕夫洛夫斯克的事。他在三个钟头前从彼得堡回来，没有来看公爵就直接去了叶潘钦家。“那里可不得了啦！”当然主要是因为马车事件，但是大概还发生了他和公爵不知道的什么事。“我当然没有去探听，不想盘问任何人，不过他们对我很好，好得甚至出乎我意料，但是关于您，公爵，一个字也没有提！”最主要的和最有意思的是，阿格拉娅为了加尼亚刚才跟家里的人吵了一架。详细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只是为了加尼亚，（竟有这样的事！）他们甚至吵得很厉害，如此说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将军回来得很晚，回家时双眉紧皱，他是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一起回来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受到了殷勤的接待，他本人显得令人惊奇的愉快和亲热。最重要的新闻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毫不声张地把坐在小姐们房里的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叫来，把她永远撵出了家门，不过用的是非常客气的方式，“这是我听瓦里娅亲口说的。”但是她从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那里出来向小姐们告辞时，小姐们并不知道她已被永远拒之门外，这是她最后一次向她们告辞。

“可是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七点钟到我这里来过，您知道吗?”公爵惊奇地问。

“撵她走是在七点多或八点。我很可怜瓦里娅，很可怜加尼亚……他们无疑一直在搞阴谋，他们不这样不行。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的图谋，也不想知道，但是，请您相信，我的亲爱的、善良的公爵，加尼亚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这个人在许多方面当然已被毁掉了，但是在许多方面还有值得发掘的特点。我以前不理解他，对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我不知道如今在发生了瓦里娅的事情后，我是否还应继续那样。不错，我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独立地单独行动的，但是毕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您也不必太可怜您的哥哥，”公爵对他说，“既然事情已到了那一步，那么在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眼里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已成为危险人物，因此，他已可以抱某些希望了。”

“怎么，什么希望!”科利亚惊讶地喊道，“莫非您认为阿格拉娅……这不可能!”

公爵没有说话。

“您是一个可怕的怀疑派，公爵，”科利亚过了一两分钟后补充说道，“我发现，从某个时候起，您开始成为十足的怀疑派；您开始什么也不相信，总是以为……在这场合我用‘怀疑派’这个词用得对吗?”

“我认为用得对，不过我自己也并不确实知道是这样。”

“然而我自己现在放弃‘怀疑派’这个词，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科利亚突然喊道，“您不是怀疑派，而是一个好吃醋的人！您为那位高傲的姑娘而大吃加尼亚的醋!”

科利亚说完这句话后跳了起来，放声大笑，也许他从来还

没有能这样笑过。他看到公爵满脸通红，笑得更加厉害了；他想到公爵为阿格拉娅吃醋，心里特别高兴，但当他发现公爵真的生气了，便立刻停住不说了。后来他们又非常严肃和焦虑不安地交谈了一个或一个半钟头。

第二天公爵为了一件紧急的事整个上午都待在彼得堡。他在下午四点多钟回帕夫洛夫斯克时，在火车站上遇到了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将军一下子抓住公爵的一只胳膊，好像非常害怕似的朝四周看了看，把他拉进了头等车厢，以便坐在一起走。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急切希望商谈一件重要的事。

“第一，亲爱的公爵，不要生我的气，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就忘了吧。我本人早在昨天就想要到你那里去，但是不知道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对此会怎么看……在我家里……简直是地狱，住进了一个神秘的斯芬克司①，而我待在它身边，什么也不明白。至于说到你，我认为你的过错比我们大家都要小，虽说许多事当然是由你引起的。你瞧，公爵，当一个慈善家是愉快的，但是并不完全如此。你自己也许已尝到了苦果。我当然喜欢善良，同时尊重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但是……”

诸如此类的话将军还继续说了很久，但是他的话出奇地前言不搭后语。可以看得出，他为一件极不理解的事而感到非常震惊和惶惶不安。

“你与此事无关，对此我毫不怀疑，”他终于说得比较清楚些了，“但是我友好地请求你，在一段时间内你不要来看我们，等风向变了再说。至于说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他异常激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面狮身女怪，专叫过路人猜一个关于人的谜，猜不中者就被害死，后因谜底被俄狄浦斯猜中，它跳崖而死。

动地大声说道，“这一切全是毫无意义的诽谤，是最恶毒的诽谤！这是诋毁，这里有阴谋，有人想要破坏一切，挑拨我们的关系。你瞧，公爵，我对你说句悄悄话：在我们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之间还没有谈那件事，你明白吗？我们还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但是可能是要谈的，甚至快要谈了，也许甚至很快就会谈的！这是为了进行破坏！可是为了什么目的，由于什么原因——这我不明白！那女人不同一般，那女人非常古怪，我们怕她，怕得几乎睡不着觉。多漂亮的马车，拉车的是两匹白马，真阔气，那气派就是法国话说的希克①！这是谁给她的？我真作孽，前天曾怀疑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给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不可能，而既然不可能，那么她干吗要在这里跟人过不去呢？这就是颇费猜测的问题！是为了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留在自己身边？但是我再对你说一遍，并且可以发誓，他跟她根本不认识，她讲的这些借据全是捏造！她竟那样放肆无礼地在大街上冲着他你呀你的喊叫！纯粹是阴谋！很清楚，应当嗤之以鼻，不予理睬，我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告诉你深藏在我内心的一个想法：我坚决相信，她是为了对我进行报复才这样干的，记得吗，是为从前的事，虽说我从来没有任何对不起她的地方。我一回想起来就脸红。现在她又出现了，我还以为她完全销声匿迹了呢。请告诉我，这位罗戈任究竟在哪里？我以为她早已成为罗戈任太太了……”

总之，此公被完全弄糊涂了。在将近一个钟头的整个旅途中就他一个人说话，提出各种问题，自己进行解答，握着公爵的手，至少使得公爵相信了这样一点，即他不想对公爵有所怀

① 法文为 chic，有漂亮、优美、潇洒等意思。

疑。这对公爵来说很重要。他最后谈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亲伯父，彼得堡某机关的长官，说此人“地位显要，七十岁，爱寻欢作乐，是一个美食家。总而言之，是一个很随和的老头子……哈——哈！我知道，他听说过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甚至竭力想博得她的欢心。刚才我曾去拜访他，没有接见，推说身体不好。他很有钱，富得很，又有地位……但愿上帝保佑他长寿，不过一切毕竟是要落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手里的……是的，是的……我总还是害怕！不明白怕什么，可就是害怕……觉得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觉得灾祸像一只蝙蝠一样在转圈，我害怕，我害怕！……”

最后，直到第三天，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叶潘钦一家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正式和解了。

第十二章

时间已是下午七点，公爵正准备要去公园。突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一个人来到凉台上来找他。

“第一，”她开口道，“你别以为我是来请求你原谅的。胡扯！全是你的错。”

公爵没有说话。

“你有错没有错？”

“您有多少，我就有多少。不过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们俩都没有故意地做任何错事。前天我曾认为自己有错，而现在考虑后觉得事情并非如此。”

“这么说你是这样！好吧；你听我说，并且坐下，因为我也不想站着。”

两人坐了下来。

“第二，关于那几个凶狠的浑小子一个字也不要提！我将坐在这里和你谈十分钟；我是来找你打听一件事的，（天知道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只要有一句话提到那些放肆无礼的浑小子，我站起来就走，从此完全和你断绝来往。”

“好。”公爵回答道。

“请问：大约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前，在复活节前后，你有

没有给阿格拉娅写过一封信？”

“写——写过。”

“什么目的？信里写了些什么？把信拿出来给我看！”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目光灼灼，她焦急得几乎浑身颤抖了。

“信不在我这里，”公爵很惊讶，同时又胆怯得要命，“如果信还保存着，那么它在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那里。”

“不要耍滑头！写了些什么？”

“我没有耍滑头，什么也不怕。我看不出有任何能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写信的理由……”

“住口！你有话以后再说。信里写了些什么？你为什么脸红了？”

公爵想了想。

“我不知道您的想法，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我只看到您很不喜欢这封信。您会同意，我可以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为了表明我并不为这封信而感到害怕，也不为写了这封信而后悔，为了说明根本不是为它而脸红（公爵的脸更红了，几乎加倍地红了起来），我现在把这封信背给您听，因为我似乎记熟了。”

公爵说完后，把这封信照原样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

“真是胡扯！你说，这种胡言乱语能有什么意思？”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异常注意地听完后很不客气地问道。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只知道我的感情是真诚的。在那里我曾有过生活很充实和怀有强烈希望的时刻。”

“什么样的希望？”

“很难说清，不过不是您现在可能想到的那种希望……总之，对未来和欢乐的希望，希望在那里我也许不是一个外人，

不是一个外国人。我非常突然地喜欢上了祖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拿起笔给她写了一封信；为什么给她写——我不知道。不过有时一个人总希望身边有一个朋友；看来我想要有一个朋友……”公爵沉默了一会儿，补充了一句。

“你爱上了，是吗？”

“不——不。我……我是像给妹妹写信那么写的；我的落款也用的是哥哥。”

“嗯，为了掩人耳目；我明白。”

“这样我就很难回答您的问题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

“我知道很难，但你很难回答同我毫不相干。听着，像对上帝那样对我说真话：你是不是在对我撒谎？”

“我不撒谎。”

“你说你没有爱上，是实话吗？”

“似乎完全是实话。”

“真有你的，什么‘似乎’！信是那毛孩子送去的吗？”

“我请求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

“毛孩子！毛孩子！”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非常激动地打断他的话，“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是毛孩子！”

“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

“是毛孩子，听见没有？”

“不，不是毛孩子，而是尼古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公爵坚决地反驳道，虽然说话声音相当低。

“那好吧，亲爱的，好吧！这一点我也算在你的账上。”

她竭力克制自己的激动，休息了一会儿。

“你说，‘可怜的骑士’是怎么回事？”

“我完全不知道；这与我毫不相干；无非是开玩笑罢了。”

“突然知道这一点可真高兴！可是难道她能对你发生兴趣吗？她自己曾经称你是‘畸形儿’和‘白痴’。”

“这些话您大可不必转告我。”公爵用责备的口气几乎像耳语般地说。

“别生气。那丫头任性固执，疯疯癫癫，被宠坏了，——爱上什么人，一定会大声辱骂，当面讽刺挖苦；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不过，亲爱的，不要得意，她不会嫁给你；我不愿意相信这种事，并且永远办不到！我说这个，是为了让你现在就拿个主意。听着，你发誓，说你没有娶这个女人。”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您说到哪里去了？”公爵惊讶得几乎跳了起来。

“你不是差一点儿就娶了吗？”

“差一点儿就娶了。”公爵小声说，低下了头。

“既然如此，你爱上了她，是不是？现在是为她而来的？为了这个女人？”

“我不是来结婚的。”公爵回答道。

“世上还有没有你认为神圣的东西？”

“有。”

“你发誓，说你不是为了娶那个女人才来的。”

“怎么发誓都行！”

“我相信；你吻我一下。我终于松口气了；但是你要知道，阿格拉娅不爱你，你自己要有主意，只要我活在世上，她就不可能嫁给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公爵脸涨得通红，以至没法抬头正眼看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了。

“你记住：我曾经像盼神明那样盼你来，（你不配！）夜里把枕头都哭湿了，——不是为你流泪，亲爱的，你放心，我有自己的另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没完没了，而且总是为同一件事。我这样焦急地盼你来，是因为我仍然相信，上帝亲自把你作为朋友和作为亲兄弟给我派来了。我身边除了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婆就没有任何人了，而那老太婆又远走高飞了，再说她由于上了年纪，开始变得像山羊一样的笨。现在你回答一个问题：你可知道，前天她干吗要在马车上大喊大叫？你可简单地回答知道或不知道。”

“说实话，我与此事无关，什么也不知道！”

“够了，我相信。现在关于这件事我另有想法，但是昨天上午我还把一切都归咎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前天整整一昼夜和昨天上午都是如此。现在当然不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了：显而易见，这里有人由于某种原因、出于某种目的、为了某件事把他当做傻瓜来嘲笑，（单是这一点就值得怀疑！而且很不体面！）——但是我对你说，阿格拉娅不可能嫁给他！尽管他是一个好人，也只能如此。我曾犹豫过，而现在已拿定了主意：‘先把我装进棺材埋进土里，然后再嫁女儿’，——我今天把这话清清楚楚地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说了。你瞧，我信得过你，看到了吧？”

“我看到了，并且明白了。”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公爵；也许她很想知道，关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消息给公爵留下了什么印象。

“关于加夫里拉·伊沃尔金的情况你一无所知？”

“您问的是……我知道得不少。”

“你过去是否知道他跟阿格拉娅有来往？”

“完全不知道，”公爵感到很惊奇，甚至哆嗦了一下，“怎么，您说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跟阿格拉娅有来往？不可能！”

“这完全是不久前的事。他的妹妹整个冬天像耗子一样都在为他打通道路。”

“我不相信。”公爵在激动地寻思了一阵后断然地重复道，“如果确有其事，那么我就一定会知道。”

“莫非他会亲自前来，扑进你的怀里，流着眼泪向你坦白不成！唉，你呀，真傻，真是个傻瓜！大家全在骗你，把你当做……当做……你那么相信他，不觉得害臊吗？难道你看不出他处处都在骗你吗？”

“我清楚地知道，他有时在骗我，”公爵很不乐意地低声说，“他也明白我知道这一点……”他加了一句，没有把话说完。

“你知道而又相信他！竟有这样的怪事！不过，你一定会这样做的！而我还觉得奇怪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有过另一个这样的人呢！呸！这个加尼卡或这个瓦里卡居然为她与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之间牵线搭桥，这你知道吗？”

“您说的她是谁？！”公爵喊道。

“阿格拉娅。”

“我不信！这不可能！为了什么目的呢？”

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虽然有证据，我也不信。那丫头很任性，好幻想，疯疯癫癫！那丫头很凶，很凶，很凶！我要重复一千年，说她很凶！我那几位小姐全是这样，就连亚历山德拉这个窝囊废也不例外，而那丫头更是凶极了。但是我也不信！也许是因为不愿意相信。”她好像自言自语地补充说，“你为什么不来我家？”

她突然又转身问公爵，“这三天你为什么不来？”她急不可耐地又一次对他叫嚷道。

公爵刚要讲他不去的原因，但是她又打断了他的话。

“大家都把你当傻瓜看待并且欺骗你！你昨天到城里去了一趟；我敢打赌，你一定跪着请求那个下流东西接受一万卢布来着！”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甚至没有见到他，而且他也不是下流东西。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把信拿出来给我看！”

公爵从皮包里取出一张便条，交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便条中写道：

先生，在人们眼里，我当然没有任何权利强调我有自尊心。根据人们的意见，我过于渺小，谈不上什么自尊。但这是人们的看法，而不是您的看法。我完全相信，先生，您也许比别的人要好些。我不同意多克托连科的意见，在这方面我同他的看法有分歧。我永远不会接受您的一个戈比，但是您帮助了我的母亲，为此我应当向您表示感谢，虽然这也是由于我太软弱。不管怎样，我对您的看法与别人不同，并认为应把这一点告诉您。不过我认为，在我们之间今后不可能再有任何来往。

安季普·布尔多夫斯基

所欠二百卢布日后定当奉还，又及。

“真是瞎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断定说，她把便条扔还给公爵。“不值一读。你笑什么？”

“您得承认，您读了也感到很高兴。”

“什么！读了这种贯穿着虚荣心的胡言乱语会感到高兴！难道你没有看到，他们全都由于高傲和爱虚荣而发疯了？”

“是的，但是他毕竟认了错，同多克托连科断绝了来往，甚至他愈爱虚荣，他的虚荣心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愈高。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您真像一个小孩子！”

“说了归齐，你是想挨我一记耳光，还是怎么的？”

“不，完全不想。我这么说，是因为您看了这个便条很高兴，可是却加以掩饰。您为什么要为您的感情感到不好意思呢？其实您在所有事情上都这样。”

“现在你休想再跨进我家的门一步，”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脸气得煞白，跳了起来，“从今以后永远不许你再登我的门！”

“三天后您自己会来叫我去的……您怎么不害臊呢？这是您的美好感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其实您只是在自己折磨自己。”

“我就是死了也永远不来叫你！我要忘掉你的名字！已经忘掉了！！”

她扔下公爵急忙往外跑。

“您就是不说这话，也禁止我到您家去了！”公爵朝她的背影喊道。

“什——么？谁禁止你去？”

她一下子转过身来，好像被针扎了似的。公爵犹豫起来，不知该不该回答；他觉得自己无意之中说走了嘴，捅了一个娄子。

“谁禁止你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发狂地喊道。

“阿格拉娅·伊万诺芙娜禁止……”

“什么时候？你——倒——是——说——呀！！！”

“今天上午她派人来，告诉我永远不要再到您家去。”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呆呆地站着，但是脑子里还在考虑。

“派人送什么来？派谁来了？通过哪个毛孩子？带的是口信？”她突然又叫喊起来。

“我收到了一个便条。”公爵说。

“在哪里？给我！快！”

公爵考虑了一会儿，还是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字迹潦草的纸片，上面写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之后，如果您仍打算光临我们的别墅使我惊讶的话，那么请您相信，您是不会在欢迎您来的人当中找到我的。

阿格拉娅·叶潘钦娜

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扑向公爵，抓住他的一只手，拉他跟着自己走。

“现在就去！走吧！偏要你现在走，马上就走！”她异常激动和急不可耐地喊道。

“但是您这样会使我遭到……”

“遭到什么？真是一个天真的笨蛋！甚至不像一个男子汉！好了，现在我就要亲眼看到一切了……”

“您至少总得让我拿上帽子……”

“这就是你那讨厌的帽子，咱们走吧！你甚至不会挑一种好看的式样！……这是她……这是她在发生不久前的事之

后……这是在气头上写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芙娜嘟囔道，她拉着公爵，一分钟也不放开他的手。“不久前我为你辩护，大声说你是个傻瓜，因为你不来……不然她就不会写这个胡拉乱扯的便条！一个高贵的、有教养的、聪明的姑娘写这种便条，是不成体统的！……嗯，”她接着说，“当然，由于你不去，她自己感到懊恼，不过没有考虑到不能这样给一个白痴写信，因为他会按字面理解的，果然如此。你干吗偷听我的话？”她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喊了一声，“她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小丑，好久不见了，她请你就是为了这个！我很高兴，我很高兴，她现在就要把你作为嘲笑对象了！你就配当笑柄。而她很会嘲笑人，噢，她的本事可大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９卷　白痴　上
作者＝陈燊主编
丛书名＝世界文豪书系
页数＝４４２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７１８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原书定价＝２０００．００（全集）
主题词＝陀思妥耶夫斯基，Ｆ．Ｍ．（１８２１　１８８１）　全集
参考文献格式＝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９卷　白痴　上．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０１．